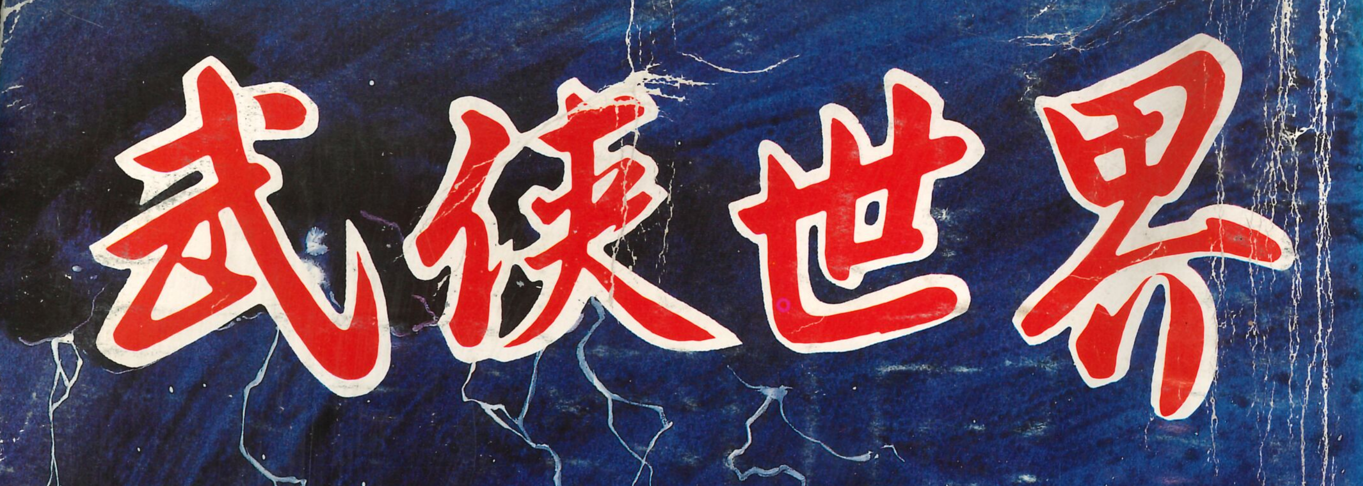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8年

19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玉面天曹」。何之東乃俠義之士，因好友失踪，化身落拓書生尋訪，在垂柳村的張家，他遇到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內力修爲精湛的他亦着了道兒，幸虧屁股中了銀針，方沒鑄成大錯……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倫理故事條理分明，內容多姿多彩，幽默風趣更引人發噱，是輕鬆的炎炎夏日清涼劑。欲知「玉面天曹」何之東遇到了甚麼怪事？「妙妙島」中他有何發現呢？請君細閱。

*　　*　　*

魏力先生撰著的女黑俠故事之「巧奪死光錶」驚奇刺激，內幕重重，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霍去病先生所著的「殺戮傳奇」在本期續刊完，李自成的結局如何呢？歷史功過誰與評說，是寇？是英雄？相信讀友心中明白。

今期新篇故事乃西門丁先生繼「龍潭飛鳳」之二的「香車夫人」，故事引人入勝，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的「烽火妖姬」完結篇「巫山神女」，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5.9.7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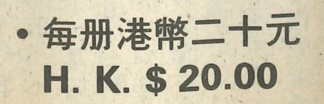
第38年

第19期

（總號19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玉面天曹

當空的驕陽，像是一個大火球，發射着強烈無比的熱量，殘酷的烤炙着大地。

日正當中，整個垂柳村靜得不見一個人影。

不，那邊不是來了一個人嗎，但看他風塵僕僕的樣子，顯然已走過不少路程。

那是一個外鄉人，還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舊長衫啦！

這樣炙人的大熱天，那人竟然捨不得脫下那已經不足以維護他尊嚴的舊長衫，他要不是瘋子，大約也不是甚麼正常人了。

他顯然又渴又餓，睜大着一對無神的眼珠，溜來溜去搜索着，似是希望遇上一位好心人，獲得一次救濟。

他停身在一座大宅邸之前，張眼向裏面窺看着，祇見重門深鎖，

假扮書生　追查媚藥

靜靜的不見人影，他站在門前，欲前不進的猶豫了一陣，最後臉上忽然昇起一道倔强的神色，一扭頭，順着疏石大路，出了垂柳村。

他來到了溪邊，頓覺暑氣一消，無神的目光閃動了一下，俯身溪邊，捧着溪水洗了一個臉，接着又喝了一個飽，然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仰臥在柳蔭之下，享受着這片刻的美好時光。正當他自得其樂的時候，忽然一陣快馬奔馳的聲音疾傳來，從他身邊疾掠了過去，飛揚的塵土向他沒頭沒腦的罩了下來。

一陣人喊馬嘶，那飛掠而過的奔騎，忽然一折而回，停在他身前。

灰霧塵天裏，祇見坐騎上的人一翻身而下，向他身邊走來，長衫人輕輕的冷笑了一聲，轉頭把目光移向溪流的對岸。

「這位先生，可有老朽效勞的地方嗎？」

聲音又和藹又客氣，使那人不禁的暗道：「慚愧，原來他乃是一片好意。」羞澀之中帶着些許驚訝，他翻身站了起來，靦覥的搖了一搖頭。

瞥眼間，暗暗的打量了那好心人一眼，祇見那說話的人，年在五旬以上，穿着一身絲綢衣服，白胖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是一位非常可親的長者。

那落拓書生拘謹的有點手足無措，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那和藹可親的老人觀察入微，很能了解那落拓書生在此時此地的心情，有意減輕那落拓書生的尷尬情緒，哈哈一笑，說道：「老朽張子和，寒舍就在前面，不知先生可肯枉駕一談……」

那落拓書生訕訕的抱拳道：「小生與老丈素不相識……」

張子和那讓他把話說完，截口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幸相遇，便是有緣，先生請莫客氣。」

那落拓書生原來腹中飢餓，剛才經過垂柳村時，本打算找一點吃的東西，終於羞於向人乞求，結果還是餓着肚皮，離開了垂柳村，這一頓飯，眞還沒有着落啦。

這時，他見張子和一片誠意，明是有心周濟，却說得非常委婉，心中暗暗感激，便不再堅持，欠身一禮道：「長者之命，晚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張子和哈哈一笑，道：「多謝賞光……給先生帶馬來！」

落拓書生躬身遜謝道：「晚生不敢，請長者上馬，晚生隨行……」

張子和搖着頭，截口笑道：「那怎麼可以，先生既然客氣，那麼老朽就與先生安步當車，且行且談如何？」接着一揮手，命那隨行之人，帶馬先行離開而去。

張子和太客氣了，落拓書生不安地笑了一笑，說道：「晚生敝姓何，賤字之東，因訪友不遇，途中又被强人洗劫一空，所以落得這般光景，倒叫老丈見笑了。」

張子和把着何之東的手臂，且行且安慰他道：「老朽頗善鑑人之術，先生天庭飽滿，地闊方圓，乃是大貴之相，目下紫氣初興，是否極泰來，先生拭目以待可也。」

談談說說，不知不覺之間，何之東又回到了垂柳村，且正向着剛才何之東想走進去而終於沒有進去的那座大宅邸走去。

敢情，張子和就是這座大宅邸的主人，何之東想起這種上天安排的巧合，不由暗自好笑了起來。

張子和回來了，整座宅邸一下子由冷冷清清變得非常之熱鬧。

何之東被請着穿過前廳，向後園荷池之上的一座水榭走去。

何之東剛舉步要踏上水榭前面一座小橋之際，突地，花樹叢中射出一條人影，向着何之東身上撞來。

何之東一時閃避不及，被那人影撞了一個滿懷，身子蹬蹬蹬一連退了三四步，幾乎被當場撞倒。

何之東穩住身形望去，原來是一個頭梳雙髻的小女孩子。

她撞了何之東之後，還滿臉不高興的瞪着一雙精光閃亮的大眼睛，嬌憨的氣虎虎地道：「你這人走路怎麼不帶眼……」

其實不帶眼的該是她自己，她自己撞了人家不說，她甚至也沒有看到何之東身邊的張子和。當她話聲出口之後，才看到張子和，話聲一落，怔了一怔，叫了一聲道：「

爹！你又給姊姊帶回個人來了？」

張子和臉色一僵，揮手喝道：「妳胡說些甚麼？快去玩妳的去！」

何之東原沒把那小女孩的話放在心上，但是張子和一喝之後，他心中却是動了一動，微微的皺一皺眉峯。

張子和一喝退那小女孩之後，回頭向何之東歉然道：「都是給她娘寵壞了，尚望先生不要見怪。」

何之東心神一斂，笑道：「令嫒天眞活潑，靈秀過人，可愛極了。」

張子和顯然非常喜愛他這位小女，掩不住「語焉憾之，心實喜之」的表情，搖頭嘆道：「甚麼可愛，祇有煩心。」

何之東順口問道：「老丈膝下有幾位公子小姐？」

張子和長嘆了一聲，道：「子嗣猶虛，祇有一大一小兩個女兒。」

何之東頓覺自己顯然問得非常之冒失，引起了張子和心中的不愉快，遂又訕訕的笑了一笑道：「老丈助人不倦，廣種福田，他日定獲麟兒。」

張子和笑了笑道：「但願上天見憐，托先生之福，得償所願。」

兩人一同進了水榭。

肅客上座之後，一個十五六歲的清秀丫環，把香茗送了進來。

張子和吩咐道：「傳話下去，送上一桌酒菜來。」

那丫頭欠身領命，退了出去。

水榭之內，又祇剩下了張子和與何之東兩人。

何之東因剛才問錯了話，心中老是覺得耿耿不安，因此一時間打不開話匣子了。倒是張子和爲人極是爽朗，似乎已經完全忘却了沒有兒子的憾事，喝了一口香茗，笑問道：「先生隻身遠遊，不知府上令尊令堂可放心得下？」

何之東臉現慽色，深沉的長嘆了一聲，久久之後，才道：「不瞞老丈說，晚生堂上雙親已去世，晚生又無兄弟姊妹，孑然一身，走食四方，羞愧已極。」

張子和臉上掠過一道異樣的神色，但很快的恢復了正常，啊了兩聲，歉然道：「老朽失言，引起了先生的不愉快，失禮，失禮！」

何之東的心胸顯然沒有張子和那麼開朗，口中客氣着道：「那裏，那裏，老丈太客氣了。」但臉上的神色並未立時的回轉。

幸好，這時酒菜送來了，三杯通大道，何之東的傷感身世，便在酒酣耳熱之下，經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飯後，何之東便被張子和堅留在張府中住了下來。

這水榭就成了何之東起居之地。

張子和退出去之後，丫環們服侍何之東洗澡過後，換了適體的新衣服，何之東照着清澈的池水，自己都覺得完全變了一個人，祇見容光煥發，氣宇軒昂，不讓任何濁世公子專美於前。

何之東欣賞自己，神往之下，不知不覺忘記了自我以外的一切。

突地，一聲銀鈴般的笑聲透入他的耳中，喝道：「喂！你這人好奇怪，自己一個人爲甚麼笑起來？」

回過頭來，不知甚麼時候，剛才那撞了他一個滿懷的小女孩，已經站在他身後，望着他楞住了，顯然，何之東如今的風儀，連那小女孩子也鎭住了。

何之東笑一笑，道：「二小姐……」

那小女孩小眉一揚，道：「甚麼二小姐，不愛聽，我叫倩倩。」

何之東改口道：「倩姑娘……」

張倩倩一搖頭道：「倩倩就是倩倩，你爲甚麼這樣俗不可耐，非要加上『小姐』『姑娘』兩字不可？」

何之東被她說得笑了起來，道：「好，好，好，我就叫妳倩倩好了。」

倩倩點頭道：「這還差不多，我就叫你何大哥吧。」

話聲一落，不待何之東接口說話馬上又道：「你相貌倒是長得不錯，不知你行走姿勢如何？走兩步給我看看。」

何之東一怔道：「妳會看相？」

倩倩一偏頭，說道：「你不是多此一問？」

何之東笑着擧步，來回走了幾步，道：「這樣可以了嗎？」

倩倩一臉正經的道：「看你行路姿態，龍虎不調，雖然相格主貴，但終非廟堂之器……」

一語未了，祇見張子和走了進來，笑聲喝問道：「小倩，妳又在胡說八道甚麼，還不快回去，妳姊姊在找妳。」

倩倩伸着舌頭，向何之東做了一個鬼臉，扭頭就走，片刻之間走得無影無踪了。

張子和望着倩倩一跳一跳的背影消失之後，回頭向何之東一笑道：「小女無狀，沒煩着先生吧？」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沒有，沒有，我們談得很是投契啦！」

張子和忽的眉頭一皺，輕輕的嘆了口氣，口齒微動，似乎想說甚麼，但是沒有說出口來，反而淡淡的笑了一笑。

何之東微微一皺眉頭，道：「老丈，可是有甚麼指教，但請直說無妨！」

張子和緩緩的吁了口氣，道

：「說來實在難以啓齒。」

話聲頓了一頓，向何之東作了一個致歉的表示，接着道：「老朽請先生在寒舍住下，原來是想將小女拜在先生門下，請先生琢育成人，不料……唉！唉！實在對不住先生，老朽這裡備了一千兩銀票程儀，請先生笑納，明天就請先生繼續上路吧！」唉聲嘆氣裡，取出拾張一百兩的銀票，雙手送給何之東。

何之東面色一變，退了一步，搖手道：「晚生辱承老丈寵邀，待以上賓之禮，知遇之情，銘感五中，如今老丈既有不便之處，晚生明早上路離去就是，這一千兩銀票，晚生却是萬萬不能收，請老丈快快收回吧！」

張子和覺得方才費盡了口舌，把何之東留了下來，現在忽然改變了主意，請他離開，心中非常過意不去，堅持着要將一千兩銀票送給何之東。

推讓之間，何之東突然發起了讀書人的迂腐脾氣，臉色一變，正色道：「老丈，晚生目前雖然阮囊羞澀，但並非乞憐之人，老丈既然用不着晚生，晚生更不能無功受祿，請老丈愛人以德，收回銀票，以免晚生操行受汚。」

張子和聞言一楞，楞了片刻，神情一肅，收回銀票，拱手謝罪道：「先生行爲高潔，可敬可佩，老朽無狀，請先生見諒。」

無論怎樣說，張子和送程儀是一片好心，何之東發過脾氣之後，心裡也感到非常之歉疚。接着面色又是一變，變得非常和悅的道：「老丈，有困難之處是否用得着晚生？」

張子和訕訕的笑了一笑，截口道：「先生盛情心領，但老朽實有難言之處，請先生原諒老朽不能坦誠相告之罪。」

說着，似是生怕何之東繼續追問，馬上雙手一拱，又道：「老朽尚有要事待辦，不能奉陪先生了。」話音一落，便匆匆的告辭，走出水榭而去。

何之東來到張府之後，滿以爲可以借宿寄棧，暫時結束了流浪生涯，不料自己命運竟是這樣多難，無由又發生了變化。

這時，他表面上雖然表現得非常硬朗，內心之中，却是有苦說不出，感到非常之悽慘和懊喪。

他暗暗的嘆了一口氣，倚着水榭上的欄杆，不自覺的流下兩行清淚。

火熱的太陽，在射影消長之下，漸漸失去了兇威，留下一片晚霞，躲入西山之下走了。

何之東爲苦惱困擾着，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時間，倚在欄杆上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突然，一聲清脆的呼聲，把他叫回到現實來，他微微一震，回過頭來，祇見那侍候他的清秀丫環小鳳，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睛，怔怔的望着他。

何之東訕訕一笑，道：「小鳳，有甚麼事？」

小鳳沒有回答他的話，却道：「公子，你想起了傷心的事？」

何之東搖首道：「沒有。」

小鳳輕笑一聲，道：「你騙人，你臉上淚痕都還沒有乾哩！」

何之東被逗得啞然失笑起來。

小鳳逗得何之東笑了，接着一欠身道：「晚飯已經爲公子準備好了，請享用吧。」

何之東轉目之下，才發現外面已是罩上了一層夜霧，水榭之內亮起了燈光。

何之東隨着小鳳走到餐桌之前，餐桌上珍饈陳列，但祇擺着一副碗筷。

小鳳提起酒壺替何之東斟滿了一杯酒，獻給何之東道：「家主人因事不能前來奉陪公子用飯，特囑小婢代敬公子一杯，謝罪致歉。」

何之東輕嘆了一聲，乾了那一杯酒道：「你家主人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情，不知小生可得與聞？」

小鳳道：「他老人家沒有告訴你麼？」

何之東搖搖頭，道：「沒有，令東不願告訴小生。」

小鳳道：「他老人家既然不願告訴公子你，小婢也就不敢多嘴了。」

何之東是一個明理的讀書人，小鳳的話已經回答得很明白，他自是不便再追問下去，一連又喝了兩三杯悶酒。

何之東沒有追問，小鳳反而有點忍耐不住地道：「其實告訴了你，你也幫不上忙，你還是好好的安睡一宿，明天早早的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何之東受了張子和知遇之恩，他雖然祇是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鷄之力，由於常在外面過着流浪生涯，書生本質之外，多少也習染一些俠義豪氣，雙眉微微一動，道：「妳說這裡是個是非之地，那是說令東主有了極大的痲煩了？」

小鳳點點頭，但除了點頭之外，再沒有多說一個字，任你何之東如何追問，她就是不說。

何之東匆匆用過晚飯，除了傷感身世之外，又替張子和加增了一份心事，一時心亂如痲，坐立不安起來。

小鳳收拾好一切，似是有意避開了何之東的追問，找一個藉口，也離開了水榭，留下了何之東一個人坐對孤燈，懷着滿懷愁雲，無以

遺發。

忽然一陣輕盈的脚步聲從外面石子路上傳了進來。

何之東轉頭望去，祇見一條嬌小的人影，躡手躡足的走進水榭來。

人影越來越近，敢情是那頑皮的小淘氣。

倩倩迎着何之東的目光，搖手示意，要他不要聲張。

小淘氣倩倩身子一溜，借着陰影到了何之東身前，輕輕的道：「何大哥，剛才日間我爹向你說了些甚麼話？」

何之東滿肚子疑問，難得倩倩自己找來，於是也不把倩倩當作小孩子，抱着一吐爲快的心情，把日間和張子和的談話一一的告訴了倩倩。

倩倩微微一笑，道：「你現在準備怎麼辦？就此撒手一走了之嗎？」

何之東道：「我很想替令尊一分憂勞，可是投效無門，徒呼奈何！」

倩倩道：「你是說着玩的，還是眞有此心？」

何之東道：「我身受令尊知遇之恩，理當一盡心力，豈有口是心非之理！」

倩倩道：「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危險得很，說不定就要了你的命。」

何之東正容道：「義之所在，生死何懼？」

倩倩忽然話鋒一轉，問道：「剛才我爹可曾送給你一千兩銀票？」

何之東道：「有。」

倩倩道：「你收了沒有？」

何之東道：「無功不受祿，我當然是不能收這種銀子。」

倩倩點一點頭，說道：「這樣看來，你倒眞是一個正人君子，我要救你一救了。」

倩倩到底還是一個小孩子，剛才說的話倒蠻像一個成年人，可是話一多，就顚三倒四，把話說得反了過來。

明明是他們家裡有困難，照她這樣說來，好像有困難的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何之東似的。

何之東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道：「謝謝妳的好意。」

倩倩也聽出何之東說的是反話，大眼睛一眨道：「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話？」

何之東笑道：「我相信，我相信。」說話的態度，叫他怎樣也認眞不起來。

倩倩氣得伸腿踢了何之東一脚，翹着嘴唇道：「好心不得好報，你不相信我的話，我才懶得管你的死活哩！」生着氣扭頭跑出了水榭而去。

何之東叫了一聲道：「倩倩……」

倩倩跑得更快，一下子閃入花叢之中，消失不見了。

何之東儘管不相信倩倩的話，可是這樣一來，他紛亂如麻的心緒，又增添了一個疙瘩。

何之東皺着眉頭發了一陣悶，心中開始覺得有點煩躁起來。

水榭之上，涼風習習，沁人心神，但却吹不熄何之東心頭上那團無名的火。

何之東覺得四週的空氣漸漸變得窒息了起來，他的呼吸也顯得急促起來。

他下意識裏，似乎覺得有着某種逼切的渴念。

何之東暗暗罵了自己一聲：「該死，怎會有了這種的念頭？」

他站起身來，走到茶水間，抓了一把茶葉，泡了一壺苦澀濃茶，索性把椅子搬到走廊上，迎着涼風，把一壺苦茶喝得清光。

喝完一壺濃茶之後，何之東的那種意念，漸漸被壓制了下來。

他仰望着隱現於浮雲的半輪明月，舒張四肢，緩緩的舒了一口長氣。

舒完長氣之後，按照自然之理，又吸了一口長氣。

吸入長氣之際，何之東忽然心中一動，覺得那股吸入的氣息，大異尋常，微微一怔之下，水榭外面已飄來一陣步履之聲。

何之東信口問道：「是倩倩麼？」同時扭頭轉目望去。

目光一轉之下，頓覺眼前突然一亮，人也楞住了。

不錯，確是有人來了，但來人不是倩倩，而是一位清麗脫俗的白衣姑娘。

這位白衣姑娘可美極了，美得令人目眩神迷，尤其是穿在身上的那襲白色衣服，被微風一吹，輕飄飄的，更增添了一種令人遐想的韻味。

迎着何之東失驚的目光，那白衣姑娘斂衽的一禮，輕啟朱唇，道：「賤妾婷婷。倩倩乃是賤妾小妹子。」

何之東定了一定神，還了一禮，道：「原來是大小姐，小生失禮了。」

婷婷姑娘靈眸微望了四週一眼，朱唇輕啟道：「公子請坐。」

何之東「啊！」了一聲，才想起廊簷下只有一張椅子，趕忙搬來一張椅子，放在對面，赤紅着臉道：「姑娘請坐！」

婷婷嬌羞地輕聲道：「謝謝！」就在那張椅子上落了座。

何之東又轉身替婷婷送來了一杯茶，含笑道：「姑娘請用茶。」

婷婷張開了十隻晶瑩如玉的纖玉指，站起身來，雙手接過茶杯，口中連聲道：「不敢當，不敢當……」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小鳳那丫頭那裏去了，爲甚麼不在此侍候公子，這都是舍下疏於管教，失禮之處，有請公子見諒。」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小鳳姑娘爲人很好，是小生要她先行回去休息去了，請姑娘不要怪責她。」

婷婷望了他一眼，道：「賤妾聽小妹說，公子爲人誠摯，和藹可親，有幸得識芝顏，賤妾甚感榮幸。」

何之東困窘的一笑，道：「流浪人貽笑大方，姑娘過獎了。」

婷婷接着又道：「賤妾又聽家父道及公子才高八斗，實乃不世奇才，意欲懇請公子爲愚姊妹教授詩書，正欣幸間，想不到事出意外，所望成空，好不惱人……」

微微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道：「賤妾自幼愛好詩書，有幸得遇明師，今又失諸交臂，想來心中實有不甘，因此不怕公子見笑，特來有請公子賜教。」

原來是這回事，何之東先自暗吁了一口氣，道：「小生多年流浪，久疏學問，只怕要叫姑娘失望哩。」

婷婷姑娘微微一笑道：「公子過謙了。」

說着忽然站起來，道：「室內書案上，存有『離騷』一册，賤妾愚頑，尚有若干不甚明瞭之處，待賤妾取來，有請公子開導指教。」

輕移蓮步，掠過何之東身邊，一陣香風透入何之東的鼻中，一來一去之間，婷婷手中已取來一本「離騷」，雙手遞給何之東。

何之東接過那本「離騷」，書還沒有翻開，便覺有一種特殊香味，不知其來處的透入鼻中。

那股香氣透鼻而入，吸入腹內之後，便又把剛才那股渴念引發了起來。

這次那股渴念一起，便勢如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

頓時，何之東雙目赤紅，張着鼻孔，死死的盯着婷婷，一臉躍躍欲動之相。

婷婷嚇得驚叫了一聲：「公子，你可是病了？」

嬌軀一扭，便伸手攙扶何之東。

何之東雙臂一張，摟住婷婷道：「我沒有病，只是要妳……」

婷婷嬌軀一依，倒在何之東懷中，何之東抱起婷婷走進了臥室。

何之東把婷婷向床上一放，便伏身向她身上壓了下去。

婷婷輕哼了一聲道：「把燈熄了。」身子一滾，滾向了床裡。

何之東身子撲了一個空，但房中的燈光却自動熄滅了。

何之東這時全身血脈奔騰，心中只有一個意念，只想如何達到目的，那管房中的燈火怎麼樣熄滅的，雙臂一張，又抱了過去。

手到抱來婷婷，何之東這時候簡直成了一隻瘋狂的猛獸，只聽嘶的一聲，便撕裂開了婷婷的衣服，再嘶的一聲，又把自己的衣服撕開了。

兩條身子一合，就要進攻的時候，何之東忽然驚叫了一聲，摸着屁股跳了起來，同時，房內燈光也突然大放光明，亮了起來。

燈光耀照之下，只見何之東屁股上，被人插了一支精光閃閃的長針。

而這時床上的婷婷，却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其醜無比，簡直令人一看之下，就不敢看第二眼了。

說來話長，其實事情的經過，却是電光石火，不過是刹那之間的事。

何之東被一針刺得痛徹心脾，慾念一斂，但床上那人的醜相，又看得他雙目一直，神情痲木的楞住了。

就在這一楞之下，那醜女忽然驚叫了一聲，身子一彈而起，掠過何之東的頭頂，飛向水榭之外而去。

何之東雖然被這意外之事情刺激得慾念一斂，可是，他體內所中的特製激情之藥並未解除。

慾念微微一斂之下，立時又猛熾起來。

這時，張婷婷忽然由床後轉了出來。

何之東一眼看到張婷婷，口中發出一聲怪叫，撲向張婷婷。

張婷婷忽然身體靈活了起來，嬌軀微動，一閃就錯開了何之東來勢。

何之東一撲落空，再撲而發之後，竟然也是一副上好的身手，事出意外，張婷婷欲避不及，便被何之東抱一個滿懷。

張婷婷被何之東抱住之後，掙扎了一下，只覺得何之東力大無窮，那能掙扎得開。

同時，她自己心中也是一軟，覺得事已至此，終非了局，何不索性成全他到底，於是，長嘆一聲，閉起秀目，任由何之東行事了。

當然，張婷婷如此犧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她潛意識裏已經喜歡何之東了。

春夢了無痕，待到何之東藥性消除清醒過來，懷中玉人早杳，被單上只剩下點點落紅了。

水榭裡鬧得天翻地覆，似乎是沒有引起水榭以外的人注意，至於

四週，還是一片寧靜。

何之東對於已發生的一切，腦海中還有着依稀模糊的印象，他痴痴的望着被單上的落紅，發了一陣愣，忽然長嘆了一聲，翻身下床。

床外椅子上，不知甚麼人，已經替他另外放好了一身衣服，何之東穿好衣服，借着燈光把全房掃視了一眼，不見婷婷有片紙隻字留下，回到床前，立指如刀，颼颼二聲，把那片交織着恨、愛、情、仇的被單切了下來，愼重的收好。

眞看不出，他還有着一身不俗的功力，只見他雙眉微微一晃，便人影頓失，不知何往了。

* * *

聽外面响起了四更！

張子和焦急的在自己書房中轉來轉去，口中輕輕的唸着，道：「奇怪，婷婷怎麼還不回來。」

「依呀！」一聲，虛掩着的房門，突然的被人推了開來。

「是婷婷麼？」張子和身子一定，轉頭向着門口望去。

門推開了，但沒有人接話。

張子和不自覺的退了一步，沉聲喝道：「誰？」

一個連頭帶臉罩在一件黑袍之下的人影，應聲從門外走了進來。

張子和失驚叫了一聲：「你……」只覺一股寒氣襲上心頭，不自覺地又退了一步。

黑袍人閃亮的雙眼，從頭罩射出兩道冷芒，盯在張子和臉上，不發一言。

張子和戰着聲道：「你……你……」「你」了半天，他想問的話，始終沒有問出口。

黑袍人忽然冷冷吐出一句話來，道：「你該死！」

「死」字出口，黑袍裏突然射出一道閃光，射向張子和。

張子和來不及閃避，心口上已經被插上了一根鋼刺，鋼刺從心口刺入，穿透而出，把他釘在牆壁上。

張子和當時氣力未絕，伸着雙手虛空抓了幾抓，他終於垂下頭來不動了。

黑袍人口中發出一聲冷笑，轉身出了房門。

就在黑袍人身形剛剛消失，何之東睜着一雙怒目闖了進來，劈頭喝道：「姓張的……」

眼睛告訴他，張子和心口已經被人插上了一根鋼刺，一股無名的怒火一洩，口中的話，就沒有了下文。

他凝視着張子和的死相，腦中泛起了一片驚訝的問號……

書房內適時又傳來了一陣急步之聲。

來人未到呼聲已然先到達：「主人，不好了，大小姐和二小姐都不見了。」

來人一個猛勁衝進房來，何之東目光一閃，認得她原來是小鳳那丫頭。

小鳳一步闖了進來，面對面的就見張子和被釘在牆壁上的屍體。

「主人。」小鳳被嚇得失聲呼叫了起來。

「小鳳，冷靜下來，我有話問妳。」

小鳳一回頭，這才見到了何之東，也在房中。

小鳳直覺的反應道：「你殺了我們主人！」

何之東搖頭道：「我進來的時候，他已經被人殺死了。」

小鳳道：「那會是誰？」

何之東道：「我想，妳多少也應該知道一些。」

小鳳忽然靜下來，一甩頭道：「我甚麼也不知道。」猛然身子一轉，便向房外射去。

小鳳的身手可眞快，眼看就要逃到了門口，但何之東似乎比小鳳更快，一閃身，已把門口堵住了。

小鳳一頭幾乎撞在何之東身上，不過小鳳畢竟身手不弱，身子一旋又向窗口射去。

何之東劍眉一揚，沉聲喝道：「小鳳，妳給我站住！」

小鳳疾射的勢子，不但不改，而且突然的尖聲叫了起來：「大家快來，主人被何之東殺死了，眞可惱也。」

何之東鋼牙一咬，突的點指而出，落在小鳳玉枕穴上。

叫聲刹那一斂，身子便向地上一仆倒了下來，何之東一不作二不休，伸手一撈，攔腰托住小鳳身子，再一回腕，把她挾在脅下，點足長身從窗口飛了出去。

何之東飛身上了屋脊，下面已緊接着响起了呼喝之聲。

幸好，這時已月落星沉，已是黎明之前的刹那時光，天地一片漆黑，何之東雖然挾帶了一個人，還是輕輕易易的闖出了張府。

* * *

一抹初升的朝陽，直射在小鳳的眼簾之上，小鳳揉一揉眼睛，秀目一睜，翻身坐了起來，氣虎虎的對着何之東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一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聞的地方。」

小鳳暗自抽了一口冷氣，色厲內荏的橫眉豎目道：「你要把我怎麼樣？你強姦了我們大小姐，難道……」

何之東大喝一聲，道：「住口，妳胡說八道些甚麼？」

小鳳嗤之以鼻一笑，道：「你心內愧疚了吧！」

何之東本來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祇有小鳳提起婷婷，致激起他的怒氣，但小鳳這自以爲是的一笑，笑得何之東反而怒氣一消，冷冷的道：「我對誰也不愧疚。」

小鳳搖頭而嘆道：「你說出這種話來，眞愧煞你是知書識禮的讀書人了，我們主人識你於窮途末路，結果你做出了這種事情，還說是無愧於心，我眞不知道你還知不知廉恥兩字。」

何之東沒有再生氣，祇是笑了一笑道：「妳的話說完了沒有？」

小鳳擧目望了何之東一眼，道：「話還有很多，可是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不值得我再說了。」

何之東道：「妳既然不說，那就讓我來說吧，首先我要問妳，妳知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小鳳道：「你不是叫何之東麼，你反正是這樣一個人，知道你就是何之東就足夠了。」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我在江湖上還有一個小小的名號，我覺得妳似乎有知道的必要，不然，妳可能要後悔一生。」

小鳳一皺眉道：「甚麼名號？」

何之東一字一頓地道：「玉……面……天……曹……妳聽說過了沒有？」

小鳳臉色突的一變，張着眼睛，大驚地道：「你就是『玉面天曹』？」

看她這副神態，就知道她非常了解「玉面天曹」的一切，否則，她就不會被嚇成這個樣子了。

何之東道：「妳可是不相信？」

小鳳望着何之東半天出不得聲，她眞的有點不相信，但口中却不敢說那個「不」字。

因爲她雖然沒有見過玉面天曹這個人，但對他的爲人行事却是耳熟能詳。

祇要他道出字號來，你最好是乖乖的聽話認命，不然，吃盡了苦頭之後，結果還是一樣。

何之東臉色一正，道：「我現在再從頭開始問妳的話，希望妳實話實說，說完之後，妳縱有天大的不是，我也毫髮無傷的饒過妳這一次，妳自己先想一想吧！」

小鳳顯然被「玉面天曹」四個字震懾得別無選擇，點了一點頭，愁眉苦臉的道：「但是有些事情我也不盡知道。」

何之東道：「祇要不保留，我心中自然有數。」

小鳳道：「那你請問吧！」

何之東道：「妳說妳自己，是張家的人呢，還是那醜女的人？」

小鳳道：「眞正說起來，我既不是張家的人，也不是那醜女的人，不過我是聽醜女的吩咐做事。」

何之東雙目微微一閃道：「此話怎說？」

小鳳道：「我有我自己的家，說來我的家祇怕比張家還要好一點，那醜女把我從家裡帶了出來做丫頭。」

何之東微微一皺眉頭，道：「這樣說來，妳也可說是被害人之一了。」

小鳳點了點頭，哽聲說道：「可以這樣說。」

何之東道：「那醜女的來龍去脈，妳知不知道？」

小鳳道：「我沒有知道她的機會。」

何之東沉思了一會，道：「妳在這裡替她做些甚麼事情？」

小鳳道：「第一，監視張家的行動；第二，負責下藥的工作；其他就沒有我事了。」

何之東道：「妳幫她害過了多少人？」

小鳳道：「每月一人，我到張家將近八個月，第一個月沒有做事，你算是第七個人。」

何之東道：「前面那六個人的命運如何？」

小鳳道：「都得病了。」

何之東道：「其中可有一個叫夏晨的人？」

小鳳不假思索地接口道：「有，他年紀最輕，大約祇有十八、九歲。」

何之東截口道：「好，好，夠了，我對他知道的比誰都清楚。」

小鳳訕訕的說道：「你可是爲他而來？」

何之東點點頭道：「是的，最後一件事，我問妳，她給妳的媚藥，身上還有沒有？」

小鳳微微一猶豫，話還沒有說出口，何之東接着又道：「我知道她不會多給妳，不過我想妳多少會留下一點。」

何之東的話，似乎說到了小鳳心坎裡，小鳳紅着臉從懷中取出一小紙包，遞給何之東道：「她給我的本來是藥丸，我祇刮下了這一點點。」

何之東微微一笑，收下了小紙包，忽然道：「妳家住在那裡，我現在送妳回去。」

小鳳臉色微微一變道：「我說的都是實話，你還是不相信我？」

何之東笑道：「我是替妳着想，怕她到妳家去。」

小鳳被他一言提醒，微微一震，驚叫了一聲，道：「眞有此可能！」跳起身來，掉頭就走。

何之東身形一晃，趕上小鳳，伸手把着她一條手臂道：「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小鳳這次倒沒有多心，因爲何之東一步之間就追上她，自然不是

怕她逃走，所以沒有掙扎。

何之東帶着小鳳，展開身形，小鳳祇覺得雙腳離地而起，勁風撲面，逼得連眼睛都張不開來。

小鳳這時對何之東，可眞是口服心服了。

小鳳的家離垂柳村不過是百多里，何之東飛行迅速，前後不到兩個時辰就趕到了小鳳的家門前。

＊　＊　＊

小鳳的家，是一座獨立的山莊，氣派很大，何之東鬆手放了小鳳，她略整衣襟，便急步向山莊之內走去。

莊裏的氣氛似乎有點不對勁，冷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影。

小鳳拉着何之東向大廳之內便跑，忽然迎面走出一位老家人，見了小鳳大叫道：「小姐，妳這一回到那裏去了？」

小鳳反問道：「老爺呢？」

那老家人雙眼一紅，道：「他在書房中。」

小鳳沒注意那老家人的臉色，帶着何之東便向書房走去。

何之東已從那老家人臉上感到事情的不妙，暗暗替小鳳嘆了一口氣，緊緊的隨在小鳳身後。

小鳳到得書房外面，自己也覺得到情形不妙了，因爲這時書房裏裏外外都擁滿了家人。

小鳳脫口叫了一聲：「爹！」衝進書房之內。

祇見父親死相和張子和一樣，被一枚閃光發亮的鋼刺釘在牆壁之上。

小鳳撲地跪在地上，抱住了她父親的雙腿，哀哀的痛哭起來。

何之東替小鳳難過了一陣，同時對她父親之死，還有一種內疚的感覺，自己要是不問小鳳的話，一直帶她回來，也許這件慘事說不定可以避免。

這時小鳳哭得哀哀欲絕，何之東讓她盡情哭個夠，便沒有馬上勸止她，轉向隨後跟着進來的那老家人道：「老丈，這裏現在沒大家的事，請老丈要大家各自散去，聽候呼喚吧！」

老家人領命叫大家退了出去，他自己便守在書房外面，聽候呼喚。

小鳳痛哭了一陣，忽然身形一轉，拜倒何之東腳前，哀傷的求告道：「何大俠，請你幫我報仇啊！」

何之東這時才拉起小鳳，慰藉她道：「鳳姑娘，妳先節哀順變，冷靜下來，至於找那醜女的事，妳就是不說，我也不會放過她的。」

小鳳堅強地抹過了眼淚，點頭道：「小鳳不哭了，聽候大俠吩咐。」

何之東道：「府上管家就在房外，妳把他叫進來，我們問問他吧！」

小鳳叫了一聲：「老李。」

那老管家應聲走了進來，向小鳳行了一禮，叫了一聲：「小姐！」

小鳳指着何之東道：「見過何公子，何公子有話要問你。」

老李轉向何之東行了一禮，道：「老奴見過公子。」

何之東還禮欠身道：「老管家請不要多禮……」

突地，小鳳忽然大叫一聲，打斷了他的問話，惶急的問道：「老李，我娘和我兄弟呢？爲甚麼不見他們出來？」

老李道：「夫人和公子早就不在莊上了。」

小鳳臉色大變道：「他們出了甚麼事？」

老李道：「小姐請放心，他們是由莊主自己送去的。」

小鳳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這就好了。」

何之東問道：「你們莊主把他們送到甚麼地方去了？」

老李道：「莊主沒說，我們誰也不知道。」

小鳳道：「我知道，我們要不要看看他們？」父親的死，使她加倍的警覺，生怕母親及兄弟同樣被害。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道：「莊上沒有其他的人知道，那就不必去探視他們了……老管家，你們莊主被害有多久？」

老李道：「我們剛剛發現莊主被害不久，你們就回來了，小姐，妳這一向到了那裏去，可把莊主和夫人急死了……」

小鳳揮手打斷了老李的話，吩咐道：「你去替莊主準備喪事吧。」

老李不敢多問，欠身退出書房而去。

老李走後，小鳳接着向何之東道：「小女子的事，祇有家父一個人知道，家父把家母和舍弟送去，顯然是有計劃的安排。」

何之東道：「不知令尊對那個醜女的認識如何？」

小鳳道：「照說應該比小女子多，因爲小女子到張家去，也可以說是奉了家父之命。」

何之東舉目打量了全書房一眼道：「不知令尊有沒有留下可供參考資料？」

小鳳道：「何大俠說的是，小女子馬上去找。」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我看妳還是叫我何大哥吧。」

小鳳憂傷的臉上，綻開了一抹驚喜的色彩道：「我配麼？」

何之東道：「誰都配，祇要他心地光明。」

小鳳輕輕地叫了一聲道：「何大哥。」

何之東含笑着回了她一聲：「小妹。」又道：「東西不忙找，我們先辦令尊喪事要緊。」

何之東親自動手，帶着小鳳把她父親放了下來，拭去血漬，換了衣服，盛裝入殮，闢了一間堂屋停靈家中暫不發喪。

一切辦妥之後，兩人才仔細的進行尋找心目中的線索。

可是，他們兩人找遍了整間書房，結果竟然一無所獲。

似乎小鳳父親對於那醜女也所知不多，所以無法多作安排。

小鳳心裏說不出的沮喪和難過，望着何之東祇是搖頭。

何之東默然半晌道：「小妹，別難過，我想我們總有辦法把她的根挖了出來，走，我帶你去見個朋友去。」

小鳳隨着何之東兼程趕路，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雲霧山附近，找到一個種山藥的老人。

何之東見了那個老人，也沒說甚麼客氣話，更沒替小鳳引見，祇把小鳳給他的那包小包藥粉交給那老人道：「請你查查這藥物的來處。」

那老人接了那包藥粉，祇道了一聲：「你們自己招呼自己吧，老夫一個時辰之後回來。」便舉步離開他們兩人了。

何之東可眞不客氣，自己招呼起來，把那老人家的灶上一鍋飯吃得清光。

他們剛剛吃飽，那老人去而復回，簡短的說道：「那是『天慾妃子』的『妙妙丹』啊。」

何之東一點頭，口裏連謝字都沒說一個，就帶着小鳳離開了那老人。

離開那老人之後，小鳳忍不住的問道：「何大哥，剛才那位老人家是誰？」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小鳳奇訝地道：「你們不是朋友麼！怎麼連他是甚麼人都不知道？」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不錯，我們是朋友，不過我們從來沒有交換過姓名。」

小鳳年紀雖不大，接觸的怪脾氣人，已是不少，像何之東說的這種情形，在莽莽江湖之中說來，倒屢見不鮮，因此，也就沒追問下去，話鋒一轉，問道：「你是不是要找『天慾妃子』呢？」

何之東道：「那醜女既然用的是『天慾妃子』的獨門媚藥，『天慾妃子』豈能脫得了干係，當然要找她問個明白。」

小鳳憂心忡忡地道：「聽說『天慾妃子』最忌男人去主動找她，我看還是另想辦法吧。」

何之東一笑道：「她不喜歡男人主動去找她，女人總可以的呀！」

小鳳畏怯的道：「我……我……一個人，却不敢去招惹她。」

何之東道：「誰說妳一個人去？」

小鳳一怔道：「還有誰可以陪同我去？」

何之東笑了笑道：「我！」

小鳳目光一閃，望着何之東驚訝地道：「你……你可是準備男扮女裝？也不怕人家笑話嗎？」

何之東道：「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祇要心地光明，絕不以小節自拘。」

說的也是，「玉面天曹」之崛起江湖，可不就是一個任勞任怨不計毀譽的漢子，因此天久日長，大家對他有了認識，所以給了他一個「玉面天曹」這美號。

小鳳「啊」了一聲，笑道：「何大哥，我幾乎忘了你就是江湖上難纏難惹的『玉面天曹』了。」

何之東笑了一笑，和小鳳到了最近的小集上，買齊了應用的物品，立時打扮了起來，打扮成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婦人模樣。

何之東這時就露了一手，他本來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但和女孩比起來，還是高大得多，當他穿上女裝之後，他的身材竟然縮小了，小得和小鳳差不多，成了一個香墜式的小巧美人。

祇看得小鳳雙目發直，嘖嘖稱奇不止，想不到何之東內功修養遠在她想像之外。

驚訝讚嘆裏，小鳳忽然心中一動，眉梢上泛起一團疑雲，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何之東微微一怔，道：「可是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小鳳口不應心的道：「沒有，打扮得好極了。」

何之東不滿意地追問道：「既然好極了，妳爲甚麼還皺眉頭？」

小鳳被問得一時答不上話來，吞吞吐吐道：「這……這……」

何之東臉色一正道：「小妹，妳有甚麼話儘管說，不要藏在心裏，做朋友就要開誠佈公，坦誠以對，否則各懷鬼胎，那就有失光明了。」

小鳳被何之東說得粉臉一紅，猶豫了半天，接着一抬首，鼓着勇氣，道：「何大哥，我說錯了話，你可不要生氣。」

何之東一笑，說道：「我別的長處沒有，就是忍得氣，妳要是不相信，妳就說說吧。」

小鳳道：「我看你這樣深厚內功的修養，爲甚麼在張家時那樣不濟，是不是以假作眞，誠心欺負張

家姐姐？」

何之東臉色一變道：「妳……」

小鳳一見何之東變了臉色，急得惶恐的截口道：「何大哥，你說過不生氣的。」

何之東嘆息了一聲，道：「小鳳，我那裏是生妳的氣，我是想起當日的事，自己替自己難過。」

小鳳長吁了一口長氣，道：「吃虧的是人家，你難過甚麼？」

何之東苦笑一聲道：「我終日打雁，結果被雁啄瞎了眼睛，我能不自愧難過嗎？」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是一聲長嘆，道：「其實我那天在張家早就看出情形不對，而且還預先暗中服了一粒解毒丹，想不到結果還是中了道兒，因此我才想到妳用的藥物，非比等閒……現在妳看，不是已經查出那藥物是『天慾妃子』的『妙妙丹』麼？」

小鳳一笑道：「原來何大哥眞是中了道兒，倒是我瞎疑心，錯怪了你。」

何之東說道：「現在，妳還怪不怪我？」

小鳳搖着頭道：「不怪你了。」

何之東道：「所以我要妳有話就說出來了，將來就不會疑心生暗鬼了。」

小鳳點了一點頭，忽然眉間又是一皺道：「可憐張家姐姐，如今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眞替她擔心得很，她救了你的性命，你將來可要有良心啊！」

何之東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走吧。」提起張婷婷，他似乎沒有繼續說下去的勇氣。

小鳳欲言又止的話鋒一轉道：「我們到那裏去找『天慾妃子』呢？」

何之東道：「南海妙妙島。」

小鳳一皺眉頭，道：「妙妙島，我好像沒有聽說過。」

何之東說道：「那原是南海之中一個無名小島，被『天慾妃子』佔據之後，才取名『妙妙島』的。」

小鳳「啊」了一聲，算是明白了。

* * *

五天之後，何之東與小鳳到了南海邊一個小村落裏。

這是一個以打漁為生的村落，偏僻而閉塞，平常很少有外人來到。

何之東與小鳳之出現，但却奇怪的並沒有引起村民們的好奇心，而特別注意他們。

小鳳爲人並不笨，悄悄向何之東問道：「這裏是不是『妙妙島』的一個交通點？」

何之東嘉許地點了一點頭，便帶着小鳳由海灘上找到一個晒魚網的老太婆，二話不說，遞給那老太婆一塊三錢三分重的銀子。

那老太婆接過那銀子在手中掂了一掂，打量了何之東與小鳳一眼，也是一句話不說，只伸手指了海中一艘漁船，便不再理何之東他們了。

何之東一拉小鳳，奔向那艘漁船，輕輕一躍，漁船船艙內走出一個標緻的大姑娘，把他們迎入艙內。

只聽得船外一陣起帆聲，接着船身一動，便緩緩的駛出海外。

漁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四個時辰之後，天色已入黑，接着又航行了三個多時辰，迎着船頭的遠處，已經有了閃動的火光。

接着，那艘漁船便在海口徘徊起來，不再前進。

小鳳方待詢問何之東的時候，那請他們進艙的大姑娘忽然端着二杯香噴噴熱騰騰的魚粥走了進來，道：「兩位請用碗粥吧！」

小鳳道了一聲：「多謝！」接過那碗香噴噴的魚粥，方待吃用……

忽然，何之東輕喝了一聲，道：「吃不得！」

小鳳聞聲一震，抬眼間只見何之東已五指一翻，扣住那大姑娘一隻腕脈。

那大姑娘一愣之下，方待呼叫，嘴巴一張，話聲還沒有出口，何之東飛出一指，又點了她的啞穴。

何之東制住那大姑娘之後，輕聲喝道：「姑娘，請你放明白一點，我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知妳願不願意與我們合作？」

那大姑娘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眼中閃動着憤怒的目光，口角泛着一抹倔强的冷笑，不作任何表示。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姑娘，妳再沒有任何表示，那就莫怪老娘要給點顏色你看看了。」

何之東現在是女人裝扮，又是女人之中的少婦人，所以要狠帶潑的以「老娘」自稱。

何之東明知他再次警告也是多餘的，那大姑娘絕不會答理他，事實上那大姑娘，除了臉色更難看之外，而且表示了更强烈的仇視。

何之東可眞狠得了心，右手一抬指，輕輕在那大姑娘耳根之下點了一點，道：「妳不答應和老娘合作，老娘也不要妳的命，祇把妳變成一個奇醜無比的醜丫頭，叫妳永世見不得人。」

那大姑娘心裏方暗罵道：「你現在狠，等會兒你就要自吃惡果了……」

一念未了，忽覺臉上的肌肉一陣痙攣的收縮起來，難過到了極點，接着便覺察出自己的視線有了極大的變化，兩隻眼睛一高一低，

把對面的何之東和小鳳看成了四個重疊的影子。

這時，何之東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一面鏡子，把她的臉孔形狀，照給她看了，道：「妳現在的尊容，就是這樣子……」

那大姑娘睹狀之下，雙目之內淚水如天河倒瀉般，一傾而下，立時態度完全改變了過來，不住的點頭，表示願意合作。

女孩子，那一個不愛美，何之東這一招眞比殺了她還有效，她不得不軟化了下來。

何之東微微一笑，輕輕在她頭頂上拍了一拍，那大姑娘臉上的肌肉就恢復了原狀。

何之東接着在她另外一邊的耳根下，點了一點道：「現在，老娘另外點了妳一處穴道，如果不得老娘替妳解開，十二時辰之後，妳將要變得比剛才更醜，希望妳不要妄動心機。」

那大姑娘點頭如搗蒜，表示完全服從。

何之東伸手解了那大姑娘的穴道，恢復了她的行動能力。

那大姑娘吁了一口氣道：「兩位有話等會兒再說，我先出去打個招呼，不然馬上就要出事了。」

小鳳道：「妳不會出去弄鬼吧？」

那大姑娘眉頭一皺道：「姑娘……」

何之東一揮手道：「我相信妳，妳去吧。」

那大姑娘轉身走出艙外，人還沒有回來，只見船頭一直便向有火光閃動之處駛去。

接着那大姑娘走了進來，先將兩碗魚粥悄悄的倒入海中，然後，輕嘆了一聲，說道：「現在船已駛向島上，我這一關，兩位算是過去了，兩位是否可以解了我的禁制？」

何之東毫不猶豫的一點頭，爽快的道：「可以。」一伸手拍在她背心穴上。

那大姑娘沒有想到何之東如此的信任她，出乎意料之外的怔了一怔，道：「大娘，妳眞的解開了我身上的禁制麼？」

何之東微微一笑，說道：「妳不相信我？」

那大姑娘道：「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大娘問也不問，就解了我身上禁制，倒叫我覺得奇怪了。」

何之東含笑道：「因爲我知道妳們的規矩，而且姑娘的行爲，很使我滿意，投桃報李，所以也給姑娘一個爽快。」

那大姑娘心中有數，她剛才就在外面說了謊話，事實上已經犯了死罪，只有和何之東合作到底，才能把自己失職掩蓋過去，回來的時候，心裏直擔心，何之東會否相信她的誠意。

這時，她心裡落實了，秀目連閃，再次打量了何之東一眼，欠身道：「大娘是那位前輩？請明白見告，以免晚輩失禮。」

何之東能說自己是個大男人嗎？笑了一笑道：「妳不要胡猜亂想，我不是甚麼前輩、高人，姑娘，請坐，我還沒有請教妳姓名？」

那大姑娘一臉不相信的謝謝坐下，拘謹的道：「晚輩姓何，小名又梅……」

小鳳一笑截口道：「敢請好，我們都是一個姓。」

何之東道：「我叫何淑芳，這是我小妹何幼芳，難得我們同宗同姓，妳就叫我何大姊好了。」

何又梅守禮地欠身一禮，道：「晚輩不敢！」

小鳳一笑道：「有甚麼不敢的，老實說，我們姊妹眞沒有甚麼來頭，不過有位高人指教，所以知道一點貴島情形。」

何又梅暗暗一皺眉頭，叫了一聲「苦也」，忖道：「你們那知島上的厲害，如要惹事生非，豈不明明去送死麼？可也把我連帶坑上了！」

她苦笑了一下，又道：「大姊，兩位到島上到底有甚麼事，如果能不去的話，最好不要去，小妹想個法子，把你們送回岸上去，免得去送死。」

大娘雙目一凝，道：「好意多謝了，可是我們却非去島上不可。」

何又梅訕訕的一笑，說道：「兩位既然決心要去，那麼，小妹就不好再說甚麼……」

話聲微微的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何大姊，小妹說句心裡的話好不好？」

何之東道：「我知道，妳是怕我們連累了妳，是不是？」

何又梅點了一點頭，道：「小妹實在非常擔心，你們兩位如果出了事，被島主查出兩位沒有吃了那碗『魚粥』，那小妹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何之東道：「妳放心，我們很感激妳的幫忙，絕不會連累妳的，我們現在彼此把話說好，到時候，我們異口同聲地說，吃過那碗『魚粥』就是了。」

何又梅嘆了一口氣，道：「到時候，也只有否認一途了，願小妹能多幫忙你們多一點，可惜小妹心有餘而力不足。」

何之東道：「上岸以後的情形，妳能不能告訴我們一點？」

何又梅道：「小妹在島上地位低微，有很多宮中秘密，我並不知

道，只知吃了『魚粥』之後，兩位便會昏迷過去，然後送到宮中一處『歡樂宮』，經過『歡樂宮』之後，兩位才能見到藍護法。」

何之東道：「據指示我們前來的老前輩所說，與妳所說的似乎不盡完全相同……」

何又梅接口道：「人分三六九等，接待的方式，自然不相同，我們島主，有些地方也要面子，自然有各式各樣的接待方法，總之，因人而異就是。」

小鳳道：「我們只能被這種方式接上島去？」

何又梅道：「如果不是被邀請而來的，都用這種方法接待，當然也有例外，那要島主吩咐下來，不過小妹自隨船以來，從來沒有遇到例外過。」

小鳳心念轉動間，忽然問道：「那『歡樂宮』是怎麼樣的一處地方？」

何又梅粉臉一紅，吞吞吐吐的道：「那……那是一處我們女孩子人生都得經過的地方……」

小鳳聽得一愣，幾乎尖聲叫了起來，她畢竟有點機智，話到口邊，終於警覺地沒發出來，但卻望着何之東只翻白眼。

何又梅又接道：「能通過『歡樂宮』一關，就外人也成了自己人了。」

小鳳打着戰聲道：「姊姊，我怎麼辦？」

何之東轉問何又梅道：「把她一人送回去，可不可以？」

何又梅方待答話，船上忽然有人吹起幾聲號角，她苦笑搖頭道：「船就要靠岸了，目前已是別無選擇了。」

何之東道：「小妹，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們闖吧！」

小鳳憂心忡忡的道：「就怕他們把我們分開……」

船身忽然撞在岸邊，搖晃了一下，何又梅悄聲道：「兩位快裝着昏迷不醒，馬上就有人來抬你們了。」

何之東情急生智，忽然伸手一指，點得小鳳昏了過去。

何又梅怔道：「大姊，妳……」

話聲未了，船身一傾側，岸上已有人跳上船來，問道：「又梅，那兩個丫頭，人生得怎麼樣？」

何又梅一面向何之東揮手示意，一面回話道：「兩個人都長得美極了。」

天慾宮中　失手中招

何之東俯身伏在桌上，僞裝昏迷過去，眼角餘光望去，只見一陣香風撲面之下，進來兩個大脚婦人，一個扶起小鳳，一個扶起他，旋身上了岸。

何之東被那大脚婦人抱着，祇覺得那婦人身上發出一種又香又臭的怪味，幾乎嗆得他閉過氣去。

上岸不久，何之東與小鳳被送進了一座宮殿的大建築物裏，幾經轉折，最後，把他們兩個人放在一間花團錦簇的房子裏。

那兩個大脚婦人放下何之東及小鳳之後，便悄悄的退了出去。

現在，房中就祇有何之東與小鳳兩個人了。

何之東見房中無人，正是千載難逢脫身的好機會，翻身坐了起來。

可是不待他有任何舉動，房門外面已傳來了一陣步履之聲。

何之東暗暗一皺眉頭，祇好躺身睡下去，繼續僞裝。

那半老徐娘，似乎就是這裏的負責人，把何之東與小鳳仔細打量了起來，嘖嘖的稱讚道：「這兩個丫頭，長得眞可人，倒便宜了小王小陳兩個死鬼……」

那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忽然道：「大娘，妳記不記得，三宮主交代下來的話，有好的先請她來看一看，我看這兩個還適合，說不定就能討得三宮主的歡心。」

那半老徐娘「啊」了一聲，笑道：「可不是，那妳快去稟報三宮主，老身這裏先替她們打扮打扮一下。」

那青衣少女點頭笑着走了出去。

那半老徐娘的先動手脫光了小鳳的衣服，祇看得何之東眉頭倒豎，就要不顧一切的出手制止的時候，那半老徐娘却沒有下一步的動作，轉身取來了一些綢緞衣服，把小鳳穿裝起來。

何之東暗暗吁了一口氣，沒有造次。

那半老徐娘打扮好小鳳之後，又轉身來脫何之東的衣服，何之東的衣服那能讓她脫，但他也不願馬上走上絕路，眉頭一皺，放聲吁了一口氣，緩緩睜開了雙目，顯得神情迷糊的望着那半老徐娘道：「這是甚麼地方，我們怎麼到了這裏？」

那半老徐娘驟然問被他嚇得退了一步，因不見何之東有過激的舉動，才又定下心來，暗暗提功戒備道：「妳……怎會自己醒來？」

何之東伸了一伸懶腰，翻身坐了起來，一笑道：「妳這位大娘，可問得奇怪，誰睡夠了不會醒來？」

那半老徐娘暗暗納悶的忖道：「奇怪，那『魚粥』的藥性難道出了毛病？」

那半老徐娘儘管心裏生疑，表面上還是聲色不動的一笑道：「可不是，我就是這樣笨，連話都不會說……」

話鋒一轉，接着又說道：「姑娘妳貴姓？」

何之東道：「姓何，妳大娘是……」

那半老徐娘道：「原來是何姑娘，失敬了，小姓王，妳叫我王大娘好了。」客氣得很！

因爲她聽明得很，萬一她們被三宮主看中了，留在身邊，她將來的好處可大了，那能不拉關係，先留見面之情。

何之東道：「請問，這裏是不是『妙妙島』？」

王大娘點點頭道：「何姑娘，妳到了地頭。」

何之東張惶失色的站了起來，萬福一禮道：「晚輩太失禮了，請前輩多多原諒。」

王大娘還禮的笑道：「何姑娘請不要客氣，我也不是甚麼前輩，不過是這迎賓館的負責人罷了，招待不週之處，還望何姑娘多多包涵。」

說着，轉身取過一些衣裳，交給何之東又道：「何姑娘，我們三宮主馬上就要來看你們姊妹，請先換了這些衣服。」

何之東羞紅着臉，說道：「一定要換麼？」

王大娘笑道：「這是我們這裏的規矩，請何姑娘擔待一二。」

何之東羞澀的道：「有換衣服的內室沒有。」

王大娘脆聲笑道：「怕甚麼，我也是女人。」

何之東窘得眉頭一皺……

話雖然是那樣說，王大娘還是轉身退出房外去了。

何之東衣服還沒有換好，王大娘已陪着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女，自房外走了進來。

那少女不但生得美，儀態尤其出衆，全身充滿了青春活力，就像是一團烈火，照射得叫人睜不開眼來。

何之東見了那少女，手足無措的把鈕子都扣錯了。

那少女朗爽的一笑道：「不要怕，慢慢穿好了。」

何之東穿好衣服，王大娘在一旁道：「何姑娘，快快叩見三宮主，我們三宮主爲人最好，你要是得她垂青，那你一生受用不盡了。」

何之東慌慌張張的向三宮主萬福一禮道：「小婦人何淑芳，見過三宮主。」

三宮主仔細端詳了何之東，一笑道：「不要多禮，妳好好的回話就是。」

何之東應了一聲：「是。」垂手裝出一副恭順的樣子。

三宮主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把何之東叫到座前，問道：「妳自稱小婦人，可是已經有了丈夫，妳可要知道，我們這裏的女孩子，都不准有丈夫的啊！」

何之東道：「回稟三宮主，小婦人現在沒有丈夫了。」

三宮主嘆息了一聲，道：「可憐，那妳是一個小寡婦了？」

何之東搖了一搖頭，道：「小婦人也不是小寡婦。」

三宮主笑道：「沒有了丈夫，不是小寡婦是甚麼？」

何之東道：「小婦人的丈夫不是死了，而是遺棄小婦人而走了。」

三宮主奇怪的睜着一雙大眼睛，問道：「你長得這麼漂亮，妳丈夫怎會捨得不要妳？」

何之東道：「小婦人丈夫不喜歡小婦人。」

王大娘聽得一笑道：「他要喜歡妳，自然不會遺棄你了，三宮主的意思就是問妳，妳丈夫爲甚麼不喜歡妳？」

何之東逼出了一臉紅雲，羞答答的道：「他……他……說小婦人是個死美人，中看不中用……」頭一俯，垂在胸前，再也說不下去。

三宮主格格一笑，道：「妳找到我們這裏來幹甚麼？」

何之東一張臉羞得更紅了，含含糊糊的道：「小婦人不願做死美人，所以就找來了，想學點本事回去出一口氣……」

三宮主「啊」了一聲，點着頭道：「妳這倒眞的找中了地方了，妳祇要在這裏待上一年，再出島去，包妳原來的丈夫見了妳，打也打不跑他了……」

語音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我們這裏有個規矩，凡是來到本島的女孩子，便得絕對服從本島的規紀約束，妳能做得到麼？」

何之東沒口的答道：「做得到，做得到，但得三宮主成全，小婦人甚麼規紀約束都願意遵守。」

三宮主話鋒一轉，指着仍然躺在繡榻上的小鳳道：「她又是怎麼一回事？」

何之東道：「她是小婦人的妹子幼芳，小婦人家中父母雙亡，祇有把她一同帶來。」

三宮主向王大娘一揮手道：「把她救醒過來。」

王大娘恭聲應了一下，說道：「遵命！」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便向小鳳的口中送去。

何之東本來點了小鳳穴道，使她昏迷不醒，藉以保護她的淸白，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一關可能就此輕而易舉的過去。

同時，何之東還怕那藥丸有着不良的作用，小鳳萬一服了那藥丸

出了事，可就弄巧反拙了。

何之東心念一轉道：「大娘，不敢有勞，讓小婦人自己來服侍舍妹吧！」伸手接過了王大娘手中藥丸。

王大娘不疑有他，便把藥丸給了何之東。

何之東走到了小鳳榻前，施展手法，假服藥眞解穴的暗中拍開了小鳳穴道。

小鳳神智一復，何之東便搶先傳音相告道：「小妹，三宮主是一個關鍵人物，妳要盡其所能的拉攏她。」

小鳳暗中拉了何之東一下，表示已然心領神會，然後打了一個呵欠，緩緩的把秀目睜了開來，先掃視了全室一眼，然後，吃驚的翻起身來，道：「姊姊，這裏是甚麼地方？」

何之東帶着笑容道：「我們到了地頭哩，快快見過三宮主。」

小鳳目光一轉，落在三宮主臉上，欠身一禮道：「妳，就是三宮主吧，小鳳向妳行禮啦。」

天眞稚氣中，還帶着一份嬌憨調皮的味道，極是討人喜愛。

何之東眉頭一皺，輕聲喝道：「小妹，宮主面前，怎可如此隨便，還不以大禮拜見？」

小鳳伸了一下舌頭，身子一躬，就要向三宮主脚前拜了下去。

這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場面，她不能控制童性的伸了一下舌頭，引得三宮主一笑，揮手道：「不要多禮了！」

小鳳搖搖頭道：「不拜不行，等會兒姊姊背後又會罵我了！」

逗得大家忍俊不禁，都掩口笑了起來。

三宮主更是笑得花技招展，單掌一翻發出一股無形勁力硬把小鳳下拜的身子托了起來，道：「不要怕，有我替妳作主，妳姊姊不會罵妳。」

小鳳站起身來，笑哈哈的瞟了何之東一眼，大有「妳以後管不了我了」的意味。

三宮主非常滿意何之東與小鳳，向王大娘道：「好，這兩個人我都要下了。」

王大娘笑向何之東與小鳳道：「妳們兩個人好大的福氣，竟然都被三宮主看中了，以後跟着三宮主可一步登了天啦，還不快快謝過三宮主？」

何之東一拉小鳳，一齊向三宮主行禮道謝。

三宮主身子一旋，向着室外一面走去，一面說道：「你們就隨我回去『玉鳳宮』吧。」

三宮主一轉身，王大娘忽然叫了一聲，道：「三宮主，屬下有話稟陳。」

三宮主身形一停道：「妳還有甚麼話說？」

王大娘道：「何氏姊妹還沒有按照規矩開苞，請妳允准留下何氏姊妹，待開苞之後，屬下再將她們兩人送到『玉鳳宮』去好不好？」

規矩是「天慾妃子」創立的，三宮主顯然也非遵守不可，沉吟了一下說道：「我身邊的人，我不願由那些臭豬碰觸，落了我『玉鳳宮』的顏面，最近可有像樣的人？」

王大娘道：「這倒沒有。」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忽然轉頭向着小鳳道：「何小妹妳今年幾歲了？」

小鳳道：「十五歲半，十六歲還差半年。」

王大娘微微一笑，說道：「小妹，妳不到十六歲，沒妳的事了，妳隨宮主先走吧！」

小鳳道：「我姊姊呢？」

王大娘道：「妳姊姊要在這裡逗留一夜，明天妳就可以見到她了。」

接着身形一轉，彎着腰向三宮主道：「至於這位何大姑娘，那就由屬下小陳替她開苞好了。」

三宮主點了一點頭，便帶着小鳳先走。

三宮主一走，王大娘向青衣少女一揮手道：「小痲雀，妳去弄幾樣小菜來，大娘要和何姑娘喝一杯。」

敢情那青衣少女叫做小痲雀，看她走路一跳一跳的，倒眞是名符其實。

小痲雀跳着跑了出去。

何之東最傷腦筋的就是小鳳，如今小鳳突然渡過了難關，剩下他自己一人，他可天不怕地不怕了。

所以，他望着王大娘一笑，故意的問道：「大娘，妳們剛才所說的『開苞』是甚麼意思？」

王大娘一笑道：「別急，等會兒妳自然會知道。」

小痲雀回來了，提着一隻食盒，裏面有酒有菜，擺滿了一桌。

王大娘對何之東特別客氣，請她坐在上首，湊上那青衣少女小痲雀，三人把酒言歡，暢飲了起來。

何之東這次是有備而來，不僅向老丈要了些專門對付『天慾妃子』迷藥的特效藥，而且還帶了一些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特殊藥物。

他先爲自己的安全作了準備，然後，乘空隙在她們酒裏做了手脚。

結果，最先倒下的不是何之東，而是王大娘和小痲雀。

祇見她們二人，夾在筷子上的菜餚還沒有送到嘴裏，就身子一仆伏在桌上的碗碟之上，呼呼的大睡了起來。

何之東微微一笑，替她們關好了房門，晃身出了「歡樂宮」。

＊　＊　＊

三宮主帶着小鳳回到了自己的玉鳳宮，向安樂椅一靠，明眸一冷，臉帶怒容道：「小鳳，妳這是怎樣搞的，爲甚麼把他帶到『妙妙島』來？」

小鳳慘白着一張秀臉，撲地伏在三宮主脚前，叫了一聲，道：「三宮主，小鳳沒有帶他來，是他自己帶小鳳來的。」

三宮主冷笑一聲，道：「妳不告訴他，他怎麼會找到『妙妙島』來？」

小鳳哭喪着臉道：「宮主，妳不知道，他發現了『妙妙丹』是本島的。」

三宮主大叫一聲道：「好呀！妳竟把『妙妙丹』的秘密都告訴了他了。」

小鳳連連叩着响頭道：「三宮主，三宮主，妳冤枉了小鳳了，是他自己找出『妙妙丹』的來歷的。」

三宮主「哼」了一聲道：「胡說八道，妳若不給他『妙妙丹』，他那裏來的『妙妙丹』？」

小鳳哀叫了一聲道：「三宮主，小鳳沒有辦法不給他呀！」

三宮主暴怒之中，頭腦一冷靜，道：「此話怎講？」

小鳳道：「因爲他是『玉面天曹』呀，三宮主，妳是知道的，就是死人遇見了『玉面天曹』，也不敢欺騙他，小鳳故示坦白，是怕他問得太多了。」

三宮主道：「照你這樣說來，不是有罪，而是有功了？」

小鳳道：「小鳳不敢請功，但求三宮主將功折罪，小鳳就感激不盡了。」

三宮主冷哼了一聲，道：「妳倒想得好，秋鳳何在？」

應聲走進來一個比小鳳年紀稍大的秀麗丫頭，向三宮主欠身道：「秋鳳在，三宮主有何吩咐？」

三宮主一揮手道：「把她抛到蛇窟裡去，餵蛇了事。」

秋鳳怯怯的叫了一聲：「三宮主……」乞求的望着三宮主。

三宮主臉色一板，喝道：「妳敢不聽我話？」

秋鳳搖頭一嘆，走向小鳳道：「小鳳，這是宮規，三宮主就是想維護妳，也不可能，這是妳命苦，自認倒霉了吧！」

秋鳳討情不准，話裏却帶上了刺。

三宮主寒着一張臉，再次大喝道：「快快把她帶出去！」

「三宮主，妳把她餵了蛇羣，請問妳，明天『玉面天曹』向妳要起人來，妳怎麼辦？」

話聲是從外面透進來，說話的人並沒有馬上現身出來。

三宮主不假思索的道：「他進了『歡樂宮』還有明天麼？」

「不見得沒有明天吧！」

話聲一落，何之東現身走了出來。

何之東現在還是一身小婦人打扮，要說他就是「玉面天曹」，眞叫人不敢相信。

三宮主就因這種意念的關係，念頭一轉，反而不相信何之東是「玉面天曹」了，望着何之東迷惑的道：「你眞是『玉面天曹』麼？」

何之東道：「照妳看法呢？」

三宮主皺着眉頭道：「『玉面天曹』怎會生得這樣纖小呢？」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如果三宮主能送給我一套適合的衣服，我就不會這樣的纖小了。」

三宮主猶豫了一下，向秋鳳一揮手道：「去給何大俠取一套衣服來。」

秋鳳轉身走了出去。

何之東指着小鳳向三宮主道：「三宮主，小鳳不但已經替妳們盡了全力，而且，也做得非常好，妳這樣是非不分，妳將來還能帶人麼？」

三宮主挑着秀眉道：「你這是說情呢，還是威脅本宮主？」

何之東一笑，道：「隨妳怎麼想，我該說的說完了，現在妳就是把她殺了，也不關我事了。」

三宮主氣得花容變色，氣虎虎的一抬腿，一脚踢得小鳳平地飛了出去，口中喝道：「去你的，少在我面前丟臉。」小鳳被帶走了。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不能怪她，她若鬥得過我『玉面天曹』，我這玉面天曹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平心而論，「玉面天曹」要是這麼差勁，怕不老早在江湖上除名了。

三宮主被何之東笑得頗不是味，但又拿他沒辦法。

就在這氣不得，哭不得，笑不得的時候，秋鳳抱着一大疊衣服走了進來，冲淡了那尷尬的場面。

秋鳳有禮的把衣服雙手遞給了何之東，一禮之後，退向一旁。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兩位出去一下，好不好？」

三宮主這一下，可有話說了，格格一笑道：「你原來也祇不過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傖夫，連這點陣仗也不敢接，還能闖我們的『妙妙島』麼？」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在下是怕在三宮主面前失禮，三宮主既然是如此說來，在下就放肆了。」

說着，臉色一正，當着三宮主的面，把上身的女裝脫了下來，換上秋鳳替他取來的一襲青布長衫，

穿好長衫之後，才把褲子換了。

何之東換好衣服的時候，祇見三宮主與秋鳳兩人的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見何之東一身細皮白肉，不知不覺的呼吸都急促了起來。

何之東換好衣服，她們才看出何之東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不但身材高大，而且英氣勃勃，氣宇非凡。

何之東到底是怎樣由小變大的，她們似乎誰也沒有看出來，但眼前的事實，何之東確實就是那個美麗的小婦人，而不由她們不承認。

何之東穿好衣服，俊目一掠，祇見她們兩人都楞住了。

微微一笑，何之東長揖道：「參見三宮主。」

三宮主臉色微微一紅，道：「何大俠玄功神妙無窮，小妹眞是開了眼界。」

她不僅是開了眼界，而且也開了心，自己先改了稱呼。

何之東暗暗一皺了眉頭，道：「雕蟲小技，何足道哉……」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臉色一整，抱拳行了一禮，道：「在下冒昧，有請三宮主明教！」

三宮主搖手道：「你別問小妹好不好，你問小妹也答不出來。」

何之東劍眉忽的一揚道：「三宮主，在下把醜話說在前頭……」

三宮主截口道：「小妹知道，你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如不給你滿意答覆，你是絕不會離開本島，亦不會善罷甘休。」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三宮主妳知道就好了。」

三宮主道：「請何大俠相信小妹，小妹實在答不出來你想問的話。」

何之東道：「三宮主答不出，那麼誰能答得出？」

三宮主道：「唯一能回答何大俠你問話的人，祇有家師本人。」

何之東道：「那麼在下求見令師。」

三宮主道：「可惜家師目前不在宮中，到了中原去了。」

何之東雙目精光突盛，盯着三宮主道：「此話當眞？」

三宮主道：「小妹沒有騙你的必要，事實上也騙不了你。」

何之東道：「現在妳們『妙妙宮』由誰負責？」

三宮主道：「區區小妹。」

何之東一楞道：「是妳？」語氣之間，顯得並不相信。

三宮主笑了一笑，道：「照說，當然不該是小妹，不過大師姊走火入魔，二師姐隨師父到中原去了，因此責任就落在小妹身上了。」

何之東道：「在下相信三宮主的話，請見告令師的行止，在下馬上回轉中原去找她。」

三宮主說道：「請恕小妹不能背師叛道。」

三宮主到底身份不同，說出來的話自有份量，「背師叛道」四個字，等於是一道銅牆鐵壁，保護了自己。

因爲武林之中，無論「黑」「白」兩道，對於師道的尊重都是一樣，何之東如果硬要三宮主背師叛道，那就有失武林公義，反落不是了。

何之東啞然一笑，道：「在下理屈，就此告辭。」

雙拳一拱，轉身就向外面走去。

三宮主叫了一聲，道：「何大俠，請留步！」

何之東身形一回，道：「三宮主還有甚麼吩咐？」

三宮主面色一正道：「何大俠就此一走了之，把小妹這『妙妙宮』負責人置於何地？」

何之東劍眉一揚道：「在下既然渡海而來，便非怕事之人，三宮主有何吩咐，在下無不從命。」

三宮主道：「本宮主有請何大俠明日酉時於『情天慾海』一會。」

何之東一抱拳，道：「在下如約奉陪。」身形一轉，又待離去。

這時，三宮主忽然發出一聲溫和的巧笑道：「何大俠，你這個時分，準備到那兒去？」

何之東頭也不回的道：「我自有我的去處。」

三宮主道：「何大俠，你如果放得開胸懷，小妹倒願意暫時抛開你我各自立場，請你爲小妹佳賓咱們詩酒聯歡，以作一夕之談，不知尊意如何？」

何之東微微一笑道：「在下要是不答應留下來，那就胸襟不如妳三宮主了。」

三宮主笑道：「豈敢，豈敢！」

何之東道：「那麼，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

何之東明知她用的是激將法，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憑他「玉面天曹」的身份，他也不能示弱。

三宮主玉面生輝，百花怒放地嫣然一笑道：「承蒙賜，小妹榮幸已極，請！」

欠身一禮，肅容先行。

這時，秋鳳閃身而出，手中提了一盞琉璃宮燈，過來替何之東引路。

三宮主嬌軀微側，讓過何之東，落後了小半步，一旁行路，算是禮讓。

秋鳳前導領路，三人出了「玉鳳宮」，循着一條大理石鋪的路面，穿行於月影花香下，走了一段，來到一座建築在臨海邊的亭閣

之前。

何之東只見這座亭閣，乃是立在一塊伸出海面的突岩之上，形成三面臨海，一面倚山之勢，拾級而上，進入亭閣之中，只覺清風徐來，沁人心脾，使人精神陡長，俗念全消。

三宮主肅客落座，秋鳳索性把手中宮燈也熄了，讓他們對着中天一輪殘月，更增添了一分詩意，三分情趣。

秋鳳無言的微微一笑，退了下去，自去準備酒菜。

接着，三宮主也含笑而起，道了一聲：「告罪。」轉身隱入一座屏風後面去。

何之東縱目四望之際，神態悠然自得，其實內心之中，警念高漲，未敢稍有懈怠。

忽然一陣極爲輕微的沙沙响聲，在亭閣四週响起，引起何之東突然的緊張了起來。

凝神注目之下，原來是有一道琉璃水晶的牆壁，從地面之下緩緩的升了起來，琉璃水晶牆壁迎着斜斜照來的半輪殘月清光，泛起了一道濛濛的異彩，照得整個亭閣如眞似幻。

何之東微一分神之下，只見三宮主不知由何而來的突然現身出來。

這時，三宮主已經完全改換一身裝束，身上披着一件淡綠色的披肩，披肩之下，是一襲輕柔適體的軟綢便服。

她本來梳得高聳的髮髻，這時也完全放開，順着兩側垂下來，分披在兩肩之上，柔順的長髮，泛起着一層輕波，美極了。

何之東想不到三宮主會以這種清麗脫俗的裝束出現，初見之下，不免微微一怔，不知該說些甚麼話才好。

三宮主微微一笑，說道：「有勞久候了！」

她改了這副裝束，人也顯得莊重起來，大大方方的坐在何之東身側。

何之東欠了一欠身，一時之間，還是想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自己對她的讚美。

三宮主向着他嫣然一笑道：「何大俠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小妹有一不情之請，不知何大俠你可願採納否？」

何之東收斂心神，微微一笑，道：「三宮主，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三宮主道：「小妹本姓柳，賤字如茵，如果何大俠不以小妹出身見棄，請改個稱呼如何？」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便提出了她意見道：「小妹不知輕重，欲尊何大俠一聲大哥，大哥可願稱呼小妹賤字？」

不管柳如茵有何居心，却是一個令人無法拒絕的要求。

何之東更不能稍現猶豫之色，朗爽的一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柳如茵大喜過望，盈盈一禮，叫了一聲：「大哥。」

何之東還了一禮，回稱了一聲：「柳大妹。」

雖然多了一個「柳」字，柳如茵已喜得無心計較了。

一回生二回熟，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原是由遠而近，現在能稱柳大妹，等會照樣就可以把那「柳」字省去。

皆大歡喜，正該浮一大白的時候，正好秋鳳把酒菜送來了。

菜是小菜。

但，酒却是難得一見的佳釀。

完全是平實作風，一點不像是在「妙妙島」。

秋鳳輕輕的來，也輕輕的去了。

出奇的，柳如茵完全沒有施展她的「天慾奇功」，乘機挑逗何之東。

純眞的開始，也結束於純眞。

柳如茵離去之後，但柳如茵言談風範、才學修養，却給了何之東一個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

柳如茵告辭而去之後，這座亭閣就是何之東休息睡臥之處了。

閣樓裏間，是一間精巧的臥室。

何之東謹愼小心的默運玄功，檢查了全身一遍，覺得眞氣流暢如常，毫無異狀，證明了柳如茵確實言行如一，並未暗下毒手，這才放心大膽的就寢。

睡眼朦朧裏，何之東彷彿柳如茵就站在他床前，接着，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就在體內勃然激蕩了起來。

柳如茵燕語鶯聲的叫了一聲：「大哥！」身子一伏，就倒在他懷中了。

何之東雙臂一張，已把柳如茵抱個正着，接着身子一翻，便把柳如茵壓倒在身子之下……

隨之，只聽何之東冷笑一聲，道：「柳姑娘，我何某人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這次該輪到妳了。」

柳如茵睜大着眼睛，驚愕的道：「大哥，甚麼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小妹可沒有暗算你。」

何之東劍眉一軒道：「妳還說沒有暗算我？」

他「我」字出口，覺得自己剛才那種異樣的感覺，突然之間，消失不見了。

就像是做夢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踪。

何之東楞然又道：「我……」趕

忙放開了柳如茵。

柳如茵羞紅着臉，坐了起來，道：「大哥，我不否認傾心於你，只要你要我，我願意從此改邪歸正，離開『妙妙島』，如果你不要我，我絕不會用卑鄙手段獲得你的，但願我們能留下了這一份眞摯的友情，作爲永久的懷念。」

何之東對柳如茵的傾訴，全無動於衷，最要緊的是，他要瞭解他剛才那種感覺，是人爲促成的呢，還是自己生理上的自然反映，當下也不答理柳如茵，皺着雙眉，暗中吸了一口眞氣，通經走脈，搜查了一遍。

還是像原先一樣，甚麼毛病也沒有！

何之東迷惑的搖搖頭，冷然道：「那妳來幹甚麼？」

柳如茵道：「現在已是日上三竿，因不見你起來，所以進來看望你……我見了你剛才那神情，以爲你需要我，所以……」

何之東對「妙妙島」的成見極深，雖然一時無法明瞭眞相，却壓根兒就不相信柳如茵的話，又惱、又羞，大怒的一揮手，截口道：「好，算我錯怪了妳，現在請妳出去好不好？」

柳如茵幽怨的望了何之東一眼，沒有作任何分辯，柔腸百折的退出了房外去。

柳如茵這種柔順的態度，完全不像是「妙妙島」的三宮主，使何之東大感意外的張目望着，柳如茵走出房外之後，還想不通其中道理。

突然，心靈上似乎抹上一道警念，猛然一回頭，祗見床頭椅子上，不知甚麼時候坐着一位老頭子。

何之東自問一身玄功，已達天視地聽之能，十丈之內，莫說是個人，就是一隻螞蟻也逃不過他的耳目。

現在，那個老頭子竟然能在他不知不覺的情形之下，到了他身後，其身手之高明，可想而知了。

何之東心頭一凜，駭然地低喝了一聲道：「你……」

那個老頭子伸出手指，在嘴前一豎，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式，把何之東的話從中堵住了，接着，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你放心，如果老夫要暗算你，你就是有一萬條性命，也報銷了。」

何之東訕訕的苦笑道：「老前輩高明，晚輩心裏有數……」

那老人一笑道：「其實你也不差，老夫一到就被你發現了。」

何之東搖頭自愧的說道：「差得太多了。」

接着，雙手一拱道：「敬請見示上姓高名？」

那老頭子一咧嘴道：「老夫沒有姓名，你叫我老不死好了。」

何之東一笑道：「老前輩，說笑話了，晚輩不敢如此無禮。」

老不死道：「尊老敬賢乃是年輕人的美德，你不敢無禮，那你看着叫吧！」

何之東訕訕一笑，道：「老前輩，來了一陣子了吧！」

老不死道：「在屋外有一陣子，可惜老夫沒眼福。」

何之東一張臉陡然的變得通紅道：「晚輩還能潔身自愛。」

老不死冷語冷言地道：「對張家妞兒，算不算是例外？」

何之東一愕道：「老前輩，你……」

老不死道：「你別問我怎麼知道，老夫倒要問問你，你這樣拔腿一跑，置她們姊妹生死不顧，是甚麼意思？」

何之東心頭突然一震道：「她們怎樣了？」

老不死道：「你現在才想起她們，不嫌太晚了麼？」

何之東長嘆了一口氣，道：「也許是我看法錯了，但晚輩並非不關心她們。」

老不死豎起眉毛道：「你的看法錯了，你打的是甚麼鬼主意？」

何之東道：「晚輩懷疑那醜女就是『妙妙島』的人，同時也猜想張氏姊妹，是被那醜女劫走了，所以急急先趕到『妙妙島』來。」

老不死道：「算你說得有理，不過你要找的那個醜女並不是『妙妙島』的人，張氏姊妹也沒有到『妙妙島』來。」

何之東道：「你老人家可知道那醜女的來龍去脈嗎？」

老不死道：「老夫不知道，跟你來『妙妙島』做甚麼？」

這句話似乎有語病，反過來說，你既然知道了，爲甚麼不直接去救人，還跟來做甚麼？

話固然有語病，而這整件事情，也有點莫名其妙，何之東就沒有想到先弄清楚這老不死到底是代表那一邊，就被他用話引成了同道。

何之東心中一動，望着老不死沒有接話。

老不死微微一笑道：「你在動甚麼鬼心眼？」

何之東道：「晚輩忘記了請敎老前輩一件事。」

老不死道：「嘴上無毛，做事不牢，總算你還想起了你必須瞭解的問題。」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問道：「咱們算是志同道合吧！」

這老頭精得很，何之東完全處於被動，當然不能再問下去，祗能姑妄信之，何之東話鋒一轉道：「咱們算是同路人吧，那你老人家又

「玉面天曹」何之東見到殿上併排坐着四個……

跟來做甚麼？」

心中存疑，仍不失風度，語氣依然尊敬而客氣。

老不死暗暗一點頭道：「那醜女雖然不是『妙妙島』的人，但與『妙妙島』脫離不了關係，而且她遲早都非來『妙妙島』不可。」

何之東接着問道：「老前輩的打算是……」

老不死道：「第一步，先促成你和那姓柳的丫頭的姻緣。」

何之東怒眉一挑道：「好呀，原來是你……唉，老前輩，你的言行何以如此不一致？」

老不死眼睛一瞇道：「此話怎講？」

何之東道：「剛才你還說晚輩對不起張家姊妹，而你老人家的作爲又如此完全相反，豈不是言行不一致了？」

老不死呵呵一笑，道：「這是兩回事，豈能併爲一談……老夫祇問你，你對張家那妞兒印象如何？」

何之東「嘿」的一聲道：「這種女人，還有甚麼印象不印象。」

臉色紅了一紅，顯然他這句話，多少有點不太公平。

老不死笑了一笑，道：「有一件事，祇怕你還不知道，姓柳的那丫頭，在『妙妙島』是唯一的一朵清蓮。」

何之東「噗嗤」一笑道：「這話祇怕三歲小孩也不相信。」

老不死道：「老夫希望你能相信，即使你不相信，也希望你能爲大局着想。」

何之東雙眉皺道：「老前輩，未免把問題說得太嚴重了吧，巴巴一個『妙妙島』，如何談得上大局。」

老不死笑了一笑道：「老夫說得一點也不嚴重，原因是你自己知道太少。」

何之東愕了一愕道：「其中難道還有別情？」

老不死道：「不錯，別有內情。」

何之東冷靜了一下頭腦，神情凝重了起來道：「請道其詳。」

老不死吁嘆了聲，道：「表面上看來祇是那醜女個人作孽的行爲，骨子裏却關係着千萬的武林人物的生死存亡，這問題算不算嚴重？」

老不死的話還沒有說完，何之東知趣的忍住沒有打岔。

老不死換了一口氣，接着道：「咱們長話短說，因爲那醜女正在散佈一種怪病，目前那怪病在武林中流行，如不能遏止那怪病蔓延，則不出三年，武林精英就要損失大半了。」

何之東一震道：「那是一種甚

麼怪病？」

老不死道：「你聽說過『大麻瘋』這個名稱沒有？」

何之東一震道：「大麻瘋！」看他樣子不僅知道，而且大有談虎色變之勢。

老不死道：「聽說她那種怪病，是屬於『大麻瘋』一類，但比『大麻瘋』更還厲害了……」

神色凝重的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凡是患了那種病的人，淫慾之念奇重，每經交合之後，據說可以減輕病狀，甚至可以嫁禍別人，而自己獲得痊癒。」

何之東道：「據晚輩所知，患了大麻瘋的人，除了可以傳給別人，害人之外，自己並不會眞正痊癒，時日一到，照樣是全身潰爛而死。」

老不死道：「可是患了那種病的人，哪甘就此認命，因此非常迷信那種說法，想盡辦法，希望將自己身上病毒傳出去，結果是一傳十，十傳百，患那種病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何之東回想那醜女的形象，可不就是一個快要爛掉鼻子、嘴巴的大麻瘋患者，祇因她病狀已經顯露出來，人見人怕，所以，才想出此種辦法，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當下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道：「這樣說來，的確一點也不錯了，晚輩見到的那個醜女確像是一個大麻瘋患者，你老前輩不提起，晚輩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老不死道：「你既然已經相信了這一點，以下的話就好說了。」

何之東道：「晚輩並沒有說不相信你老前輩。」

老不死笑了一笑道：「你口裏當然沒有說，可是臉上那表情老夫還看得出來。」

何之東漲紅了臉，怪不好意思。

老不死輕輕地咳了一聲，接着說道：「咱們轉了老大一個彎啊，現在，說到了本題了。」

當他正要談到柳如茵的時候，忽然隱隱傳來了脚步之聲，正向着這座亭閣子走過來。

老不死眉頭一皺，道：「有人來了，你先想想老夫的話，我們待會兒再談吧！」說着身形一晃，便失了踪影。

走進亭閣來的是秋鳳，她送來了一大籃酒菜，笑着請何之東吃用。

看她的神情，依然是那麼恭敬而禮貌，由此可見剛才何之東與柳如茵之間的不愉快，並未產生不良的後果。

再進一步推斷，柳如茵這人，倒還是一個言行如一的人，當下何之東心情一寬，暗暗吁了一口氣。

何之東用完了酒菜，秋鳳微微一笑，道：「何大俠，婢子心中有二句話不吐不快，不知大俠可容婢子放肆一二？」

何之東含笑點頭，道：「妳有甚麼話請說吧。」

秋鳳神色一凝，道：「何大俠，婢子想請你不要參加『情天慾海』酉時的約會……」

何之東截口道：「這是誰的意思？是妳的還是妳們三宮主的？」

秋鳳道：「當然是婢子的。」

何之東道：「爲甚麼？」

秋鳳道：「因爲，我們三宮主很是爲難。」

何之東道：「有甚麼爲難的，公事公辦好了。」

秋鳳憂慮的望了何之東一眼，道：「你倒說得輕鬆，事情有這樣簡單就好了。」

何之東道：「內情很複雜麼？」

秋鳳點了點頭，道：「總之，不論你何大俠是勝是敗，都是個不了之局。」

何之東道：「敗了我認命，勝了難道你們就不講江湖規矩了？」

秋鳳一笑道：「何大俠，到了妙妙島，還有甚麼江湖規矩可講？」

何之東道：「既然這樣，我就是有意不參加你們的約會，祇怕也不可能了。」

秋鳳道：「這也不盡然，婢子既請你不要參加，自有道理。」

何之東笑了一笑，說道：「妳有甚麼道理？」

秋鳳道：「婢子可以想辦法，把你偷偷送離此地。」

何之東一搖頭道：「我所爲何來，那能如此虎頭蛇尾，貽笑江湖。」

秋鳳道：「如果婢子能滿足你所求所望的呢？」

何之東雙目一凝道：「妳們宮主都不能隨便回答我的問題，妳能回答些甚麼？」

秋鳳道：「我們宮主知道的，婢子差不多都知道，但婢子的身份，却與我們宮主完全不同，她不能說的，在婢子身上有着很大的彈性，現在祇要你何大俠一點頭，答應晚輩離開『妙妙島』，婢子無不據實相告。」

何之東眉頭一皺道：「妳的膽子可眞不小。」

秋鳳悽然一笑，道：「其實，這種日子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倒不如……」

何之東輕嘆了一聲，截口道：「秋鳳姑娘，謝謝妳的美意，可是我不能這樣做。」

秋鳳長嘆了一聲道：「你這又是爲甚麼呢？」

何之東道：「一個人的氣節。」

秋鳳一笑道：「你就不能從權變通麼？」

何之東神情一肅道：「那得看甚麼事情，請妳不要再說了，妳收拾好東西之後，請吧！」

秋鳳悻悻的瞪了何之東一眼，不便再說甚麼，收拾乾淨之後，氣虎虎的走了。

秋鳳走後，何之東眞希望那老不死現身出來談一談，可是，老不死偏偏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何之東百無聊賴的等到酉時左右，走來了兩個二十左右少女，欠身道：「時辰已到，有請何大俠起駕。」

何之東隨着二少女走出亭閣，向着一座大殿走去，進入大殿之後，祇見這座大殿四週沒有一扇門窗，但四週牆壁上却嵌滿了各式各樣的水晶鏡片，互相反映着殿中所有的一切人物影像。

何之東一脚踏入大殿之際，祇覺眼花撩亂，有如置身萬花筒中，分不清上下左右東西南北了。

殿中沒有燈火照明之物，但自然放射着一種粉紅色的光亮，那光亮似霧非霧，又使人如同置身在太虛幻境之中。

何之東站在殿中冷靜了一下頭腦，凝神定睛，這才分辨出殿中的眞人實景來。

祇見大殿正當中擺着一張奇形怪狀的桌子，桌子正面上方，並排坐着四個身穿彩色衣服的老婦人。

那四個老婦人，年紀都在六十以上，早已是鷄皮鶴髮，老態龍鍾，但她們却偏偏不服老，臉上塗滿了胭脂水粉，打扮得妖形怪狀，向着何之東還不住的搔首弄姿，賣弄風情。

柳如茵緊緊的坐在那四個婦人左側，那四個老婦人右側另外坐着一位年紀卅左右的、看起來既像男人又像女人的人。

座位上一共六個人，六人身後，又各站着如花似玉的美麗女子，柳如茵身後站的便是秋鳳。

此外，廳中便不見有其他的人了。

何之東雙拳一抱，朗聲道：「何某有禮了。」

座上六個人，連柳如茵在內，都祇是點了一點頭，沒有相迎的禮貌。

何之東暗暗冷笑了一聲，祇聽到當中那個老婦人喝了一聲道：「來人，給何大俠看座。」

廳中原來並沒有擺好現成的座位，但聽得大喝之後，應聲閃出一個少女，搬着一張椅走了出來。

人影一動，何之東祇覺眼花撩亂，似是千百個人，搬着千百張椅子，迎着他走來，一時竟未看出來人是從甚麼方位走了出來。

何之東暗暗一凜，忖道：「廳中這種設計，靜止的時候，還勉强能夠分辨出眞人實影，但一旦行動起來，可眞不好應付哩！」

念動之間，來人身形一斂，已經把椅子放在他面前，欠身一禮之下，人已飛花蝴蝶般，隱入大廳之後而去。

何之東强自鎮靜的微微一笑，道了聲：「多謝！」緩緩的坐了下去。

當中那老婦人輕輕的哼了一聲，道：「你就是江湖上的所謂『玉面天曹』麼？」語氣甚是不客氣。

何之東劍眉微微一剔道：「不錯，在下就是『玉面天曹』。」

那老婦人左顧右盼，望一望其他三個老婦一眼，道：「你可知道老身四姊妹是甚麼人？」

何之東心中一動，暗一皺眉忖道：「聽說『天慾妃子』有四位師叔，年輕時曾以天慾艷舞，壞了武當前掌門人純陽子道基，致使純陽子羞愧自絕身亡，成了當時轟動一時的武林大事，莫非就是面前這四個老不死？」

那老婦人微感失望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連我們四姊妹都不知道，還來『妙妙島』幹甚麼？」

何之東心中有了數，但却故意的一搖頭，道：「不知道，在下來找的是『天慾妃子』，而不是四位。」

那老婦人氣得兩眼一翻，道：「你聽說過『慾海四仙』沒有？」

何之東故作失驚之色：「啊！」了一聲，道：「原來四位就是『慾海四仙』，眞是聞名不如見面了。」

年紀老了，在年輕小伙子眼中，自然是不值錢，何況，她們恃仗的又不是令人尊敬的眞實功夫。

何之東心裡很不以老不死的話爲然，所以借題發揮，對「慾海四仙」來了一個不敬的奚落。

「慾海四仙」年紀雖老，却又偏偏不服老，聞言之下，不由相顧變色，勃然的大怒了起來，另一個老嫗，一拍桌子道：「無禮之徒，把他送入蛇窟裏算了。」

何之東昂然一笑，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柳如茵霍的站了起來，雙手一張，道：「且慢！」

那拍桌子的老婦人眉頭一皺，道：「如茵，妳別忘了我們『妙妙島』規矩。」

柳如茵躬身道：「正因爲如此，所以徒孫有所陳明。」

那老婦人道：「妳說吧！」

柳如茵道：「何大俠乃是應約而來，言語縱有不敬之處，我們『妙妙島』却不能沒有容人的雅量，何況，他已是網中的魚，那値得四位老人家如此生氣。」

那老婦人聽得面容一舒，點頭笑道：「妳說得有理，那就看妳的吧！」

柳如茵欠身一禮道：「茵兒領命！」

轉過身來，面向着何之東，神情肅然的道：「按照本島規定，何大俠你既然能夠安全渡過『歡樂宮』，便已有本島貴賓身份，因此小妹約你前來『情天慾海』，按照江湖規矩接待於你，何大俠有甚麼話，請當面言明，稍時功夫上見高下之後，便不得再有異言。」

何之東哈哈一笑道：「三宮主快人快語，在下再申前言，在下此行來意，祇在求見貴島主，等會如幸得通過貴島考驗，但求一見貴島主，回答在下幾個問題，在下立時就走。」

柳如茵道：「家師不在島上。」

何之東道：「請說明去處，在下自會去找她了。」

柳如茵點頭道：「好，你這要求不算爲過，小妹代表本島答應你了。」

話鋒一轉，接着又問道：「如果你失敗了？」

何之東一笑道：「我還能有所選擇麼，自然是聽憑發落！」

柳如茵道：「君子一言！」

何之東道：「駟馬難追！」

柳如茵笑臉一開，道：「何大俠果然是英雄人物，爽朗過人。」

何之東雙拳一抱，截口道：「請三宮主長話短說，劃下道來，在下無不遵命奉陪。」

柳如茵道：「我們是三陣迎賓，第一陣由本島這位藍護法，向何大俠領教一二。」

玉手指處，她所說的藍護法，敢情就是那個不男不女的人。

何之東不屑的望了那藍護法一眼，道：「第二陣呢？」

柳如茵道：「第二陣由小妹向你何大俠請益。」

何之東回道：「那麼第三陣呢？」

柳如茵道：「由我們四位老祖師給你見識見識本門的『清歌妙舞』。」

何之東一笑道：「就這樣三陣麼？」

柳如茵道：「不錯，就這三陣，不過，你祇有一個機會，過了第一陣，才有第二陣，過了第二陣，才有第三陣。」

何之東道：「請你們藍護法下來吧！」說着身形微動，離座而起站在廳中。

那不男不女的藍護法扭扭捏捏的走到何之東對面，露出雪白的牙齒，一笑道：「何大俠請了，小弟藍蘭，請手下留情一二。」

一副娘娘腔，如果他不自稱小弟，何之東準不會把他當作男人。

何之東心中是一百二十個看不起這類男人，因此冷冷的道：「不用客氣，在下讓你一招先機，你出手吧。」

藍蘭搖着頭道：「對不起，小弟在女人面前，從來不動手打人。」

何之東一怔，說道：「那你下來做甚麼？」

藍蘭道：「除了動手相搏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方法，一分高下麼？」

何之東被他說得一窘，道：「有理，請出題，在下無不奉陪。」

藍蘭道：「我們來個文鬥好不好？」

何之東道：「悉隨尊便！」

藍蘭道：「咱們面對面而立，中間相隔二丈，不准動手，也不准動脚，祇憑一口丹田眞氣，彼此互吹三口長氣，誰被吹得身形搖動立足不穩，誰便落敗認輸，不知你同不同意這個辦法？」

何之東道：「我們同時互吹呢？還是輪次而吹。」

藍蘭道：「輪次而吹，不過勝敗立判，以身形搖動的次數多少爲準，這樣便不論誰先誰後，都不吃虧了。」

何之東一見他心裏就沒有好感，却沒想到他說出來的這辦法，倒是文雅而公平，當下臉色稍爲一鬆，點頭道：「好，我們就採取這方式，一分上下，請！」

何之東雙肩微晃身形一退，取準了距離。

藍蘭可眞斯文得很，先向座上四位老嫗行了一禮，才回到場中，在何之東對面站好，再三表示歉意的禮貌了一番，才臉容一肅，雙手下垂，緩緩的吸入了一口長氣，在胸腹之間運轉起來。

何之東要是一個性子急的人，祇怕這時早就等待得不耐煩了。

幸好，他還有相當的修養，耐住了性子，含笑相待。

藍蘭調息了將近半盞茶時光，口中沒有說話，却先舉手做了個請注意的手式，表現得非常有風度，然後才胸腹一張向着何之東吐出一口眞元氣勁。

何之東祇見他張口一撮，那股氣勁脫口而出之際，竟然壓迫得四週空氣起了一層濛濛的烟霧，向着自己捲了過來。

何之東見那氣勁，來勢兇猛已極，當下心中一凛，不敢絲毫大意，立時氣納丹田，馬步一沉，穩住身形。

眞看不出，藍蘭這口眞元氣勁，竟然壓力奇重，落在何之東身上，幾乎壓得何之東立不住身形，向後退去。

幸而何之東確有過人的修爲，立時暗暗又吸了一口氣，才定住身形未動。

藍蘭一口眞元氣勁，未能吹動何之東，接着微微一笑道：「小弟見笑方家了，何大俠看你的了。」

何之東與藍蘭內力一接之下，對他輕視之心一掃而空，不敢粗心大意，用了八成功力，向藍蘭吐出一口氣勁。

何之東氣勁壓到藍蘭身上，藍蘭身子雖然勉强保持了穩定，可是臉上却已變了顏色，顯出了非常吃力的樣子。

何之東不爲已甚，一發即收，微微一笑道：「請！」

藍蘭第二次出口，顯然已有力不從心之感，勁氣落到何之東身上，對何之東已經沒有絲毫威脅了。

何之東微微一笑，吸起第二口長氣，就待吹出第二口氣勁之際，忽然，覺出似乎吸入了一些淡淡的香氣進入腹內。

廳中座上都是女人，本來就充滿了胭脂香氣，何之東雖然心中暗動了一下，但却又察不出異象何來，因此接着還是吹出了第二口氣勁。

這口氣勁，他並未增加勁力，但藍蘭再也抵擋不住，雙肩一陣搖晃，脚下便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

藍蘭三步一退，搖頭作了一聲苦笑，抱拳道：「何大俠修爲深厚，小弟望塵莫及，認敗服輸，這一陣你贏了。」

他的表現，越來越使人誠服了。

何之東客氣的一笑道：「藍兄客氣，小弟倖勝。」

藍蘭瀟灑的回了座位，柳如茵一招手，站在她身後的秋鳳伸手遞過一支銀光閃閃晶石簫。

柳如茵接過那晶石簫，輕點蓮足身形一起一落，便到了何之東身前，微微一笑道：「何大俠，慣用甚麼兵器，請吩咐一聲，小妹想在眞實功夫上請教何大俠。」

何之東正着臉色，道：「劍！」

柳如茵高聲呼叫道：「取劍上來。」

祇聽一聲應諾後，由廳後轉出一個捧劍的女子，恭敬地將劍送給何之東，又回身走出廳外而去。

何之東接劍在手，振腕抖了個劍花，然後收劍一抱，道：「請！」

柳如茵清脆的一笑道：「盛情敬領，小妹有僭了。」

說着，緩緩向前走了一步，簫身一領，疾點而出。

何之東見她出手一簫，簫身平直如水，神態間一片凝重。

何之東心神一震，暗忖道：「看她出手一招，造詣非凡，顯然我是小看她了。」

此念一生，立時，收斂心神，推劍而出。

正當劍簫相接之際，柳如茵墊步向前，握簫手腕忽的一翻，簫勢陡轉，由慢而快，頓化「魁踢斗」，疾向何之東「肩井穴」點到。

何之東微微一笑，口中道了一聲：「來得好。」

身形屹立當地，脚下不稍移動，上身微微一傾，讓開點來一簫，手中劍勢却是一沉，向着柳如茵握簫的手腕切去。

柳如茵點出的簫勢，如是點中何之東，勢必沉腕再向前推送五寸才夠部位，可是何之東劍鋒推來部位，正是柳如茵手腕必至之處，柳如茵如要點傷何之東，勢必先受劍傷，形勢所迫，柳如茵祇得變招換式，化點爲挑，再取何之東頭部「天倉」。

柳如茵這一招變得奇奧無比，而且速疾非常，大出何之東意料之外。

何之東祇得甩臂旋身，脚下移形換位後退了二步。

柳如茵雖然未能傷得何之東，却把何之東的身形逼了出去了。

柳如茵一招得勢，便不放鬆，突然清嘯一聲，簫影縱橫，狂風暴雨般，席捲而到。

何之東一時大意，幾乎失手落敗，不覺激起了怒火，劍勢也接着一變，奇招絕學傾囊而出。

兩人這一交上手，便疾如急風迅雨，打得難分難解。

何之東祇知道「天慾妃子」之縱橫江湖，不過是憑藉迷魂藥物，爲惑人心性的妖女媚功，做夢也沒有想到，眞實功夫方面，也有她們獨到之處，眞是越打越叫他難過了。

何之東自負不凡，沒想到來到了「妙妙島」，一個「天慾妃子」的徒弟就這樣棘手。

最傷腦筋的是，除了柳如茵確有不凡的功力外，四週晶石牆壁所給他的困擾，實在叫他難以忍受。

柳如茵的簫勢招術已經是快得不能再快，同時加上晶石反映的影子，使柳如茵化成了千百個柳如茵，而自己也化成了千百個自己，急旋快轉之下，不但對柳如茵的虛虛實實難辨，就是自己的眞實存在，都不由得起了迷惑。

再加柳如茵舞動的簫，在空氣激蕩之中，發出一種尖銳刺耳的呼嘯聲，令人聽在耳中，心神渙散頭昏腦脹。

五十招下來，何之東雖然修爲深厚，藝業出衆，但已被逼得險象叢生，守多於攻了。

這時，何之東耳中忽然傳來柳如茵的傳音之聲，道：「何大哥，你要信得過小妹，最好就此認敗服

輸，你還有另外一個機會，否則，小妹就無法暗助你了。」

也許柳如茵的話是出自一片至誠，可是聽在何之東耳中，祇有更激起他的羞憤惱怒。

祇見何之東一雙劍眉陡的倒豎了起來，突然長嘯了一聲，身形劍勢陡變，發出一道凌厲無比的劍炁罡氣，逼得柳如茵近身不得。

這一招確實厲害，任你柳如茵如何利用晶石反映出來的分身化影，但根本不能近身，眞難奈他何。

柳如茵身形被逼得祇能圍着何之東亂轉，却也無法傷到他了。

祇氣得柳如茵銀牙暗咬，空自發急，而無可奈何他了。

就在這時候，何之東忽然大叫了一聲，手中長劍「噹」的一聲，脫手掉落地上，接着身形亂晃，步履跟蹌的走了幾步，雙膝一軟，身子向地下倒去。

柳如茵暗自吸了一口氣，嬌軀一閃，伸簫出手，又點了何之東一處穴道。

接着，一抖手喝道：「把他抛到蛇窟去算了。」

秋鳳口中應了一聲，「領命。」

身子疾射而出，攔腰抱起了何之東，再一長身，就把何之東帶出了廳外去了。

座上四個老婦人欲待阻攔，秋鳳已是走得不見人影了。

四個老婦人相對望了一眼，與趣索然的伸了一個懶腰，紛紛離座而起，向着柳如茵埋怨地笑駡道：「妳眞煞風景，也不讓我們開開心，就把那小子餵蛇了。」

柳如茵欠身笑道：「這是門規，徒孫也是沒有辦法！」

其中一個老婦人悻悻的道：「誰說沒有辦法，他不會落敗，不就順理成章的到了我們手中麼？」

柳如茵「啊」了一聲，俯首道：「是徒孫一時好勝，沒想到這一點。」

「唉，妳呀，百般都好，就是心腸太硬了。」

蛇窟奇遇　明瞭眞相

何之東呻吟了一聲，從昏迷中醒轉了過來。

睜眼望去，祇見自己躺在一塊光滑的岩石上面。

仰面對着蒼穹，祇見繁星點點，一彎新月正在當頭。

看時間差不多已是下半夜了。

他活動了一下手脚，出奇的發現自己的活動能力，竟然是未被禁制。

他一翻身坐了起來，又發現自己處身的地方，原來是一處缽形山谷的谷底。

四週峭壁如牆，高不可登，顯然已被囚禁在這絕地之中了。

瞥眼間，祇見捲起的衣袖，露出一角素箋。

何之東冷笑一聲，伸手取出那素箋，凌空甩了出去，根本懶得去看它。

素箋甩出之後，心中又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最後終於被好奇之念所引發了，又將那素箋拾了回來。

祇見那素箋寫着：

何大哥，請耐心等候，有機會小妹就會來看你的。

下面沒有署名，不用署名，何之東想也不想，就知道這是柳如茵寫的，無由怒氣勃然而起，駡了一聲：「誰要妳來看我！」

呼的一聲，又那素箋甩得射了出去。

這次無意之間他竟然使出了眞力。

只見紙影一閃落在地上之後，忽然跳了起來……

紙片那能落地又跳了起來，何之東驚「咦」了一聲，凝目望去，原來，甩出去那張紙片，已嵌入一條手臂粗的大蛇身上，那大蛇受傷之後，帶着紙片跳了起來。

「啊」何之東這才發現，他躺身那塊光滑的石塊下面，萬頭鑽動，擠滿了萬千蛇羣。

那些蛇羣圍繞着他，却又遠遠的離開了他，似是畏忌着他似的，不敢向他採取攻擊行動。

何之東沒有神經病，自然不願意去招惹牠們。

只是，他存身的那塊石頭太小了，簡直沒有活動的地方，等於劃地爲牢，一樣失去了自由。

何之東極不願意與柳如茵相見，但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他又極望柳如茵能快些到來，狠狠地駡她一頓，以洩心頭之恨。

胡思亂想中，瞥眼之下，只見石塊下面的羣蛇，忽然兩邊分了開來，中間現出一條人行道。

何之東方覺奇怪之際，只見從遠處盡頭走來一條長不過一尺左右的金色小蛇，豎起身子，朝着他直點點頭。

何之東心中發着奇想的問道：「你可是要我跟你去麼？」

眞想不到，那金色小蛇居然懂得他的話，又一連點了好幾次頭。

金色小蛇點過頭之後，接着身形一轉，便回頭朝着來路游去。

何之東自己問着自己道：「奇怪，這小金蛇找我做甚麼？」

人却被好奇之念所引誘，隨在那金色小蛇之後走去。

小金蛇帶着何之東穿過一條矮樹叢林，矮樹叢林後面有一個二尺多高的小洞口，那小金色蛇游到洞口，回過頭來，又向何之東點了一陣頭，意思似是要何之東跟了進去，然後，便先自入了那低矮的洞口。

何之東好奇之心越來越熾，不稍猶豫一矮身形，便向洞內射去。

誰知身形一矮進入洞口之後，裏面並不如想像中那樣，自己甚至可以直着身子邁步而行。

洞內沒有燈火，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何之東運功通目，射出二道神光，隨着小金蛇一路走去。

這是一條向上伸展的彎曲山洞，左彎右拐的走了約三十多丈，山洞突然的開闊起來。

同時，眼睛爲之一亮，竟然看到了一盞燈光。

何之東驚「咦」了一聲，舉目向四處打量了起來。

這時，只聽一道聲音從頭頂上飄了下來，道：「抬起頭來，你就可以見到老身了。」

何之東一抬頭，只見接近洞頂的上方，有一小洞口，小洞口前面盤膝坐着一位長髮披肩的老人。

因爲他頭髮太長了，整個上半身子都被覆蓋在長髮之下，所以，一時之間，看不出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何之東雙手抱拳拱手一禮道：「老前輩請了，辱承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這張紙片是誰寫給你的，你又是甚麼人？你爲甚麼到蛇窟來，你要老老實實的從實說來！」

語氣冷峭而凌厲，話聲一落，白光閃動，一張紙片已飄然在他身前落下。

何之東伸手接着那紙片，入目一看，可不就是柳如茵留給他的那紙片，也就是他剛剛隨手一扔，打傷了一條大蛇的紙片。

何之東一肚子窩囊氣，正沒處發洩，聞言之下，不免激起了他威武不屈的傲氣，冷笑一聲道：「妳又是『妙妙島』甚麼人，如今在下既然落到了妳的手中，妳有甚麼花樣，儘可使了出來，少和我來這一套。」

洞頂那人愕然道：「難道你不是『妙妙島』的那寡廉鮮耻的面首？」

何之東「哼」了一聲，道：「除了面首之外，你還知道些甚麼？眞是狗眼看人低，在下懶得答理你了。」

身形猛然一轉，回身便走。

「年輕人，不要這樣大的火氣，老身對你並無惡意，請回來！」語氣突然變得和藹起來了。

何之東人雖氣惱不過，其實，他也很想知道她是一個怎樣的人，因此，緩緩的轉過身形，道：「妳在『妙妙島』是甚麼身份地位，請先表明。」

那人一笑道：「算是『妙妙島』的屈死鬼吧！」

何之東一楞道：「此話怎講？」

那人道：「在『妙妙島』來說，老身已是飽了蛇腹的叛徒，而事實上，老身却成了這蛇窟的主宰。」

何之東皺了一皺眉頭，道：「蛇窟由你主宰？『妙妙島』會容許你這樣做？」

那人道：「妙妙島那些丢人現眼的妖孽，做夢也想不到，蛇窟之中另有天地，自然管不到老身的事了。」

何之東有所領悟的「啊」了一聲抱拳道：「原來如此，請恕在下失禮了。」

那人道：「不必客氣，請回答老身剛才的問話。」

何之東心平氣和的將此行來意一一說了出來，接着雙眉一皺，道：「這張紙片想必是那三宮主柳如茵留給在下的。」

一語未了，那人截口道：「柳如茵那丫頭我知道，她很得顏珍珍之歡心……」

顏珍珍是誰？何之東心念一怔，不由脫口問道：「顏珍珍是甚麼人？」

那人一笑道：「她就是天慾妃子呀，你難道不知道麼？」

何之東道：「天慾妃子名動武林，江湖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眞名實姓了。」

那人忽然長嘆了一聲，道：「家門不幸，所以出了這人間妖孽。」

何之東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與天慾妃子莫非……」

那人截口道：「老身叫做顏珊珊，珍珍就是老身的嫡親妹子……」

何之東「啊」了一聲，張口結舌，不知該怎樣表稟這時心中的感觸了。

顏珊珊悽然一笑，道：「你放心，老身與那丢人現眼的妹妹，早已情斷義絕，絕不會幫着她們爲難少俠。」

何之東笑了一笑，掩住自己的窘態，話鋒一轉，道：「老前輩在這蛇窟不少時日了吧！」

顏珊珊長嘆了一聲，道：「足足有四十多年了。」

何之東道：「這些年來，老前輩何以爲生？」

顏珊珊道：「還不是多虧了這些可愛的孩子養活老身。」

何之東打破沙鍋問到底，道：「牠們是怎麼樣養活妳老人家的呢？」

顏珊珊道：「島上水果種類極多，牠們每天晚上出去一趟，第二天老身就有得吃了。」

何之東臉色一喜，道：「牠們是怎樣出去的？」

顏珊珊搖頭一笑道：「牠們出入的道路，你可用不上哩……」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進一步的解釋道：「就在這座後洞，有一道空隙寬不及五寸，牠們能夠通過，我們人類却是無能爲力了……」

話聲忽然一斂，何之東順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見那條小金色正向着她立身之處游來。

何之東不知小金蛇來意如何，心存戒備的暗中吸了一口眞氣，較足了功勁。

可是，那條小金蛇到他身邊時，忽然間，原地打了一個旋轉，豎起蛇頭一陣擺動，像是和顏珊珊說話似的。

顏珊珊一揮手道：「把她帶進來。」

小金蛇身子一彈，疾快的射入黑暗中而去。

何之東問道：「是誰？」

顏珊珊沉聲道：「還不是那柳如茵那丫頭……」

話聲未了，耳中已有衣袂飄風之聲傳來，顏珊珊話聲一斂，柳如茵飛身落到何之東身旁。

柳如茵用含情脈脈的眼光望着了何之東一眼，何之東氣惱的一仰頭，沒有理她。

柳如茵輕輕的嘆了一聲，何之東令她委屈，她卻不能沒有禮貌，只有壓下心中那股幽怨氣，先向顏珊珊欠身一禮，道：「晚輩柳如茵參見老前輩……」

看見她對顏珊珊的神態，似乎毫無意外之感，她沒有意外之感，顏珊珊却有點不安了，微微一怔道：「妳見到了老身，不覺得奇怪嗎？」

柳如茵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以爲沒有人知道，你隱居在此麼？」

顏珊珊道：「老身以前確有這個想法……你師父知不知道？」

柳如茵道：「家師或許不知道，晚輩也是最近不久之前才發現老前輩隱居在此間。」

顏珊珊道：「妳知不知道老身是甚麼人？」

柳如茵道：「這個……這個，晚輩不知道。」

顏珊珊道：「妳爲甚麼不把發現老身之事，告訴妳師父？」

柳如茵道：「因爲家師出遊迄今仍未歸返。」

顏珊珊略略吁了一口氣，道：「妳們宮中有多少人知道老身隱居此地？」

柳如茵道：「晚輩與晚輩的一位心腹侍女兩人知道而已。」

顏珊珊問道：「妳是如何發現老身？」

柳如茵恭聲道：「晚輩前後下來過七次……」

顏珊珊截口道：「老身知道，而且每次老身都暗中隨在妳身後，諒妳不可能發現了甚麼。」

柳如茵微微一笑道：「正因爲如此，所以晚輩心中有了疑念。」

顏珊珊臉色微微一變道：「老身不相信，妳有發現老身之能。」

柳如茵道：「晚輩當然無此能耐，不過老前輩疏忽了一件事。」

顏珊珊心神一凜道：「老身甚麼地方疏忽了？」

柳如茵道：「你老人家不該控制蛇羣不攻擊晚輩，這是反常的現象，再加晚輩心靈上的自然反應，因此晚輩懷疑此間另有隱世高人了。」

顏珊珊苦笑了一聲道：「老身知道妳身上懷有一塊『雄黃精』，何必叫自己蛇兒去送死。」

柳如茵笑道：「晚輩每次下來，都未使用『雄黃精』，蛇兒無知，怎會慮及此，此中必有原因，而這原因使晚輩日後存了心，終於證實了心中所想。」

話聲頓了一頓，顏珊珊默默的聽着，沒有追問，柳如茵吁了一口氣，接道：「晚輩日久留心之下，發現了窟中蛇兒常常潛出洞外，採摘家師最愛吃的幾種異品水果，最奇怪的是蛇兒自己當時並不食用，而是帶回窟中，據晚輩所知，蛇兒本以肉食爲主，更沒有存積食物的習慣，這種種跡象不是太反常了麼？

「還有，那些蛇兒明明已有潛出蛇窟密徑，但牠們每出必回，並不因此而逃出蛇窟，這不是有人控制，怎不會引起我的注意呢？」

顏珊珊一笑道：「這樣說來，妳倒眞是有心人了。」

笑容忽然一斂，冷冷的道：「妳可知道，妳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了？」

柳如茵鎭靜的一笑道：「晚輩有信心，妳老人家不是心黑手辣的人。」

顏珊珊凜然道：「那得看甚麼時候，甚麼事？老身不能自貽伊戚。」

柳如茵道：「晚輩如果心存不良，老前輩的隱居生活祇怕早已被破壞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這倒說得一點不假。

顏珊珊果眞不是心黑手辣的人，回心一想，凌厲的詞色，已和緩了下來，說道：「妳能保證日後不干擾老身的寧靜生活？」

柳如茵搖了一搖頭，道：「晚輩不能作此保証，因爲，就是晚輩不說出去，祇怕『妙妙島』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巨變了。」

顏珊珊長嘆一聲，道：「自作孽不可活，這小子原該早就來到的。」

話聲中，目光一轉，移注在何之東身上，叫了一聲，道：「何少俠，老身看這位柳姑娘很識大體，你何不和她談談？」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晚輩與口是心非的人，沒有甚麼可說的。」

柳如茵秀眉一皺道：「何大哥，小妹甚麼地方惹你如此的討厭？」

何之東道：「妳自己做的事，妳還不知道麼？」

柳如茵嬌臉一紅，道：「對於那回事小妹不是向你解釋得淸淸楚楚了嗎，就算小妹當時錯了，幸好彼此並未鑄成大錯，至少並未一錯再錯。」

何之東雙眉一軒道：「妳還說哩，我們較技的時候，你能說沒使用下流手段？」

柳如茵一怔道：「難道你不是故意落敗？」

何之東氣吁吁的道：「我爲甚麼要故意落敗？」

柳如茵堆起了秀眉，沉思了一會，道：「那當時你爲甚麼把劍拋了？」

何之東道：「我穴道被制……」

話說了一半，覺得這話說得何其愚蠢，柳如茵已然設好圈套計算自己，能不完全明白整個的過程。

柳如茵呆了一呆道：「你說是另外有人暗中制了你的穴道？」

何之東冷笑了一聲，覺得沒有回答的必要，她這一問，不但多餘，而且也太幼稚了。

柳如茵目光忽然一凝，自言自語道：「照說她們絕不會暗中出手點他的穴道，那會是誰呢？」

看她那神情，不像是假的，何之東冷靜了下來，沒有再諷刺她。

柳如茵沉思了片刻，美目一睁，逼視着何之東，認眞的說道：「何大哥，如說有人暗中點了你的穴道，而使你敗在小妹手中，小妹敢說，那人絕無半點惡意，因爲……」

何之東氣得哈哈笑了起來，道：「他破壞我到手的勝利，還不算惡意，妳的話越說越玄了。」

柳如茵忍住了性子道：「請你聽小妹把話說完了好嗎？」

何之東見柳如茵如此好脾氣，自己祇得捺住火氣，冷冷的說道：「妳盡量的編吧！」

柳如茵柳眉輕顰的嘆息了一聲道：「按照我們原來的計劃，所謂三陣迎賓，第一陣與第二陣，都應該由你何大哥獲勝，而第三陣上將你何大哥毀於『淸歌妙舞』之中……」

何之東笑了一笑，道：「我正想見識見識，妳們的『淸歌妙舞』哩！」語氣之間，交雜着輕蔑與自信的神情。

柳如茵盡量把語調壓低，以免引起何之東的好勝心，緩緩的道：「何大哥，小妹知道你已經有了相當的準備，可是你那準備是沒有效的，藍蘭和你動手的時候，就在你身上做了手脚了。」

何之東雙目猛然一睁，話還沒有說出口，柳如茵搶着問道：「何大哥，你自己想想你和藍蘭動手的時候，可曾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呀？」

何之東點了一點頭：「嗯」了一聲。

柳如茵道：「那種香氣沒有毒，但有一種特殊的神奇作用，不論你預先服了甚麼預防藥物，聞了那種香味之後，藥性自解，使你完全失去預防的作用，等到她們四人一出手，你就祇有任由她們擺佈的份兒。」

何之東心中暗暗思量當時情景，雖不盡信柳如茵的話，却也有些心動了。

柳如茵的話鋒一轉，接着又道：「何大哥，你如果不相信，小妹馬上就可以給你當面試試。」

何之東道：「這樣最好不過了。」說着，探手懷中取出一粒丸藥，納入口中服了，運起眞元內力，把藥力催開，過了片刻時光，道：「好了，妳試吧！」

柳如茵屈指輕彈，何之東便已再復聞到與藍蘭交手時所聞到的香味，立時，又運玄功，閉住四肢毛孔百穴，不讓那種香味，往毛孔之中滲入。

柳如茵笑了一笑，又再次屈指輕彈，這次柳如茵所彈出的藥物，無色無味，甚麼都看不見，也甚麼感覺都沒有了。

何之東但覺心頭一股熱血立時沸騰了起來，方待運起玄功相拒之時，祇見柳如茵一揮手笑道：「何大哥，不要緊張，小妹祇不過要你認淸事實而已，那會存心害你。」

說也奇怪，就那一句說話間，何之東生理上的壓迫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踪。

何之東不得不默認她剛才所說的話，不是瞎吹的了。

不過，同時也因爲這種證實，而對她們「妙妙宮」起了更强烈的反感與厭惡的心理。

因此，何之東雖在是非黑白的事實明証之下低了頭，臉色却未見好轉，眉頭仍緊結不舒。

柳如茵氣得暗中銀牙直挫，幾乎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她儘量壓制自己，不讓自己崩潰，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就

算是小妹暗算了你吧，那也不過是不願眼看着你被她們四人所摧毀，而採取的非常措施，而事實上，小妹實在沒有暗算你。」

何之東對柳如茵雖然產生了强烈的厭惡，但並非完全不明是非之人，當下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是他？」

這個「他」，指的不是別人，而是那個想使他與柳如茵結合的老不死。

此念一生，使他恍然而悟，顯然是錯怪了她，錯，固然是錯怪了她，可是他對她的觀感並不能馬上改變過來。淡淡的一抱拳道：「好，就算妳說對了，在下相謝了。」

柳如茵對何之東的態度，當然看得非常明白，苦笑了一聲道：「何大哥，你的心意小妹懂得，小妹雖然出身『妙妙宮』，但我自認與別人有點不同，現在我們重新的開始，把昨晚的成見彼此完全拋開，小妹鄭重的向你保証，對你不再存任何妄念，爲武林蒼生着想，做一個道義之交如何？」

柳如茵能說出這種話來，已可見她的胸襟氣概不凡，何之東男子漢大丈夫，那能輸這口氣，立刻劍眉雙飛，朗聲一笑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結個道義之交。」

幽怨猜忌的氣氛，立時一掃而光。

坐在洞壁上一直冷眼旁觀的顏珊珊微微一笑，接口道：「老身欣見兩位胸襟磊落，言歸於好，請內室奉茶。」

話聲中，祇見她身一隱，坐身之後，現出一道門戶。

何之東一讓柳如茵道：「賢妹，請！」

柳如茵欠身退一步，道：「大哥請！」

兩人這一下子，忽然客氣起來了。

何之東道了一聲：「有僭了！」身形一起，畢直的射進了洞口。

柳如茵蓮足輕提，隨即隱於洞口之內。

何之東與柳如茵的身形一隱之後，那洞口忽然升起了一塊石塊，把洞口封閉起來。

正當洞口即將封閉之際，忽然另有一條身影，飛射而到，一閃進入了洞內，封洞石塊就在他身形剛進入洞內，間不容髮之際，「卡」的一聲，封死了洞口。

何之東當先射入洞口內，前進約三十多丈，眼前豁然開朗，現出一間珠光照明的石室，顏珊珊已含笑盤膝端坐在室中蒲團上，垂手肅容道：「蝸居簡陋，兩位請蒲團上落座吧！」

何之東與柳如茵欠身道了謝，盤膝坐在顏珊珊左右。

顏珊珊輕輕拍了一下手掌，呼聲道：「上桌！」

話聲方了，祇見室外傳來了一陣細碎脚步聲音，一個青衣少女，托着一隻茶盤走了進來。

柳如茵見了那送茶少女，神情一愕，驚訝地叫了起來道：「小鳳，妳沒有死？」

小鳳臉上微現激動之色，輕輕叫了一聲：「三宮主！」屈身一禮，獻上香茗，未作其他敘述。

小鳳獻完茶，就要轉身退了出來，顏珊珊向她招手道：「小鳳，妳留在室內好了。」

小鳳應了一聲：「是。」已移立在顏珊珊的身後。

柳如茵移轉向顏珊珊道：「老前輩，多謝妳救了小鳳一條命。」

顏珊珊淡淡的一笑道：「老身多了一個伴兒，要說謝的，該是老身哩，柳姑娘何出此言。」

柳如茵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與小鳳名雖主僕，實則情同姊妹，晚輩不能維護於她，內心之中至感歉疚，今天欣然相逢，能不言謝嗎？」

顏珊珊輕聲一嘆，道：「妳師父眞太作孽了，眞是家門不幸……」

柳如茵一怔道：「老前輩，妳……」

顏珊珊凄然一笑道：「妳知不知道妳師父還有一個姊姊？」

柳如茵「啊」了一聲，道：「原來妳老人家就是大師伯，茵兒失禮了。」說着離座而起，就待大禮參拜。

顏珊珊搖手道：「老身當年並沒有投在妳們『天慾門』下，同時與令師也早斷了姊妹之情，妳還是叫我老前輩吧！」

柳如茵嬌臉漲得通紅，訕訕的坐了回去，心裏感到一陣慚愧與難過。

何之東看出柳如茵有着自愧之感，這時他忽然同情起她來，輕哈了一聲，撥轉話題道：「賢妹，我們還是先談當前的大問題吧，不知妳心中有何主見？」

柳如茵心神一斂，强行笑容道：「你有甚麼話要問，小妹還是先回答你的問題吧！」

何之東道：「方便麼？」

柳如茵道：「此一時也，彼一時，小妹連日來已經想通了一個問題，大哥，你有話儘管問吧，小妹知無不言就是了。」

何之東抱拳一禮地道：「那麼愚兄先爲無數受害受難的同道謝過賢妹了。」

柳如茵凄然的苦笑道：「這是小妹應盡的本份，何謝之有！大哥，請問該問的話吧。」

何之東沉思了一下道：「首先，愚兄想知令師現在何處？」

柳如茵輕輕一皺柳眉道：「以小妹的看法，似乎沒有再找家師的必要了。」

何之東道：「但愚兄還是想知道令師之去處。」

柳如茵毅然一點頭道：「好，小妹告訴你，她現在正在極北之地的元寶山坐關。」

何之東脫口道：「那太遠了。」

柳如茵道：「不僅遠，而且她也無能爲力。」

何之東道：「令師知不知道那醜女的事？」

柳如茵乾脆地點頭道：「知道，她便是因此而遠走他方。」

接着沉重的長長嘆了一聲，又道：「大哥，你祇知道那醜女爲禍江湖，你可知道『妙妙島』本身的問題，更是嚴重的了。」

何之東雙眉一皺道：「『妙妙島』有甚問題？」

柳如茵道：「江湖上所傳播的那種怪病目前已在『妙妙島』廣泛的傳開了，你說嚴不嚴重？」

何之東愕然道：「妳們這裏也有那種怪病？」他不是不相信，而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了。

柳如茵凝目望着何之東一笑道：「你道那醜女的病是那裏傳染到的？」

這種問話的語氣，等於也就是答案，何之東一怔道：「難道是妳們這裏？」

柳如茵接着又道：「你道我們大師姊走的是甚麼火？」

何之東道：「患了那種怪病！」

柳如茵再加一句道：「你道我們師父爲甚麼要遠走北地？」

何之東一皺雙眉道：「難道也是患了那怪病？」

他雖然說出了口，自己還是不相信，所以用了懷疑的不同語氣。

柳如茵點頭道：「不錯，家師也遭到了同一厄運。」

何之東道：「她跑到了北方去，想把那種病送到北方去。」

柳如茵道：「那倒不是。」

何之東道：「那是北方有人醫治這種病了？」

柳如茵道：「那也不是。」

何之東雙眉一凝道：「那到底是爲了甚麼？」

柳如茵道：「家師聽得一說，那種病祇在南方猖獗，到了北方冰天雪地之中便會自行消失，所以親自去求證。」

何之東道：「求證的結果呢？」

柳如茵道：「尚不得而知。」

何之東默然沉思一下，一仰頭，望着柳如茵道：「那醜女是甚麼人？」

柳如茵猶豫了一下，接着下定決心，一點頭道：「聞玉娟。」

天下的人太多了，聞玉娟何許人也，何之東眉峯一皺，道：「沒聽說過。」

柳如茵道：「提起她父親，我想你一定知道的。」

「誰？」何之東急切的追問道。

柳如茵道：「聞人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可非同小可，不但劍術稱絕武林，而且財雄勢大，誰也惹他不起。

何之東失驚地叫道：「是她的女兒呀，他爲甚麼不管束她？」

柳如茵道：「據小妹所知，聞玉娟的行爲，聞人可可能還不知道。」

何之東一笑道：「自己女兒差不多要把整個江湖鬧翻了，妳相信他眞會不知道麼？」

柳如茵道：「關於這件事，小妹倒是相信。」

何之東道：「憑甚麼？」

柳如茵道：「小妹當然有根據，因爲這件事牽涉太廣了，有不能讓他知道的苦衷。」

何之東閃動一雙星目道：「請說其詳。」

柳如茵整理了一下思緒道：「這件事的由來是這樣的……」

話聲忽然一頓，「唉」了一聲，接道：「小妹還是長話短說吧……我們大師姊，和南天三絕掌的兒子江一明好過一陣子，後來江一明又與聞玉娟要好起來，於是，那種惡疾由大師姊傳給江一明，再由江一明傳給聞玉娟……」

何之東聽得怒氣一衝，脫口駡道：「妳們『妙妙島』的人眞該死。」

柳如茵漲紅着臉，嘆息了一聲道：「那時，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有那病的，等到大師姊病發了，江一明和聞玉娟也找上門來了。」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於是妳們就連成一氣，幫她們在江湖上散佈病毒？」

柳如茵長嘆了一聲道：「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和南天三絕掌江中豪兩個人，無論是誰，我們『妙妙島』也惹不起，祇有代想辦法替他們醫病賣毒了。」

何之東氣得頓脚道：「糊塗，那種病賣得了麼？」

柳如茵苦笑道：「除此之外，我們也沒有甚麼好辦法，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何之東劍眉一揚，道：「除他們兩人之外，妳們『妙妙島』有多少人經常出去賣毒？」

柳如茵道：「沒有。」

何之東冷笑一聲，道：「妳們會有這樣好的心。」

柳如茵道：「這倒不是『好

心』，主要的是我們不能讓江湖上知道病源出自『妙妙島』，不得不嚴密提防。」

何之東道：「妳們如何處理那些病人？」

柳如茵道：「離此『妙妙島』不遠，還有一個小島，凡是發現了病狀的人，我們就把她送到那小島上去，由大師姊統管。」

何之東道：「對於那些病狀還沒有發出的人呢？」

柳如茵道：「這個問題最嚴重，我們因爲無法分辨，祇有仍然讓她們留在『妙妙島』，不過我們『妙妙島』現在已不准任何人離島一步了。」

「妙妙島」能夠做到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何之東不便過於苛責，嘆了一口氣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總不能把妳們『妙妙島』的人燒光殺光，唉……」何之東對醜女的事還沒有解決，目前「妙妙島」，就是一個難題。

柳如茵訕訕的道：「事實如此，小妹現在完全背棄『天慾門』，捐棄私見，一切但憑大哥你吩咐，祇要小妹能盡上力，小妹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何之東道：「我來『妙妙島』之前，祇想查出那醜女根底，滅除那醜女爲江湖除害，想不到事態嚴重程度，遠出我想像之外，我就是能不畏懼勢，除去那聞玉娟，但不能消除那病毒蔓延，於事也是無補的，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適當的主意來了……」

顏珊珊沉聲一嘆，道：「老身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行不可行？」

何之東正苦於計無所出，聞言之下，精神一振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顏珊珊道：「指教不敢，不過是個笨主意罷了……」

話聲頓了一頓，舉目望了凝神以待的何之東與柳如茵兩人一眼，接着緩緩看了兩人一眼，接着緩緩的道：「老身的辦法是，放出一個消息去說『妙妙島』發現了一種奇藥，可以醫治那種惡病，引誘那些患有惡疾的人前來『妙妙島』，然後把他們困在島上，就算醫不好他們，也可替整個的江湖杜絕病源了，未知兩位以爲如何？」

何之東嗯了一聲，道：「這個辦法不錯……」

接着，話鋒一轉，道：「但是我們必須有萬全之策。第一，我們能不能整個的控制『妙妙島』，第二，那些病患者聞風來到了『妙妙島』之後，我們人手有限，能不能困住他們？否則，一個失措，就成了一場江湖浩劫。」

顏珊珊道：「關於控制『妙妙島』的問題，關鍵全在『慾海四仙』身上，我們祇要能制服『慾海四仙』，其他的人由柳姑娘出面統率，諒來不會有多大的問題。」

柳如茵道：「可是晚輩那四位師叔祖厲害非凡，誰又能制得住她們呢？」

顏珊珊道：「這是第一步，老身可以去試試她們，如果老身失敗了，何少俠你可回轉中原去，再約能人向她們下手。」

柳如茵道：「只要能制住她們四人，至於困住那些前來求醫的病者，我可以負責……」

何之東疑訝的目光一閃，射向柳如茵，柳如茵不待何之東追問，接着補充說明道：「我們『妙妙宮』有幾種極厲害的迷魂藥物，使用出來，不怕他們不就範……」

「哼！」忽然有人在暗中冷笑一聲。

顏珊珊霍地站了起來，喝道：「甚麼人？」臉上一片氣惱與驚悸之色。

罪魁元兇　授首劍下

洞門關閉了，竟然有人能夠進來，來人厲害可想而知，顏珊珊喝聲出口，眞氣一凝，提足了功勁，準備隨時出手。

來人在室門口出現，原來是老不死。

何之東一怔，吶吶地道：「老前輩，是你……」

話聲中，只見金光一閃，一條細小的金線快如電閃疾向着老不死脖子上繞去。

何之東急急呼叫道：「老前輩，請住手，都是自己人……」

話聲未了，金光已斂，飛襲老不死，原來是那條小金蛇，小金蛇雖然繞上了老不死脖子，但老不死右手兩指，也同樣的捏住了小金蛇七寸之處。

小金蛇揚着頭，大頭與小頭，人頭與蛇頭，對峙着不過五寸。

顏珊珊因聽得何之東招呼，輕喝一聲道：「小金，回來！」

老不死啞着嗓子道：「不行，老夫倒要看看，妳這小小的金玄子，有多大道行？」

小金蛇居然完全明白老不死的意思，脖子被捏着了，咬不到老不死，小金眼一瞪，繞在老不死脖子上的身子，却變得又細又長，猛然的收縮起來。

老不死暗中一鼓氣，整個脖子頓時變得通紅，成了一條鋼般的柱子。

小金蛇的身子連緊了一緊，未能把老不死的脖子勒緊，尾巴一閃，便向老不死鼻子撩去。

這一招，其快如風，其險無比，老不死的鼻子如被牠點中，則運集在脖子上的眞氣非散不可。就算老不死不被勒斃，這個罪也就夠他受的了。

詎料老不死內行得很，左手一招，把牠的尾巴又捏住了。

老不死右手捏着小金蛇的頭，左手提着小金蛇的尾巴，乍眼看去，好像他在勒自己的脖子。

他們一人一蛇，彼此較上了功勁，鬥上了。

時間過了將近半盞茶時間，老不死雙手鬆道：「不錯，算你有點氣候！」

老不死一鬆雙手，那小金蛇身子一收，恢復了原來的長短大小，飄落地上，望着老不死中長吐信，吁！吁！吁！連點了三點頭，對老不死也有着一份相惜之意。

老不死哈哈一笑，向着顏珊珊一抱拳道：「老夫老不死，魯莽唐突之處，尚請見諒了。」

顏珊珊暗吁了一口氣，欠身還禮道：「豈敢，請坐。」

小鳳轉身出去，替老不死獻上一杯香茗。

老不死掠目一望他們三人，笑道：「三位要不要聽聽老夫的拙見？」

顏珊珊與柳如茵除了知道他自稱老不死外，一無所知，不免一齊轉目向着何之東望去。

何之東一笑，加以解釋道：「老不死老前輩乃是一位悲天憫人的有心人，各位可以寄以心腹。」

顏珊珊一笑道：「老……」「老」字出口，忽然覺得稱呼極爲不便，稱「老不死」似乎不大禮貌，稱「老前輩」，不但低了自己身份，也沒有這道理，口中微一猶豫……

老不死已是接口笑道：「最好叫我老不死，你們叫得順口，我老不死聽了也舒服。」

顏珊珊微微一笑道：「那麼老身就失禮了，老不死，要不要柳姑娘把前因後果再說一遍？」

老不死搖頭道：「不用，我老不死倒有不少消息告訴妳們。」

話聲微微一頓，輕輕的呷了一口香茗，接着道：「第一，先說柳姑娘妳的師父『天慾妃子』吧！」

柳如茵心切情急的接口道：「晚輩的師父怎麼樣？」

老不死道：「死了！」

柳如茵臉色一慘，淒然垂下頭，兩行清淚，珍珠般滾落了下來。

但她堅強地忍住沒有哭出聲來。

顏珊珊默然一笑，道：「她總算是解脫了。」

緩緩抬起頭，淚光盈盈的望着老不死道：「她是怎麼死的？」

老不死道：「她是在自悔、自慚、自羞、自愧之下自絕而死的。」

何之東雙眉一皺道：「老前輩，你怎樣知道她死於自悔自慚之下？」

老不死臉上略現異色，道：「因爲是她當着老夫的面，親口說出來的。」

何之東驚「咦！」了一聲道：「她死在你面前？」

老不死點了一點頭，道：「她死後也是老夫埋的。」

柳如茵叫道：「我二師姊她呢？爲甚麼不管她？」

老不死道：「妳二師姊比妳師父先死，那還能照顧及妳師父麼？」

柳如茵柳眉一揚道：「她們怎麼死得那麼巧，不是被人殺死的吧？」

老不死道：「妳二師姊是被妳師父殺死的……」

柳如茵不相信的大叫道：「我師父爲甚麼要殺死二師姊？」

老不死道：「老夫見到妳師父時，妳師父已經殺了妳二師姊，據妳師父說，她殺你二師姊爲除後患，免得妳二師姊爲禍人間，至於妳師父自絕，那是因爲她已經不想再活下去了。」

柳如茵泛着懷疑的目光，道：「我師父會不想活下去？」

老不死道：「妳師父年輕時貌美如花，顚倒衆生，風靡過整個江湖，如今又老又醜，妳想她還能活下去麼？」

柳如茵「啊」了一聲，悲切切的道：「怪不得她一走之後，音信杳然，敢情北方的天時地氣，對她的病全無幫助。」

老不死嘆息一聲道：「妳師父到了北方之後，雖然沒有醫好自己的病，可是她找到了一種醫那惡疾的奇藥。」

柳如茵接口問道：「她爲甚麼不自己服用？」

老不死道：「老夫願意替妳師父跑這一趟，原因就在此了，蓋棺定論，總算她在臨死之前還有一份仁人之心。」

柳如茵聞言之下，心裡感到說不出的寬慰，因此也就減少了不少悲痛之情，望着老不死，凝神以待老不死的下文。

老不死目光一閃，增添了無限光輝的神采，道：「那種奇藥，如果妳師父私自服用，本可將她的惡疾醫好，但也只能治好她一個人，如果將那奇藥配位以幾種奇藥，調治成方，則可以醫治許多的患病者，因之，妳師父決心犧牲了自己，她選擇了自己該走的路，老夫感激她一念之仁，於是答應妳師父替她完成遺志。」

何之東肅然起敬道：「老前輩，俠義之風，可敬可佩，晚輩一向失敬了。」

老不死一笑道：「不要敬我，該敬的還是天慾妃子，最難得的是她能轉念生仁，加惠羣黎，所以老夫也對她改變了看法……本來老夫追到北方去，是準備爲武林除害的，想不到倒成了她的遺志執行人，說來深以爲榮。」

柳如茵欠身一禮道：「請問老前輩，不知家師還有沒有其他遺命?」

老不死接口道：「有。」

柳如茵道：「請道其詳。」

老不死道：「妳師父的遺命，可分公私兩部份，關於公的部份，她要妳宣佈解散『妙妙宮』，規勸全宮老幼，從此洗心革面，好好做一個善良的人，如有惡性難改，不聽勸告的人，要妳把他們永遠關禁在『妙妙島』，不得離島一步。」

柳如茵雙眉一皺道：「此事只怕四位師叔祖會從中作梗。」

老不死道：「令師有見及此，因此也替妳準備。」說着，同時在懷中掏出一白一紅兩個小布包，拿出那白布包一面交給柳如茵，一面囑咐道：「這是令師爲妳公事方面所作的準備。」

柳如茵收好那白色布包，接着問道：「她老人家在私事方便有甚麼囑咐?」

老不死轉臉向着顏珊珊面容一肅道：「第一，令妹要妳原諒她過去的一切，仍然承認她是妳的妹妹。」

顏珊珊淒然道：「她知道我沒有死?」

老不死道：「她不但知道妳沒有死，而且小金也是她替妳有心找來的。」

顏珊珊點點頭道：「老身能不原諒她麼?」

柳如茵欠身一禮道：「謝謝大師伯。」

老不死截口道：「妳叫錯了，該稱大姨媽才對。」

柳如茵愕然道：「大姨媽……」

老不死道：「一點不錯，叫妳稱『大姨媽』，因爲妳師父就是妳的親生之母……」

這是叫誰也想不到的意外，柳如茵竟然不能馬上接受，一時愕住了。

老不死緩緩的道：「妳自己想想，妳母親爲甚麼在她高唱『天慾仙境』的口號之下，唯獨嚴禁妳隨波逐流，她的深心，妳就該明白妳們的關係了，妳要不是她的女兒，她何獨特別維護於妳……」話聲未了，柳如茵已是大叫一聲：「娘……」痛哭了起來。

何之東現在完全明白了過來，敢情柳如茵還是一朵污泥之內的清蓮，由此可見柳如茵對他確是一片純潔的真情。

此念一生，同時不免又想起了那捨身救他的張婷婷，心中一陣羞愧，不由得暗暗嘆了一口長氣，臉上不禁略現異色。

柳如茵痛哭了一陣，老不死走到柳如茵身前，將那紅色的小布包交到她手中，撫着她的秀髮道：「孩子，不要悲傷了，這是妳娘給妳的遺物，妳好好的收藏吧，而且，老夫也答應妳娘，收妳爲義女，其他的事，都有義父替妳作主。」

柳如茵收住了啼哭，拜倒老不死膝前，叫了一聲：「義父，請受孩兒一禮。」

老不死呵呵大笑着拉起柳如茵，目光一閃，射向何之東。

何之東頭皮一炸，暗中抽了一口冷氣，看來這個老不死是纏定他了。

不過話也得說回來，何之東對柳如茵那種不屑的看法，確也完全糾正過來，不再以淫蕩女子視她了。

何之東生怕老不死爲討柳如茵高興，口沒遮攔的說出令人尷尬的話來，趕緊先發制人一抱拳道：「恭喜兩位了!」

何之東道過喜，可不讓老不死有開口的機會，馬上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天慾前輩找到的是甚麼奇藥?另外的配方難不難找?」

老不死伸手懷中，取出一寸方大小的玉盒，打開玉盒，裏面現出一個烏黑色的果子，果皮上黑滯滯的，沒有一點光彩。

看不出有甚麼出奇的地方。

老不死把玉盒托在掌中，向大家一照道：「各位不要小看這一顆『墨果』，乃是純陰之精，生於玄冰地層之中，百年成形，千年易色，像這顆『墨果』，至少也在一千五百年以上。」

正說得高興的時候，忽然金光一閃之下，那顆『墨果』已是頓失無蹤。

大家猛然驚叫出聲，定神望去，原來是那小金蛇，以出其不意的快疾身法，將那『墨果』一口吞到腹中去了。

顏珊珊看得心中一急，大聲一喝道：「該死的東西。」

右手一揮袖，衣袖中射出二點黃光，便向小金蛇身上打去。

「殺不得。」說話的是老不死，話聲中運氣推掌迎着那二點黃光一捲，把它扔向一邊，落在地上。

那二道黃光落地，忽然地冒出一道青烟，青烟過後，地上現出兩個碗口大的洞口。

洞室之中，四週全是堅硬逾精鋼的岩石，那二道黃光着地，並未發出巨大的響聲，而堅逾精鋼的岩石地面上，卻立時現出兩個洞穴，那黃光的厲害可想而知。

這時，祇見那條小金蛇舉頭望着了顏珊珊，全身戰慄不止。

顏珊珊眞是氣極了那小金蛇，出手便不容情，這時老不死救了小金蛇，心中不以爲然的雙目一瞪，悻悻的說道：「老不死，你爲甚麼要救那畜牲，現在殺了牠還能將『墨果』從牠腹內取出來。」

老不死一笑，道：「沒關係，那『墨果』不會損失的，看老夫的。」

緩緩起身，走到小金蛇面前，道：「小金，你知不知道這『墨果』關係很多人的生死大事?」

那小金蛇連連點頭，表示知道。

老不死道：「你既然知道這『墨果』的重要，爲甚麼要搶食它?」

小金蛇忽然扭動身子，在地上旋來轉去的轉了三回，然後翻轉身子肚皮朝天的仰臥着。

老不死長眉深鎖的深思了一陣，恍然而悟的一笑道：「啊，原來如此!」

小金蛇到底是甚麼意思，就是連顏珊珊也不懂得，柳如茵問出了大家想要問的話，道：「義父，牠打的是甚麼主意?」

老不死笑道：「牠是爲自己保命作打算。」

柳如茵一怔道：「爲自己保命作打算，便也不該搶吃了那墨果呀!」

老不死道：「妳不懂，其中大有道理。」

柳如茵問道：「甚麼道理?」

老不死道：「妳可知道『金玄子』的膽囊就是主要的配方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牠的命運如何?不言可知。想不到小金蛇聰明得很，替我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柳如茵迷惑的問道：「怎麼一個兩全辦法?」

老不死道：「妳看看就知道了。」

忽然轉頭向顏珊珊道：「顏大妹子，妳們這裡有竹枝沒有?」

顏珊珊道：「要乾的還是要生的?」

老不死道：「最好是活生生的。」

顏珊珊向小鳳一揮手道：「快去把竹枝取來。」

小鳳出去取來一支竹枝，老不死接過竹枝之後，便向小金蛇抽打起來。

竹枝帶着內勁，起在空中呼呼作嘯，落在小金蛇身上，更是一抽一條痕，打得牠身上的金色變成了紫色。

小金蛇隨着竹枝的起落，在地上翻滾不止，口中發出「嘶嘶」的呼聲，用最大的耐力，受着無邊的痛苦。

一頓竹枝抽打之下，老不死已然是頭上臉上累得滿是汗水，小金蛇這時身上的顏色又漸漸的由紫色變成白色了。

老不死手中的竹枝起落得越來越快，小金蛇在地上也翻滾得越來越快，老不死身上的汗水，也越來越多。

頃刻之間，全身都濕透了，簡直成了一隻落湯鷄了。

小金蛇全身黃色盡褪，完全變了一條小白蛇。

這時，老不死才住手停止鞭打，雙目一閉，站立當場調息起來。

小金蛇更是伏在地上，動也不能動了。

人與蛇，都疲倦到了極點。

老不死的功力如何，看他剛才推掌震飛顏珊珊的兩道黃光的表現，何之東便有自嘆不如之感，無疑地他不是一個弱者。

如今竟然累成這個樣子，可見那一頓的抽打之下實在不平凡了。

時光在等待與沉默中過去，老不死緩緩吐出一口長氣，睜開雙目。

柳如茵關切的叫了一聲道：「義父，下面該怎麼樣做?女兒代勞了吧!」

老不死搖頭道：「妳幫不上忙的。」

提起腳來，輕輕落在小金蛇身上，接着大喝一聲，叫道：「小金蛇，這是最後一關了!」

喝聲出口，內勁猛吐，腳力一發，向着小金蛇身上猛壓而下。

這時，祇見小金蛇嘴巴一張，吐出一道碧綠色的光芒。

老不死伸手抄住那道光芒，光芒一斂，原來是一枚鴿子蛋大小的綠色圓球。

老不死吁了一口氣，道：「大功告成了。」

一面收起那枚綠球，一面俯身提起小金蛇。

這時，祇見小金蛇全身軟軟的，了無生氣，離死也不遠了。

顏珊珊長嘆了一聲道：「小金蛇還能活麼?」

老不死道：「牠雖然功力大打折扣，而且全身奇毒也盡附在『墨果』之上，牠不但死不了，再過十年八年之後，牠更將是了不起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進一步解釋道：「小金不但獻出了牠整個的膽素，而且也把全身的精氣附在『墨果』之上了，以此合藥，效力更是倍增，小金蛇的貢獻，比單取用

牠的膽囊，眞是不可同日而語，小金此舉，非常的難能可貴，日後，老夫再想辦法好好的補報牠吧！」

說着，取出一粒靈藥，納入小金口中——將小金雙手遞給了顏珊珊。

顏珊珊接着小金，貼臉親了一親，慈愛的抱在懷中。

何之東接着問道：「此外還需要甚麼配藥？」

老不死道：「雄黃精……」

柳如茵截口道：「女兒有……」

老不死道：「老夫知道妳有……雄黃精之外，再加一味『三眼蟾蜍』就一切齊備了。」

顏珊珊道：「『三眼蟾蜍』可消百毒，乃是天下一寶，祇怕不容易找到。」

老不死微微一笑道：「老夫已打聽出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三眼蟾蜍』，不過，能不能得到牠就很難說了。」

何之東道：「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到『三眼蟾蜍』，請老前輩指示機宜，晚輩請命一行。」

老不死道：「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身上就有一隻『三眼蟾蜍』啊！」

何之東一笑道：「這不是好極了麼，配好了藥，首先受惠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兒，我想他一定樂於促成這件大功德。」

老不死冷笑一聲，道：「你想得倒是順理成章，你可知道那『三眼蟾蜍』對聞人可的重要性麼？」

何之東一皺雙眉道：「有甚麼事情，比救自己的女兒性命更重要。」

老不死道：「因爲他要是沒有了那『三眼蟾蜍』的話，首先喪命的就是他自己。」

何之東疑訝道：「此話怎講？」

老不死道：「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自幼身患奇疾，本是不治之症，後來因爲機緣遇合，被一位前輩奇人所賞識，不但賜了他那『三眼蟾蜍』，而且傳授了他一身出奇的功力，使他身爲目前武林第一劍。」

何之東眨了一眨眼睛，迷惑的道：「那前輩奇人醫好了他的病沒有？」

老不死道：「沒有，因爲他那病是醫不好的，但利用『三眼蟾蜍』的特性，可以中和他的奇疾，不使他惡化，同時，相輔相成，也助長了他的功力修爲，換一句話說，他的能夠不死，和他的能夠成爲武林第一劍，完全是『三眼蟾蜍』的關係。」

顏珊珊久處蛇窟之內，對於武林中人的動態一無所知，不免發話問道：「那武林第一劍的爲人如何？」

老不死目光轉動，先從何之東與柳如茵臉上一掃而過，然後一豎大拇指道：「對他的爲人，那是一個大大的仁德之人，影响所及，武林殺伐風氣，也爲之遏止了不少。」

顏珊珊接口一聲，道：「這樣說來，我們不但不能向他身上巧取豪奪，而且更應保障他的生命安全才是。」

老不死點點頭道：「妳的話說得不錯，死他一人，固然可以救助盈千盈萬的病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武林之中失此擎天柱石，羣小起哄，爲禍之烈，恐怕更勝於惡疾的流傳。」

顏珊珊搖了一搖頭道：「這問題太嚴重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嚴重難以抉擇的問題，雖然不能因噎廢食，但更不能以小失大。

大家都爲這個問題所困惑而沉默起來。

忽然，何之東雙目之中泛起了迷茫的目光道：「不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確是人人敬仰的一位大俠，照說，他就不應該有那麼樣一位女兒……」

他的意思，當然是想說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有失父教之責。

老不死一笑道：「老弟，你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爲了主持武林公道，坐不暖席，整天東奔西跑，那有時間顧及已身家人，要說祇能說他那位夫人不能相夫教子，克盡內助之職，何況暗中更有外力陰謀相加……」

不待何之東發問，柳如茵已是接口道：「這個小妹知道……」秀臉忽然一紅，又沒有了下文。

何之東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是你們『妙妙島』搗的鬼？」

柳如茵一聲嘆息，點了點頭。

何之東激動的一頓脚道：「唉，妳們『妙妙島』，眞是害人不淺了。」

柳如茵被罵得頭一垂，珠淚盈眶。

老不死訕訕的一笑，道：「既往不咎，『妙妙島』的罪惡已經由天慾妃子用自己的生命洗淸了。」

何之東也自知失言，當下起立向柳如茵一抱拳道：「愚兄失言，尚請賢妹不要介懷。」

柳如茵慨嘆了一聲道：「大哥沒說錯，『妙妙島』確是害人不淺，小妹深以爲愧，請大哥拭目以待，假以時日，小妹定會贖罪。」

何之東知道自己一時失言，已經傷了柳如茵的心，方待接話安慰她兩句的時候，老不死已是哈哈一笑道：「茵兒，有志氣，值得嘉許，不過事有先後緩急，目前我們還是要羣策羣力，面對當前的難題才好。」

柳如茵輕輕的應了聲道：「是，女兒知道。」

話不在多，點到爲止，何之東不能不識趣，輕輕的咳了一聲，話鋒一轉，道：「老前輩，對於武林第一劍聞大俠的宿疾，你想想有沒有兩全的辦法，就像剛才小金一樣？」

老不死道：「我想要是有辦法，這幾十年，他自己早就想了辦法了。」

何之東道：「這也很難說，也許機緣不巧，也許有辦法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有此暗疾，就以晚輩來說，如果老前輩不說，晚輩做夢也想不到，像他這樣一位超絕的大俠，不是一個健康的人。」

老不死點了一點頭道：「知道此事的人確實很少……」

目光陡地一亮，接着道：「你說出此話來，可是心中有了某種打算？」

何之東一笑，道：「薑到底是老的辣，不錯，晚輩有一位忘年之交的奇怪朋友，不但深通醫理，而且見聞之廣在晚輩眼中，已是天下無幾，晚輩是很想去向他請教，請教！」

老不死閃動着目光道：「你那朋友叫甚麼名？」

何之東道：「奇就奇在這裏，晚輩與他相交多年，他從沒有告訴晚輩，他是甚麼人。」

老不死凝目深思有頃，道：「老夫可不可以去和他談談？」

何之東道：「照說他是不歡迎的，不過，事有輕重，我們不能管他那麼多，見見他再說吧。」

老不死點頭道：「好，我們就去找他談談。」

說着，人也站了起來，大有就此啟程上路之意。

柳如茵急急道：「我也去。」

何之東眉頭一皺，老不死向她使了一個眼色，說道：「暫時沒有妳的事，妳先照妳娘的意思，把『妙妙島』改革了再說吧！」

柳如茵欲言又止的頓了一頓，勉強點頭道：「好吧，可是你老人家要給女兒一個信息呀！」

老不死笑道：「這個妳放心，老夫心中有數。」

頭一轉，向着何之東道：「老弟，我們走吧！」

柳如茵道：「女兒也該回去了，我們一同出去吧！」

柳如茵備有得上下的繩索，於是三人沿索而上，出了蛇窟。

這時，金雞初唱，正是天將啟明的時候。

柳如茵本來還想送老不死與何之東出島，却被老不死止住道：「凡事暗暗而行，妳暫時還不能明目張膽的有違宮規，老夫自有離島之法，不用妳管了。」

柳如茵淚眼盈盈的叫了一聲：「何大哥……」

嬌軀一擰，傷神的走了。

何之東失神之下，老不死一拍他肩膊道：「快走吧，天一亮就不方便了。」

何之東隨着老不死來到了一處不爲人注意的暗處，老不死從地下翻開泥土，取出一隻特製的筏子（其實是北方使用的羊皮筏子），吹脹起來，向海上一丟，首先跳了上去。

何之東見了那筏子，小得可憐，擔心地道：「可以坐兩個人麼？」

老不死一笑道：「要是平常人，一個也渡不了海，你我就不同了，快上來吧。」

老不死眞有一套，他硬把那羊皮筏子帶着何之東渡過大海，回到了大陸。

何之東所說的那位朋友，就是他帶領小鳳去找過那個種山藥的怪老人。

何之東帶着老不死直奔雲霧山，他們到得那老人住屋時，那怪老人正好不在家中。

何之東祇好親自動手自炊。

正當飯菜上了桌子，外面驟然傳來了一陣脚步聲，何之東暗暗忖道：「他可能已經回來了。」起來向着門外迎去。

他迎出的勢子並不快，但來人却疾如閃電，祇覺人影在眼前一晃，幾乎撞一個滿懷。

何之東及時身形一閃，讓開來人急撞之勢，其實來人也並未眞的向他身上撞，就在他晃身急讓之際，已將撞上他時刹住身形。

即使他縱不閃身避讓，也絕不會撞上他。

來人「噗嗤」一笑道：「放心，撞不上你的。」

何之東定神望去，原來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長得眉目如畫，嬌艷動人之極。

何之東劍眉微微一動，見了一個這樣的美麗嬌艷女郎，還能說甚麼，暗暗道了聲：「冒失鬼！」捺着性子問道：「姑娘找誰？」

那妙齡女郎先是不答話，身形一錯，越過何之東目光一掃，便奔向了正在用飯的老不死，問道：「老頭，你是不是叫老騾子？」

語氣一點禮貌都沒有，不過由於她長得美，而且聲音悅耳，聽起來倒沒有刺耳的感覺。

老不死帶着笑回答道：「我不叫老騾子，而叫老不死。」

那妙齡女郎柳眉輕皺了一皺，笑道：「老騾子也好，老不死也罷，你隨我走吧！」

何之東站在那妙齡女郎身後，

忍不住就要張口接話，老不死在暗中傳聲道：「此女來得可疑，由老夫來應付。」

何之東點了點頭。

老不死道：「請問姑娘貴姓？」

那妙齡女郎道：「我姓唐，叫若華。」

人家並沒有問她的名字，她却把名字也告訴出來，顯見她是個頗爲痛快的人。

老不死微微一笑道：「請問唐姑娘，妳要老夫隨妳到何處去？」

唐若華道：「就在前面不遠，你去了就知道哩。」

老不死道：「可是我現在正在用飯呢，請妳稍等一下吧。」

「不行，姥姥已等得不耐煩啦。」秀眉向上一挑，目光泛出一層冷意。

老不死猶豫了一下，放下筷子道：「好，好，好，老夫隨妳去看看。」

唐若華一轉身先自走了出去，老不死走過何之東身邊時，說道：「老弟，你就在這裏等一等吧。」

何之東因此不便一同跟去，於是坐下繼續吃。

用完飯，等到天黑，不但老不死一去不回，這間房子眞正主人也還不見回來。

何之東明知老不死比自己强得多，所以對他一點不擔心，至於這位朋友，那他更不用替他擔心，人家怕不比老不死還要强得多。

何之東等了一會兒，索性倒在床上大睡了。

睡夢中，憑着武林人物過敏的警覺性，何之東暗暗一凜，忽然一震而醒，祇聽屋外傳來一陣急促的呼吸之聲……

何之東雙耳一豎，聽出那呼吸之聲極不自然，分明不是受了重傷，就是生了重病。

心中猛然大震，從床上跳了起來，顧不得點燃燈光，便向屋外迎去。

可不正是他那不知姓名的老朋友，祇見他全身血汚，搖搖晃晃而來。

何之東從他屋內射了出來，祇聽他「啊」了一聲，身子一倒，便昏死過去了。

何之東俯身抱起他回到屋內，放在床上，掌力一吐，渡過一股眞元內力，激得他老朋友喘了一口氣，回醒過來。

那老人由於身受重傷，黑暗之中，已經失去了夜視之能，根本看不出救他的就是何之東，虛弱的問道：「你是誰？」

何之東道：「老丈，我是何之東呀……」趕忙取出火摺子，亮起一道火光，點燃了桌上油燈。

那老人長長的吁了一口長氣，道：「原來是小老弟你……請你翻過那張破櫈子，櫈子右前脚裏面，老夫藏有一粒藥丸，取給我服用就沒有事了。」

何之東依言翻過那張最不打眼的破櫈子，祇是却看不出那隻櫈子脚有何異狀，不免猶豫的指着那櫈子道：「是這隻櫈子脚麼？」

那老人點點頭道：「裂開那櫈子脚就可以取出那藥丸了。」

何之東內力微吐，五指一收，那櫈子脚一分爲二，木屑裏現出一顆藥丸。

何之東拾起藥丸，剝開蠟殼，裏面是一粒異香撲鼻的紅色丸子，隨手倒了一杯冷水，扶起他，餵他服了那粒藥丸。

他服過那粒藥丸之後，調息將近半個時辰，再次睜開眼睛時，已是精神奕奕，痛苦全消了。

他傷勢不輕，却好得出奇之快，自然是那粒神奇的藥丸之功了。

他向何之東點了一點頭，道：「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何之東搖頭一笑道：「更複雜了……你又是怎麼一回事，你與世無爭……」

他那老朋友截口一笑道：「自上次你來過之後，老夫這裡就不寧靜了。」

何之東一怔道：「難道是我給你惹來的災難？那眞對不起得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那老朋友輕嘆一聲道：「還是先說你的吧。」

何之東毫無保留的把「妙妙島」之行，一一告訴了他。

他那老朋友一皺眉道：「你說那老不死是怎樣一個人？」

何之東道：「其人不修邊幅，是一位古道熱腸的長者。」

「他人呢？」

何之東把老不死被人呼去的事，說了一遍，接着心情一沉道：「那女孩子來得奇怪，我對他原本不擔心，但現在却叫人放不下心了。」

他那老朋友忽然笑了起來，道：「老騾子，老騾子，以後你就叫我老騾子好了。」

何之東凝目的望了他一眼，道：「你是不是本來就叫老騾子？」

老騾子（筆者以後就以老騾子稱他。）微微一笑道：「你不要想得太多，而且，也破壞了我們的協定。」

何之東點點頭道：「好，我們不談這個，關於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身懷暗疾之事，你願不願伸手去管一管？」

老騾子一嘆道：「憑你老弟的面子，老夫不管行麼？」

何之東想不到，他會答應得這

麼痛快，愣了一愣道：「你不是騙我吧？」

老騾子臉色一正，道：「老夫爲甚麼要騙你？」

何之東道：「這完全不像你平日的爲人。」

老騾子一笑道：「我平日爲人怎麼樣，不愛管閒事是不是？可是你忘了，老夫最愛研究稀奇古怪的疑難雜症，這不正投了老夫的脾胃了嗎！」

何之東心中可不是完全這樣想，不過他也不願追問下去，免得又生變故。

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現在可不可以談談你受傷的事？」

老騾子搖了搖頭道：「沒必要，倒是你那個朋友老不死，咱們該去找他才對呢。」

何之東道：「現在就走？」

老騾子道：「當然就是現在。」

何之東道：「你……」

老騾子一笑道：「老夫沒關係，完全好了……」話聲未落，人已飄身起來，當先走出了屋子去。

何之東隨在老騾子身後，在附近轉了一週，老騾子忽然間在一片草地上停了下來，仔細觀察了一陣，點頭道：「你那老不死已經出了事了。」

何之東自己也看出了，只見草地上有二條車轍痕跡，車轍痕跡旁邊，有一片被兵刄削落下來的衣襟，衣襟上還留得一些血跡，此外，斷枝落葉在四週二三十丈之內，無處無之。

顯然，那一仗打得非常之猛烈，所以才留下這樣明顯的現場。

何之東憂心忡忡的道：「老不死身上還帶有奇藥『墨果』，要是被人弄去了，可就糟了。」

老騾子道：「好在他們留下了車轍痕跡，咱們不難追到他們，我們追吧。」

老騾子細察下車行方向，便和何之東順着車轍痕跡一路追了下去。

他們兩人輕身疾行，快速非常，一口氣追出了四五十里路，來到了一座大莊之前。

看那車轍痕跡，可不正是駛進了那大莊院。

這時月影西斜，已是接近了半夜四更時分，只見那莊院之門關得死死的，院內一片寂靜。

何之東道：「老騾子，你知不知道這座莊院的底細？」

老騾子道：「這裡離老夫住處不過數十里地，怎會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奪魂冷劍其人？」

何之東臉色微微一動，道：「奪魂冷劍的『烏龍莊』嗎？」

老騾子點了點頭道：「不錯，這裡就是烏龍莊，車子進了莊，老不死一定在裏面了，咱們是通名拜莊還是暗中行事？」

何之東雙眉一皺，道：「奪魂冷劍不是好說話的人，如果沒有相當證據，最好先別去招惹他。」

老騾子點了點頭道：「言之有理，咱們先找到老不死，再和他理論吧！」

說着，長身而起，縱起二丈高下，身子向牆上一貼，施展壁虎游牆功，順着牆壁游了上去，到得牆上，身子一鬆一彈，就翻進了牆內。

輕靈快巧，端的是好身手。

何之東暗讚了一聲，如法施爲翻過了莊院。

老騾子道了聲：「隨我來！」身形一伏，便帶着何之東輕車駕熟的搜索起來。

前院是冷冷清清的，沒有任何令人動疑的地方，老騾子眉頭一皺道：「老夫就不相信，老不死不在這裡。咱們到內院去看看。」

「烏龍莊」前後院有着非常顯明的界限，中間有一道隔牆，隔牆之前，就是前院，隔牆之後就是後院。

兩人進入後園，便覺與前院氣氛大不相同，前院是冷冷清清，但後院却熱鬧非凡，只見人來人往，一道一道的山珍海味向着內廳送進去。

老騾子與何之東一路潛入後廳，藏在暗中，向廳上望去。

目光所及，兩人同是一愣，都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敢情廳中高據首座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替他擔心不過的老不死。

廳中一共是三桌，而且都是女人，老不死所坐的那一席，一共只有四個人，坐在老不死對面的主人位上的，是一位徐娘半老的美婦人，左右相陪的，也是一位婦道人家，年約六十左右，一臉紅顏，滿頭白髮，顯得非常和藹可親的樣子，另外一位只有三十左右，臉型長得很美，只是臉上似是結了一層寒冰，予人一種肅殺冷漠之感。

那現身找老不死的少女唐若華，便站在那冷若冰霜的女人身後，一面侍候那女人，一面替老不死提壺添酒。

老不死似乎有了六七分酒意，臉上紅彤彤的，眼睛也有些發斜了，不過人還清醒，嘻嘻呵呵，顯得非常高興。

何之東爲了他不知有多擔心，沒想到他倒在這裏樂開了，眉梢一挑，不由輕輕的「哼」了一聲。

老騾子微微一笑，傳音道：「別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話聲未了，那邊酒宴席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只見那冷面孔的女人

冷笑一聲，道：「老不死，現在，你酒已喝過了，吃也吃飽了，請開開你的尊口，說幾句人話了吧！」

老騾子一笑，傳音道：「你看，你剛才不是白生氣了？」

何之東訕訕的一笑，精神突然振奮起來。

老不死張大着眼睛，一愣道：「說甚麼？」

那女人柳眉帶煞地一揚道：「說甚麼？說剛才我們所問你的話。」

老不死說道：「妳們剛才問了我甚麼話……」

這一下可眞激得那女人臉色都變了，右手一揮，把老不死正要送到嘴邊的酒杯，掃得飛了出去。喝道：「老不死，你少在你家姑奶奶面前裝糊塗，不然，姑奶奶不管你是甚麼變的……」

「小妹，別和他生這麼大的氣，划得來麼？」那紅顏白髮老太婆笑着接上了話。

那冷面美婦人氣憤難平的道：「老大姊，妳看，他要吃要喝的都依了他，如今他却要起賴皮來，妳說可氣不可氣？」

那紅顏白髮的老太婆笑咪咪的道：「甕中之鱉，網中之魚，有甚麼賴皮好耍，老不死，你說是麼？」

老不死似乎是專和那冷面女人過不去，立時換了一張面孔笑道：「可不，還是妳笑面羅刹通情達理。」

「笑面羅刹」，那老太婆原來是「笑面羅刹」，何之東心弦猛的一震，暗自抽了一口冷氣，轉頭向老騾子投過去一道驚震的目光。

老騾子笑了一笑，傳音道：「你知不知道那冷面美婦人是誰？」

何之東搖搖頭，老騾子接着道：「她就是『冷面西施』了。」

「笑面羅刹」與「冷面西施」，可說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女煞星，居然都給自己遇上了。

何之東接着道：「那女主人又是甚麼人物呢？」

老騾子道：「那是『奪魂冷劍』的老婆『蛇蝎娘子』啦。」

何之東伸了一下舌頭，傳音道：「怪不得老不死吃鱉了。」

說話間，老不死和笑面羅刹已經一問一答談上了。

笑面羅刹笑道：「老不死，咱們誰也不要演戲了，大家打開天窗、把話說個明白好不好？」

老不死點頭道：「老夫完全同意。」

笑面羅刹道：「你既然同意，那就請把剛才答應告訴我們的話，說出來好不好？」

老不死一搖頭，說道：「不成，這不公平。」

笑面羅刹一點也不生氣的道：「你是信不過我們？」

老不死老老實實的道：「不錯，妳們如果賴皮起來，老夫能把妳們怎麼樣？」

笑面羅刹笑道：「你意思是要我們先說？」

老不死道：「完全給妳說對了。」

笑面羅刹點下頭，但被冷面西施叫住道：「老大姊，這個老奸巨滑的話，再不能相信了。」

笑面羅刹道：「大妹子，沒關係，咱們是誠心交朋友，他要是再不夠朋友，那時老姊姊會叫他後悔一輩子。」

冷面西施道：「可是我們的……」

笑面羅刹一笑截口道：「那更沒有關係，他要不和我們合作，他也不會再有機會說出來了。」

頭一回，斜視着老不死道：「老不死，你要問些甚麼話，你問吧！」

老不死神情一肅，凝思了片刻，問道：「這次大麻瘋的流行，是不是妳們搗的鬼？」

笑面羅刹乾脆點頭道：「你完全猜對了。」

老不死道：「這件事情，對妳們有甚麼好處，我眞不明白，妳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笑面羅刹道：「爲江湖除害，爲武林復仇。」

老不死雙眉一皺道：「此話怎講？」

笑面羅刹道：「我問你，『天慾妃子』的寡廉鮮恥，算不算武林一害？」

老不死道：「妳這種看法，不無理由，可是你們採用的這種手段，太惡毒了，而且爲害之大，流毒之廣，遠非天慾門的放浪行爲所能比擬。」

笑面羅刹截口一笑道：「看來你是喝過天慾門那些臭女人的洗脚水了，凡是與天慾門那些臭女人來往的人，就都該死。」

老不死暗暗一嘆，忖道：「看來她們這些人不是瘋子就是神經病了。」

心中忽然興起了一個念頭，說道：「妳們這樣恨天慾門，莫非妳們都吃過天慾門的虧麼？」

笑面羅刹道：「老身的一個兒子，被天慾妃子迷得神魂顚倒，結果練功時走火入魔，毀了一生。」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擧手向廳中另外兩桌上的人一指道：「她們有的丈夫被天慾門中人奪去了，有的兒子被天慾門中人誘走了，還有的女兒被天慾門中人帶壞了，所以我們都恨『天慾門』，下定決心，非消滅天慾門不可。」

老不死嘆息了一聲道：「老夫很是同情妳們的遭遇，可是妳們……」

冷面西施冷笑一聲，道：「我們怎樣？你少囉嗦。」

老不死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妳們的動機，眞的就祇爲了向天慾門報復消恨？」

笑面羅刹道：「當然是眞的。」

老不死道：「不見得吧！」

笑面羅刹笑面一冷，道：「老不死，你故意把話題扯遠了，用意何在？」

老不死「啊」了一聲道：「老夫把話題扯遠了麼，那麼老夫就此打住，沒話問了好不好？」

笑面羅刹道：「識時務者，謂之俊傑，算你夠聰明。」

老不死笑道：「老夫要不聽明，祇怕早死過一千次以上了。」

笑面羅刹道：「老身問你，你既然不是老騾子，你爲甚麼當時不說明，害得我們落了空。」

老不死道：「事情是這樣的，因爲我們也去找他，當然，不願他被別人找去，正好唐姑娘分不清眞僞，老夫一時高興，想開開妳們一個玩笑，於是就跟着唐姑娘來了，要早知道是妳們各位，老夫天大的膽子，也不敢自作聰明了。」

笑面羅刹道：「你們找他甚麼事？」

老不死道：「想找他合夥做一筆大生意。」

冷面西施緊追着問道：「要做甚麼生意？」

老不死翻着眼睛望着冷面西施道：「這……妳們也要知道麼？」

笑面羅刹道：「咱們問甚麼，你就說甚麼就是，現在不是你問話的時候了。」

老不死「啊」了一聲，做出一副唯命是從的嘴臉，道：「是，是，妳們問甚麼，老夫就說甚麼就是……」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抱拳爲禮道：「說來這筆生意，還得謝謝各位才是。」

這次笑面羅刹與冷面西施祇心照不宣的相視一笑，沒有馬上接話。

老不死因不見她們接話，顯得頗爲失望的乾笑了一聲，道：「因爲各位送給『天慾門』的大麻瘋種子，現在已經開花結果了，所以想和老騾子合計合計，在這上面撈他一票。」

笑面羅刹笑道：「看你不出，你眞會動腦筋，而且也實實在在是一筆大生意，祇是老騾子那人古怪得很，你有甚麼辦法，使他和你合作？」

老不死笑道：「君子可以欺其方，老夫自有道理。」

冷面西施道：「甚麼道理？說出來聽聽。」

老不死意有不願，吞吞吐吐的道：「這……這……」

笑面羅刹一笑，道：「不要裝模作樣了，你還是痛快一點吧！」

老不死似乎特別怕笑面羅刹的笑，聞言之下，馬上乖乖的連聲應道：「是，是，是，老夫說，老夫說！」

冷面西施「嗤」聲一笑道：「惡狗祇服粗棍。」

老不死祇望了冷面西施一眼，不敢再有任何表示，頭一揚道：「老夫最近跑了一趟白山黑水間的東北，幸運得到了一顆千載難逢的『墨果』……」

笑面羅刹截口問道：「墨果是甚麼東西？」

老不死眼睛一鼓，望着笑面羅刹道：「妳連『墨果』都不知道？」

笑面羅刹道：「老身要是知道，問你做甚麼？」

老不死「啊」了一聲，笑道：「是，是，老夫眞笨，問得眞是多餘，嘻嘻！說起那『墨果』麼！可說是當今之世唯一能治好大麻瘋的聖藥。」

一語未了，冷面西施接着又問道：「你得到了多少『墨果』呢？」

老不死一伸手，翹起食指，大聲道：「一顆，完完整整的一顆。」

笑面羅刹一笑道：「一顆能治好多少病人？」

老不死道：「一顆一個，不過……」

笑面羅刹失望地道：「粥少僧多，一顆『墨果』管個屁用。」

最後那個「屁」字，實在不雅，不過，她倚老賣老，臉皮紅都沒紅一下。

老不死急急道：「不，不，老夫還有說明，如果單用『墨果』一味藥，自是祇能醫治一個，要是再配上幾味奇藥，那所能醫的人，就不是一個了。」

笑面羅刹笑道：「這還差不多，啊！話又扯遠了，你準備怎樣和老騾子談條件？」

老不死道：「老騾子一肚子仁義道德，滿腔悲天憫人之心，怎可以和他談條件，當然是無條件將『墨果』送給他，請他製丸藥，德及萬人。」

冷面西施雙眉一皺道：「你不是想撈一票的麼？」

老不死一笑道：「這就是老夫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的運用，老騾子要名，咱們給他名，他要德及天下，咱們讓他德及天下，可是他會製藥，却不會辦事，辦事的還是老夫，那時老夫暗地裡要多少銀子，求藥的人敢說個『不』字嗎，老夫不但有辦法要人家的銀子，而且

要了他的銀子，還有辦法叫他在老騾子面前不敢洩漏半個字。」

冷面西施一笑道：「甚麼辦法？」

老不死說得高興，也不再找冷面西施的痲煩，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道：「這還不簡單，我祇須告訴前來求藥的人，老騾子是一個死要面子的人，口裏儘管仁義道德，背後銀子却是一分也不能少，誰要當面向他談到銀子的事，那可等於揭他的短，他當面不說你，給你的藥準是假的，絕對醫不好病，老夫問你，你敢不敢在他面前提銀子的事？」

笑面羅刹笑得前仰後合地道：「高明，高明，老身佩服之至。」微微頓了一頓道：「咱們在這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談一談？」

老不死道：「老騾子出本事，老夫出藥，妳們……」

笑面羅刹截口道：「老身給你一條命，行不行？」

老不死明白過來了，自己的生命正掌握在笑面羅刹她們手中，馬上換過一副笑臉道：「可以，可以，但憑吩咐就是。」

笑面羅刹笑着點頭道：「老不死，你既然這麼識趣，老身也不擋你的財路，銀子還是歸你得，老身不取分文，你願不願？」

老不死欣然道：「好極了。」忽然，話聲一斂，望着笑面羅刹迷惑地接道：「那妳另外有甚麼需求？」

笑面羅刹道：「老身祇有一個條件，希望你在求藥人身上，除了要你自己要的銀子之外，替老身加一條，就是他們病好之後，得替老身無條件賣一次命。」

老不死一笑道：「這個簡單，既無損於老夫原來的利益，老夫遵命就是。」

笑面羅刹道：「口說無憑，你要立下字據。」

老不死道：「可以，老夫也照辦。」

笑面羅刹道：「字據之上，你要說明你利用老騾子斂錢的辦法。」

老不死一震道：「這個……不太方便吧！」

笑面羅刹道：「祇要你履行約定，老身自不會公開你的秘密，你放心好了。」

老不死道：「妳說話可得算數。」

笑面羅刹一招手道：「把文房四寶取來。」

老不死在笑面羅刹耳提面命之下，寫好字據，交給笑面羅刹。

笑面羅刹滿意的收妥字據，老不死忽然笑着道：「現在我們已經算是合夥人了，妳們到底有甚麼大計劃，能不能告訴老夫一點，老夫既然下了水，說不定也能幫妳們一個小忙。」

笑面羅刹沒答老不死的話，却轉向冷面西施道：「小妹，妳看怎麼樣？」

冷面西施沉思了一下道：「我想，他既然寫有字據，也不怕他反上天，告訴他也沒有關係。」

笑面羅刹道：「老大姊我也是這種看法。」

笑了一笑，回頭轉向老不死道：「告是可以告訴你，但防人之心不可無，你還得有點甚麼的保證才行。」

老不死說道：「再寫一張字據好不好，把妳們要辦的事，也一齊記在紙頭上好了。」

笑面羅刹道：「那你就寫吧。」

老不死又按照笑面羅刹的意思，寫了一張字據交給笑面羅刹。

笑面羅刹滿意的乾咳了一聲，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最後的目標，是要殺死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替武林之中除去這個假仁假義的偽君子。」

老不死漫不經心的隨口問道：「殺死武林第一劍之後呢？」

笑面羅刹笑道：「以後，以後自然是我們的天下了。」

老不死哈哈一笑道：「妳們利用『天慾門』下散播大痲瘋，就是想控制一批效命的死士，用來對付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如果沒有老夫的『墨果』，妳們又有甚麼辦法能控制他們呢？」

笑面羅刹笑道：「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辦法，找到了老騾子，怕他不替我們想辦法了？不過，現在有了你的『墨果』，我們倒是沒有必要出面去找他了。」

老不死一笑道：「倒霉透頂，自找痲煩了。」

笑面羅刹笑道：「話不是這樣說，如果老騾子不聽指揮的時候，我們可以幫你收服他。」

老不死點頭道：「這倒是良心話……妳們又怎樣知道，老騾子就是隱名遁世的神醫朱天仕呢？」

老不死此話一出，對面的笑面羅刹倒沒有特殊的反應，可是藏在暗中的老騾子和何之東却都是一楞，臉上變了顏色。

他們兩人雖然臉上都變了色，不過在心理上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了。

何之東祇是驚訝老不死怎會對老騾子知道得比自己更多，但心裏沒有驚悸的感覺。

老騾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自認自己的身份，已是秘密得不能再秘密，却沒想到對別人來說根本就不是秘密，他頓時之間，似乎覺得自己是個大傻瓜，這時心裏的難過，那就不用說了。

他望着何之東搖頭一嘆，二話不說，雙肩一晃，就待飛身而去。

何之東情急之下，伸手一把抓住了老騾子，道：「老前輩，你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老騾子還要掙脫何之東的時候，祇聽老不死接着又問道：「妳們可知道老夫的眞正身份？」

這句話相當有誘惑力，老騾子竟然忘記了再掙扎，靜靜的繼續聽下去。

笑面羅刹一怔道：「你老不死在江湖上也相當有名，難道另外還有個身份？」

老不死笑着道：「如果我說我就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妳們相不相信？」

冷面西施冷笑一聲，接話道：「你會是聞人可，聞人可燒成了灰，妳姑奶奶也認得出來。」

老不死一笑道：「妳眞的認得麼。」說着話的聲音忽然變了。

接着，祇見他身子一長，人也長高了五寸以上，再見他一抹面，向臉上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人皮面具後面現出來的那張臉，可不正是聞名天下的武林第一劍聞人可。

整個的空間，似乎陡然之間凝凍住了，笑面羅刹與冷面西施等人都楞在那裏，也不知她們是驚是怒還是失去了魂魄？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接着哈哈一笑道：「躲在一旁的朱老兄與何老弟也請現身出來吧。」

何之東一帶朱天仕，朱天仕也像笑面羅刹她們一樣，有點迷迷糊糊，被何之東帶了出去。

老不死變成了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給予人們心理上的震驚，實在太重太大了，因此，何之東與朱天仕的走進大廳，並未打破當前的氣氛。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向何之東與朱天仕一點頭招呼，接着便揚聲發出一道清越長嘯。

嘯聲激蕩着窒息的氣氛，廳中所有的人突然地清醒過來，接着廳中一陣大亂。

有的驚慌失措，有的奪門而去，亂成一片。

眞是「人名樹影」，誰心裏不畏懼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三分。

笑面羅刹到底與衆不同，驟然驚震過之後，立時冷靜了下來，大喝一聲道：「大家不要慌亂，聞人可至多不過三個人，怕他們做甚麼。咱們人多勢衆，吃也要吃掉他們。」

激動不安的羣情，被笑面羅刹的沉着鎮壓了下來。

笑面羅刹舉目示意。她與冷面西施和奪魂冷劍的夫人蛇蝎娘子身形同時發動，霍的推座而起，晃身急退，退出了一丈開外，與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取得了相當安全距離。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顯然無意立下殺手，祇是笑了一笑，便轉身向朱天仕一抱拳道：「朱兄，別來無恙。」

朱天仕臉色一寒，冷冷的道：「你到底在搗甚麼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稍後你就知道了。」

何之東雖然在江湖上闖出了「玉面天曹」的聲名，但對這位名重一時的武林大豪，却是緣慳一面，從未見過，這時從頭打量了他一眼，祇見他臉容清癯，氣質超俗，使人一見之下，自生渺小之感。

他訕訕一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哈哈一笑，打斷了他的話鋒道：「老弟，咱們是相交於道義之中，還是脫俗存眞爲好。」

他是這樣的平易近人，何之東陡然之間恢復了自己的自信與尊嚴，朗聲一笑，道：「之東謝教！」心情一鬆，神態立時恢復了原有的坦蕩自然。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臉容陡然一肅，轉向笑面羅刹道：「夫人可願意接受在下一個忠告？」

笑面羅刹冷笑一聲，道：「你別以爲來了幫手，就可以神氣起來了，老實告訴你，你來到這裏，便別想再活着離開。」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含笑道：「眞的麼？」

笑面羅刹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到時候在下當然要試，不過，在未試之前，在下仍希望夫人能懸崖勒馬，就此打消妄念，在下也就既往不咎，原諒妳們這次所引起的禍害，放妳們一條生路。」

笑面羅刹哈哈一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你可知我們這次費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腦筋，才有今天的收穫，現在祇要把你收拾下來，便成功在望，換作是你，你能就此罷手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這樣看來，妳是要蠻幹到底了？」

笑面羅刹道：「甚麼蠻幹，咱們是謀定而後動。」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嘆道：「在下苦口婆心，仁至義盡，夫人既然不納忠言，那就莫怪在下要以霹靂手段相加了。」

笑面羅刹橫目一掃，冷笑一聲道：「就祇憑你們三個人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朗笑一聲道：「用不着他們兩位幫手，在下自信還擋得住夫人的陰陽十八斬！」

冷面西施接口道：「還有你姑

奶奶的『金花剪垂柳』！」

蛇蝎娘子脆笑了一聲道：「自然也少不了小妹的『袖裏乾坤』！」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微微一笑道：「三位要一同出手？」

冷面西施道：「你可是怕了麼？」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哈哈笑道：「你們就聽中之人一齊上，在下又何怕之有？」

蛇蝎娘子心中一動，道：「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在下向來說一不二。」

笑面羅剎道：「你這樣爭强好勝，豈不等於自尋死路？」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各位要是勝得過在下，那是在下學藝不精，死而無怨，要是各位勝不過在下呢？各位是否能就此洗心革面，消除妄念？」

笑面羅剎道：「你這話倒是叫老身興起了一個念頭，我們何不賭一個東道。」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賭甚麼東道？」

笑面羅剎道：「賭一個各行其是的東道。」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說道：「妳此話怎講？」

笑面羅剎道：「我們大家出手，對付一個人，要是仍然敗在你手中，我們也不用再談別的了，就此散夥如何？」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點頭道：「理當如此。」

笑面羅剎道：「要是我們勝了你，我們也不願意你一死了之，希望你答應助我們一臂之力，歸到我們一起來，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沉思了一下，一揚頭道：「好，這個東道在下賭上了……」

「且慢！」朱天仕忽然邁出一步，攔住了雙方。

笑面羅剎怒目一橫道：「朱天仕，這裏沒有你說話的份。」

朱天仕微微一笑道：「誰說沒有我的事，要是我不替你們合作，你們勒索計劃，能成功麼？」

笑面羅剎「哼」的一聲，道：「怕你不合作？」

朱天仕翻眼一瞪道：「咱們是不是也要來賭個東道？」

笑面羅剎道：「可以，不過，不是現在。」

朱天仕道：「我看妳們最好現在，妳如果贏得老夫，老夫自有辦法叫聞人可替我們效命。」

笑面羅剎心中一喜，說道：「妳此話當眞？」

朱天仕道：「妳知不知道，他的女兒就是病患者之一，他要救他女兒，敢不聽命於我。」

笑面羅剎呵呵大笑道：「敢情好，原來他的女兒也染上了大麻瘋，老身的大事定矣……好吧！先談談我們的也好。」

突地，從大廳外面飄進一聲陰森森的笑聲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看你們誰也不要賭了，還是看老夫的吧！」

大家聞聲一震，一齊轉頭向廳外望去，但却不見有人現身出來。

笑面羅剎大喝一聲道：「是甚麼人？」

外面沒有人答話，但整個的大廳，忽然發生一陣震動，接着一聲轟然巨響，所有的門窗，都在那麼一聲巨響之中陡然封閉死。

那門窗關閉的速度，其快無比，廳中之人別說想逃，連逃的念頭都來不及興起，便已失去了脫逃的機會。

笑面羅剎怔了一怔，轉向蛇蝎娘子喝道：「大妹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蛇蝎娘子雙手一攤，道：「老大姊，妳問我，我怎麼知道，我不是也被關在大廳之內麼？」

笑面羅剎臉色一變道：「那是妳死鬼丈夫搗的鬼了。」

蛇蝎娘子搖頭道：「不可能吧，他是妳老大姊親自動手點住了三陽絕穴，一身功力全毀，縱然有人救他出來，他也是完全成了一個廢人。」

笑面羅剎被她說得迷惑了起來，自言自語的道：「那麼，會是誰呢？」

外面那人接話道：「不用胡猜亂想，就算妳想破了頭皮也想不出來，不過，老夫可以告訴妳，妳們除了乖乖的聽老夫的話外，已經別無選擇，這廳內一切埋伏，設計，妳是知道的，我想不用老夫再向妳有所說明了吧？」

笑面羅剎當然比誰都清楚，這大廳之內一切惡毒設計，因爲，這原是她準備好了計算別人的，却沒想到「作法自斃」，第一個受其害倒就是自己。

笑面羅剎臉色一變道：「你……你……你要幹甚麼？」

廳外那人一笑道：「別慌也別怕，老夫無心傷害妳們，祇要妳們答應聽老夫的話，說不定我們還會成爲同生共死的好朋友。」

笑面羅剎嘆了一口氣道：「你有甚麼話，你說罷。」

廳外人道：「第一，先讓朱天仕獨自一人走到門邊來。」

笑面羅剎腦念飛轉，伸手便向朱天仕肩頭抓到，同時厲叫一聲，道：「好呀，原來是你在外面埋伏了人手！」

笑面羅剎功力超凡絕俗，一抓

之威非同小可，又在突然發難之下，朱天仕祇覺肩頭一緊，已經被笑面羅剎抓個正着。

不錯，朱天仕也是個江湖高手之一，但與笑面羅剎這種絕世煞星比起來，還是差了一段距離，因此毫無避讓之能。

何之東驚叫了一聲，喝道：「放開他！」

祇見白光一閃，揮手一劍，向着笑面羅剎抓人的手臂刺去。

他運劍手脚之下，多出了三個指頭，指頭是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的。

何之東雙眉一揚，叫了一聲道：「老前輩……」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朱天仕是目前人人欲得的奇貨，誰也不會眞的傷害他，你何不靜下來冷眼一看。」

何之東欲待不依，但眼前形勢已變，就在他劍勢被阻之下，笑面羅剎已是吐勁一帶，把朱天仕帶到自己身後，又出手點了他三處穴道。

朱天仕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

何之東祇好瞪了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眼，悻悻的收回兵刄。

廳外的人話聲又起道：「笑面羅剎，妳可完全打錯了主意，妳既然不願放朱天仕出來，老夫也不勉强，那麼，妳就把朱天仕留在妳自己身邊吧！」

笑面羅剎一楞道：「你與朱天仕不是一夥嗎？」

廳外那人一笑道：「照說老夫原該和妳一夥才對的，妳忘了妳那大麻瘋的病毒是那裏來的麼？」

笑面羅剎驚叫一聲道：「是你？」

廳外那人一笑道：「老夫眞該謝謝妳，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得非常令人滿意。」

話聲像刀切一般，突然一頓，最後說那個「意」字，連尾音都沒有就頓住了。

接着話聲一變，變得凌厲至極的喝道：「朱天仕的人，老夫不要了，妳把他隨身攜帶的藥囊給老夫送到門口來。」

笑面羅剎原打算留下了朱天仕和廳外人談條件，現在人家不要朱天仕了，她却無計可施了，祇好暗嘆一聲，向冷面西施一點頭，示意她照廳外人意思去做。

冷面西施解下朱天仕隨身藥囊，送到門口，廳門開了一條門縫，讓冷面西施把藥囊從門縫中遞了出去。

冷面西施遞出藥囊之後，外面人却叫住她，送了她一小瓶藥丸子，吩咐她道：「妳把藥丸子分給每人一粒，立時服下。」

這時，大家才恍然而悟，原來外面那人是怕朱天仕化解了他的藥丸，所以先把朱天仕的藥囊拿去了。

冷面西施把藥丸帶回給笑面羅剎，道：「老大姊，妳看怎麼辦，服不服這藥丸？」

笑面羅剎目光一轉，怒視着武林第一劍聞人可，恨聲道：「都是你，給了人家一個可乘之機，現在可都落在人家掌握之中了，看你怎麼辦？」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怎麼辦？老夫服藥。」

笑面羅剎打開瓶塞，倒出一粒藥丸，彈指向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射去。聞人可竟眞的一張口，把那藥丸子吞入腹內。

冷面西施氣得一頓脚，又彈了一粒藥丸給何之東，何之東也照樣的把藥丸吞服。

笑面羅剎把藥丸分給大家一一服食之後，留下自己和冷面西施及蛇蝎娘子三人沒有服用。抱着萬一的希望，向廳外那人道：「大家都已服下了藥丸，你可以開開廳門，大家好好一談吧。」

詎料廳外那人明察秋毫，冷笑一聲道：「你們三人爲甚麼不把藥丸服下？」

笑面羅剎訕訕的道：「你有甚麼條件，老身答應你就是，何必一定要我服食那藥丸？」

廳外人冷笑着道：「沒有例外。」

笑面羅剎因爲非常清楚廳中各種設置的厲害，一經發動之下，萬無生理，所以不敢反抗，祇好長嘆了一聲，將藥投入口中。

她本想將藥丸投入，終壓在舌底下，伺機吐出，誰料藥一入口即溶化，而且發出一種極爲惡臭之氣直冲咽喉，使她不得不吞入腹內，否則就祇有當場嘔吐了。

皺着眉頭，笑面羅剎道：「現在可以開開廳門了吧。」

廳外人道：「祇怕妳們將來心口不一，妳們還是先體會體會那藥丸的厲害再說吧！」

笑面羅剎空氣得雙眼發直，可是拿廳外的人毫無辦法，就是想和他拚命都辦不到。

因爲整個的大廳，不但內藏精鋼，而且猛撞之下，就可能引發各種惡毒的設備，那是她這類人所不敢輕易冒死嚐試的。

笑面羅剎暗暗凝聚眞元內力，準備與那藥力相抗之際，祇聽得一聲大叫，其中一人已倒在地上滾動起來。

一人倒下之後，接着祇聽見哀號之聲，連連而起，所有的人，都一個個倒了下去，痛得滿地亂滾。

最後祇剩下她和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因功力深厚，而沒有馬上被心

肌絞痛所擊倒。

可是她痛苦的神色，已顯露無遺，無法强裝無事了。

笑面羅剎舉目望着了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眼，頗有一較忍受耐力的意味。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大叫一聲，翻身先倒了下去，笑面羅剎苦笑了一聲，接着也忍耐不住，倒在地上亂滾了起來。

這是一場慘無人道的折磨，祇折磨得他們精力耗盡，氣如游絲，才聞到一絲辛辣之味穿鼻而入。

說也奇怪，那辛辣之味，一經入腹內後，大家的痛苦立減。

就在大家吁了一口長氣之際，祇見廳門大開，踏步走來三個人，當中一人，赫然竟是蛇蝎娘子的丈夫奪魂冷劍單善。

另外兩人，却是江湖上惡名昭彰的陰陽書生和無心居士。

奪魂冷劍單善呵呵一笑，向陰陽書生和無心居士一抱拳道：「兩位連環妙計，端的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小弟先行道謝了！」

陰陽書生與無心居士高興，哈哈大笑道：「那裏，那裏，還不都是你……」

話聲未了，祇見白光一閃，二柄寸許長的小劍，自奪魂冷劍袖中飛射而出，白光斂處，那二柄短劍已從他們喉頭對穿而過，身子一搖帶着未完的話倒地死去。

奪魂冷劍單善哈哈一笑道：「兩位可別怨小弟心黑手辣，有你們在，小弟又能睡得着覺嗎？」

話聲中，忽然雙目一瞪，「啊」了一聲，一道青鋒從他背後直透胸前而出。

他回過頭去，一見原來是他的妻子蛇蝎娘子，他口齒一動，說了個「妳」字，睜大着含恨的眼睛倒在地上。

蛇蝎娘子冷笑一聲道：「老娘留了你，也一樣睡不着覺。」緩緩的站起來。

笑面羅剎歡呼一聲，道：「妹子，原來妳早就防着他一着了……」

蛇蝎娘子臉色一寒道：「誰是妳的妹子？」

笑面羅剎一楞之下，蛇蝎娘子接着峻聲道：「從現在起，妳們都得尊稱本人為『天后』，聽命於本人。」

笑面羅剎似乎一時之間，無法接受這種出奇的變化，口齒欲動，方待有所表示的時候，蛇蝎娘子指手喝道：「妳要不要再嚐嚐剛才那種心肌絞痛的味道？」

笑面羅剎打了一個冷戰，不敢出聲了，躬身叫了一聲：「天后。」

蛇蝎娘子將目光轉向冷面西施，冷面西施不敢放肆，行禮叫了一聲：「天后。」

笑面羅剎與冷面西施都俯首稱臣認命，其他的人，那敢反抗，都一一行禮拜見。

蛇蝎娘子臉上恢復了笑容，向武林第一劍聞人可一笑道：「聞大俠，你和她們不同，有了『天后』，不能沒有『天帝』，你願不願意做本后的『天帝』？」

聞人可道：「我能不願意麼？」

蛇蝎娘子笑道：「對你，小妹是傾心已久，不過絕不會勉强你。」

看看她的表示，再聽她的話，祇怕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她了。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臉上沒有喜怒的表情，祇笑了一笑道：「祇有一點，我事先要弄明白，我當了妳的『天帝』之後，我可不願意再任人指來使去。」

蛇蝎娘子芳心大喜道：「你放心，除了小妹之外，當今之世，就唯你獨尊了。」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道：「妳可是說，妳不再是別人指使的傀儡了？」

蛇蝎娘子一笑道：「誰會有資格來指使本后，除了將來的你。」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神色一正，凜然道：「妳是說，這整個的事件，都是妳一手所造成？」

蛇蝎娘子似高興得忘了形，根本沒有聽出聞人可話中之話，笑吟吟的道：「當然是小妹，你看小妹部署得不錯吧！」

聞人可冷笑一聲說道：「好，好得很，我總算等到妳這元兇禍首自己現出原形了。」

蛇蝎娘子這一來可看出情形不對了，臉色一變道：「你要怎麼樣？別忘了腹中的毒藥。」

武林第一劍聞人可笑道：「妳造的孽太大了，容妳不得，不殺妳何以謝天下，何之東，現在看你『玉面天曹』的了。」

何之東長身而起，手中精鋼長劍脫鞘而出，凜然道：「在下給妳一個公平機會，妳出手吧！」

蛇蝎娘子舉手一揮，向何之東打出一股藥物，藥物罩在何之東身上，何之東一點反應都沒有，蛇蝎娘子驚慌失色的「咦」了一聲，道：「奇怪！」

何之東一笑道：「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我早就服過了朱老前輩的化毒丹，妳那毒藥在我身上，根本就產生不了作用。」

蛇蝎娘子一看美夢成空，身形一起，便向廳外逃去。

何之東哈哈一笑，「如今妳還逃得了麼？」

劍光一起，蛇蝎娘子慘號了一聲，身子衝到了門口，却沒能衝出廳外去，就倒在門邊。（全文完）

武俠短篇小說/朱可

文・圖・雀飛

保鏢

上文提要：川中蟲災，朝廷發了十萬兩黃金賑災，委託金陵「虎威鏢局」總鏢頭霍元朔護鏢，此消息一傳出，黑道巨擘不少想染指，分別有：勞山雙刀紀氏兄弟、綠林五條龍、獨行巨寇刄袖公羊絕、鐵拐婆婆李珊珊等人……白道方面則極力暗中保鏢，因此形成了明爭暗鬥，其中以丐幫左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最為戮力，雙方在李家河……

各個擊破　獲勝得鏢

于霜笑道：「玩是很好玩，祇是這小 玩意兒能夠傷人麼？」

王雲霓正色道：「妳別瞧不起這小東西，它是用精鋼製成，燕嘴鋒銳無比，尤其是背上小孔所發出的鳴聲，足以驚魂動魄，更能隨着敵人的轉身方向追擊，妳可千萬別小覷了它。」

于霜道：「也許這次我可以有機會試上一試了。」

王雲霓道：「不到萬不得已之時，切忌隨便出手。」

于霜一笑說：「我知道了，謝謝妳啦，姐姐。」

王雲霓正待答話，已有一條人影由廟外閃了進來，正是竹板神丐涂老五。

王雲霓盈盈起立說：「前輩回來了，不知附近情況如何？」

涂老五道：「那金陵鏢局的人馬，已在望江縣上岸，分住在縣城的幾間大客棧中。」

王雲霓道：「看來他們這一趟來的人手不少。」

涂老五道：「那虎威鏢局總鏢頭，虎頭護手雙鈎霍元朔已經親自出馬，還帶到十八名龍虎鏢師，鏢夥二百人，十萬兩黃金分五十輛鏢車裝載，他們是上月初由金陵出發，照情形看，可能會在望江城休息一二日，才準備北上。」

王雲霓道：「這批鏢金既屬官府所有，難道官家沒有派人前來麼？」

老花子道：「有！他們派了二百名官兵，由一名將目率領，但這些官兵祇知吃飯拿餉，眞正遇上了事情，未必有用。」

王雲霓道：「前輩說得是，因此我想官方必定也會暗中請人手保鏢的。」

涂老五道：「但願如此，否則我們的責任就重了。」

王雲霓道：「前輩另外還聽到甚麼消息？」

「五龍已經到齊了，只是他們彼此尚未取得聯繫。」

「人說丐幫耳目遍天下，果然不錯，他們彼此尚未取得聯繫，前輩却已知道他們到齊了。」

涂老五一笑道：「敝幫別無所長，祇有這一點還差强人意。」

王雲霓道：「這是前輩自謙之詞，貴幫的長處太多了，忠義正直，扶危濟貧等等，我兒時就常聽父母談起，衷心仰慕。」

涂老五道：「姑娘過獎！」正說間，忽聞有衣袂飄風聲，忙噓了一聲，示意王雲霓不要說話，不一會工夫，來人已到廟前，乾咳一聲喚道：「師兄。」

來人也是個老花子，雖然身材沒有涂老五高，但雙目灼灼，神光外露，論內力可能猶在涂老五之

上。

涂老五忙站起來道：「師弟也來了，不知幫中有甚麼事故？」

老花子道：「幫中倒沒有甚麼事故，祇是這一次護鏢的責任太大，幫主不放心，特地派我來看看。」

涂老五先給王雲霓引見了一下，原來此人竟是丐幫右護法，無影神丐張老三。

王雲霓福了一福道：「原來是張老爺子，晚輩失敬了。」

張老三一笑道：「姑娘不必多禮，此地情形怎樣了？」

涂老五便將詳細情況說了一遍。

張老三道：「奇怪，從金陵到望江這一段水路並不太短，中途怎會沒有人對他們下手？」

涂老五道：「聽說京師為了確保安全，這一段水路，特派了五百水師護航，京師的水師營，師弟是知道的，比那些陸上官兵強得太多了，何況霍元朔還請得長江五鱉護鏢，因此他們才能安全的到達望江縣城。」

張老三道：「原來是這樣子的，附近地勢師兄可曾注意到？」

涂老五道：「師弟的意思？」

張老三道：「他們萬一動手，將會在甚麼地方下手劫鏢？」

涂老五道：「從望江縣出發向湖北境內走，最險要的地區，是黑刹林。」

張老三道：「這地方我也打聽過，據說這林子長約數十里，遍佈於奇險的山區，而且道路也非常難走。」

涂老五道：「不錯，因此我算定他們如果要下手的話，必定會選中這個地方。」

張老三道：「這數十里長林子，一片陰森，不見天日，任何一個地方他們都會出手，何況有那麼多的黑道人物都要打劫此鏢，看來要保護這鏢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涂老五道：「因此我正在為此事發愁，如今你來了，我也放心多了。」

張老三道：「目下我們除去武陵分舵人手而外，祇有你我二人了？」

涂老五道：「不錯！」

張老三道：「武陵分舵人手雖多，但這次黑道中人凡是想動這批鏢金的，全是身懷絕技的人物，分舵中人恐怕很難派上用場。」

涂老五道：「這問題我也曾考慮到，分舵中人除去分舵主徐楓尚算得是一把手而外，其他的人實在派不上用場。」

張老三道：「因此我們必須盡速調動人手來此。」

涂老五搖搖頭道：「金陵虎威鏢局既已在望江縣登陸，從望江縣到黑刹林也不過數百里路程，就算是鏢車眾多，行程太慢，至多也不過十日左右，必可達黑刹林，現在去總航調動人手，恐怕已來不及了。」

張老三道：「我們用飛鴿傳書，如果途中沒有躭擱的話，必可趕上。」

涂老五嘆道：「這很難講，是否能夠趕上，祇有碰碰運氣了。」

張老三道：「霜兒可去外面喚一隻訊鴿來。」

于霜走到廟外，撮口尖嘯，不一會工夫，果有一隻白色的鴿子，應聲而來，雙翅一斂，竟然落在于霜的肩上。

于霜旋即返身進廟，張老三撕下一角衣襟，用燭灰塗上一個奇形的符號，縛在鴿腿之上，旋又放出，那隻白鴿振翼急飛，已消失於夜色之中。

張老三這才鬆了口氣道：「如果總舵增援能夠趕上的話，我們便可高枕無憂了。」

竹板神丐涂老五、無影神丐張老三，此二人既能任丐幫中左右二護法，其武功可想而知，連他們兩人對此事都如此慎重，可見得是非常棘手。

當然這也難怪他們，就拿目前現身的黑道中人物來說，如鐵拐婆婆李珊珊、叉袖公羊絕、惡秀士朱倫，以及五條龍，沒有一個不是巨梟大奸，武功機智都不是好對付的，再加上哀勞山雙刀紀氏兄弟，及齊家四錮的龍虎獅豹四兄弟，都俱有江湖中一流身手，何況尚有很多未曾現身的黑道中人物，這種聲勢，的確驚人。

王雲霓見名震江湖的兩個老花子也如此慎重，自己也不由隨之緊張起來。

夜更深了，雪也更大了，夜風裹着雪在到處亂竄，看情形大概已是四更左右，此際廟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

涂老五輕喝一聲：「有人。」

張老三道：「用不着怕，如果是黑道中人物，可就此加以翦除，以絕後患，如果是白道中人，也正是給我們增添了幫手。」

語聲未了，來人已闖入廟內，却是個黑衣大漢，此人正是前天傷了于霜的旋風刀何雄。

涂老五一見便問，「怎麼樣了？」

旋風刀何雄道：「那二十五人當中，除去一二人想得到惡秀士朱倫的分潤而外，其餘的全答應了。」

涂老五道：「如此就好辦了。」邊講間從懷中掏一隻藍瓷小瓶來道

：「這是我們丐幫的解毒丹，可解百毒，每人祇要服上一粒，必可將潛伏在體內的定期毒物解去，你先帶回去給他們服下，並且轉告他們，丐幫耳目遍天下，如果他們敢存有二心，所得到的後果，由他們自己負責。」

何雄應了一聲，轉身閃出廟外。

張老三道：「這是怎麼回事？」

涂老五便將詳細情形說了一遍。

＊　＊　＊

此際的李家河，算得上是風雲際會，邪道的、正道的、明的、暗的，已到了不少江湖人物，他們之所以會到李家河來，就因為李家河離那黑刹林較近，李家河是隸屬湖北的來風縣，那黑刹林在來風縣東，靠近五里坪，如果金陵虎威鏢局的鏢是由望江縣登陸的話，他們必定會走宿松、廣濟、新陽、通山，崇陽、臨湘、華容等縣，一路入川，因此黑刹林是他們必經之地。

而黑道人物選擇黑刹林動手的原因，是因為此處太過荒僻，不獨便於打劫，而且得手後也容易逃竄，因此李家河這地方，倒成了十年來江湖人物集聚得最多的一次，自李家店關門之後，這些人物大都由明處轉入暗處，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平靜，實際上到處皆迴旋着暗流，一但爆發，將是一場腥風血雨。

為了這趟鏢最擔心最忙的，除去虎威鏢局本身而外，就算是丐幫中人了，他們不但在李家河派有門人幫手護鏢，同時凡是鏢車所經之地，全由丐幫當地分航暗中負責安全，他們既不為名，也不為利，祇是為了數十萬的川中飢民生命作想，這種悲天憫人的作風，的確使人翹起了大拇指，說一聲，了不起！

丐幫的宗旨是如此，丐幫中每一個人的作為也如此，因此凡是正道中人物，提起了丐幫，沒有人不由衷的仰慕與樂意成全。

夜仍在延伸着，地面上的雪在逐漸的加厚，西北風更覺尖銳了，此際在李家河的西南山區中，現出一條白色的人影，頂着寒冷的夜風及飄飄的落雪，在急步飛馳，看他那飄忽的身形，此人顯然有一身絕頂的輕功，雖然趕不上電掣，却也能追上風馳，但見他白影連閃，已在一處山凹中停了下來。

那山凹中有一處人家，數間石屋中，尚透着一星燈火，火光從門隙中射出，隱隱還飄着講話的聲音，而且講話的聲音很大，顯然講話的人，絕想不到雪夜荒山仍有不速之客。

白衣人身形飄忽到那石屋後面，見一間破屋中拴着兩匹馬，馬頭低垂着閉目養神，顯然這兩匹馬是經過了長途跋涉。

白衣人再從後窗隙中向屋裏看去，原來這石屋連着四間，一明三暗，暗間的房門已被掩起，明間的桌上放着一盞油燈，有幾色小菜，尚有一壺酒，面對面坐着兩個中年人。

東首一人也是身着白色長衫，面容俊秀，除去那雙眸子偶發邪光而外，却滿身的書卷氣。

西首一人着藍色勁裝，體形短小，嘴巴還留着一撮山羊鬍子，看來精明強幹。

東首一人道：「小余，現在大約甚麼時辰了？」

那被稱小余的道：「看光景已是子末丑初了，如果要到李家河，現在正是時候。」

東首一人放下酒杯道：「我們這就走一趟。」小余也跟着站了起來，摸一摸背上的長劍，兩人一起走出室外。

原來這兩人正是五龍中的第四條龍，白衣龍江平及他的得力助手，燕子飛余永二人。這兩人一出石屋，便向李家河方向馳去，原先的白衣人也一直在後面緊跟，不知是夜色太黑夜風太大，還是那白衣人的輕功太高，江平余永二人一直都未能發覺到後面有人跟踪。

兩人循着李家河的小集鎮兜了一圈，然後在李家店停了下來。

李家店雖已關了門，但一星燈火仍在夜風中搖曳着，江平躡足走近牆邊，飛身上了房簷，燕子飛余永也隨後跟上，兩人穿房越屋，來到了李家店的後院，在一所較大的屋頂停了下來，原來那屋中正有數十個武林人物聚合在一起，全神貫注地聽一個人在講話。

此人約四十上下年紀，着一襲灰色長衫，神色清逸，表面上看起來，倒眞像是個飽學之士，但他與眾人所講的，全是有關於劫鏢的事情。

此人正是以前李家店的店東，現在已恢復舊日生涯的江洋大盜，惡秀士朱倫，祇聽他道：「這次的十萬兩鏢金，確已引來了不少江湖人物，因此我不獨要從虎威鏢局手中將鏢貨奪過來，更要應付一批虎視眈眈的黑道中人物，何況尚有一些自命正道俠義之士，還要參加義務護鏢，因此這次買賣，異常棘手，如果不是這次的數目太過吸引人，老夫眞想打消這念頭。」

他講到這裏停了一下又道：「現在我既準備插手這件事，又能得到各位的幫助，就必需有計劃、有把握的大大幹它一下，祇要這一宗生意做成了，大家都可以從此金盆

洗手，好好的享受下半輩子。」

他講了半天，下面數十人竟然沒有人答一句腔。

那灰衣人又道：「大家目前雖然爲我所用，一旦鏢金到手，各位仍少不了一份，因此各位必需誠心合作，盡出全力，大體上的計劃，由我來替各位安排。」

下面的人仍是不講話，這些人好像對灰衣人有甚麼成見似的，竟效金人三緘其口。

灰衣人又道：「各位都是聰明人，一個人一生祇能死一次，各位都是在綠林道上闖了很久的人，當然知道生命的可貴，用不着我多說，我惡秀士朱倫以往在江湖上一貫的作風，各位也總該有個耳聞。」

此話一出，數十人皆現出驚訝之容，顯然這些人事先都不知道此人就是以前退隱已久的江洋大盜，惡秀士朱倫。

朱倫又道：「現在我向各位宣佈我的計劃，那金陵虎威鏢局的鏢金十萬兩分裝五十大箱，由金陵朔江而上，沿途雖有小股綠林朋友想趁機打劫，但皆被虎威鏢局的鏢師及水師營官兵、丐幫各地分舵中弟子擊退或擊斃，因此他們安全的到達望江登陸，準備由陸路走宿松、廣濟、新陽、通山、崇陽、臨湘、華容等縣，一路西行，但這些地方人煙稠密，下手不宜，而且得手之後，不宜撤退，何況這些地方丐幫各地分舵的人手特多，因此最安全的打劫地方，就是黑刹林，當然，我們能夠想到的，別人也能夠想到，因此這次黑刹林的劫鏢之爭，將是一場腥風血雨的慘烈搏鬥，不管這趟鏢能不能夠得手，却很難全身而退。」

衆人聽得面面相視，明知很難全身而退，又貪心一定要去，這就是黑道中人的習性，亡命之徒。

朱倫又道：「在綠林中混的人，本來都是過着刀頭舐血的生涯，生與死從也未放在心上，何況十萬兩黃金這麼大的數字，值得碰碰運氣。」

他講着又嘿嘿一笑道：「各位現在雖然滿腹委屈，但也得勉爲其難，一旦做成了，黃澄澄的金子會把你們的眼睛耀花。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會知道做這件事是很值得了。」

灰衣人說到此處，突然一聲大喝：「甚麼人？」身形也隨之向屋外竄去。

江平、余永二人，知已被對方發現，身形同時躍向屋下，向來路奔去。就在他們奔走的同時，也有一條白影，快如電掣的向西南急飛，由於起脚較晚，被朱倫發覺，竟向那白影追去，反將江平、余永二人放過了。

那白衣人身形奇速，惡秀士朱倫緊追了一陣，始終保持了一二十丈的距離，但仍是急追不捨，兩人冒着大風雪，一前一後，緊追了約一刻工夫，那白衣人已閃身進了一座森林。

這座森林並不太大，約二十丈範圍，但全是參天古樹，枝幹纏繞，濃葉密佈。

惡秀士朱倫追到林邊，已自動停了追擊，因爲江湖上向有逢林莫入的誡語，他祇是沉聲喝道：「是那位道上的朋友，既有膽量暗探李家店，爲甚麼不現出身來說話，這樣鬼鬼祟祟的，算是甚麼英雄人物？」

林中人冷笑道：「你既是開口了，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暗探李家店的不是我，是五條龍中的第三條龍，白衣龍江平，與他的得力助手燕子飛余永二人，在下麼？祇是追躡他二人，才到了李家店。」

朱倫道：「既是如此，也證明咱們彼此之間，並沒有甚麼仇隙，你更應該現身說話了！」

林中人道：「目下尚不是我們見面的時候，倒是我有幾句話想奉勸閣下。」

朱倫冷哼道：「說吧，祇要是中聽的，老夫樂意接受。」

林中人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以你以往在江湖上的行徑而言，實在是死有餘辜，但你不但沒有死，竟然還能金盆洗手，在這武陵山區，享了不少年的清福，眞是難能可貴。」

「閣下是忌妒呢？還是羨慕。」

「在下麼，既不忌妒，也不羡慕，我祇是奉勸你珍惜餘年，以你從前的積蓄，也該夠你好好的活上下半輩子了，何必另生異心？」

「你是叫我放棄劫鏢之擧？」

「不錯。」

「那你是準備自己下手了？」

「在下也沒有這個打算。」

「到底是爲了甚麼？」

「甚麼也不爲。」

惡秀士朱倫嘿嘿冷笑道：「你莫不是在騙老夫吧，一個人的作爲，總得有個目的。」

林中人冷聲道：「當然有目的，我的目的是確保這十萬兩黃金分毫不差的分散到災民手中。」

「這樣說來你是虎威鏢局的人？」

「不是！」

「那麼你就是自命爲俠義之士？」

「這還有點像。」

「總該有個姓名吧？」

「目下不便奉告。」

惡秀士朱倫縱聲大笑起來，那笑聲震得夜風起了許多迴流，半晌

才道：「如果老夫不答應呢？」

林中人道：「在下是一番忠言，你一生壞事做得太多了，如今難得學一次好，如果能夠保持下去，尚不失爲明哲之士，否則那就很難說了。」

朱倫冷笑道：「你的好意老夫心領，咱們總會有再見的機會。」

林中人道：「不錯，如果狗改不了吃屎，下一次再見面的時候，也就是你橫屍濺血的時候了，言盡於此，告辭了。」

朱倫冷哼一聲，轉身返回店內。

那白衣人却出了森林，又向另一個方向飄去。

雪花愈飄愈大了，冷風更在加緊的吹，在李家河東南角的一處山凹中，正有八個人聚在一起，似乎在商量着一件秘密大事，這八個人中有一個老頭子、一個老太婆、六個中年漢子。

那老頭子是叉袖公羊絕，老太婆是鐵拐婆婆李珊珊，其餘六人是齊家四鐧與哀勞雙刀紀氏兄弟。

叉袖公羊絕道：「我們這次雖然決定在黑刹林下手，但別人也會同樣選中那個地方，因爲那地方太過陰絕，數十里的濃密森林，全是參天古樹，而且那林中的小道，也異常崎嶇，岔路密佈，這地方不獨宜於打劫，而且也宜於撤退，祇是這次黑白兩道的江湖人物太多，白道人物要護鏢，黑道人物却要互相劫奪，再加上金陵鏢局的總鏢頭虎頭護手雙鈎霍元朔及手下十八名龍虎鏢師，皆是武林中一流好手，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一場爭奪戰，的確不太好打。」

鐵拐婆婆李珊珊怒哼一聲道：「我老婆子就不相信以我們八個人的功力，尚劫不下這趟鏢。」

公羊絕道：「當然，如果說毫無把握，那也不見得，否則老夫也不是傻子，何必去冒這種奇險，祇是其中尚有許多問題，必得有個安全的計劃才行。」

李珊珊道：「甚麼問題？」

公羊絕道：「比如說鏢銀到手之後，中途又殺出其他黑道人物，將如何應付？」

李珊珊冷哼一聲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那有甚麼不好應付的！」

公羊絕道：「話是不錯，假如祇有一批人，尚好應付，如果連續不斷的出現，你我武功雖高，但也不能長期久戰，假如正當我們筋疲力盡的時候，又殺出來一批人的話，莫不是要眼睜睜的看着人家將鏢車推走？」

李珊珊道：「老婆子不相信那些人一點也不怕死。」

公羊絕搖頭道：「這不是怕不怕死的問題，自古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那十萬兩黃金是多麼大的數目，誰人看到不眼紅，何況就算我們將鏢車劫到手中，那五十車黃金，每車平均二百斤，就算每人推一架車子，也要五十人之多，我們怎樣去找那麼多的人手！」

李珊珊聽得一愣道：「以你的意思，那乾脆就不去劫了。」

公羊絕一笑道：「老夫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要大家共同商討個萬全之策，因爲鏢車一經到手，就不能再在當地停留，必須迅速的離開當場才行。」

李珊珊皺眉道：「這倒的確是一件難事，假如我們佔山爲王，必定有很多嘍囉可用，但我們一向都是獨來獨往，一時間到那裏去調動這麼許多人手。」

紀亮道：「按理說那些鏢車皆有騾馬拖行才是，萬一眞的是人力拖行的話，晚輩倒想得一個可行辦法，祇是太過冒險了一點，但細推起來，除去這個法子，似乎再沒有別的辦法可行了。」

公羊絕道：「你的機智，老夫一向佩服得很，你說來聽聽。」

紀亮道：「晚輩是就事論事，如果我們要打劫鏢車，是不是要先到黑刹林現場去觀察一番？」

公羊絕道：「那是必然之理。」

紀亮道：「在觀察地形的時候，必需找一個適合地點，挖上一個很大的土坑，先用木枝樹葉掩蓋起來，祇要將對方人手殺光之後，便迅速將鏢車推入土坑，然後仍用樹葉浮土蓋着，等待江湖人物散盡之後，再慢慢設法運走。」

鐵拐婆婆道：「要容納五十輛鏢車，需要多大的一個土坑，如果光憑我們八個人，恐怕一時難以挖掘。」

紀亮道：「據我估計，那虎威鏢局的人，從望江起程到達黑刹林，至少也需十日時間，如果我們明日便開始動工，有五天的時間是足夠了。」

公羊絕道：「時間倒是趕得上，祇是那五十輛鏢車突然失踪，附近又沒有車行的痕跡，別人不會懷疑麼，何況我們在挖坑或埋車的檔口萬一被別人發覺，豈不更加糟糕？」

紀亮道：「所以晚輩說這個法子太過冒險，但並不是沒有補救的法子。」

公羊絕道：「甚麼法子？」

紀亮道：「五十輛鏢車，我們祇能埋下去四十四輛，餘六輛鏢車由我們六個人各推一輛先行撤退，留下兩人暗中看守，這樣一來，那六輛鏢車所留下的車痕，足可以遮蓋別人的眼目了。」

李珊珊叫道：「好主意，白天

行動未免太過顯眼！我們何不趁夜動身，也許那黑刹林中比起這山凹還暖和一點。」

紀亮道：「不行，至早也得明夜才能行動。」

李珊珊雙目一翻道：「為甚麼？」

紀亮道：「爲了掩飾行踪起見，我們這次一進入黑刹林，便不能再出來了，因此必待天亮後，由晚輩去鎮上買好了十日食糧，一起帶去。」

公羊絕連連點頭道：「不錯，還是你想得週到，如果這次鏢金果能順利得手，必需多分你一點。」

紀亮一笑道：「謝謝前輩好意，其實晚輩倒眞希望那五十輛鏢車有騾馬拖行，因爲這樣可以減少很多痲煩。」

公羊絕聽得哈哈大笑起來，說：「不管有沒有騾馬拖行，這個坑仍然要挖掘，這叫有備無患呀。」

紀亮道：「不錯，也許山路崎嶇，不適宜騾馬行走，那他們祇有用人力了。」

他們這兒商量得剛告一個段落，在另外一個山凹裏，也有一批人在大事討論，這批人正是第五條龍，黑鬚龍鍾豹與手下謀士小天罡張托所率領的四個頭目。

這四個頭目本是兩人往探李家河，兩人負責搜索附近山區，這時先後回來，負責往探李家河的人說鎮上已見不到江湖人物，不知是隱起來了，還是根本沒有人來。

負責搜查附近山區的兩人，已與第二條龍，黃面龍薛霸以及第一條龍赤背龍胡雄取得聯繫。

小天罡張托一笑道：「這一次探查，總算使我們對李家河的情形，有了初步的了解。」

鍾豹道：「你以爲李家河眞的沒有人麼？」

張托一笑道：「這麼大的消息，不可能沒有人知道，既是有人知道，也更不可能沒有人來，祇是這些人大都隱在暗處罷了。」

鍾豹道：「有道理。」

張托道：「目前對我們最有利的消息，就是已與一二兩位寨主取得聯繫，祇是目下黑白兩道的人物滙集，在劫鏢前夕，難保不發生變化，因此我以爲還是會合一處的好。」

鍾豹道：「你的意思與我相同，人多了，勢力也大了，就是硬拚上幾場，也無所謂。」

張托道：「事不宜遲，趁天色未亮之時，前去會合，以免引人注意。」

當下仍由那兩個頭目領路，先與赤背龍胡雄會合，然後又一起去會合了黃面龍薛霸。

薛霸住的地方是在李家河西岸的一處山崖之下，那地方正好可以避住風雪，他們三條龍一經會合，竟然有七十多人，仍由小天罡張托策劃，立時派出許多秘探，連夜冒着風雪，分往各處探聽消息。

此際就山崖後面突然翻上兩條人影，一白一青，這兩個人身手迅疾，由山崖向下探行。

藍衣人悄聲道：「寨主，這山崖下面好像有人，不知是那道上人物？」

白衣人道：「何以見得？」

藍衣人道：「屬下是就事論事，按理說這深山風雪之夜，不應該有馬嘶的聲音，我適才好像聽到了戰馬嘶鳴。」

白衣人道：「那一聲我也聽到了，可能是一匹野馬。」

「據屬下所知，這武陵山區，並不產野馬，因此我以爲下面一定有人。」

「既是如此，我們不妨下去看看，但千萬記住，不可暴露身形。」

藍衣人道：「屬下省得。」兩人循着山崖，又向下探行，不一會工夫，果然聽到隱隱有人說話的聲音。

藍衣人悄聲道：「這就不會錯了，不知是那道上的朋友。」

白衣人忽然目光注視左前方，原來那地方竟然並排插着三面白底的旗子，隨風招展，由於距離太近，再加上白衣人內力精純，目光銳利，因此很清楚的看到那三面白旗上分紅黃黑三色繡着三條龍。

藍衣人也發覺到了，不由喜道：「原來大、二、五三位寨主已在這兒會合了，這倒眞是巧事。」

白衣人道：「余永，插上我們的旗子。」這兩人正是白衣龍江平及燕子飛余永二人，他自離開李家店，並未回到居處，繼續在附近山區搜索，沒想到竟給他們誤打誤撞的撞上了。

余永雙臂一展，身輕似燕的已飛身到那插旗的所在，從身邊取出一面旗幟，隨手折了一枝竹桿，掛好插上。

這面旗幟也是白底三角形，上面繡着一條銀光閃爍的白龍，臨空招展。

這時忽有人一聲大喝：「甚麼人？」

余永答道：「三寨主駕到。」

一陣大笑，崖下已現出三個人來，正是赤背龍胡雄、黃面龍薛霸、黑鬚龍鍾豹。

白衣龍江平此際也不再隱秘身形，臨空飛身而下與三人見面。

赤背龍胡雄朗聲大笑道：「我兄弟五人，各據一方，已經多年未見，想不到爲了這次買賣，竟然使我們又聚會在一起，這也是大快人

心的事情，可惜老四至今未見，不知來了沒有。」

白衣龍江平道：「四弟爲人沉着機謹，而且向守信譽，不會不來，以小弟猜測，目下他可能正致力打探各方消息，先了解敵我情勢，然後動起手來，方不致盲目從事。」

黃面龍薛霸笑道：「老四最大的毛病，就是平時有點婆婆媽媽的，但眞的做起事來，可絕不含糊。」

黑鬚龍鍾豹道：「四哥也許早已來了，祇是目下我們未能遇着而已。」

張托道：「小的已派人向四山打探，也許不久便可找到他們了。」

他說得不錯，不到一個時辰，已有五個人飛馳而來，一面白色三角旗上，繡着一條青龍，迎風飄蕩，探子已經回報說：「四寨主駕到！」

來人正是青爪龍鄒清，其他四龍也一起迎了上來。

赤背龍胡雄震聲大笑，大呼道：「孩子們準備酒菜。」

天南地北的五條龍，想不到竟然在武陵山區會了師，人生際遇，本若風雲，祇是五條龍這一次聚會，將會鬧得血流成渠，屍骨如山。

這時天色也逐漸亮了起來，祇是那風雪並未因而停止，相反的，下得更大了。

這正是四九寒冬的時候，不但雪寒，而且風尖，尖得向人布衣內鑽，這樣冷的天氣，竟然有一批保鏢的達官老爺，押着五十輛鏢車，在山道上緩行着。

當頭一人年約六十上下，生相威武，手持虎頭護手雙鈎，一抹銀鬚，不停的隨着冷風飄拂。往後每隔三輛鏢車，必有一位武功高强的鏢師護車。在鏢車的最末端，有一名武將，率領着二百名官兵，在後押隊，另外有二百名鏢夥，分別跟着五十輛鏢車，每四名鏢夥，護住一輛鏢車。

當然，鏢師們與那名武將皆騎着馬，官兵與鏢夥一律步行。最前面有二十名趟子手，每人懷抱一柄單刀，在喝道開路，鏢車全是用騾馬拖着，由於山道崎嶇，不太好走，所以行程也特別的慢，他們早上由望江縣出發，如今日頭正午，才僅僅走了三十來里路，總鏢頭立時命令停車造飯。

五十輛鏢車頓時停歇下來，那一面杏黃色的三角形鏢旗，斜插在第一輛鏢車之上，旗面上繡着一條下山猛虎，聲威凌人。原來這一趟鏢正是江南第一家金陵虎威鏢局所保的賑災黃金十萬兩，由總鏢頭虎頭護手雙鈎霍元朔親自押鏢，另外還帶了十八名鏢師，每個人皆算得上是武林中一流高手。

他們自上月由金陵出發，由水路朔江而行，沿途也曾遭遇到幾批水寇，想趁機打劫，皆被水師營的五百官兵及丐幫各地分舵人手擊退，因此才能平安的到達這望江，水師營自動回轉金陵，他們這些人在望江休息一天，便又開始行程，這次是由陸路，準備第一站先到宿松。

從望江到宿松當中隔着一道湖泊，那是大宮湖、龍宮湖相連的曲形湖泊，因此他們必需繞道走徐家橋，再轉向宿松。但這一條路全是山地，雖然不是甚麼大山，但車行起來，總免不了有些困難，因此整半日工夫，才行了三十多里的山路。

總鏢頭霍元朔一面命人做飯，一面吩咐十八名鏢師小心守護，同時更派出數名鏢夥，打扮成商人模樣，向前面哨路，這樣重的鏢，也難怪他不能不處處小心，萬一出了漏子，不獨虎威鏢局要垮，他一世英名將付諸流水，更糟的是川中數十萬飢民，亦皆會成了餓殍了。

霍元朔將一切吩咐停當，方始在車旁坐下來休息，剛剛喘了兩口氣，忽見山道上有一個中年叫化子疾步而來，這叫化子雖然衣褸破爛，滿身灰垢，却雙目灼灼，他走到霍元朔身邊，突然停了下來，說：「這位大概就是霍老英雄了。」

霍元朔情知來者非等閒之輩，忙站起來道：「正是老朽，不知這位兄台有何見教？」

中年花子一笑道：「花子是奉了舵主之命，特來知會老英雄一聲，從望江到宿松這一條綫上，除去九姑嶺有一小股湖匪，經敝舵主疏導外，無其他扎眼的事情，但爲防萬一，老英雄最好能在天黑之前，趕到宿松。」

霍元朔道：「兄台大概是丐幫中人了？」

中年花子道：「花子隸屬丐幫宿松分舵下的弟子。」

霍元朔道：「自起鏢日起，沿途屢承貴幫照顧，衷心銘感，待卸鏢之後，老朽必定親身至貴幫道謝。」

中年花子一笑道：「老英雄也不必客套，老實說，如果這十萬兩黃金，不是爲了賑災而用，敝幫也不會多事了。」

霍元朔讚道：「由此更顯得貴幫的俠義之風了。」

中年花子說：「過獎，言盡於此，我也該回去覆命了。」身形一轉，又向宿松方向奔去。

霍元朔不禁搖頭讚嘆，立時命人趕緊做飯，並宣佈在天黑之前，

必需趕到宿松。

宿松縣城並不太大，客棧也不多，好在霍元朔在江湖上人頭熟悉，商借了一處空宅作臨時放鏢之所。

霍元朔待一切安置停當，立即微服出外，在宿松城內連轉了兩條街，見左街角下有一個小叫化蹲着討吃。

霍元朔丟給他一小塊銀子，那銀子是用白紙包着，小叫化打開紙包，取下銀子，向那白紙上看了一眼，立時起身向南疾走。

霍元朔隨後緊跟着，兩人一前一後保持四五丈的距離，直出了南門，又行了一二里左右，突然又向小路，在一個荒僻的所在，現出座破舊的小廟，也有着一星燈火，在寒風中搖曳着，小叫化用手向地下指一指，示意他停下，然後轉身入廟，不一會工夫，已帶出個四十上下的叫化子，右肩上背着五隻蔴袋，那人雙手一恭，然後右手向門內一擺，做了請進的姿勢。

霍元朔也不客氣，大步走入，這座廟外面看起來雖然破舊，但裏面却收拾得一塵不染，神枱前面放着一張八仙桌及四張木椅，那中年花子進入廟之後，旋即讓坐，接着朗聲一笑道：「花子是敝幫負責宿松分舵的常八，老鏢頭連夜到此，想定有所指示了？」

霍元朔道：「江湖上傳聞有一位鐵丐常八，想就是舵主了？」

常八咧嘴一笑道：「那是江湖朋友的抬舉，花子愧不敢當。」

霍元朔道：「這次老朽自接受了十萬兩賑災鏢銀，一直惶惶不安，不瞞常兄說，虎威鏢局雖被道上朋友妄稱為江南第一家，但一下子保十萬兩黃金的重鏢，尚是生平第一次，尤其這是官家的事情，萬一出了漏子，豈獨傾家蕩產，而且身敗名裂。」

常八點頭道：「不錯！這責任的確太大了。」

霍元朔道：「祇是這一次十萬兩黃金有關川中數十萬災民性命，說不得老朽也就勉為其難了。」

常八道：「老鏢頭的仁俠之風，花子一向敬佩得很。」

霍元朔正色道：「如果讚仁俠之風，那應該是貴幫了，老實說，老朽自金陵起鏢以來，要不是貴幫各地分舵一直在暗中維護，能否一直平安的到達此地，還難說得很。」

常八道：「各地分舵亦是奉了敝幫主之命行事，老鏢頭該知道敝幫立幫的宗旨就是扶弱濟貧，除暴剷奸。」

霍元朔道：「就憑這一點，老朽不但衷心敬佩，也衷心感激。」

常八一笑道：「老鏢頭過獎了，祇是此去前途，仍多艱險，可不能大意。」

霍元朔道：「老朽正為此事而來，想請教兄台一下從宿松到廣濟這條綫上的情況。」

常八道：「從宿松到廣濟的百里路程，前五十里由敝分舵負責，而且這一帶向無盜匪出沒，更沒有外來的扎眼人物，五十里以外，是屬廣濟分舵負責，不過老鏢頭放心，祇要鏢車到了廣濟縣屬地帶，他們必定會暗中派人接應。」

霍元朔嘆道：「老朽自開鏢局以來，尚能差強人意，一直維持到現在，從未出過甚麼漏子，更沒有像這樣勞師動衆的麻煩了很多局外人，但這次的鏢金是直接關係到數十萬生靈之命，不得不處處厚顏求助了。」

常八道：「這正是老鏢頭謙恭下士之處了，不過老鏢頭也不必太過擔憂，據我所知，敝幫主除了確保這趟鏢金的安全，幫主命所有的八袋弟子，已全部出動，暗中保護，遇上扎手人物，便會就便翦除，老鏢頭也知道，敝幫主是九袋，八袋弟子在敝幫中都是長老地位了。」

霍元朔這才鬆了口氣：「如此，老朽更深感盛情了。」

常八道：「因此老鏢頭也不必太過勞碌，沿途能休息就休息，保持體力，以便渡過最後一關。」

霍元朔道：「常兄是說……」

常八道：「據花子所知，最險惡的地方是黑刹林，幫中傳來的消息說，那地方已到了不少黑道中有名的人物，因此敝幫主雖在每處分舵派有一位長老主持大局，但鏢車一到，也必暗中隨車同行，一站站的向前集聚，待到達黑刹林時，敝幫的長老大部份都已集中在一起了，因此那地方雖然很險惡，但我們的人手也會更多。」

霍元朔嘆道：「難怪貴幫能一直在江湖的風浪中屹立不倒，原來做事如此縝密，貴幫主也眞是一代奇才了。」

常八一笑道：「老鏢頭過獎了，不知尚有甚麼問題？」

霍元朔朗聲一笑道：「能得貴幫如此相助，我還能有甚麼問題，以後貴幫如有用得着老朽之處，祇要傳一句話，老朽萬死不辭。」

常八正色道：「但老鏢頭別忘了，我們祇是為了川中數十萬生靈作想。」

霍元朔也正色道：「但常兄也別忘了，身受的還是我霍元朔，告辭了。」

霍元朔雖近花甲，仍脫不了一股豪爽之氣，當他辭別了常八回到住處之時，大部份人都已睡了，祇有一位鏢師坐着等他。

這位鏢師約三十上下，瘦削的身材，蠟黃的臉，但一雙眸子無比的晶亮。

霍元朔一見便說：「白老弟還沒有睡麼？」

那中年人站起道：「我在等總鏢頭回來。」

「有事麼？」

「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我祇是想和總鏢頭談談。」

霍元朔朗聲笑道：「那很好，我現在尚未吃飯，我們不妨弄些酒菜，邊吃邊談。」

中年人道：「酒菜早已替你準備下了，我現在去取來。」

霍元朔看着他的背影一聲輕嘆，這中年人叫白銘，江湖人送他個綽號叫火判官，因為他慣用一支判官筆，筆管中暗藏着精巧的火器，遇物即燃，厲害無比，在虎威鏢局算得上是一位好手，人也非常機警，因此甚得霍元朔的器重。

那白銘不一會工夫，已將酒菜取來，並帶了兩份杯箸，兩人就在大廳的桌上，對飲起來，好在此時夜深人靜，大家都睡熟了。

霍元朔舉杯道：「白老弟要與我談的是不是為了這趟鏢的事情。」

白銘乾了一杯道：「不錯！這趟鏢的確令人有些擔心。」

霍元朔道：「白老弟的意思……」

白銘道：「總鏢頭千萬不可錯會了意思，我自十年前進入鏢局，承你看得起，處處提拔，此恩此德，犬馬難報，個人生死，本不足惜，但萬一出了漏子，總鏢頭一生就算完了。」

霍元朔嘆道：「難得你有這片苦心，處處為我打算，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擔心，適才出去，也就是為了這件事。」

白銘道：「怎麼樣？」

霍元朔道：「老朽去會見了丐幫宿松分舵的分舵主，詳談一切。」接着便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又道：「說實在的，這一路上如不是丐幫中人替我們分憂，我們能否平安的到達此地，尚成問題。」

白銘道：「我也有此感覺。」

霍元朔道：「丐幫中人一路維護，使我衷心感激，但這份人情將來不知如何報答。」

霍元朔道：「前途艱險，白老弟尚得多費些心，並盡量保持體力，以便闖那最後一關。」

白銘道：「不勞你吩咐，我會盡力去做。」

霍元朔一笑道：「這樣老朽就放心了，時候不早，我們凌晨還要趕路，早些休息吧。」

白銘告辭而去，霍元朔也跟着入室休息。

夜色仍然在延伸着，寒風仍在連續着，雖然沒有下雪，但大地上已被凍得死寂。這時在宿松城外的山道上，正奔馳着一個人，此人也是一個花子，看年紀總在五十上下，但頭髮已經花白，一件破舊的長衫，被風吹得飄起，衣單夜寒，那老花子並沒有一點畏縮的樣子，顯然這人擁有一身上乘武功，他馳行的方向，直向廣濟縣城，雖然天寒路黑，他却脚下奇快，不到一個時辰，竟已走了五十多里。

此際前面黑林中突有人喝道：「終身托缽行天下？」

那花子答道：「一杖擎天建太平。」

「來人是那一位？」

「飛行鬼丐金老四。」

那黑林中立時也顯出一個花子，笑道：「原來是金師兄，宿松方面情形怎樣了？」

金老四道：「總算是又平安的闖過了一關，此地準備得怎麼樣了？」

那花子道：「一切就緒，祇等明日在暗中護鏢了。」原來這花子叫精靈丐于老七，與飛行鬼丐金老四，同為丐幫中十大長老之一，武功地位僅在左右二護法之下。

金老四道：「我不放心這邊的情形，特地連夜趕來看看。」

于老七道：「這一帶人烟稠密，劫匪們不會選中此處下手，何況我們已有萬全的準備，現在天寒地凍，你這連夜奔馳，也該累了，小弟備有美酒佳餚，我們何不到林中共飲一杯，以驅驅寒氣。」

金老四笑道：「那是太好了。」

兩人一齊進入森林，外面雖是冷風颼颼，但林中却異常暖和。

于老七隨手升起一堆野火，取出一葫蘆酒，兩隻叫化子鷄，竟自對飲起來，。丐幫人物為正義而生存，他們沒有名利觀念，唯一嗜好就是酒，有酒萬事足，吃得醉薰薰的，又去為別人忙，這兩人也是一樣，吃完了又去各方奔波了。

為了這次十萬兩黃金的鏢，不知忙壞了多少人，黑道上人想搶劫，白道上人想維護，金陵虎威鏢局更是職責所在，雖然明知道暗中有很多人義務護鏢，自己可也不敢大意，結果如于老七所料，他們這樣小心的竟闖過了新陽、臨湘、華容等縣，他們在華容歇了鏢，好好的休息了幾天，以後再向前邊走，便是公安縣，過了公安縣、渡孟溪，便進入武陵山區，到此後他們將準備去闖那最險要的一關，黑刹林。

此際丐幫中人物，如飛行神丐金老四、精靈丐于老七等十大長老已集中其七，實力也逐漸强大起

來。

黑利林廣達數十里，衹有一條小道，通林而過。路兩邊當然也是黑沉沉的森林，林中不但蛇虫密佈，而且積葉深厚，濃密的枝幹遮住了陽光，雖然這是冬天，林中也僅能透着些微的光線，依稀可以辨識地面上積雪的情形。

在黑利林前半截，正有七八人在奮力挖掘一個大土坑，那是叉袖公羊絕、鐵拐婆婆李珊珊，哀勞雙刀紀明紀亮兩兄弟及齊家四鐧。

黑利林的入口三四里處，却駐紮了一彪人馬，約有百十人之多，那是五條龍的聯合陣綫。

另外有一股人約二十多名，在林中不停的遊走，他們盡力避開別人的視綫，這是惡秀士朱倫及被他威迫的一批江湖朋友。

這三大批惡勢力皆夠人瞧的，除此而外尚有很多人分散在林中各處，是正是邪，沒有人能弄得清楚，在黑利林的尾端，却有兩個老花子，席地而坐，每人一隻酒葫蘆，大灌着黃湯。

不用說，這當然是丐幫中人，不但是丐幫中人，而且是很有名氣的左右二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無影神丐張老三，這兩人胸無城府，豪氣盎然，雖然形勢這樣急迫，他們仍離不了一杯在手萬事休的脾氣。

此際小花子于霜由森林一側跑了過來，于霜雖然是個女孩，但却異常機警。

竹板神丐涂老五眼睛一睇，喝了一大口酒道：「怎麼樣？」

于霜道：「兄弟們傳來消息，那虎威鏢局在華容縣休息了三天，昨日天亮起程，如今已過了公安縣，下午又渡過孟溪，預計明日晌午可抵達黑利林。」

涂老五道：「他們有這三日的休息，已足可恢復冗途的疲勞了，這黑利林一伙，我們可操百分之八十的勝算，武陵分舵的情形怎樣了？」

于霜道：「武陵分舵舵主徐楓已帶了兩把硬手，潛入黑利林，舵下兄弟也未閒着，也在分頭打探消息。」

涂老五道：「很好！其他沒有發覺到可疑的人物麼？」

于霜道：「有是有幾個人，可是這些人皆神秘得很，僅僅一現身間，旋又不見了。」

張老三沉思道：「如果說這幾個人也是爲劫鏢金而來的話，那才是眞正的扎手人物。」

涂老五道：「不錯，看情形我們不能等到鏢車來此，便要開始動手了，否則人一多了，反而會應接不暇。」

張老三道：「不錯，好在天快晚了，咱們再等等來個摸黑行動，逐個的先解決些。」

涂老五喝了口酒，轉對于霜道：「目前敵我形勢，已非常清楚，傳令下去，從現在開始，各自單獨行動，有機會盡可下手，妳的武功未純，不必再來傳遞消息，回到分舵等候佳音。」

于霜道：「不！我跟着師父。」

涂老五面色一沉道：「妳怎麼不聽話了。」

于霜小嘴一噘，退了下去，但她並未去分舵，衹是將涂老五的命令傳出之後，又悄悄的回到黑利林中。

黑利林此時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夜色雖然很黑，很沉，很靜！但却步步隱着殺機。

于霜偷偷的回到黑利林之後，丐幫左右二護法亦已不在，她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一個人手持短劍，向密林深處急闖，此時對面突然現出一個矮小的影子，弓行蛇伏的直向自己走來。

于霜叫道：「終生托缽行天下。」

這是丐幫的暗語，下一句應該是「一杖擎天建太平」。可是對方沒有答得出來。

于霜嬌喝道：「你是甚麼人？」

對方冷笑一聲道：「是你家小爺爺常星。」

于霜一笑道：「你這混小子，怎麼李家店的店小二不當，却當起劫匪來了。」左手一揮，打出一件暗器，正是驚虹一劍王雲霓送給她的飛燕神鏢，一出手便發出尖尖的怪嘯。

常星身形一偏，本意想閃過暗器準備還手，那知道小玩意竟能受他身形移動的影響，而自動的轉了彎，「噗」地一聲，剛好刺入了他的胸口，黑夜中雖然見不到血，但常星確已伏地不動了。

常星是惡秀士朱倫的弟子，武功自非泛泛，只是這飛燕神鏢不同一般暗器，他在備而難防的情形下上了惡當。

* * *

于霜得意的一笑，收回飛燕神鏢，又向黑暗中竄去，這黑利林護鏢劫鏢的序幕，就這樣從一個女孩子身上開始了。

夜！在慢慢的延伸着，黑利林中不時傳出了慘叫，往往一聲慘叫能在夜空中傳得很長很長才會消逝，不用說，這護鏢的人已展開了行動，當然這些人大部份都是丐幫的，他們必需趁這一夜間，削弱些劫鏢人的勢力，能多除一個人，鏢車就多一分安全性。

這時無影神丐張老三與竹板神丐涂老五已一南一北分頭行動，涂老五向南，張老三向北，在濃密的

森林中，各人以快速的身法，查巡敵踪。

涂老五在林中從南又轉西，此際突有一條黑影，迎面飛來，老花子身形躲向樹後，那黑影到了跟前之時，突然停下來張望。

涂老五突然沉聲道：「來人可是旋風刀何雄？」

那人忙道：「正是小的。」

涂老五現身出來道：「情形怎樣了？」

何雄嘆了口氣道：「眞是人心難測，小的是逃出來的。」

涂老五一愕道：「他們又變卦了？」

何雄道：「他們服了前輩的解毒藥，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聯手來對付我，要不是小的跑得快，可眞完了。」

涂老五道：「其實他們那些人也起不了甚麼作用，我老花子原是想多感化幾個人向善，減少一點殺孽，既是如此，也就算了。」

何雄道：「前輩，我呢？」

涂老五道：「你暫時就跟着我吧，事完之後你有地方去更好，如果沒有地方去，願意當當花子也行。」

何雄感激的道：「謝謝前輩成全。」

涂老五道：「走吧！」兩人身形剛剛移動，已聽到右側不遠處傳出一聲慘叫，老花子身若閃電般的已向發聲處飄去，何雄也隨後跟上，三丈開外的地上躺着一個人，却早已斷了氣，兩人走近一看，是個標悍的漢子被對方一劍穿胸，那手法乾淨俐落。

何雄道：「此人正是惡秀士朱倫威迫的二十五人中的一個，叫鐵拳向飛。」

涂老五道：「這是驚虹一劍的手法，王姑娘必在左近。」他正待張口呼喚，身側傳來一陣兵刃相擊的聲音，兩人同急竄過去，果見王雲霓跟一個瘦長的人影動上了手。

那人手法奇快，刀光閃爍，以王雲霓的功夫，竟被對方迫得連連後退。

涂老五脫口道：「是快刀馮奇。」

馮奇冷哼道：「閣下是那道上的朋友？」

涂老五道：「黃泉道上的勾魂使者，王姑娘退下來。」

王雲霓虛晃一劍，嬌軀急轉，涂老五「啪啪」打了兩下竹板，已頂上去，竹板一响，鋼刀垂地，原來涂老五這竹板中藏得七種極小的暗器，尤其在黑暗中打出，更使人無法躲避。

那人身形一陣抖動，已倒下去。涂老五一笑道：「爲了川中數十萬飢民，老花子不得不耍些手段了，王姑娘打從那兒來？」

王雲霓道：「晚輩擔心鏢車的安危，不得不提前入林察看，一路上也遇到幾個黑人物，都被我順手牽羊的除去了。」

涂老五道：「宰得好，現在我們一道走。」三人身形由西又轉向東，才走下去數十丈左右，便聽有人喝罵道：「小鬼丫頭，妳別以爲仗着一點幻影迷踪步法，老子就無法奈何你。」

涂老五聽得一愕道：「這一定是于霜，我們趕快去接應。」身形動，迎面已有一條嬌小的人影撲了過來，身後有一個大漢急追。

王雲霓急叫道：「是霜妹麼？」

于霜道：「姐姐救我。」

嬌軀如弓形般的彈出，驚虹乍閃，一劍已進了那大漢的前胸。慘叫之聲，劃破了長夜的寂靜。

何雄讚道：「姑娘好凌厲的手法。」

王雲霓一笑道：「套句涂老爺子適才的一句話，爲了川中數十萬飢民，不得不狠起心腸來幹了。」

涂老五摸摸于霜的頭道：「鬼丫頭，叫妳回分舵去，妳怎麼又偷偷的跑來了。」

于霜小嘴一噘道：「我要跟着師父嘛。」

老花子哈哈大笑，說一聲：「走！」四人又展開身形，向密林深處走去。

夜本來就黑，林中更黑，可是在黑利林的中部，却閃爍着一星火，那是一家野店，數間木棚，是專爲往返旅客歇脚之用，夜雖然很深了，可是店中仍有一位客人，外表看起來，這位客人有些其貌不揚，身材小小的，着一身老藍布短裝，道道地地的鄉巴姥，可是三更半夜，他一個人在黑利林的野店中吃酒，就不是鄉巴佬所應有的行爲。

店小二早已打盹了，店外却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一並排跑進兩個中年花子，而且每人身上皆掛了紅，一個傷在左肩，一個傷在右肩，傷口雖然不深，但也狼狽不堪。

藍衣人眉頭一皺，外面又是一陣脚步聲，一連走進了四個人，每人手中提着一支金光閃爍的短鐧，當頭一人笑道：「兩個臭花子，看你們現在還能向那裏跑？」

左邊花子怒道：「你們齊家四鐧在江湖上也算是威名人物了，難道眼睜睜的看川中數十萬飢民餓死麼？」

這四個人正是跟叉袖公羊絕聯手的齊家四鐧，龍虎獅豹四兄弟。

齊龍笑道：「我們如果有悲天憫人之心，也不會在黑道中打滾了，你們兩個一齊上吧，衹要你們

能逃得出我們的四家合手連環鐧，就饒你們不死。」

原先的藍衣人冷哼一聲道：「四家合手連環鐧又有甚麼了不起！」

齊虎瞟了他一眼說：「閣下也想嚐試一下？」

藍衣人冷冷一笑，身形陡起，猶如狂風暴雨般的，在屋中打了個旋轉，再等他身形停下來時，齊家四兄弟的四柄鐧，全插在他們自己的胸口上，人早已去陰曹地府報到了，這種快速的手法，眞是駭人聽聞。

藍衣人又是一聲冷笑，丟下一塊銀子，轉身便走。

兩個中年花子想不到這樣個其貌不揚的鄉巴佬，竟然有這等的功夫，忙叫道：「丐幫作事，一向恩怨分明，請閣下留下姓名來。」

夜風中飄過來兩個字：「追風！」

追風閃電是官府中特聘的兩位捕快，一居金陵，一居燕山，號稱南北雙捕，聞名的人很多，見過面的人却很少。

兩個中年花子同時搖搖頭，雙雙又走出木屋，此兩人正是丐幫中十大護法之內的棍丐趙老三、醫丐古老九，他們是奉命哨路，不想遇了齊家四鐧，要不是中途殺出了追風，他們的麻煩可夠大了，這兩人武功不低，在丐幫身份也很高，這是他們第一次遇到了敗跡。

醫丐古老九苦笑一道：「咱們闖蕩江湖數十年，這一次倒眞是開了眼界，我們先找一個地方敷藥裹傷，然後繼續向前哨去。」

棍丐趙老三點點頭，兩人並肩又消失於夜色之中。

野店的金鷄已經在叫，東方現出了曙光，這血腥的一夜就這樣過去了。此際在黑刹林的末端大樹下，躺着一個人，正在呼呼大睡，此人是無影丐張老三，他的鼾聲震得地面的積雪喇喇作响。

他睡意正濃的時候，突然一驚而起，看看地下，原來是一條長蛇捲住了他的脚。他再一看天色不由哎呀一聲說：「幸虧了這小東西，否則豈不誤了大事！」

他取起了青竹杖在蛇身上一繞旋，那條長約八尺的黑蛇，已被他挑了起來。

叫化子是玩蛇的祖宗，他雖然捨不得殺它，却也捨不得放掉，挑着蛇身形一旋，已沿着森林，向東急馳，那正是往孟溪的方向，只是這黑刹林太深太長，他急走了一個時辰，仍是在林子的中段，日頭已斜斜的在向天上爬，有一絲絲的陽光射到林子裏，却微弱得可憐。

張老三挑蛇正急走間，忽聽前面有人高喝一聲：「站住！」

張老三足下一停，循聲看去，對面站着兩個黑衣大漢，目光灼灼，每人手中提着一柄厚背闊面薄刄的大砍刀，這是哀勞雙刀紀氏兄弟，因爲他們在樹林中挖了坑，不願被別人發現，在此阻止來往行人。

無影神丐張老三嘻嘻一笑道：「兩位是想賞花子幾文麼？」

紀明冷聲道：「要討賞到閻王殿去，這地方沒你的份。」

「那麼兩位喝住我老花子又是爲了甚麼？」

「此路不通，要你滾回去。」

張老三嘻嘻一笑道：「如果我花子不願意呢？」

紀亮臉色一沉道：「看樣子你是不想吃敬酒了。」

「敬酒不夠刺激。」

「那麼就請你吃罰酒。」

紀明紀亮兩兄弟互施一個眼色，雙雙躍起，雙刀迴旋，已撲了上去，他們一開始便下辣手，用上了雙迴旋刀法，老花子識貨，遇到這種場面，是打單不打雙，他右腕微一運力，那條蛇已離開青竹杖，飛向紀明的頸部，紀明以爲是暗器，伸手便接，那條長蛇却借機繞着對方手臂，更繞上到脖子，迫得紀明扔下單刀雙手去解。

紀亮一見大吃一驚，正待去解救，張老三的青竹杖已倒旋回來點上他的死穴，連聲音也未發出，便到閻王老爺那兒報到去了。

紀明已被那條長蛇繞得臉色蒼白，也終於嚥下最後一氣，以他們雙旋迴風刀法，一旦施展開來，老花子未必是他們的對手，這叫做出其不意。

此際林中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甚麼事？」

張老三未等對方出來，人已飄入林中，隱身在大樹後面，一瞬息現出兩個人來，一個老頭子、一個老太婆，這二人正是刄袖公羊絕及鐵拐婆婆李珊珊。這兩個魔頭凡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沒有不認識的，無影神丐張老三自知不是敵手，却展開無影身法，從林中繞了一匝，才繼續向前走去。

這時候日已當頭，有數十輛鏢車，由三百多人押着，進入了黑刹林，鏢旗上繡着一隻下山猛虎，聲威凌人，更有數人在前面喝道。

「虎威遠揚！」

「虎威遠揚！」

這正是江南第一家，金陵虎威鏢局所押解的十萬兩賑災黃金，數十名趟子手後面，是總鏢頭虎頭護手雙鈎霍元朔一馬當先，他身後緊隨着火判官白銘。其次每三輛鏢車必有一名龍虎鏢師跟着，每一輛鏢車也必有四個鏢夥提刀押運。

鏢車全是用騾馬拖着，最後面

是二百名由金陵提督府派出來的官兵，一名武將率領着，這一行人馬從神色上看，甚是緊張，每個人都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而且行程特別快速。

這黑刹林是這次押鏢的最重要一座關口，金陵鏢局的人那能不緊張，就在他們入林才五里左右，森林中衝出一彪人馬，攔住去路，當頭一人，赤背紅鬚，滿身虬肉，手持雙斧，此人正是黑道五龍中的第一條龍，赤背龍胡雄，他震天一聲大喝：「孩子們！衝！」

按照武林中一般劫鏢的慣例，應該先用響箭示警，然後再談交易，但胡雄是個大老粗，劫鏢就是劫鏢，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講。

他手下二十名頭目，一齊拍馬衝了過來。

金陵鏢局的二十名趟子手向兩邊急避，霍元朔身後的火判官已拍馬衝出，他仗着一支尺許長的判官筆，東挑西推，祇是馬上戰鬥，那短小的兵刄，實在派不上多大的用處，他心下一狠，一聲長嘯，人已劃空而起，臨空打了個盤旋，右手一撥判官筆的末端，從筆尖中冒出點點青燐，不多不少，那二十名頭目每人身上着了一粒，立時喇喇的燃燒起來。

這種青燐開始時雖小，但一着人身，頓時膨脹開來，那二十名頭目立時滾鞍落地，在地面上亂滾，此時後面又闖出三名龍虎武師，揮劍急斬，二十個人瞬息間皆已橫屍就地。

赤背龍胡雄見手下死盡不由大怒，大喝一聲，正待飛身而出，身後有人大叫道：「大哥且慢！這一陣讓給兄弟。」林中又闖出五人，正是青爪龍鄒清與他手下四個兄弟，每人手持一支短柄金槍，頓時將那三名龍虎武師及火判官白銘圍在核心，同時更施展出合手戰法，五絕金槍，五支槍如五條金龍，迴環旋繞，四人雖極力反抗，但五個敵人功夫太高，再加上五絕金槍的招式精奇，不到一刻工力，那三名龍虎鏢師，全都完了蛋，火判官白銘也負了輕傷。

總鏢頭霍元朔一擺虎頭護手雙鈎，大喝一聲，奮起神威，雙臂飛旋，已震脫了敵人的兩支金槍，白銘才得安全抽身。

青爪龍鄒清一抬槍分心便刺，林中又有人一聲朗嘯：「四弟住手！」出來的即是白衣龍江平。

白衣龍江平更不答話，一揮短劍敵住了霍元朔的護手雙鈎。

青爪龍鄒清及赤背龍胡雄等六人立時向鏢車搶去。這五條龍中的人，個個武功高強，金陵虎威鏢局尚剩下的十五名龍虎鏢師，紛紛下馬，上前敵住。

這些鏢師在武林中都算得上是一二流好手，但仍擋不住對方的威勢。眨眼間，又有兩名龍虎鏢師受了傷，此際林中又闖出一彪人馬，當頭一人中等身材，臉如黃蠟，手持銅背大刀，身後跟着十名匪目與三十名嘍囉，直向鏢車搶去。此人是黃面龍薛霸。

虎威鏢局的十五名鏢師又傷了兩名，如今黃面龍薛霸再衝出來，更是相形見絀，正是危急的當兒，突由右側的大樹頂上，飛竄下兩個中年叫化子，一個使刀、一個使劍，這二人是丐幫十大長老之中的刀劍二丐，刀丐錢老六，劍丐李老十。

刀劍二丐向以快迅見稱，但見刀光劍影，耀眼生輝，黃面龍薛霸帶來的十名匪目，及三十名嘍囉，也不過眨眼下，亦已傷亡殆盡。

青爪龍鄒清的四名兄弟傷了兩名，三人與赤背龍胡雄、黃面龍薛霸等五人奮力苦戰，虎威鏢局的鏢夥因爲護鏢，也傷了十餘人，死了兩個。

十數名鏢師，再加上刀劍二丐，圍戰敵方五人，方算堪堪支持，由此可見那三條龍的武功，的確不同凡響。

白衣龍江平與霍元朔對敵，也祇能打成平手，這時林中又闖出六個人來，那是第五條龍黑鬚龍鍾豹及小天罡張托，暨手下四個兄弟，這六人一出場便躍向鏢車，林梢上又飛下兩個中年花子，那也是丐幫中十大長老中的毒丐向老八、醫丐古老九，兩個人兩支青竹杖，如蟒龍飛舞，瞬息間已點了鍾豹四個手下的死穴。

小天罡張托揮刀急上，毒丐向老八一抖手間，張托摔了個觔斗，接着左手一揮，一支毒鏢已穿過張托的前胸。

黑鬚龍鍾豹手握兩柄百斤重的鐵鎚，奮勇而上，醫丐古老九與毒丐向老八兩人合力抵擋，仍感甚是吃力。

老鏢頭霍元朔奮戰白衣龍江平，也漸感不支。

青爪龍鄒清餘下的兩個兄弟，也先後死於刀劍二丐之手，這五條龍所帶出的手下，已先後傷亡，目下祇剩下他們五個人，雖祇五個人，但仍佔絕對優勢。

霍元朔力敵白衣龍江平二百餘招，他也驚懼江平的功力，已有些相形見絀，江平立時順水推舟，掌中劍旋風急斬，霍元朔抽身不及，正是千鈞一髮之際，眼前灰影晃動，白光一閃，江平已倒在地面，現場多出個身着藍布短裝的矮小漢子，其貌不揚，活脫脫的鄉巴佬。

江平那支短劍正插在他自己的胸口上，這雄霸武林的第三條龍，

竟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霍元朔却愣在當地。

那人微微一笑道：「霍老英雄受驚了。」

霍元朔雙拳一抱說：「老朽是大恩不言謝，請問壯士貴姓大名？」

藍衣人道：「在下追風，目下無法多叙，老鏢頭可協助下屬先解決那四條龍，前途仍是艱險，我先去佈置一下。」

霍元朔旋即撿起雙鈎，向四龍殺去，藍衣人也如一陣風般地，閃向黑刹林深處。此人的確夠資格稱爲追風。

這時毒丐向老八、醫丐古老九、劍丐李老十、刀丐錢老六與虎威鏢局的十數名鏢師，力敵四龍，仍是佔不到上風，正吃緊的時候，霍元朔已提鈎加入，同時在來路上又飛奔過兩名中年花子，一到當場，立時各持青竹杖，加入戰圈，此二人是飛行鬼丐金老四，精靈丐余老七，這兩人一加入，戰勢立時改觀。

四條龍一看形勢不好，互一施眼色，邊打邊向森林中退，恰巧林中闖出兩個老叫化，正好攔住他們去路，那是丐幫左右二護法竹板神丐涂老五、無影神丐張老三。

涂老五竹板連響，將板中所藏的七種精巧暗器一齊射出。這些暗器細如牛毛，一經射出，威力無比，本來以四條龍的身手，一般暗器絕難傷到他們，祇是他們纏戰已久，再加涂老五的暗器是藏在竹板之中，無法想像得到，因此四條龍全負了重傷，他們都是黑道中久負盛名的人物，一時難以嚥下這口氣，抱着拚命的打算，帶傷拚命，這樣不到一刻工夫，都已追隨白衣龍江平，先後去地府報到了。

老鏢頭霍元朔等人，這時才喘過一口氣，檢查人數，死了三個鏢師、二個鏢夥，傷了四個鏢師及十七名鏢夥，死者就地掩埋，準備回程時再將屍體運回，傷的就地裹紮，歇了一陣，與丐幫中七大長老、兩大護法，又繼續上路。

大家都疲累了，而且還有傷者，又未能得到充份的時間休息，因此鏢車行得很慢，落日時分，才下去二十里路程，那正是黑刹林的中段，天氣更冷了，天空也下起雪來，飄飄的雪花，和着西北風臨空飛捲，雖然林子裏風比較小，但那寒冷的空氣，也使人受不了，他們這一行人，再走了五里路，天已完全黑了下來。

霍元朔立時下令休息，並埋鍋造飯，五條龍這一關雖然過了，但要出黑刹林尚有一段很長的路程，難免有險阻，因此他們必需恢復體力，祇要闖過了黑刹林，便前途坦蕩，可直達目的地。

這些人吃了飯休息一陣，正準備起程，林中有人沉喝道：「是相好的，留下鏢車再走。」

霍元朔沉聲喝道：「甚麼人如此大膽？」

那人道：「老夫惡秀士朱倫。」

霍元朔暗吃一驚，大喝一聲：「闖！」虎威鏢局的人，紛紛操着兵刃，尚未來得及移動脚步，前面林子裏已閃出二十多名黑道人物。

領頭的人是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文士，着一襲灰色長衫，隨風擺動。此人正是惡秀士朱倫，他外表文雅，宅心險惡，一見面二話不說，便猛喝一聲：「搶！」

手下二十餘人奮力衝向鏢車，劍丐李老十與刀丐錢老六，一刀一劍，快如旋風的穿入人羣，但聽得慘叫聲起，已倒下去十餘人，其餘的人大吃一驚，正待後退，涂老五竹板連響，七種精巧暗器，齊齊發動，敵人紛紛倒地發出，一片哀嚎之聲。

惡秀士朱倫連看也未看一眼，好像眼前二十多人的生死，與他根本無關，但見他身子一晃，已向涂老五衝來，涂老五施出七十二種神板的絕技，裏了上去，耳際祇聽到一陣「啪啪」聲響，雙方甫一接觸，涂老五身形急退，「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竟然莫名其妙的挨了一掌。

無影神丐張老三及丐幫七大長老、霍元朔等人，正待接手，驀地一條人影，由樹梢頂上飛墜下來，眼前劍光打閃，惡秀士朱倫哼都未哼，亦已血濺五步，這種快速的手法，眞是駭人聽聞。

惡秀士朱倫的身形剛剛倒下去，那人又如鬼魅般的翻上樹梢，在場的人連對方是甚麼樣個人都未看清。

霍元朔急叫道：「那位同道加以援手，老朽這廂有禮了。」

夜風中飄過來兩個字：「閃電！」

南北雙捕，追風閃電全出動了，不用說這是官家請出來的好手。

霍元朔嘆道：「追風閃電，南北雙捕，聞名的人多，認識的人少又少，來如神龍，去如黃鶴，這樣兩個神秘人物，竟然全現身了。」

無影神丐張老三道：「這是總鏢頭的福氣，也是川中數十萬飢民的福氣。」

竹板神丐涂老五適才在被一拍之間，竟被惡秀士朱倫震傷腹內，連忙服了一粒丹藥，調息一下，方將血氣平靜下來，旋道：「老鏢頭，前途尚有兩個厲害人物，我們必需連夜趕出黑刹林，祇要到鶴峯縣城，然後渡下霸河，走施恩，由

白楊坪入川，便可平安無事了。」

霍元朔立時下令開拔，才走了數十丈，見前面又飛過數條人影，衆人神情又是一陣緊張，待來人到目前才看出，竟是驚虹一劍王雲霓、小花子于霜、旋風刀何雄及丐幫武陵分舵舵主徐楓。

張老三道：「前面情形怎麼樣？」

徐楓道：「我們已仔細打探過，前面三里處，便是双袖公羊絕與鐵拐婆婆李珊珊潛伏的所在，祇要過了此關，便可一路平安的出黑刹林，到鶴峯縣了。」

涂老五道：「這兩個老怪頗難對付，好在南北雙捕已在黑刹林現身，到時這兩個人祇要有一個在場，咱們就不怕了。」

霍元朔道：「涂兄說得是，我們走。」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雖然每個人的心理都很緊張，但這一關是非闖不可。

鏢車發出轆轆的聲音，在靜靜的夜色中聽來非常刺耳，除此之外就是馬蹄的聲音及行人的脚步聲音，這三種聲音混成一片，形成了一支進軍的交響曲。

老鏢師霍元朔心事重重，雖然這次出鏢，得到了丐幫很大的幫助，但武林中不是靠人多，而是靠武功，如以李珊珊與公羊絕的功力，結合他目下所有的人，也不是對方的對手，可是他仍然要強打起精神，趕鴨子上架，這一關是非闖不可，果然他們未走上三里路，忽聽得「喇」地一聲，從林中竄起兩條人影，上升七八丈，臨空一旋身，竟向鏢車行列的中段撲了下來。

先當其衝的是刀劍二丐，他們的刀劍雖快，但來人的身手更快，一掌一個，已將二丐震開，毒丐、醫丐、精靈丐、飛行鬼丐五人一齊湧上，竹杖棍齊施，同時十五名龍虎鏢師及霍元朔等也一湧上前。

對方手揮脚踢，鐵拐迴旋，已擊傷了三名鏢師及丐幫長老古老九及向老八。

竹板神丐涂老五、無影神丐張老三兩大護法，雙雙出手，但僅擋了三招，已無法招架。

双袖公羊絕與鐵拐婆婆李珊珊的功力，眞是有點駭人聽聞。

公羊絕冷聲道：「祇要諸位放下鏢車，離開此地，老夫不爲已甚，讓你們逃生。」

霍元朔怒哼一聲道：「祇要老夫有一口氣在，你就別想做這春秋大夢。」

鐵拐婆婆李珊珊道：「何必跟他們多嚕囌，祇要將這些人宰光了，十萬兩黃金就屬於你我的名下。」

鐵拐連揮，又傷了兩名鏢師。公羊絕出袖如刃，刀、劍二丐也負了傷。

霍元朔一振護手雙鈎衝了上去，竟被對方一招震退。

驚虹一劍王雲霓與徐楓兩人明知不敵，也急衝上去，就在這個時候，一條白色人影，從林中躍出，手中玉簫急揮，左打公羊絕，右點李珊珊，一招之間，竟將兩人迫退，現身的人是玉簫書生周秀策，他年紀輕輕，竟力敵兩個一等一的大魔頭，眞使人想像不到，公羊絕與李珊珊一退便進，雙敵周秀策，雙方如浮光掠影，已換了二十餘招，三人同時受了傷，但周秀策以一敵二，傷勢較重，「哇」地吐出口鮮血，衆人正待上前接應，另有二條人影已接住了公羊絕與李珊珊，竟是南北雙捕追風、閃電，沒看到他們是怎麼來的。

這兩人出手奇快，竟在一招之間，將李珊珊的鐵拐震飛，公羊絕刃的雙袖已被撕去，三招不到，這兩個綠林巨梟，已伏屍就地。

王雲霓前去扶起周秀策，幫他裏了傷，一笑道：「你現在還怪我麼？」

周秀策笑着搖頭，追風、閃電解決了公羊絕與李珊珊向衆人一拱手，如飛而去。

霍元朔招呼衆人裏了傷才嘆道：「雖然我們傷了幾個人，但這一關終於闖過了。」

(完)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車夫人

夜探香車誣炸店　捕頭出現欲擒殺

三九嚴寒，雖在長江以南，仍然是北風怒吼，天飄雪花，草木乾枯。

北方的寒風，裂人肌膚，然而南方的風，却砭骨沁髓，教人連打寒顫。今天，蒼穹一片灰濛濛，地上隨處可見積雪，但最令人難受的却是一陣陣凌厲的寒風。那風直像龍捲風一般，把地上的落葉和積雪捲起半空，在半空中打旋呼哨，這眞是打狗不出門的日子。

遠處一輛馬車迎面慢慢駛來，駕車的却是一個身材瘦削，但面貌異常醜陋的漢子，那車把式似乎沒主的孤魂般，任由馬兒慢慢走着。

蹄聲得得，馬車終於走近，一陣風吹來，衣衫貼胸，奇怪的是車把式的胸膛居然隆起兩團肉！不錯，車把式本是個女子：朱鳳！

朱鳳在容被人毀掉，那副尊容驚世駭俗，幸好風小月送她一張人皮面具，方可稍爲掩飾，但仍然醜陋之至。

襄陽城臘月初二的武林大會之後，她便跟隨風小月和星星渡江南下，由於有的是時間，他們三人走走停停，優悠之至。

驀地，半空飛旋着幾塊木板，朱鳳在沉思中驚醒，抬眼望去，驚呼一聲：「大哥，你出來看看！」

她呼大哥，但掀簾探頭露身的却是星星，「鳳，你累了麼？待小妹來駕車！」

「不，你看！」朱鳳用馬鞭向路旁指去。只見路旁停着一輛馬車，馬兒已不見，車廂之頂被風吹掉，廂壁亦破裂不堪，由裂痕中，依稀看到車上有人躺着。

星星雙脚微微一頓，騰空而起，凌空打了個美妙的旋轉，輕飄飄落在破馬車旁，朱鳳忍不住喝了聲采。却聽星星呼道：「鳳姐，你來看看！」

朱鳳下車，將繮繩繫在樹幹上，然後跑過去，伸頭一望，登時吃了一驚。原來車上一共有三具屍體，兩男一女，女的約莫三十來歲，頗具姿色，男的一大一小，大的年近四十，小的才六、七歲模樣，似乎一家人。

三具屍體都蜷縮着，星星用刀鞘將屍體挑翻，只見那三具屍體身上不見有傷痕，皮膚亦無異狀，只是由臉上之肌肉及五官之形態來判定，死者生前似乎受到極大之驚嚇！忽然風聲一響，兩人連忙轉頭望去。

却原來是風小月！三九嚴寒，依然是那襲白衣，衣袂飄飄，瀟洒之至。朱鳳連忙讓開，風小月走前看了幾眼，跳下車去，「你們在附近搜索一下！」

星星輕哼一聲：「你不去練功，又想多管閒事了！」

「甚麼多管閒事！這是青城派的俗家弟子『劍膽鏡心』沈重城沈大俠一家大小！」

朱鳳連忙向四周看了幾眼，低聲道：「小心，別讓『有心人』看見，又要冤枉咱們是兇手了！」

風小月翻動屍體，又叫道：「快在兩旁搜索一下！」三具屍體之衣衫完好，他動手解開沈重城的外衣，接着將內衣也解開，只見肌膚完好，毫無傷痕！

風小月不由犯了愁：沈重城一家三口是怎麼死的？不是刀劍之傷，亦非是內家眞力擊斃，更非中毒，若是被嚇死的，臉色也該泛墨綠色！

忽然朱鳳叫道：「大哥快來！」

風小月雙脚微微發力，身子倒飛，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輕巧地落在朱鳳身旁，只見一棵大樹下，躺着一具屍體，是一個精壯之極的漢子。

風小月蹲下檢查，只見那漢子的脖子上有一條瘀痕，就像是一個匝子般，在脖子上繞了一圈！半晌，風小月長身道：「好厲害的膂力！他是被人以長鞭繞頸，甩出去的，落地之時，脫骨斷氣，兇手是名高手！」

星星也已趕過來，接腔道：「看來此人可能是沈重城的車伕！」

風小月輕「唔」一聲：「大概是沈重城的帶藝投師徒弟『大力神』金力！」

「沈重城名頭不小，小妹雖不認識，也曾聞名，據知他一向在川貴一帶活動，甚少來江南，今日他死在此處，眞是奇怪！兇手是甚麼人？」

朱鳳道：「也許他是來找他師父的！」一陣寒風吹來，三人都打了個寒顫。

風小月道：「愚兄跟沈大俠有兩面之緣，咱們費點氣力，將他們一家人埋葬了吧！」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路旁已堆起一坯黃土，風小月拜了三拜，又在黃土堆後做了個記號，三人再度上車。這次却由風小月駕轅，他心情不好，揮鞭催馬急馳。

馬兒神駿，速度極快。片刻間，已馳出數里，忽然前頭有一輛美命美奐的大馬車。馬車固然漂亮，那拉馬的四匹白馬更加神駿，渾身上下不見一根雜毛。

風小月忍不住脫口讚道：「好馬！」他揮鞭催馬，意欲趕上前看個清楚。可是，一道清脆的鞭聲響起，那四匹白馬洒開馬蹄急馳，速度驀地提高，任他風小月如何催騎，不但無法超越，反而距離拉得更遠。

星星探頭道：「大哥，你別跑得這般快，車子顛簸厲害！」她秀眼一抬，亦看到那輛馬車，臉上登時透出神往之色！不錯，那馬那車無一不叫人讚賞，任誰看過都會羡慕：「那是誰的？」

「不知道，愚兄正想追上去，不料牠亦加速前進！」

朱鳳聽他們交談，也忍不住探頭窺望，但她只看了一眼，馬車便已拐彎，隱在樹林之後。

風小月「呀」地叫了一聲，催馬更急，待他越過樹林，已失去那駿馬雕車之踪影，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將速度放慢。馬車又恢復先前那副不緊不慢，「要死不活」的速度，慢悠悠前進着。

星星道：「大哥，讓小妹來駕一會兒，你還是進廂練功吧！」

風小月應了一聲，將轡繩交給她，鑽進車廂。

臘月初二，襄陽城郊，新月池畔那一場惡戰，雖然是險勝巧勝，但爲他掙來了極大之名頭。這半個多月，他一直在練功，刻意不與別人接觸，還不知道「風流劍客」風小月這七個字，已響遍大江南北。

但對風小月來說，收穫絕不是這些，而是武功。這一場惡戰，是他拚盡全力，用罄智慧，才得以全身而退，却因此在武學上大有收益。

與青城派掌門長眉道長交手的數十招，他在臨危之際，新創了好些救命招式，趁腦海內尚有印象，這半個多月來，他不是在馬車內冥思，便是跑到無人之處苦練，使其造詣更進一步。

換而言之，至此他武功方趨圓熟，進入一流境界。

世事本如此：一害必有一利；一利必有一害。去年他無端端惹來一場殺身災難，但武功却因此而大成，是利是弊，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冬天，晝短夜長，天色又不好，才剛酉時，天已黑了。

不久，馬車駛進一座小鎭，看街道兩旁之商店及行人，便知此鎭十分繁盛熱鬧。星星將馬車停在一爿客棧前，店小二上前殷勤招呼，一問方知此鎭名爲新舖，離岳陽城，快馬只須一天行程。

客棧不大，但佈置幽雅整潔。樓下是飯館，樓上方是客房，風小月正想上樓，忽聞有人叫道：「眞是有緣！風老弟，今日見到你眞好！證明你的災難已過，來來，先過來喝幾杯！」

風小月自樓梯上望過去，只見飯館那裏疏疏落落地坐着十來個食客，其中一個正舉杯向他邀飲，他定睛一看，認得是「雁蕩兩子」的老么宋遜，乃一笑下樓走過去。星星向朱鳳打了個手勢，兩人先上樓去。

這宋遜三十五、六歲，三年前曾與風小月由荊州同舟下金陵，有十日相聚之緣。只因投機，竟成朋友。當下風小月向他抱拳道：「宋兄別來無恙？怎不見令兄？」言畢拉椅坐下。

宋遜爲他斟酒：「舍姪女初七那天出閣，是故老哥哥無法趕去襄陽參加盛會，適才那兩位是你朋友？」他招手喚來小二，添了三套杯碟，又點了幾個菜。「我正到處打聽你之情況，想不到在此遇到你，正合了一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來，講講經過！」

風小月扼要地將經過說了一遍。說畢，正好朱鳳及星星洗好澡下樓，而小二也將酒菜送上來。風小月爲他們介紹過後，又道：「宋兄，承蒙厚愛，千里迢迢打聽小弟生死，此情此義，眞沒齒難忘！故今晚請讓小弟做個小東，聊表寸意！」

宋遜哈哈笑道：「倒不是要你感恩，而是你一向比我多金，老哥哥便不客氣了，來！動筷吧！」

酒過三巡，星星問道：「宋二俠，鎭外有一輛被毀的馬車，車上有三具屍體，不知你見過否？」

宋遜搖搖頭。「宋某入鎭已一個多時辰，並無發現！死者是甚麼人？」

「青城派俗家弟子沈重城，其他兩人似是他家人！」

宋遜聳容道：「沈重城之武功，宋某見識過，他算是青城派俗家弟子中數一數二的，甚麼人殺死他？」

「不知道！」風小月道：「小弟也百思不得其解哩！」

宋遜道：「據宋某所知，沈重城的仇家並不多，即使有也只在西蜀一帶，怎會死在此處？而且還帶着家人！」

朱鳳接道：「說不定他仇人是四川跟踪至此才下手也未定！」

宋遜嘆息道：「江湖險惡，這種事幾乎無日無之，也已見怪不怪！來，喝酒吧！老弟，你準備去何處？」

「約了『一縷烟』雲飄在岳陽見面，不過離約見日期尚有幾天，小弟打算在此住一兩天再走！」風小月笑笑。「此處比岳陽清靜，乘機練練功！」

宋遜道：「很巧，老哥哥約了岳大俠明晚在望湖樓見面，會在岳陽逗留幾日，相信咱們還能見到面。」

「宋二哥約的是那位岳大俠？」

宋遜放下酒杯，哈哈笑道：「岳陽城除了岳震天之外，尚有那位岳大俠？」

風小月興奮地道：「鐵漢岳震天大名，如雷貫耳，小弟早想結識，屆時請二哥介紹一下！」

「這又何妨？愚兄在岳陽就住在他家，你到岳陽去他家找我就是！」

四人談談說說，這頓飯直吃了一個多時辰才散。風小月回房先洗掉路上之風塵，便在後院雪地上練棒法。他的「如意棒」是外門兵器，另闢蹊徑，獨樹一幟，招式怪異多變，幾許英雄都敗在他棒下。

今夜風急無月，他却練得滿身大汗，一直待至三更才回房，隨即上床盤膝練內功。臘月初二，襄陽城畔那一戰，使他深深覺得自己之武功尚不足恃，若不在短期內更進一步，實難在武林立足。他自己倒不太覺得，實則他在此半個多月，武學造詣已在無形中，提升了一個階次。

次日，宋遜與風小月三人吃過早餐，便上馬去岳陽。風小月他們則留在新鋪鎭，三人都抓緊時間練武。本擬住四五天，但風小月又想認識岳震天，故第四天吃過早飯便上路。

今天無雲，風也溫和了不少，柔弱的陽光，讓行人添了幾分暖意。三人不想打尖，因此帶了乾糧，晌午便在車上果腹。朱鳳首先吃飽，她見路旁有樹林，便入林解手，可是剛走進樹林，便傳來一道驚叫，風小月和星星只道她遇險，雙雙自車上飛出。

風小月動作較快，身子落下，脚尖在地上一點，再度騰起，已穿林而進，只見朱鳳衣衫整齊地站在一棵大樹前面。他循其目光望去，只見樹上掛着一個人！不，人又怎會隨風搖晃？再一望，却是宋遜！是宋遜的屍體！

風小月亦不由自主地發出驚呼，他吸了一口氣，低聲道：「兩位妹子，請在附近搜索一下！」言畢拔身而起，將屍體解下，看情況，宋遜已死去多時，奇怪的是身上不見傷痕，只有頸上的繩痕，情況竟與沈重城一樣！

風小月倒不關心宋遜是幾時被人害死的，他最關心的是誰殺死他！照他所知宋遜很少到此處，凶手也很可能不是當地人了！

他跟岳陽鐵漢岳震天約會，是否牽涉到別人之利益，才引來殺身之禍？看來，他非去找岳震天不可了！

星星和朱鳳先後回來，均表示沒有搜到甚麼值得思疑的証物，忽然朱鳳道：「大哥，他的死法跟沈重城一家好像一樣！」

風小月心頭一跳：他們之間是否有關連？看來這件事又得讓他頭痛好幾天了，良久他才吸了一口氣，道：「咱們先將他埋了吧！」

* * *

馬車走抵岳陽城時，城門早已關了，三人只好在城外農舍借宿一宵，次日，進城之後，先安頓好車馬行李，便聯袂去找岳震天。

岳震天在岳陽城是個婦孺皆知的人物，因此很快便找到了，岳家不很大，但也不算小，應是小富之家，三人遞上拜帖，岳震天親自出門迎接，「久仰大名，不知是甚麼風將閣下送來！」

風小月連忙回禮。「岳大俠大名，在下更是如雷貫耳，今日冒昧登門，除來拜訪，實另有一要事請教！」

岳震天身材魁梧，三十多歲的一條壯漢，但模樣頗爲斯文，相貌堂堂，聞言微微一怔，輕捋一下頷下短髯，沉吟道：「今日蓬華生輝，有話請到裡面談！請。」

三人隨他到廳裡，寒暄一番，下人送上香茗，「風少俠與長眉道長一戰，風雲色變，武林傳聞極快，令人神往，可惜岳某有事纏身，未能一睹盛會，實在遺憾之至！料不到今日竟能促膝而談！」

「武林傳聞，豈能作準，在下僥倖不傷已是萬幸，不敢當大俠盛讚，」風小月由衷地道：「倒是大俠英名及事蹟，在下久有所聞，今日得識尊駕，實乃快慰平生！」

「適才少俠說有事登門，不知是何事？」

「在下得悉宋遜與大俠有約，未知此是何約？」

岳震天臉色一變。「少俠此言何意？」

「實無他意，只盼大俠相告……此事十分重要，尚盼大俠……」

岳震天霍地站了起來，在廳裡踱步，「岳某與宋兄之約，本在前晚，但至今未見到他，心中也在奇怪，少俠如此問，實在蹊蹺，教岳某如何說？嘿嘿，要人坦白者，必須自己坦白，不知岳某有否說錯？」

風小月沉吟道：「宋遜不來，實因他被人殺死了！」

岳震天猛地轉過身來，高聲問道：「甚麼時候發生的？是誰殺死他的？」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風小月，生似他便是殺人凶手般。

朱鳳忖道：「此人鐵漢之名實在不虛，單看這份氣勢，已教人心悸！」

「他死得很蹊蹺。」風小月語氣倒十分平靜，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然後又問：「未知岳大俠是否認識沈重城？他的死法跟宋遜，倒有相像之處。」

岳震天臉色再一變，「沈重城也死了？是青城派俗家弟子的那一位？岳某雖然不認識他，但向聞他很少出門，怎也會死在這附近？」

朱鳳將發現沈重城一家大小死在新鋪鎭外的經過說了一遍：「若連那個馬車伕，數起來是四條人命！」

「你怎知道，那位漢子是馬車伕？」

朱鳳聳聳肩道：「只是推測耳！」

岳震天又在廳裡踱方步，而且越走越快，半晌方道：「就岳某所知，宋遜之仇家並不多！老實說，他還是第一次來岳陽。」

風小月道：「在下怕你倆之間的約會，牽涉到甚麼秘密，因此適才這般問你！」

岳震天搖了頭道：「宋兄之死，應與岳某沒有關連，前天是岳某之壽辰，又知他從未來過岳陽，特邀他來舍下一叙，只是怕他破費，故未告訴他乃岳某之壽辰！想不到……我雖不殺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

岳震天言畢唏噓不已，風小月見他眼眶也紅了，對他毫無疑心，反而好言安慰他，岳震天反問：「不知諸位對此案又有何高見？」

風小月道：「說來慚愧，咱們實在毫無頭緒！不過，除了凶手之外，咱們三個可能是他生前最後接觸的人，是故咱們才來找你，希望大俠可提供一點線索！」

岳震天一屁股坐在椅上，道：「岳某已有兩年多未見過他了，這次還是我寫信請他來的！」他頓了一頓續道：「若不是岳某請他來岳陽，也不會發生這場殺身奇禍，岳某不替他報仇，誓不爲人！」他忽然高聲叫道：「阿全，拿紙筆及印章來！」

風小月三人一時之間不知他要紙筆何用，都十分奇怪。俄頃，一位怯生生的年輕人把文房四寶送來，岳震天一揮而就。「阿全，你立即再去雁蕩山送一次信，把信交給宋遜的兄長宋謙！」

「老爺，要請宋大俠來麼？」

「信上已都寫清楚，不必擔心！你多帶點錢上路，沿途務必小心！」

阿全恭敬地行了一禮，收下信道：「小的立即去準備。」岳震天又要他帶兩匹快馬上路。

朱鳳待阿全走後，忍不住問道：「岳大俠，府上難道沒有其他可靠的人？怎地派個這般年輕的……」

岳震天哈哈笑道：「阿全今年已經三十歲，只是他外表看來比實際年紀少了十歲，老實告訴你們，他之武功十分不錯，岳某放手與他搏鬥，也得在一百招以上方能取勝，是故三位大可不必擔心！」

風小月覺得這是位奇人，忍不

住問：「他姓甚麼？叫甚麼名？」

「阿全就姓全，他名字很粗俗，叫金發。」

「他是何方人氏？既然有一身武功，為何會到岳家為奴？」

岳震天忽然不悅地道：「岳某不是犯人，風少俠說話請尊重一點！」

「對不起！」風小月忙陪笑道：「請岳大俠不要誤會，風小月一向好奇心重，覺得奇怪，是以忍不住問……」

岳震天右掌在几上輕輕一拍。「不再說此人！」

星星忙打圓場：「岳大俠見多識廣，小妹有一事想請教一下。」

岳震天輕哼道：「不敢當此盛讚，不過女俠有話便問，只要能答的，岳某不會隱瞞！」言下之意，是全金發的身世有不告知人之處，風小月當然聽出弦外之音，他認為全金發可能是假名，心中疑雲更盛。

星星道：「咱們在新舖鎮外遇到一輛非常華麗的馬車，連拉車的四匹白馬，亦異常神駿，岳大俠可否知道此車之主人是誰？」

「哦？你們也見過那輛馬車？」岳震天興趣又來了，「岳某已聽人說過幾次了，但我自己倒未見過！不知你們見到的車夫是男的還是女的？」

「這有關係麼？事實上咱們因為在其車後，而該車車廂又十分寬敞，根本看不到駕車的車把式是男是女！」

岳震天又長身在廳內踱步了，他邊說邊走，「有人告訴岳某，駕車的是個長相斯文的年輕漢子，也有人告訴我是位嬌小玲瓏，模樣俏麗的丫頭，岳某分不清是兩輛毫無關係的馬車，還是該車主人僱有兩個車把式，輪流駕車！」

風小月續問：「來告訴岳大俠的朋友，可有說那馬車有何奇異之處？」

「除了巨大豪華之外，沒有別的說法，岳某則想不出，這附近有那家大戶，擁有這樣的馬車？」

風小月再問：「附近有否甚麼武林大家族，有此雅興？」

岳震天搖頭表示未有所聞。

朱鳳見話已說得差不多，便向風小月打眼色，風小月會意，抱拳道：「今日打擾岳大俠，若有不當之處，尚請包涵，就此拜別，他日有機再來拜訪。」

「三位何必來去匆匆？若不嫌棄者，請留下午飯再走如何？」

三人再三推辭。岳震天問道：「三位尚住在岳陽否？」

「是的，估計過了春節再走。」

「好極，有情況咱們還可交換一下，有關宋遜之死，三位不管在何處得到消息，尚請派人報個訊。」岳震天親自送他們三人出門。

三人投了客棧之後，女人愛潔，立即喚小二備洗澡水，風小月因替換衣衫已全髒了，便出店去買衣褲。他轉過幾條街，突見前面有一輛大馬車停在一戶大院門外。

那輛馬車一入眼，風小月心頭便是一跳，這一輛肯定就是新舖鎮外那一輛，因為印象太深刻了！他忍不住快步上前觀察。

四匹駿馬，渾身雪白，體高健壯，一望便知主人不是普通人家，只見車帘低垂，窗子緊閉，看不到主人，甚至連車夫也不在車上。

風小月望一望那座大院，只見門簷下掛着兩盞燈籠，上面寫着兩個大字：朱府。風小月裝作不在意的模樣，慢慢走前，然後突然回頭四顧，不見有人留意，便竄到屋下，拔身上屋頂，再伏在屋脊後偷窺。「我非看清楚，是甚麼人這般大氣派不可！」

一陣北風吹來，他忽然聞到一股奇異的香氣，猛地覺得剛才經過馬車時，也似乎聞到這種香氣，不由忖道：「莫非主人是女子？」

過了一陣，朱府大門打開，只見一個大腹便便的中年胖漢在僕人攙扶下，慢慢登上馬車，待胖漢坐好，僕人便揮鞭催馬。

馬蹄敲打在青石板上，發出得得的响聲，居然十分悅耳，車輛轉動無聲，慢慢前進，風小月見主人是這麼一個俗夫，不由大為失望，看那斯的模樣，連替沈重城及宋遜提鞋也不配，遑論要殺死他們了！

可是風小月並不死心，他沿着屋脊前進，至巷口方輕輕躍下去，悄悄跟踪着，黑暗中却有一對隱形的眼睛正緊緊地盯着他，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馬車轉到大街，停在一間藥店前，僕人扶胖漢進去，敢情他是來看病的！風小月暗笑自己疑心太重，信步走過去，鼻端果然又聞到那股淡淡的異香，他心頭不由又升起一個疑念：男人也喜歡在車上薰香？

藥舖內傳來一個尖細聲音：「大夫，你看我這病，幾時才能好？」風小月目光望進店內，說這話的居然是那位胖漢，不由吃了一驚，四肢毛管立即聳立，怎地身材這麼龐大的一位漢子，聲音跟女人一般？

風小月連忙到附近成衣店裡，挑了一套寶藍色的外衣，過幾天便是春節了，再穿白衣，恐他人看見要叫霉氣。他返回客棧，星星便怪他道：「怎地買套衣衫也這般久，咱們還以為你出事了？」

風小月這才將剛才所見告訴她

倆，惹得星星哈哈大笑：「姑奶奶就不奇怪，衹有你以為那是位甚麼大美人的香車哩！大哥看來你很失望啊！」

「胡說！我肚子餓了，先去吃飯吧！」風小月把髒衣服交給店小二去洗，三人便到附近一座大酒樓吃飯。

小二來招呼，風小月點了四個小菜，一大碗湯，低聲問他：「小二哥，咱們初到貴地，請問後面那座朱府，主人是甚麼大人物？門面這般氣勢？」

店小二當場來了勁，口沫橫飛地道：「你說的是朱大爺呀？嘿嘿，他是咱們岳陽城的首富。在本城有客棧、酒樓、店子，在城外有田有地，錢多得連他自己也數不清！客官，俺告訴你一個秘密……」他忽然壓低聲音，「咱這座酒樓，也是他家的產業！」

風小月再問：「他們家是不是有輛非常豪華的馬車？」

「何止一輛？有兩三輛哩！想不到客官消息這般靈通，連這個也知道！」

風小月還想再問，隣座却有客人招他過去，朱鳳道：「難怪岳震天說車把式有男有女，也許男主人出外，用男人駕車，女主人則用女人！」

星星却道：「奇怪的是岳震天為何說他不知道附近誰有這等豪華之馬車？」

風小月道：「愚兄也覺得非常奇怪，到底問題出在何人身上？」

朱鳳忽然道：「不急，這店小二的話也未必能作準。」

俄頃菜送上來，却是另一位店小二，風小月亦問他，答案居然跟剛才那位店小二所述大同小異！這一來，弄得三人默不作聲，低頭吃飯，無人開腔。

下午，三人到岳陽城逛了一回，因懷心事，遊興大減，返回客棧，梳洗一番，就在店內吃晚飯。由於次日才是小年夜，雲飄才會到達，因此三人一早進房各自練功。

風小月因心事難釋，怎樣也無法進入忘我境界。他心念電轉，身隨意動，決定夜闖朱府探個究竟。他立即悄悄下床，換了一套寶藍色的衣褲，帶上兵器和暗器，推開窗子，離開客棧。

寒夜無人，風小月四顧一下，立即竄進一條小巷，繞路馳去朱府。

朱府巨大的莊院，像一頭碩大無朋之巨獸般，靜靜地伏在黑暗中。風小月藝高膽大，翻身進牆，再一個急衝，伏在暗處，然後向四周觀察。

朱家不愧是岳陽首富，房舍鱗次櫛比，教人見了不知從何下手！

風小月不由怔住了。偌大的一座莊院，去何處找朱大爺？回心一想，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他蛇行鼠伏，借着夜色，向內院發進。

一陣寒風吹來，樹木婆娑，也似把天上的烏雲吹散，下弦月射出淡淡的銀光，透過薄雲，照在朱府內。風小月目光一及，心頭倏地狂跳起來：那輛豪華的馬車，正停放在前面甬道上。

他躡手躡脚走過去，借着微弱的月光觀察。那馬車車廂居然是用柚木建造的，四周邊緣均包上銅皮，不但看來高貴，而且堅固。奇怪的是門窗全部鎖上，推之不動。

自己的馬車放在家裏，還要上鎖？車廂內難道藏有甚麼奇珍異寶？風小月在沉吟間，忽然隱約聽到一陣輕微的步履聲傳來，他忙伏在車廂後面。

俄頃，六七個持刀的壯漢提着燈巡邏而至。風小月怕被發覺，回頭見不遠之處有座假山，忙又閃到假山後面。那幾個壯漢慢慢向馬車走過來，風小月屏息靜觀，五指已落在如意棒上，生怕他們又向假山走過來。

衹聽一個漢子道：「銅皮上有指印，好像有人動過！」

另一個道：「你別疑心生暗鬼，也許阿福擦不乾淨，這也不是甚麼大事！」

先前那個道：「不，阿福擦馬車，是由俺監督的，我敢保證，他擦得非常光亮，怎會留下指印？不怕吃主子臭駡麼？」

答腔的那位漢子沉吟道：「說得也有道理，咱們在附近仔細搜查一下，不要出了紕漏！」

風小月暗暗叫苦，蓋背後已無物可掩飾身形，心想大不了硬闖出去。萬料不到，那幾個壯漢尚未散開，猛聽遠處傳來個震耳欲聾的響聲，衹震得衆人耳朵嗡嗡作響，久久不能恢復。

半晌，朱府就像冷水潑進熱油鍋裏般，嘩地炸開了，孩子們哭得更響，剛才那漢子改口道：「快到內堂守衞！岳陽城大概出事了！」言畢跑得不見人影。

風小月暗中噓了一口氣，不敢逗留，標前幾步，振衣翻牆而出。背後響起一個叫聲：「有刺客！」

風小月頭也不回，脚尖落地即起，又向前標出丈餘，幾個起落，已馳出小巷，抬頭望去，衹見半邊天都烘紅了，火舌飛舞，濃烟四散，似一頭怪獸，要將岳陽城吞噬下去般。

風小月暗道：「不好，怎地這般不小心！」快步繞路跑過去。忽覺那方向似是客棧所在地，心弦猛地拉緊，去勢陡然增速。

再彎過一條街道，隔遠已看到

客棧已全在火海之中，客棧早已塌了大半。他心頭一急，顧不得其他，急射而出，猶如離弦之矢般！

客棧附近的居民早已跑出家門監視火勢，風小月發瘋般在人羣中鑽動，欲尋芳踪，却一直不見星星及朱鳳，到後來，他再也忍不住，叫道：「星星！朱鳳！你倆在何處？」

一個中年漢子忽然截住他，問道：「俺是六扇門裏的人，你是不是住在客棧裏的？」

「是的，你有沒有看見裏面的人跑出來？」

「一個也沒有，除了你之外！」那中年人目光灼灼地瞪着他。「俺想請問，你是怎樣出來的？」

「在下出來時，客棧還沒有火。」

中年漢聲音一沉：「三更半夜，你不在客棧裏睡覺，跑出來作甚？哼，難怪本城最近盜竊案接二連三發生。」

風小月這才聽出他語氣不善，暗中看了他幾眼，猛覺此人武功不淺，不由有了防備之心。「在下因爲睡不着，是以出來走走！」

中年漢冷笑道：「樊某不是三歲小孩！快說，客棧內是不是被你放置了炸藥，才發生大火的？」

風小月反問：「你怎知道客棧被人放置了炸藥？」

「若無炸藥，怎會爆炸？」

「閣下家住何處？怎會來得這般快？」風小月語氣露出懷疑，「閣下說是六扇門的人，請出示腰牌。」

「眞是大膽刁徒！樊某就住在斜對面那間房子，請問樊某來不來得及出來？」姓樊的向對面那間房子一指。

旁邊的漢子接口道：「俺可證明樊捕頭家在那裏！」

風小月冷冷地道：「在下亦不是三歲小孩，爆炸聲一響，我便從後面街跑過來，而你雖然住在附近，但來得及穿衣服麼？」

姓樊的臉上掛不住，遂道：「小周，拉他到一旁去搜身，這斷一定是半夜出去盜竊！」

他話未說畢，風小月早已滑後幾尺，再一個轉身，向人叢中鑽去。

姓樊的猛地叫道：「快攔住這斷，他是盜匪！」兩人從後追趕。

風小月在人羣中鑽動，是希望擺脫他倆，因爲他還不知星星及朱鳳之生死。忽然一把鋒利的匕首向風小月的腰際刺去！

這人夾在人叢中，毫不起眼，出手又狠毒，風小月虞不及此，待刀尖刺及皮肉，方猛覺不妙，急切之間，祇得用力挪腰一偏，但仍慢了一步，匕首入肉，鮮血迸濺！風小月回頭望去，那是一位長相十分平凡的中年漢子！

風小月已知這三個人必是一夥的，不但不是六扇門裏的人，而且很可能是殺手！他毫不猶豫，猛喝一聲，抽起如意棒來，居民們見狀先是呆了一呆，繼而發一聲喊，撤腿跑了。

風小月向前標出，他落單祇能找個有利的地形！同時左手伸至右腰處，封住傷口附近之穴道，避免失血太多。

背後三人苦追不捨，輕功居然十分不錯。風小月此時甚至懷疑，炸藥是他們放置的，目標就是他們三個人！由此推想，星星及朱鳳即使不被炸死，處境亦必異常危險！

就此逃逸十分窩囊，風小月憤恨焦急之至，猛見他振衣躍向屋頂，背後三人幾乎祇是前後腳，拔身躍起！

說時遲，那時快！祇見風小月脚底在屋簷一蹬，突然向後彈飛，凌空一個翻身，頭下脚上，人反在姓樊的三人背後，他如意棒猛向一個大漢的後背刺去！

這一招他用了七成眞力，但聽一個悶哼聲響起，那個漢子中招落地！與此同時，風小月也落地，但一彈即起，迎向下墮的另外那個大漢！

那姓樊的心頭害怕，鬼頭刀急劈風小月的頭顱！風小月如意棒一格，右指倏地射出一股指風！又聽姓樊的悶哼一聲，身子如千斤般墮地！

就在此時，另一個大漢的長鞭已如毒蛇瀉到！

好個風小月，如意棒迴飛，叭地一聲，鞭梢纏住了棒身，那人同時落地，風小月的三才神針這時候大顯威力，悄沒聲息地射出，全中對方胸膛！那漢子不由一窒，長鞭即讓風小月劈手奪去。

不過一眨眼間，風小月已殺一人，傷兩人，這份功力和氣勢，使得那兩個受傷的人膽顫心驚！他一步步走前，如意棒遙指着姓樊的。「快說實話，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語音未落，背後風聲急響，風小月忙不迭滑開三尺，兩柄飛刀擦肩而過！姓樊的和另一個漢子，乘機忍痛跑開，風小月回頭望去，却不見發暗器的敵人。

忽然兩旁屋頂上出現四個蒙面漢，其中一位冷冷地道：「風小月，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風小月怒極反問：「風某自小便被嚇大了，你們還有多少人，還有甚麼手段，儘管施展出來！今夜就算風某葬身此處，起碼也要四五個人陪葬！」

「不要跟他饒舌，上！」

兩旁屋頂各躍下一個人去，但却覺得背後還有人，不由哈哈笑道：「想不到你們要對付一個風小月，居然派出千軍萬馬，眞是好笑啊好笑！太抬舉風某了！」他突然標前一步，伏地彎腰，此舉把前面那兩個蒙面漢子嚇了一跳，背後也有兩個漢子，却乘機向他撲去。

祇見風小月拎起飛刀，轉身長身，反迎向對方，却原來是姓樊的和另外一個胸中神針的漢子！風小月大喝一聲，飛刀猛地射向那斷！同時將長鞭交左手，「叭」地一聲響，反向後面抽去，如意棒則擊向姓樊的。

他一出手便直襲三人，飛刀中敵，那漢子捂胸而退，最後一屁股摔坐地上。屋頂上那四個人一聲呼哨，一起飛身撲下，一柄長劍，一條七節鞭齊取風小月！

風小月長鞭一捲，避過那兩人，抽擊在屋頂上，身子借力盪開丈餘，站在客棧之前：「不怕死的過來吧！少爺叫你們這些放火賊，嘗嘗火烤肉的滋味！」

那幾個漢子反而被他鎮住，一時之間不敢上前。風小月冷笑道：「已報銷了兩個，還剩五個，你們怕甚麼！」

爲首那位蒙面漢蒙巾之下露出短髯，他沉聲道：「風小月也是人，即使他有三頭六臂，也敵不過咱們五頭十臂，大家小心一點，互相配合，老子不信收拾不了他！」

風小月自嘴上說得輕鬆，心中亦在暗作打算，這五人武功都不弱，以一敵二他有十足之取勝把握，但自己先已受傷，而對方又有五人之多，眞的在此跟他們硬拚麼？

拚贏了無話可說，萬一輸了，這段仇誰會替自己討還？他心念未了，那五個漢子已慢慢圍上來，風小月身子一動，爲首那人尖嘯一聲，五個人的動作加速撲前，五件兵器一齊向他身上招呼！

風小月此時要走，已來不及，只好揮動兵器沉着應戰。交手之後，他才覺得這五人之武功比他想像還高，不由暗暗叫苦。

他使不慣長鞭，但又覺得有其用處，捨不得隨手丟掉，刹那間，六個人在火場之旁如走馬燈般轉動着，風小月背對火場，既有其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免却腹背受敵，缺點是只能進不能退！

眨眼間已交換了三四十招，風小月形勢更加危險，他立定主意，不管冒多大的險，也得溜掉！激戰中，他如意棒架開刀、劍，長鞭急揮，抽向爲首那人，爲首那斷伏着人多勢衆，冒險抓住鞭梢，手臂一陣疼痛，嘴裡喊道：「快上前！」

不料風小月比他更快，只覺一道大力自鞭上傳來，他說話分神之下，拿不住椿，反被風小月扯過去。

風小月怪笑一聲：「由你來陪少爺吧！」如意棒分心刺去，那賊首魂飛魄散，忙不迭鬆手，挪身閃開，猛覺背後一陣冰涼，却因爲那使劍的料不到他會突然橫跨，長劍來不及回收，正好刺進其後背。

風小月左手一甩，長鞭手柄擊向使刀的，如意棒接住七節鞭，同時挪身閃開姓樊的一掌！他拚上命了，身子微微一蹲，右脚貼地一掃，姓樊的小腿中招，身子蹭前，衣衫被火舌捲及，立即着火，只聽他怪叫着，跑到一旁，在地上不斷滾動。

五個人又去了兩個，只剩三個，風小月大笑道：「你們還有甚麼本領？」他邊說話，右手食指邊發出指風，連發三指，點中那使劍的漢子，缺口已開，風小月如意棒如出海蛟龍般，冲出重圍，飛身躍上屋頂！只聽賊首忍痛道：「快追，不殺他，咱們也得死！」

風小月飛身進屋，火光下，竟見前面有一輛馬車！

那馬車不是別的，就是他連日所遇到的那輛神秘香車，風小月心頭狂跳，此時此刻，此車出現，有何玄機？他自不肯放過，飛身急追，顧不得腰上傷口迸裂，鮮血染滿褲腰。

（未完・一）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　力・文
可　飛・圖

巧奪死光錶

私梟約見遭轟斃　百口莫辯被錄像

南中國的冬天，雖然來得遲，但終於來了。

深夜，寒風呼號，在市區中還不覺得怎樣，但是在郊外，却是落葉飄飛，蕭瑟之極。

這裏是十分靜僻的郊區，但也有着幾幢華麗的別墅，每一幢別墅的鐵門都緊緊的閉着。但是却有一幢是例外。

那幢兩層高西班牙式的別墅，牆上爬滿了爬山虎。它的門開着，門外停着一輛摩托車。從客廳的長窗中，有昏黃地光芒一閃。

那昏黃的光芒是發自一隻手電筒的，大廳中十分黑暗，因此看不清持手電筒的哪個是甚麼樣人，祇是看到一條黑影，身材相當高，緊貼着牆壁站着。

手電筒的光芒，並不強烈，但是在大廳中移來移去，可以看出，這幢別墅中的陳設是極盡華麗之能事的。

驀地，手電筒的光芒停在大廳中間那張翠綠色的地氈之上。

在地氈上，一個人蜷曲着身子躺着。

那是一個死人。

那個死人實在死得太難看了，因此，當那圈昏黃色的電筒光芒照到那死人的臉上之際，光芒震動了一下，顯得那手持電筒的人吃了一驚。

那已不再是一張人的臉，而祇是血肉模糊的一塊肉！

「啪」地一聲，電筒熄滅了，大客廳之中，又是一片漆黑。

那個人又向後退出了一步，來到客廳的一角，他的心中十分混亂。

如今，他所知道的祇是：一個人死了，他是死於一種新型的槍彈，那種槍彈，在射中了目的物之後，會發生輕度的爆炸，所以死者的臉上才成爲血肉模糊的一片！

他知道，那種槍彈，除了幾個大國的特務部門用作暗殺之用以外，很少在普通的場台出現，他也祇是聽人說起過而已。

但如今，躺在大廳中的死人，却的確是死於這種子彈之下的。

除了這一點是他可以肯定的之外，他對一切都感到茫然，他甚至不知自己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大客廳之中十分黑暗，也十分寂靜，祇有那人一個人呆呆地站着。

約莫過了五分鐘，突然聽得警車的嗚嗚聲，衝破了寒夜的寂靜，向這幢洋房傳了過來。

那停在黑暗中的人猛地一震，轉過身就向樓梯上奔去，他的步伐矯捷而又輕盈，就像是一頭美洲黑豹一樣。

轉瞬之間，他已到了樓上。

在他到了樓上之際，大門口也已傳來了「砰砰」的拍門之聲，那人在樓梯上猶豫了一下，像是在想着，是不是應該去開門一樣。

但是他終於沒有去開門，而是奔進了一間臥室，打開了窗子，向外望了一望，一個翻身，便從窗子中向外跳了出去。

他的身子在半空中的時候，蜷曲成一團。

那窗子離地約有十五呎高下，但是，當他雙足落地之後，他的身子陡地彈直，人又跳高了兩尺，一個轉身，便向後街口奔去，轉眼之間便出了街口。

他急急在人行道上走了十來碼，在街燈柱下停了下來，燃着了一支烟。

就着街燈的光芒，可以看到他是一個瘦削，而又十分英俊的男子，有着典型的紳士風度。

他穿着一套灰色的厚呢西裝，質地和縫工都是上乘的，因此更顯得他的風度不凡，他「啪」地打着手中金質「鄧海爾」牌打火機時的姿勢，更有點像貴族派的電影小生。

總之，他這樣的一個人，和跳窗而下這件事，是絕不能聯繫在一起的。

他點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目送着兩輛呼嘯着的警車向前馳去之後，便迅速地穿過了馬路。

剛好在這時候，一輛的士緩緩地駛了過來。

他揚起手來：「的士！」

那輛的士在他的身邊停下，他打開車門，跨進了車子，又轉頭向後看了一眼。

「先生，」的士司機的聲音十分低沉，「去哪裏？」

「鳳鳴道。」

的士向前駛去，轉了一個彎，的士司機過份低沉的聲音又響了起來。

「先生，風眞大啊！」

那人開始注意的士司機，「嗯」地一聲。

「天冷，」的士司機轉着駕駛盤，車子急速地轉了一個彎，「生意就難做了，是不是？」

好傾談的司機不是沒有，但這位司機似乎太多嘴一點了。他直了直身子，心中已提高了警覺。

但就在這時候，那司機却突然回過頭來。

他本來是戴着鴨舌帽，將帽舌拉得十分低的，而這一回過頭來之後，他伸手將帽舌向上頂了一頂，露出了他整個臉來，發出了一聲獰笑，道：「高翔，你想不到我改行做的士司機了吧！」

那人瘦削的臉上立時現出吃驚的神色，但是他却並不發出驚呼，一欠身，手臂如蛇一樣，已向的士司機的頸際箍去！

的士司機喉間發下了「咯」地一聲，雙手離開了駕駛盤，來扳開那人的手臂。

車子失了控制，向前如同野馬一樣亂衝了下去。

也就在這時，車後玻璃上突然響起了「啪」地一聲，那人想轉過頭來時，已經慢了一步，一陣寒風捲進了車廂中，他腦後已經被一根冰冷的槍管抵住了。

同時，發自他腦後的一個冷峻的聲音，「嘿」地一聲冷笑，道：「高先生，高大俠客，想不到我們全在這裏吧！」

聲音是充滿着調侃意味的，而且立即轉爲斷喝：「快鬆手！」

被這兩人稱作「高翔」的人手臂一鬆，司機連忙握緊了駕駛盤，猛地一轉，車胎和路面摩擦，發出了極其刺耳的一下尖叫聲，車子在離一個交通崗祇不過三呎距離處停了過來，沒有撞上去。

「將你的手放在頭上。」他身後的聲音命令。

高翔將兩手交疊着，放在頭頂上，在那樣的姿勢下，他右手無名指上，一隻老大的紅寶石戒指也顯得格外寶光閃閃。

司機將車子開得飛快，寒夜的街道上十分靜寂，足可供他飛車。

而在高翔身後以手槍抵住了高翔後腦的人，則蹲在車子的行李箱中。

原來那輛車子的行李箱蓋，早已被除去了，上面覆了一重油布。當的士駛到高翔身邊的時候，雖然精明得像高翔那樣的人，也不會去查看一輛的士的行李箱的。而車子的後窗玻璃，也早被割開了一個洞，恰好可以伸進一隻手來——手上是握着鎗的。

這一切，在剛發生的時候，高翔心中也不禁莫名其妙。

因爲車子中，在他的身後絕容不下第二個人，何以會有人在他的身後以槍抵住他呢？

但當車子繼續前駛之後，他從車子兩旁窗子的反映中，已看出了後面的情形。他是一時不察，而落在對方的手中了。

但這時，他臉上却一點驚惶的神色也沒有，反倒有一股怡然自得的神氣。

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也就是他在充滿着冒險和傳奇式的生活中，能夠不倒下來的原因。

趁着這個機會，先介紹一下高翔的爲人。

高翔，祇不過是他無數姓名中的一個，他的名字多得數不清，連他自己也記不了那麼多，隨着不同的需要，可以千變萬化。

在表面上，高翔是馳騁商場的

能手，他才三十出頭，但是已擁有一家規模十分大的出入口洋行，生意興隆，人家稱他爲「商場最有前途的人」。在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動中，少不了他的份兒。

但是在暗中，像許多人一樣，他也不免幹一些非法的勾當——祇不過，我們的高先生，是不肯承認「非法」這兩個字的，他說，他所幹的勾當，祇不過是法律所及不到的部份，由他來代爲施行而已，譬如說，本地有一個人所皆知的黃金走私集團，勢力之大，走私方法之巧妙，使得警方也爲之束手無策。

但是有時候，一大批黃金在私運途中，會突然地失了踪，使得大走私集團也爲之徒呼荷荷，這就是高翔的神通了。

又譬如，某大富翁夾萬中的鈔票，多到連他自己也數不清了，而富翁的通病便是不相信人，當然不會僱人去代數鈔票的。

於是，高翔便自告奮勇了，他會在月黑風高之夜，偷偷地打開夾萬，將其中的一小部份鈔票，放入他自己的口袋之中，以「減輕富翁的負荷」。

再譬如本地的毒販，備了一大筆現款，向外地的毒販代表購買毒品，但如果這件事被消息靈通的高翔事前知道了的話，那麼，他就會巧妙地搖身一變，變爲外地毒販的代表，而收了大量現款之後，交給本地毒販一大包一級麵粉！

高翔通過這種活動，收入十分可觀，偶然，他也會以「無名氏」的名義，捐出一小部份去充善款，於是久而久之，他居然被目爲「劫富濟貧」的「俠盜」了，但是他自己却從來沒有那麼以爲過。

他從事這種活動已不是一年了，當然結下了不少寃家，如今，的士上的那兩個人，自然是他的仇人了。

但是高翔却想不起是哪一件事上，和這兩個人結下怨的，他祇不過覺得那司機面熟而已。

他想了一會，斷定這兩個人一定是小脚色，要不然，怎會想不起他們來？

高翔的心中更是泰然了，小脚色是最容易對付的！他甚至舒服地擱起腿來！

「倒是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值得仔細想一想！」高翔心中在想着。

他望着外面一片漆黑的街道，回想起今天晚上所發生的事來。

半個小時之前，他還躺在溫暖的被窩中，在他旁邊的，則是一個半裸的美女——附帶說一句，高翔正在「人不風流枉少年」的年齡，而且他的口袋中，永遠有着那麼多的鈔票，所以，在他身邊的女人，幾乎每天都是不同的。

但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她們都是那麼地豐腴美麗，風情萬種，她們都想以自己的美麗、風姿來捕捉高翔的心，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成功。

高翔在柔和的燈光之下，和迷人的輕音樂聲中，像鑒賞古董也似地望着他身邊，那打扮得像洋娃娃也似的女人。

那女人則「伊伊唔唔」地，不知在講些甚麼。

高翔發出了一個滿足的笑容，正當他要去按燈掣熄燈之際，突然，電話鈴響了起來。

高翔的身子立即坐直。

「別去聽！」那女人以濃重的鼻音說。

但高翔已經伸手抓起了聽筒。

他的住處很多，自然每個住處都有電話，但是電話號碼公開的却不多，而有幾個電話號碼，正是有甚麼緊急的事情時，他手下通知他之用的。

他抓起了聽筒，並不出聲。

那面傳來了一個顯得十分焦急的聲音：「是高先生麼？我是賀天雄！」

「賀天雄」這三個字，一傳入高翔的耳中，高翔的雙腿已跨下床來。

「唔，做甚麼呀？」床上的嬌娃將她的長髮巧妙地遮在她半裸的胸前，使她的姿態看來更爲迷人，更爲美麗。

但是高翔却完全不去看她。

「賀天雄，」他的聲音十分冷峻，「我與你並沒有往來，你深夜找我作甚麼？」

高翔是知道賀天雄這個人的，賀天雄不但爲本地警方所注意，並且受國際警察部隊的注意，因爲有好幾宗大珠寶走私案，都和他有關。

而且，高翔還曾聽人說起過，珠寶走私，還不過是他掩護身份的一種手法。

一個人的身份，要以「走私犯」來掩飾，他原來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之可怕，也可想而知了。一點也不錯，高翔聽到的便是，賀天雄是爲某一大國服務的特務，由於他利用了走私犯的身份，使得其他各國的特工人員，不會對他引起注意，所以他成績斐然。

而近幾天來，賀天雄的行動，不但爲警方注目，而且也爲高翔這樣的人物所注意。

那是因爲一個僑居在緬甸的歐洲科學家，發明到一種奇妙的武器，這種武器如果得到大規模的製造，那麼，如今世上使用着的所有槍械，都要成爲廢物。

簡單來說，這種武器，是使光

線束成一條直線，穿過人的身體，而使人身上全無傷痕，但是體內的組織却受到徹底的破壞，在十分之一秒內死亡！

那種武器，由那個科學家製成了一個樣品，連同它製造的圖樣，已由東南亞某國一個具有侵略野心的國家重資收購。盛傳這一個國家所出的代價是二十萬英鎊，就在本地，一手交貨，一手交錢，再由那個國家的特工人員，將這件秘密武器的樣辦和製造圖樣帶回他們的國家去。

二十萬英鎊，這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字，其將引起所有三山五嶽的人注意，是必然的事。

但是，那武器，那種能放射出致人於死的武器究竟是甚麼子的，它將通過甚麼方式運來，却沒有人知道。各方面所獲得的資料祇有一點，那便是：賀天雄是本市的接貨人，將經由他的手，將「死光武器」和製作圖樣再轉移出去。

這幾天來，像高翔那樣，想染指這一筆爲數達二十萬英鎊巨款的人，並不止一個，但賀天雄是怎樣的一個厲害人物，人家也全知道的，有不少人經過詳細的考慮之後，認爲和賀天雄作對，沒有好處，因此便放棄了，但高翔則不！

二十萬英鎊，這可以使高翔舒服很長一個時期了，他這幾天來，一直派人在暗中監視着賀天雄的行動，但是他却想不到，賀天雄會在深夜打電話給他！

「高翔，你聽着！」賀天雄的氣息急促，聲音也十分焦急，「我立刻要見你，有十分重要的話和你說，你立刻來！」

高翔腦中迅速地轉着念頭。

在片刻之間，他自己問自己，發出了千百個問題：「賀天雄找我做甚麼？他有甚麼重要的話要和我說？」

但是，不等他將那些問題問出來，對方已經收了線。

高翔握着話筒，呆了片刻。

那女人雪白的手臂勾上了他的頸項，濃重鼻音的聲音道：「哈，親親，還不睡麼？」

高翔近乎粗暴地推開了那條手臂，跳了起來，衝進了隔壁的一間房間，那是他每一個住所特備的房間，祇不過兩分鐘的時間，他便已穿好了衣服，並且，藏好了冒險行動時可能應用到的一切用具，又走了出來。

那女人也站了起來，瞪大着眼睛，道：「你……你那裏去？」

高翔頭也不回，道：「一個朋友生急病，我去看看他。」

「你……你……」那女人着急起來：「將我從夜總會帶了出來，就這樣走了？」

高翔已推開了門：「床頭櫃抽屜中有錢，你愛拿多少，就拿多少好了！」

「我都拿了，怎麼樣？」女人的眼睛又充滿風情。

「那也隨便你！」他「砰」地關上了門。

高翔才一關上門，那女人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從床上一躍而起，拉了拉下垂的乳罩帶子，向窗口奔去，拉開了窗帘的一角，向下望去。

窗是落地長窗，外面是一個十分寬敞的陽台，當那女人拉開一角窗帘，向外看去的時候，她祇是在察看高翔是不是已到了街上，却沒有發現，在陽台上，有一個人影，倏地一閃。

那人影分明是伏在窗外，察看這間臥室中的情形的。

這時，那人影一閃，閃到了黑暗之中，躲了起來。

那女人站在長窗之前，不一會，便看到高翔穿過了馬路，不到三分鐘，高翔已截了一輛的士，向遠駛去。那女人臉上現出了一絲微笑。

那種微笑，是十分陰險和可怕的，和她迷人的身材，美麗的面龐，都不十分相配。

她扭着水蛇也似的細腰來到了電話機旁，撥動了號碼，那面的電話機鈴聲，響了七下，她放下聽筒，再撥同樣的號碼，這一次，那面鈴聲一響，便有人拿起了話筒，那女人的聲音仍是十分低沉，但却已不像剛才那樣性感了。

「夏威夷報告。」她說。

「三藩市聆聽。」那面是一個粗壯的男人聲音。

「他走了。」那女人祇說了三個字，便放下了聽筒，她以十分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拿起了手袋，披上大衣，開門走了出去。

她還沒有關上門，便已轉過了身來。

當那女人打電話的時候，躲在陽台上的黑影又已貼在窗上，向內張望，那女人一轉過身來，黑影又向旁躍了開去。

那女人來到了床頭櫃之旁，拉開了抽屜，抽屜中果然有幾疊鈔票在，她取了其中的兩疊，放入了手袋之中，向着那張剛才她躺過的床，飛了一個吻，道：「再見了，高先生！」

她得意地笑了起來，出了房門，「砰」地將門關上。

不一會，她已出現在馬路上，一輛汽車駛過，她跨上了車子。

臥室中的燈還沒有熄，那躲在陽台的黑影這時開始活動了。

他取出了一柄小刀，在玻璃上劃了幾下，伸指一叩，「啪」地一

聲，玻璃窗上便出現了一個可供手伸進去的小洞。

然後，他伸進手去，輕而易舉的便將門打了開來，閃身而入。

房間中瀰漫着名貴的香水氣味，和暖洋洋的溫和，比在陽台上冒着刺骨的寒風，自然要舒服得多了。

所以，當他進入房間之後，便伸了一個懶腰，舒了一口氣。

房間中的燈光仍然未曾熄滅，但是却沒有法子看清那個進屋來的是甚麼人。

因爲，他身上穿着一件類似工人裝的特製衣服，那件衣服，將他的全身包住，連頭部也在那種疏質的衣料之內，祇有一雙眼睛露在外面。

所能見到的，祇是他的一雙眼睛之中，閃爍着精明、果敢、智慧的眼光而已。

祇見他伸了一個懶腰之後，又拉開窗帘，向外望了一眼。

街道上十分寂靜，陽台上也不再有人。

他逕自來到床頭櫃旁，他的目的，顯然不在乎錢，因爲床頭櫃的抽屜中，還有鈔票，但是他却連看也不看，他的眼睛，停在電話機的電線上。

突然，他取起了連接聽筒和電話機的那根電線，仔細地檢查着。

約莫過了一分鐘，便給他發現，有一條十分細的銀線，駁在電話線上，他的眼光中現出了喜悅的神情，沿着那根銀線，到了床頭櫃附近的牆上。

牆上是貼着牆紙的，看來毫無破綻，但是那人伸指在牆上叩了叩，便立即發現有一處所發出來的聲音十分空洞。那人用掌使力在牆上一擊，祇聽得「啪」地一聲，一扇尺許見方的暗門被他打了開來，一架錄音機正裝在那暗門之內！

那人站起身來，提起了電話聽筒，錄音盤便轉動起來，他一放下聽筒，錄音機便停止了動作。

那具錄音機，顯然是聯接電話，錄到電話中交談的一切！

那人放下了聽筒，又蹲下身子來，按動了錄音機上的掣，祇聽得剛才幾下撥動電話的聲音，接着，是電話鈴響了七次的聲音，接着，便是「啪」地一聲收線的聲音，然後，又是撥動號碼的聲音。

再下來，便是那女人的聲音！

「夏威夷報告。」

「三藩市在聆聽。」

「他走了。」

「卡」地一聲，雙方都收了線。

那人將錄音帶倒過來，又聽了一遍，這一次，他取出了一隻秒錶來，記錄着那女人兩次撥電話時，電話號碼盤轉動的時間。

根據電話號碼盤轉動的時間，是可以知道所撥的是甚麼號碼的。

那人顯然得到了滿意的答覆，他取出了一本小本子，在其中的一頁上，寫下了「〇八一四八四」六個阿刺伯字母。

然後，他將那扇暗門關好，將電話線上的那根銀線，又放回不易發現的地方，打開門，向外望了一下，以極其輕盈的步法，向外走去！

那時，高翔正在的士之中。

高翔自然不知道，在他走了之後，那個和他在夜總會中相識，一見面便打得火熱的美嬌娃，曾經做過一些甚麼事情。

而那個美嬌娃當然不知道，會另有人進來，她也不知道高翔在電話上裝有錄音設置，以致後來的那個人，不但聽到了她所打的那個電話的內容，而且知道了她所撥的電話號碼。

人人都當自己是最精明的人，正在走向勝利，但是螳螂捕蟬，黃雀伺其後，强中還有强中手！在即將展開的龍爭虎鬥中，正不知是誰存誰亡！

高翔在離開了住所之後，早已將那個女人抛到了九霄雲外去了。

他祇是不斷地在想着，賀天雄叫自己去作甚麼，是不是賀天雄感到他這次行動，太受人注目了，而獨力難行，需要自己的幫手？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祇要條件適當，自己倒可以答應。

他想起自己不必出多少力，或則可以有一大筆報酬在等着他，臉上不禁浮起了得意的笑容來。

的士停在一幢西班牙式的洋房之前，他下了車，在車子開走了之後，他却並不按鈴，而是攀過了圍牆。

那是他行事的原則，即使一切都順利，也要小心預防。

何況賀天雄絕不是普通人物！

他翻越過了圍牆後，無聲無息，像貓一樣地向前走着。

他到了客廳的窗子外面，略略露出半個頭來，向裏面張望，祇見一個紫黑臉膛的漢子，滿臉是焦急之容，正在不斷地搓着雙手，走來走去。

他臉上的神色十分焦急，不時望着門口，看樣子正在等待甚麼人。那人高翔是認識的，就是賀天雄。

高翔看了一分鐘，感到滿意了，雙手用力一拉，將那扇窗子拉了開來。賀天雄陡地轉過身來，手一揮，一柄烏油油的手槍，已對準了高翔！

高翔輕巧地落了下來，道：「賀先生，你慣於這樣招待朋友的麼？」

賀天雄「啊」地一聲：「原來是你！」

「不錯，」高翔向前走了兩步，他的手插在衣袋之中。當然，他雙手並不是無意識地插在衣袋中的，他的右手，正握着一柄性能優越的手槍，賀天雄祇要一有開槍的樣子，他的子彈，一定可以搶先發出的！

但是賀天雄却絕沒有開槍的意圖。

高翔並不是第一次面對着一個握着手槍的人了，他可以判斷出誰會開槍，誰不會開槍。而賀天雄這時，心中顯然有着焦急之極的事情。

因爲他的臉上變色，手在發着顫，眼睛發紅，講話的時候，連嘴唇也在哆嗦。賀天雄是非法之徒中的非法之徒，他焦急到這一程度，那麼他心中就一定有着眞正的焦慮。

何況，他看到了高翔之後，立即便將舉起的手槍垂了下來。

「賀先生，我來了。」高翔仍然將手插在袋中，向前走了幾步，在一張沙發上舒適地坐了下來，蹺起了脚，「我是被你從暖洋洋的被窩中叫起來，而且當時還有一個美麗的女郎在我的身旁，你應該知道，這應該付出相當的代價的！」

他開始試探賀天雄。

但賀天雄却顯然急得不及轉彎抹角了。

「高先生，」他喘着氣，「我需要你的幫助，不論甚麼代價，我都可以付出的。」

「看來事情已很急了，賀先生。」

「是的，你一定已聽說了，那批綠玉……」

「事情果然和那批綠玉有關。」高翔一面使自己的身子在沙發中坐得更舒服些，一面在想着。

「那批綠玉……」賀天雄的氣息更其急促，他額上的汗如雨而下，「如今，有人要殺我！」

「是麼？」高翔的回答十分輕鬆。

但是，在他發出了「是麼」兩字的回答之後，不到十分之一秒鐘的時間之內，他整個身子却像是裝着彈簧一樣地直跳了起來！

因爲，他的話才一出口，大廳上的那盞水晶吊燈倏地熄滅！

吊燈一熄，眼前便一片黑暗，高翔一跳了起來之後，立即在沙發背後蹲了下來。

「高翔，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高翔在沙發背後，聽得賀天雄叫了兩聲，接着，便是「噗」地一聲響，聲音聽來輕得出奇，一隻氣球爆破的聲音，要比它響得多了。

但高翔一聽便可以聽出，那是裝有滅聲器的手槍所發出的聲音。

高翔在等着第二下聲音。

那第一槍來自窗外，這一槍的目標，自然是賀天雄，而這一槍如果射中了賀天雄，賀天雄的身子會倒下去，射不中賀天雄，賀天雄會還手，總之，都會有聲音發出來的。

他估計得不錯，隨着那一槍聲，第二下聲音傳來了，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第二下聲音，既不是賀天雄倒地的聲音，也不是賀天雄還手的槍聲，而是一下輕度的爆炸聲，接着，才是賀天雄倒地的聲音。高翔在各種槍械上下過不少研究工夫，他一聽到那一下並不十分響亮的爆炸聲，心中便吃了一驚。

他知道那是一種特殊的槍彈，中槍之後，會發生爆炸，如果中槍者是頭部中槍的話，那麼在經過爆炸之後，將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來了，這種槍彈是專供暗殺之用的。

高翔的心中迅速地轉着念頭，同時，他慢慢地將頭探出沙發背後。

窗外有些亮光，但是却絕無人影，而大廳之中，也靜到極點，一點聲音也沒有，有點令人毛髮直豎。

高翔並沒有伏了多久，身子仍蹲着，但已迅速地向旁移開了三尺，到了另一張沙發的背後，他身子雖然移動着，但大廳之中，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高翔又等了大約三分鐘，肯定黑暗的大廳中祇有他一個生人時，他才站了起來，按亮了他隨身所帶的小電筒，電筒昏黃的光芒在大廳中來回照射，終於照在死人的臉上。

賀天雄死得實在太難看了，他臉上已是血肉模糊的一團！高翔並沒有在大廳中停留多久，便因爲有警車聲的傳來而離去。

而當他離去後，他却又在的士之中，被人制住，駛向不知何處！

高翔坐在的士中，保持着鎮定，將今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想了一遍。

他的心中，這時也充滿了疑團。

他不知道殺賀天雄的是甚麼人，不知道賀天雄在午夜要他來作甚麼，更不知道如今硬將自己擄走的兩個是甚麼人物。

高翔想了片刻，才微微一笑。

「我可以擰一擰頭麼？」他說得十分輕鬆，全然不像他腦後有槍指着。

「可以。」他身後傳來冰冷的聲音。

高翔轉過頭去，向身後那人微笑了一下。

「不外是錢，是麼？」

「這一次不是爲錢！」他身後那人臉上木然，一點表情也沒有。

不是爲錢，高翔的心中陡地一涼。

不是爲錢，難道自己和這兩個並不熟悉的人，竟有着這樣的深仇大恨，使他們非要殺害自己不可？

高翔一面想，一面又慢慢轉過頭去看，他所看到的事，更使他心頭亂跳。

他看到身後的那人，正以極快的手法，在他的鎗管上加上了長長的滅音器，加了滅音器之後，殺一個人所發出的聲音，不會比打死一隻蚊子更响！

高翔的身子陡地一縮。

在他身子一縮之間，他已經雙手抓住了車子的坐墊，他準備立即以極大的力道，將車墊拉了起來，向後面抛了過去。

那樣，他可以將身後那人的視綫遮住。

但是也就在這時候，車子發出了一下刺耳的聲音，驟然停了下來。

高翔的身子猛地向前一衝。

那一衝是由於突然停車的結果，對高翔來說，那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趁這一衝之勢，右手五指抓拳，中指凸出，向司機的後腦猛地打出。這一下，是「空手道」中的絕招，那司機頭一側，便昏了過去，而高翔的身子，已經疾躍過了椅背，到了前面的座位上，伏了下來。

當然，他雖然伏了下來，但是如果車後的人要打死他，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事。

然而，比起剛才，對方的鎗管直接指着他的後腦這一點看來，總好得多了。

他身子才一伏下來，便取出了手鎗，隔着背墊，向後開了一鎗。

他無法知道這一鎗是否命中，因爲他不能探頭出去看。如果他探頭出去看的話，那麼他自己便首先變成鎗靶子了！

他的鎗聲，衝破了黑夜的沉寂。

高翔又向窗外瞧了一眼，這才發現，車子是停在一條十分冷僻的冷巷中，所以鎗聲聽來才那樣地異樣，他向車後開了一鎗之後，連忙又一鎗轟向車門。

那一鎗，擊壞了車門，車門打了開來，高翔身子一滾，滾出了車外。

他一出車外，立即一矮身到了車子的另一邊。

可是，他身子還未曾找到有利的地方藏好，在他的背後便又傳來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舉起手來！」

高翔還想掙扎。

但是，那個聲音又冷冷地道：「高翔，我勸你放棄反抗，你看看四面的窗口。」

高翔抬起頭來，向冷巷兩旁的窗子望去。

幾乎每一個窗口都有一個人站在窗前，而站在窗前的人，手中也都毫無例外地擎着長程射擊的來福鎗。如果這些人一齊向他發射的話，那麼他的身子可能在一秒鐘之間，變爲蜂巢。

在那樣的情形下，高翔實是沒有法子不放棄抵抗。

他將手中小巧玲瓏的手鎗抹了一抹，抛在地上，然後舉起手來。

那時候，他心中祇在想着一點：這是一個甚麼背景的大組織呢？何以自己竟從來也未曾聽得人說起過，本市有着那樣的一個大組織呢？

在那輛的士後面的那人，這時也已躍出了行李箱，被高翔以空手道擊昏過去的人，這時也已掙扎着醒了過來，兩人一齊以鎗指住了高翔。

「向前走！」

「到那裏去？」掙扎、反抗，是毫無希望的了，高翔一面向前走去，一面聳着肩問。

「到前面去，你就知道了！」

高翔强笑了幾聲，向前走着。走出了不到十碼，身後又傳來了呼喝聲：「站住，向左轉，開門進去。」

高翔一一照做，他扭開了門，走了進去，那是一幢很古老的屋子，燈火通明，但是在外面來看，却看不到半絲燈光，因爲所有的窗子上都有着厚厚的黑絨窗帘，將光綫遮住。

高翔一顆心七上八落地跳着，他不知道前面在等着自己的命運是甚麼，他甚至不知自己是落到了甚麼人的手中。

他感到從所未有的焦急，手心中已在隱隱出汗，好不容易才到了走廊盡頭的一扇門處。

「推門進去！」在他身後的聲音又命令着。

高翔倏地轉過身來，在他身前三碼處，是兩柄烏油油的鎗管和冷酷無情的聲音：「推門進去！」

高翔除了服從命令之外，已絕無多作考慮的餘地了。

他又頹然地轉過身，握着門鈕，慢慢地旋轉着，在那一刹間，他還在轉着念頭，設想着如何方始能夠安然脫身。

然而，儘管平時他的頭腦靈活，這時他却想不出甚麼法子來。

他不由嘆了一口氣，轉動門鈕，推門進去。

他在門一被推開時，便定睛向前望去。

祇見他陡地一呆，臉上露出了一個驚訝之極的神色，繼而，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那樣認眞，那樣大聲，以致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他一面笑，一面向屋中走了進去，倒在一張單人沙發上，仍是笑個不停。

那間房間內的佈置像是一間辦公室，有着四張辦公桌，每一張辦公桌後，都坐着一個人。最左那張桌子，坐的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子，約莫二十三歲年紀。看來她是秘書，因爲她的手中拿着一枝筆，而桌上則放着一大叠白紙。

但是，如果仔細看一看的話，便可以發現，這位美麗的女郎，有着一雙聰明深邃之極的眼睛，使人不敢逼視。

另外三張辦公桌後，坐着三個中年人，這時，其中的一個手按着桌子站了起來，道：「高先生，事情並沒甚麼好笑。」

高翔又哈哈大笑了幾聲，才站了起來。

「怎麼不好笑？」他攤了攤手：「大名鼎鼎的陳嘉利探長，竟命手下將我綁架到這裏來。」

那站着的中年人面相十分威武沉着，他正是本市最負盛名的探長陳嘉利。

高翔絕未想到，自己千擔心，萬擔心將會落在甚麼寃家對頭的手中，但結果，却會和對方的高級人員會了面。

「高翔，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一定不笑了。」陳嘉利探長手插在褲袋中走向高翔。

「我爲甚麼不笑，我又沒犯法。」

「你剛才從賀天雄的家中出來？」

「是又怎麼樣？」高翔雖然還力作鎮定，但神色已不像剛才那樣自然了。

「賀天雄被人謀殺了。」陳探長的語氣十分沉重：「而在事後，你是最後離開他家的人。」

「你是說……」高翔講了三個字，便難以再向下說下去。

「不錯，我說你有着謀殺賀天雄的最大嫌疑！」

高翔頹然地在椅上坐了下來。的確，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他都有着謀殺賀天雄的最大的嫌疑，看來，最好的辯護律師，也難以洗脫他的嫌疑了。

但是，在這時候，他的腦中又露出了一絲曙光，那就是：爲甚麼陳探長不以通常的程序將他落案控訴，而要用那麼秘密的方式，將他帶到這裏來呢？

他抬起頭來，想問陳嘉利探長。

陳嘉利探長也望着他。兩人對望着，屋子內十分靜寂，甚至沒有人有動作，祇有那美麗的女郎，臉上帶着神秘的微笑，在玩弄着手中的鉛筆。

約莫過了五分鐘。

「我明白了。」高翔先直了直腰站起身子來。

「你明白了甚麼？」

「警方絕不準備控告我。」

「好，算你聰明，但是必需有條件。」

「好啊，做起買賣來了，如果我不答應呢？」

「那就控告你謀殺。」

「你們這些人！」高翔大聲叫着：「明知我沒有謀殺賀天雄，却如此要脅我！」

「哈哈，」陳嘉利探長笑了笑：「高先生，你應該相信造化弄人這句話。過去，你犯下了無數案子，警方一點証據也沒有，而如今，你根本沒有犯案子，警方却有着充份的證據，可以證明你謀殺賀天雄。」

「胡說！」

「穆小姐，」陳嘉利探長轉過頭，向那位美麗的小姐說：「冲洗間已將軟片冲出來了麼？」

「冲出來了！」從美麗的櫻口中吐出了美麗的聲音。

「甚麼軟片？」高翔有些慌張問。

「一個短短的故事，說不上甚麼情節，主演者是你——高翔先生！」

高翔的神情有些不知所措。

也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進來，送進了一大卷電影軟片，在陳探長左邊的一個警員，以熟練的手法上了軟片，熄了燈。

對面的一幅白牆上出現了夜景，一幢花園洋房，一個人偷偷地掩近洋房，那個人正是高翔，高翔躍進了洋房，賀天雄出現了……

一切，全是高翔剛才所曾經歷過的，到電影放映到洋房大廳中的電燈突然一黑之後，高翔忍不住叫道：「不關我事！」

電影繼續放映下去，看到了手持手電筒的高翔，將電筒光射在血肉模糊的死人的臉上，直到高翔轉身逃走爲止。

房間中的電燈重又大放光明，高翔頹然地坐在沙發上，額角上有汗珠滲出。

「高先生，如果陪審員看到了這一段精彩的電影之後，會有甚麼感想？」

高翔不出聲。

（未完・一）

上文提要：李自成認爲陳圓圓不過是一名歌女，因此逢場作戲，結果使得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紫衣女無意中聽到灶房中七男女的對話，才知道李自成兵敗的原因，幸虧她深明大義，沒有棄李自成而去……清軍知道吳三桂在長安圍攻李自成，等到吳三桂兵敗才開過來，但吳三桂並不後悔他的賣國……紫衣女殺死僧格林旺部下百多人，背着小龍……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至死不渝殺韃子　功過評說在人心

那清人吼道：「雖然打敗女子，可是女子上了房逃出城。」

李自成的心中大悅。

又聽那人吼道：「我們大將軍不示弱，一路追出了城，可是至今未還，不是被你們擄去還會是誰？」

李自成更高興，妻子紫衣女能逃出城，那……她……是不是會帶着兒子？

李自成又爲兒子操心了，他立刻又吼道：「那女子有娃兒在身，她怎麼會逃得了？不信。」

他這是用反語氣，逼對方說實話。

果然，對方又道：「那女子的是了得，她背了娃兒逃出城，更令咱們大將軍非抓到她不可，因爲那個娃兒是你這賊寇的兒子呀！」

「哈……」李自成笑了，笑得十分得意，至少，他已知道紫衣女履行了她的諾言，她救走了兒子，他們的唯一的寶貝兒子，那麼，自己還有何憾？

心念間，李自成舉刀狂吼：「兄弟們，殺韃子呀！」

「殺啊！」

三個管帶清人立刻撥馬而回，不旋踵間，大隊清軍開始移動了。

於是，很快的先是步行的先開戰，雙方便在這十二道連環峽口殺起來。

李自成的數萬騎兵守緊了陣勢，看着對方的人馬在很快的調動，他這是與清軍正面幹上了。

雙方步兵交戰約半個時辰之久，忽聽號角响起，清軍從西面夾攻而上。

李自成見這光景，也立刻吼叫了。

「雙夾擠殺，一個也不放過，殺！」

他的馬隊也投入戰場上了，於是雙方的馬隊也在追逐狂殺，那清人果然厲害，不時的把農民軍砍翻在地。

封存壽的馬忽然發了狂，一路衝入清軍陣中。

封存壽受傷極重，他却是不想再活了，祇見他硬生生的挺直了身子，雙手用力的舉着鐵棍，一旦衝入清軍之中，他像是瘋了一般劈頭便打。

封存壽的凶悍，引來了十幾個手持弓箭的清軍圍上來了，剎時之間，亂箭齊射，封存壽的身上幾乎中了十七支箭，他宛如刺蝟一般，雙手仍然高舉鐵棍，當戰馬馱着他往前衝的時候，他的巨軀仍然挺得直直的，鐵棍依然舉得高高的，但他早已氣絕多時了。

那馬仍在奔跑，已無人追殺了。

死人有甚麼可以再追的？

封存壽死得不吃虧，被他狂打而死的清軍少說也有五十多人，有些沒被他打死的，早被農民軍圍上砍死。

喊殺之聲廻蕩在山谷之中，追逐互砍傳來的盡是裂骨掉肉聲，剎時間這太白峯前的十二道連環峽成了人間地獄，殺人屠場。

李自成從沒有過這麼瀟洒的出刀，他在侯飛與百名近衛軍掠陣下，力戰兩個清軍統帶而出刀如行雲流水。

無他，因爲李自成已肯定了他的女人紫衣女俠已把他唯一的兒子救走了。

紫衣女俠爲他生了個兒子，那是他唯一的根，奔殺多年，爲的是天下災民，好像老天到現在才來眷顧他李自成了，他的心中激動也感動。

當一個人物，尤其是一個英雄人物，一旦處在四面楚歌又八方風雨的時候，多是無奈與悲哀的，但李自成不悲哀，甚至他的軍師與將軍們一個一個的棄他而去，他也不覺得四面楚歌，在他的心目中，至少他消滅了朝中那些貪官弄權的人，也殺絕了許多地方劣紳，這就爲苦難的災民，創造了活下去的條件。

李自成最安心的，還是他得知紫衣女帶着兒子走了，走到甚麼地方，他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他會肯定，紫衣女必會好生的教育兒子，愛護兒子，這就夠了。

一念及此，李自成的功夫盡出，他殺得兩個清軍統帶哇哇怪叫。

李自成却揮刀狂笑，狂笑中他狂殺，就在他的千里寶馬疾閃中，李自成反手一刀把他右方的一個統帶人頭砍掉半個，鮮血迸洒中，他又一刀削向另一人的頭，把敵人的戰帽砍飛，嚇得那人一縮脖子。

那統帶大吼：「衝啊，殺啊！」

清軍原本尚有兩個方陣在掠陣，聽了這吼叫，立刻舉刀奔殺過來。

這又是一場混戰展開了，李自成也大吼：「兄弟們，消滅他們！」

李自成並沒追殺拍馬疾退的那人，他回馬督戰，立馬在斜坡上，忽然，聽得遠處人馬吼喊。

這吼聲來自大山後方，李自成肯定又是敵人殺來了，他仔細抬頭看。

忽又見一團影子在林中穿梭而來，李自成看得心中一動，再仔細看去，竟然是萬里。

那萬里跑在山道上，一路繞到了李自成的馬前。

李自成道：「萬里將軍，發現甚麼了？」

萬里指着大山後，道：「大王，不好了，吳三桂的人馬也來了。」

李自成怔了一下，萬里又道：「吳三桂把人馬集中，他整頓了十多萬人殺來了。」

一聽，李自成的眉頭一皺，沉聲又吼：「兄弟們，先殺光這批韃子兵呀！」

「狠宰啊！」

清軍中一共六個統帶，就這麼半個時辰戰死三人，原本士氣如虹的人馬，還是比不過李自成的人馬多。

就在李自成催動人馬奔殺中，清軍立刻陷於危機之中，反而被農民軍這股悍不畏死的士氣壓下去了。

於是在瘋狂的砍殺中，清軍被活生生砍死一半。

一半不是三幾十個呀，一半就是好幾萬，祇見這十二道連環峽谷口屍體肉塊隨地可見，鮮血幾乎染紅了那一條蜿曲的山溪。

但，就在這時候，大山那面來了大批明軍。

吳三桂至今還在用大明旗號，而大明的天下早已變成大清軍了。

吼聲震山谷，人馬如蟻羣，刀光霍霍中，吳三桂在馬上狂叫：「李自成，我看你今天往那兒逃！」

果然是吳三桂的人馬稍加整頓之後又殺上來了。

吳三桂決心與李自成卯上了，他是非殺了李自成難消心頭之恨。

是的，李自成殺了他的全家三十七口之多，更把他的美妾陳圓圓據爲己有而不把他吳三桂看在眼裡放在心上，大丈夫連個女人也保護不了，有何顏面挺立於人世。

吳三桂恨透了李自成。

李自成更恨吳三桂，祇不過一個歌女呀，陳圓圓人是溫柔可人，那也不能爲了一個歌女把清人引進關來對付他呀，他還未在北京城站穩脚根又得同清人打仗，他的農民軍當然要失敗。

李自成認定吳三桂是漢奸。

此刻，李自成剛要打敗這批清軍，個吳三桂王八小子却又追來了。

唐大年大吼：「大王，屬下率本部人馬迎殺過去。」

李自成道：「唐將軍多加小心吶！」

唐大年舉刀高呼：「兄弟們，跟我去殺漢奸吶。」

「殺漢奸呀，殺呀！」

唐大年的人馬紛紛往撲來的吳三桂人馬殺去，清軍本已處於下風，唐大年拉走了三萬多人馬，他的壓力立刻大減，很快的，清軍在移動，在集中。

李自成這邊，石九子、于把總、孫大寶，他們也把大批農民軍

往峽口集中。

於是雙方的陣勢對排開了。

遠處大山邊，唐大年的農民軍與吳三桂的人馬廝殺起來了，喊殺之聲震山谷，却是這峽口人馬不爲所動，雙方看上去似是在僵持着。

那面，唐大年把吳三桂的人馬攔在大山前，這一交上手，誰也不多口，祇有刀。

這時候祇有刀才是主宰人命的最佳寫照，而刀出刀收，均有着鮮艷的色彩迸射出來，那就是鮮血，祇不過到了這時候，鮮血變得比山溪的流水還要卑賤。

殺戮永遠是人類最殘忍的手段，也是人類最愚蠢的手段，祇有屠夫才會忘了老祖宗們的話：「强樑不如商量。」祇有屠夫，才不顧軍事上最高的境界，那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偉大戰略。

然而，征服者永遠祇有一個字：「殺！」

清軍入關，扮演的是爲助吳三桂，可是到了此刻，他們搖身一變成了征服者，於是殺戮便展開了。

就在這處追逐狂殺中，李自成主動攻擊了。

他立馬斜坡上大吼：「兄弟們，是生是死在此一戰，咱們勝了便乘機追擊，本王再帶大家殺上老北京，趕走韃子兵，殺呀！」

「殺呀！」

這一次的主動攻擊，李自成是一心要把面前的精兵屠盡殺光。

農民軍奮勇而上，半圓形的包圍過去。

清軍形成菱形，移動在小距離中應戰。

李自成的農民軍三面夾攻，清軍全力防守，就在一陣狂殺中，忽聽遠處人馬吶喊，唐大年被幾十個兄弟護送往這面撤過來。

有人大叫：「不好了，唐大將軍重傷。」

李自成一聽唐大年重傷，拍馬迎上前去。

唐大年的胸口中了一槍，鮮血還在往外冒。

李自成上前拉住唐大年一手：「大年呀！」

他一共叫了十幾聲，唐大年方才張開了眼睛。

他是那麼的耿烈，他還冲着李自成露齒而咬牙：「大王，屬下祇怕……」

「你不能死呀，大年！」

唐大年道：「大王，我們征戰各地，攻城掠地，大王，你令我感動，你一文不取，全數是大家的，所以我們師兄弟四人決心爲大王效死殺場，所以……」

他忽然眼一瞪，頭一偏，死了！

李自成一見大慟，他吼叫如獅：「吳三桂，我要殺了你這畜牲，啊！」

他雙手抱刀，拍馬疾往吳三桂的陣中衝殺過去了。

那面，石九子與方圓二人分別卯上了清軍中兩個管帶人物，而孫大寶只好率人馬支援李自成了。

農民軍人馬分成兩批迎敵，一時間又是一場斷殺展開來，雙方的傷亡更慘重了。

吳三桂見李自成殺來，他挺槍迎上前去，李自成鬚髮怒張，口吐白沫、額上青筋根根可數，他揮刀怒斬，狂叫如虎：「殺！」

刀槍相撞，吳三桂立刻覺得李自成好像瘋了。

死了心腹大將唐大年，李自成幾乎斷了一條手臂一般的傷感，他當然火大了。

這二人忘了一切的拚戰，四週的狂砍視而不見，吳三桂抖槍疾刺，左手揮劍偷襲，李自成揮刀暴斬，不把吳三桂的劍放在心上，他抽刀砍個正着。

就聽「卡」的一聲，吳三桂的劍被斬斷了，但他的槍尖已扎入李自成的肩窩。

李自成不叫喊，在不及抽刀回殺中，他的刀把尖處猛一搗，就聽吳三桂大叫一聲：「啊！」

吳三桂的鼻子被李自成的刀把端處搗向正着，痛得吳三桂捂面嗥叫，鮮血比李自成流的還要多。

於是，雙方的人馬立刻又圍上去了。

雙方人馬也各自護着他二人，紛紛往後疾退。

孫大寶揮刀殺來，吳軍迎面拚命抵擋，混戰中，有人大叫：「快進入十二連環峽呀！」

這是甚麼人在叫？沒人去注意，但李自成的人馬還是往十二連環峽口奔去。

吳軍未追殺，清軍也未追殺，那是因爲清軍已死傷過半，而吳三桂的人馬也因吳三桂的受傷停住了。

實際上，這一戰雙方均未佔到便宜，一方退走，另一方當然無力追殺。

李自成的肩窩被吳三桂狠狠扎了一槍，他傷得不輕，至少他揮刀就會痛苦。

當他的農民軍已看到張家圍子的時候，前面高坡上站了一位老人，那老人的手指向幾里遠處的山道，他對走過來的李自成人馬道：「快走呀，又有大批清兵過來了，你們快走。」

李自成聽出這人不是別人，乃張家圍子的當家人，他叫張老八。

李自成在馬上招手，道：「張老八嗎，你們可好！」

張老八走過來了：「大王，你

受傷了，但你們不宜留下來，你看。」

李自成順着張老八指的方向看過去，也是一驚，大隊清軍像條龍，迆邐着往十二道峽口奔來了。

敵人來了生力軍，這個仗是不能打的。

李自成急問張老八，道：「如何往南走，張老八，你可知道？」

張老八道：「張家圍子的人都躲起來了，我不放心大王們，我才在此等候，走，我帶你們走秘道，天黑可以走出一百單八洞。」

原來這一帶多山洞，張老八爲了取寶，他便是穿過了許多秘洞找到了那棵老松樹，才找到張家歷代藏的寶物，他全部捐給農民軍了。

失去了財寶，這兒便更加自由快活，再也不用擔心誰會來偷搶殺人了。

此刻，李自成率領人馬跟定了張老八，一行人匆匆的往山溝石洞中奔去。

李自成的五千近衞馬隊，每人手拉馬匹走得十分小心，那石九子聽到唐大年已死，與方圓孫大寶三人直是落眼淚，師兄弟之情溢於言表。

當然，李自成更是傷感，眼看着他身邊的大將們一個個的倒下去，有的甚至調頭而去，他當然難過。

張老八帶着李自成這些不足七萬人的人馬，就在那大山洞與山溝之間，進進出出，出出進進的不知走了多少個洞，多少條山溪，快天黑的時候才聽帶路的張老八道：「大王，快了，快了！」

李自成道：「眞是辛苦你了。」

張老八匆匆的穿過最後一個山洞，他站在洞口不走了，只見他對李自成道：「大王，你看遠處。」

李自成在灰濛濛的光芒中遠處看，好像有一片屋子，也有幾點光亮。

「那是甚麼地方？」

張老八道：「那個地方叫八里關，大王，只要過了此八里關，就是漢江，過漢水是南方，吳三桂要再追大王，就難了。」

李自成一怔，道：「你也知道吳三桂？」

張老八道：「大王，如今是大清國天下了，咱們早聽了是吳三桂這個王八蛋把清人放進關東的，天下人人恨此賊入骨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們張家圍子有人自武昌回來，那兒人談論清軍，將來的日子啊……」

李自成一聽，忿怒的道：「我忘不了殺吳三桂，我誓非殺此賊不可。」

他當然帶着悔與恨，他絕對想不到陳圓圓一個歌女，對吳三桂那麼的重要。

於是，張老八向李自成的人馬揮手，他重重的看了李自成一眼，道：「大王，你保重！」

李自成很激動，也很感激，他拍拍張老八，道：「有個人你知道。」

「誰？」

「紫衣女俠！」

張老八立刻眉飛色舞的道：「紫衣女俠，我們張家圍子每個人都很懷念她。」

李自成道：「她已嫁給我了，還爲我生了個兒子。」

張老八一聽，立刻看向人馬隊中，道：「她在那兒，她在那兒？」

李自成道：「她不在我這裡，帶着兒子走了。」

張老八點點頭，道：「好，很好，她是俠女，她絕對有本事把小王子撫養成人的。」

「哈……」李自成愉快的笑了。

他受了重傷，但他還是笑得很開心。

忽的，張老八對李自成道：「大王，有件事情我覺得十分奇怪，不知當問不當問。」

李自成道：「甚麼事？你問。」

張老八道：「也就是上一回大王率人馬救了我一家之事，那時候大王身邊有個道長……」

李自成聽得有些木然：「他叫玄機子！」

那一回玄機子與唐大年率人來到了張家圍子，而張老八便是聽了李自成的話，捐出了所有財寶。

張老八一聽李自成說的老道叫玄機子，他立刻點點頭道：「對，那個老道叫玄機子！」

李自成道：「他怎麼了？」

張老八道：「那老道我遇見了。」

李自成忽的一緊張，道：「在甚麼地方你遇見他的？」

張老八道：「漢江渡口。」

李自成怔怔的道：「他潛往南方來了？」

張老八又道：「只不過他並未帶領甚麼人馬，他只帶了十二名長得標緻的少年人。」

李自成一聽之下，幾乎楞住了。

是的，他曾經養了十二名少年人，他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兒子，他要玄機子教他們識字，也請何用教他們讀書，但他自北京撤回來，就不曾見過這十二男，也是他身邊有了紫衣女與剛出生的兒子，再加上玄機子與何用也不知死活，便忘了還有這十二美少年了。

可是玄機子帶領人馬是別開東與范冲他們，衝出了北京城，他們就不知去向了。

李自成再也想不通，玄機子又

是爲甚麼帶走了留在長安城中的十二名美少年，他要這些少男作甚麼？而玄機子又是怎麼把這十二美少年帶走的？

更令李自成弄不明白的，乃是紫衣女，怎麼紫衣女也不提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十分簡單，玄機子是獨自潛逃的，他連夜奔入長安城，比之李自成沿路作戰退回長安城早了七天。

七天可以辦許多事情。

七天他把藏的寶物金子取走，而他不忘督軍府中養的十二名美少年，他決心帶他們逃走。

那是他潛回長安第二天二更天，玄機子使了手段，他迷昏了看守的人，把十二少年人送上了大車便匆匆的出了長安城往南方去了。

玄機子對於十二少年並無惡意，他把這十二少年帶入武當山的紫陽觀中，他把一身所學教導這十二人，更把自己藏的一套劍譜上所載武功細心指導。

於是十年後才有「武當十二神劍」投入了反清復明的行列中，這已是後話了。

只不過套句實在話，玄機子是眞心輔佐李自成的，可是偏偏他是「有心栽花花不開」，而對十二少年又成爲「無心插柳柳成蔭」了。

*　*　*

李自成得知玄機子把十二少年暗中帶走，先是忿怒，但往後一想便寬慰了，因爲他心中明白，玄機子是出家之人，且並非好色之徒，應該不會對十二少年輕薄非禮，必是把他們帶去收爲徒弟了。

張老八回身而去，李自成又陷入悲傷之中，只因爲石九子三人在難過，難過他們最勇敢的小師弟死了。

是的，唐大年之死對於李自成而言，他比那石九子三人更難過。

這時候他的大軍已出了八里關，立刻往東沿漢水疾走，那石九子與他的手下十幾位將軍協商，建議大王去取武昌，扼住通南要道，再與清軍及吳三桂決一死戰。

李自成採取了石九子的建議，一方面他也受傷很重，急需治療。

不料李自成的大軍剛剛過了漢水，遠處已出現一彪人馬殺來，這對長途跋涉而來的農民軍就不利了。

只不過這彪人馬並非是清軍與吳三桂人馬，而是駐守在武昌的左良玉留的人馬。

左良玉留了部份人馬守武昌，他本人帶領大批人馬去了南京，明朝的福王需要他，大明仍然打算收復河山。

*　*　*

來的人馬不過一萬人，李自成的人馬雖不足十萬人，仍然把來的人馬殺得潰逃。

於是，李自成奪了武昌，他的人馬至少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李自成只一旦休兵武昌，立刻派人同張獻忠聯絡，打算二人合兵一起再大幹一番了。

那時候張獻忠拉人馬在川南流竄，他的作風就比之李自成欠缺人道了。

忽一日，快馬來報，有大隊清軍南下，且那吳三桂又將率人殺來。

李自成在武昌，很想多召人馬，只不過這南方與陝北不一樣，這兒的人們有吃有穿不挨餓，沒有人吃飽了會去拚命，那麼多日他的人馬仍然未超過十萬人。

李自成憂慮了。

*　*　*

飛毛腿萬里匆匆的過江，他奔向武勝關，因爲李自成特別派他去打探，打探清軍何時殺來。

萬里於半月之後匆匆的奔回程，他在江邊叫了一條單桅快船。

「船家，快過來渡我過江。」

那單桅船調個頭抵住江岸，飛毛腿萬里跳上船，他還自懷中摸出乾糧啃着吃，忽的，兩個搖船的把風帽取下來，萬里看得嚇一跳：「是二位大人。」

兩個漢子淡淡的道：「萬里，我們終又碰面了。」

萬里重重抱拳，道：「于把總，官副將呀，你們走了，這許多日子，大伙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唉！」

原來放船的竟然是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這二人眞的是焦孟不離呀！

「二位大人吶！」

于把總道：「別叫咱們大人了，咱們是水上討生活的苦力人，哈……」

他頓了一下，又道：「叫我的本名，我的名字叫于飛熊！」

另一官副將道：「我的名字官同。」

萬里道：「原來二人並未戰死在殺場之上呀！」

官同道：「本來是要同大王生死與共的，但天時地利人和盡失，前途一片黯淡，萬兄弟，沒有前途是不能再幹下去的！」

于飛熊道：「那夜自長安城衝了出來，我們便打算遠走高飛了！」

他嘆口氣，又道：「也是聽了大王在北京城爲了一個歌女，眞是不值得！」

官同接道：「我二人本來奉大王與軍師之命，協同霍大牙與宮覺二人佯攻潼關，牽制洪承疇大軍的，想不到會是那樣一個結局，令

人同哭！」

他拍拍萬里，又道：「兄弟如果不忘當年咱們在姚家集一起共事的交情，你留下來，咱們是餓不着肚子的，我二人吃肉，絕不叫兄弟你喝湯，且等天下太平，咱們每人也能討上一房媳婦。」

萬里是個血性漢子，他聽了以後，重重一禮，道：「二位，大王待我不薄，好歹給我個小小將軍之職，我沒本事舉刀殺敵，可是這兩條腿有用，我不能在這時候棄大王而去，更可況有急消息送回大王知道！」

于飛熊道：「你眞義氣，只不過人各有志，兄弟，有一天你孤單了，來，咱們還是歡迎你！」

官同接道：「咱們也存了些銀子，等你來了……」

萬里也知道他二人必存了不少銀子，李自成就一文不名，是個標準的窮光蛋！

萬里就是佩服李自成這一點，他不走。

於是，小船把萬里送過江，那萬里便直奔農民軍大營而去。

于飛熊對官同道：「想着當年他無罪我們判他遊街，至今想來大不該！」

官同道：「那是混帳時代，甚麼樣的時代就會出甚麼樣的事情。」

這二人相對乾乾一笑，好像笑出多年的煩惱，而天下正刀兵正盛着。

*　*　*

萬里在校場上見到了李自成，李自成親自督訓他的十萬人馬，舞刀對陣，練得還眞起勁，見萬里奔來，立刻收刀：「有甚麼消息？」

萬里道：「大王，清軍重整軍馬二十萬，加上吳三桂的十萬大軍，大約三五天就到了！」

他放低聲音又道：「眞對大王而來！」

李自成一聽冷笑了！

李自成走至點將台，他把奪魂刀刀尖杵地，手按刀把對他的人馬道：「兄弟們立功立業的時機到了，在不久的將來，韃子兵與吳三桂的漢奸兵馬就來了，兄弟們奮勇搏殺，消滅他們，然後我帶大家重殺到北京城！」

「殺，殺，殺！」十萬人馬齊聲吼，便是江面也聽得如同打雷！

李自成對他的五千近衞騎兵們的期許很高，他召集了石九子、孫大寶與方圓三人，也把侯飛召來！

李自成帶着些許黯然的對他們道：「各位將軍，十萬人馬想打敗敵人三十萬人馬，實在不易，祇不過我這次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同吳三桂力拚，十萬人馬由你們統一指揮，本王親率五千騎隊直搗敵人陣中奔殺，我們以不怕死的決心，必能以一當十，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

石九子幾人聽得全身熱熱的，大王拚命，他們當然不能後退！

方圓道：「便是拚至一兵一卒也要殺下去！」

孫大寶道：「唐師弟不能白死，仇是要報的！」

於是，至少三天時間，李自成親自觀看十萬大軍的操演，他越來越有信心了！

終於，清軍出現了，吳三桂的大軍也出現了！

先是探馬報告，清軍過了雲夢，又有探報，吳三桂大軍渡過了漢江！

李自成得知消息以後，他把人馬拉出了武昌往東南，就在東南一百里地有個龍角山。

李自成的人馬拉到了龍角山是有目的有企圖的，因爲龍角山有幾處奇險之地，易守難攻，他打算在龍角山打一場殲滅戰！

那是個「山」字形的大山，李自成把人馬分成三撥藏在山區裏，他的五千騎兵便繞到了山背後，而三批人馬分由石九子、方圓、孫大寶三人率領，山上且備了滾木擂石！

在山中作戰，李自成是有經驗的，祇不過這一回他却忘了一件大事，龍角山樹少草多不見山洞，掩護之地實在太少，很不容易久守！

終於，吳三桂的人馬當先攻到了！

吳三桂人馬拉在龍角山前，他在馬上抬頭看，不由哈哈狂笑起來！

「李自成啊李自成，你自己給你自己挖了一處好墳墓了，哈……」

吳三桂並不叫他的人馬往龍角山攻上去，他祇管叫人們埋鍋做飯，等候着清軍一齊到來！

這一次率領大隊清軍而來的不是別人，乃多爾袞手下大將多鐸是也！

多鐸不但要取李自成的命，還打算沿江而下攻取南京，而左良玉的人馬正在南京駐防！

如今的吳三桂已被大清封了個平西王，吳三桂心中明白，他這是當漢奸的代價！

吳三桂立馬在龍角山前，他見一隊清軍過來，便迎了上去，立刻，他在馬上施禮，道：「大將軍用兵如神，李自成伏兵在龍角山中，不知大將軍可有殺李自成之計？」

多鐸道：「平西王揮兵殺上山，多鐸爲後盾！」

吳三桂心中一寒，但他却指着龍角山道：「大將軍，我的人馬等着砍殺他們，且看我把他們逼出大

山來！」

多鐸雙目一亮，道：「平西王有何高招？」

吳三桂把手一揮，他下了命令：「弓箭手多備火油，放火箭燒山了！」

隨着他的吼叫，多鐸也爲之心動，道：「佈陣，敵人衝出來，咱們就砍人！」

這時候吳三桂的人馬分散開來，他們逼近山邊，立刻放箭，箭射在荒草坡上，便引起了熊熊大火，於是龍角山三個山溝兩邊火光衝天，江邊吹來了大風，山上發出辟啪響，往深山中蔓延過去了！

就在弓箭手們步步爲營的往山中移動放火中，忽的一彪人馬往山後繞殺過來，全是騎馬的，那行動之快宛知駕雲飛過！

吳三桂出動了五百弓箭手，突然自背後殺到，他們措手不及，盡被砍死在山溝裏！

李自成很幸運，至少他此刻幸運，山溝中有一道斜坡未着火，那石九子已大吼：「兄弟們，衝啊！」

方圓的人馬也是被火逼過來的，他與孫大寶率人一同與石九子聯手！

於是，李自成的十萬人馬往龍角山外殺出來了！

李自成每戰必在兄弟們的前面，這一回他帶領着他的五千騎兵直衝入吳三桂的陣中，雙方交上手，李自成的人馬立被包圍！

後面衝出來石九子大批人馬，他們剛與吳三桂的人馬接上手，那面，大隊清軍掩殺過來了！

奔殺的人層中，李自成看不到吳三桂，方圓正遇上了吳三桂！

方圓曾傷在吳三桂手中，這一回他是專找吳三桂拚命的，吳三桂的目的是李自成，可是方圓的功夫也了得，他祇好拚命抵住方圓，二人幹得兇殘，方圓盡是拚命招式，令吳三桂無法抽身！

石九子與孫家寶二人率人衝殺，他們心中明白，敵人的勢力太大了，今天祇好拚命了！

龍角山前雙方大戰，龍角山上火在蔓延，燒得濃烟衝天起，飛鳥走獸四下竄！

狂殺中，李自成的人馬早被清軍重重圍住，想衝出去，實在不易！

那幾乎就是一場地獄殺戮，不少人挨刀不出聲，靜靜的倒下去，半個時辰，地上已死滿了人，血在流，肉在拋，雙方戰鬥不稍戢！

正在狂殺中的李自成，忽的坐騎中了三支利箭，立刻那戰馬往地上倒去，他的附近馬上衝來七個近衞軍，其中一人跳下馬來，急道：「大王，快騎上我這馬！」

李自成毫不考慮的跨了上去，那人反而奔殺向拚殺而來的敵人！

近千名李自成衞士齊聲大吼着：「衝殺呀！」

他們勇敢的保護着李自成，往南衝去，李自成大叫：「我的勇敢的兄弟們！」他這拚命的大叫，立刻間舊傷又裂，迸出一溜鮮血！

李自成的肩窩被吳三桂扎了一槍，本來快好了，但此刻又裂了！

李自成被他的騎士們掩護着往南狂馳，忽然間，天上大片烏雲掩過來，刹時間豆大的雨點灑下來，天上雷電交加，地上人們奔殺，等到李自成衝出四十里，回頭看過去，他的騎兵近衞隊還有十幾個正在攔住幾十個清兵在對殺對砍，李自成很想回馬殺過去，但他的舊傷令他痛得手臂也難以抬起來！

李自成心中泣血，他祇好硬起頭皮拍馬再往南奔馳，遠處有一座大山出現。

那座山名叫九宮山，李自成拍馬入山，他抬頭看天，烏雲正自那高山之處飛過來，雷電交加中，他祇好拍馬往九宮山中狂奔而去！

大雨滂沱，山路難以馳馬，也不知入山多遠，忽見遠處有燈光一現，天色已漸漸黑了！

李自成認定了有燈光的方向，他把金刀掛在馬鞍上，這時候他有着窮途末路之感，英雄無奈之慨！

他自馬背上滑了下來，拉戰馬上山道，就在半山坡前，他才看清雨中有兩間茅屋！

李自成拉馬走到了茅屋前，祇見屋內有個村婦拉了一個五六歲的娃兒在吃飯！

那女人忽見李自成站在雨中，立刻推開娃兒去到門邊：「壯士，你……」

李自成道：「方便嗎，借一宿！」

「壯士請進！」

李自成把戰馬拴在茅屋簷下，那女人取了一個草蓆蓋在馬背上！

那娃兒却看着一身血水的李自成發了呆！

女人走到屋子一邊，她取了湯飯送在李自成的手中，道：「你吃吧，吃些熱湯出出汗！」

「謝謝，嫂子！」

那女人一怔：「你不是南方人！」

李自成道：「陝北人，嫂子……我有些全身不自在，我發燒了！」

那女人道：「你受了傷，再被雨淋，是會病的！」

李自成是病了，而且當他的湯飯吃了一半，人便昏過去不省人事了！

女人也似乎急了，她很快的把燈取在手上，再把油燈的燈草撥大撥亮，這才往李自成的臉上照過

去。

女人看清了李自成的臉貌了，立刻之間，她也露出了猙獰的笑！

「咭……」女人笑得很恐怖！

就聽那女人道：「李自成啊，李自成，天把你送來了，送來還清你欠我們的債！」

李自成來的時候天下大雨，他鬚髮披臉遮去了大半張的臉，如今這女人仔細看，她立刻認出是李自成！

祇見她匆匆的走到門口，馬鞍上取下了李自成用的那把奪魂刀，然後，就在那個五六歲大小的娃兒張大一雙眼睛莫名其妙中，女人一衝進了內室的門！

「杜飛，杜飛……」

她這麼一聲叫，便立刻知道她的身份了！

是的，這女人不是別人，陝北玫瑰萬紅是也！

李自成再也想不到他會找上萬紅這裏，眞叫鬼使神差，叫人大吃一驚！

這時候的陝北玫瑰萬紅與墜崖摔斷兩條腿的杜飛二人，生了孩子以後便潛來九宮山中當農戶了！

萬紅十分激動，她把長年躺在床上的杜飛叫醒過來了：「杜飛，你看，你看！」

杜飛道：「刀！」

「是的，金刀，與你的是一模一樣！」

「李自成，他……」

「他受了重傷，正昏迷在外間屋！」

杜飛一聽，立刻往床下一個倒栽葱，他以雙手撐地，一搖一晃的出了內室！

杜飛是會武功的，他的腿斷了，他以雙手代腿，至少他還可以在屋內外晃動！

杜飛在李自成的身邊坐下來了，他把手抓住了李自成的亂髮猛一掀，不由得嘿嘿笑了！

杜飛大叫：「天吶，你到今天才還我公道！」說着，他抓住了金刀！

「你此刻殺了他？」

「我不是聖人，我忘不了杜家祠堂！」

「何不把他叫醒，叫他死得明白！」

杜飛一聽，點點頭道：「萬紅，你提醒我了！」

於是，萬紅又取來涼水，灑在李自成的臉上，李自成吃力的張開了眼睛！

杜飛撞着李自成大吼：「李自成呀，李自成，你看看清楚我是誰？」

李自成半睇着眼，道：「你……是鬼！」

杜飛大怒，揮手一巴掌，李自成道：「原來……你……並未死！」

杜飛吼道：「你不死我杜飛就不會死，姓李的，到了你還債的時候了！」

李自成一聲苦笑道：「我感謝上天！」

萬紅道：「你還感謝上蒼呀！」

李自成道：「是的，我感謝上天，因爲上天對我李自成是很照顧的，在這個世界上，我祇有對你杜大哥稍有對不起之處，可是那是我的處境，我無奈，所幸我……唉！」

他咳了幾聲，又道：「所幸我留了一口氣來到你杜大哥這裏，還了你認爲是我欠你的債，這樣，我便是離開這個混亂的世界，也了無遺憾了！」

杜飛聽得一怔！

萬紅叱道：「你帶領百萬大軍，殺了多少人吶，你是個殺人魔王！」

李自成一笑，苦澀的道：「那得由天來評斷，人們是有偏見的！」

杜飛忽地又問道：「我那霍大哥、宮二哥他們……」

李自成道：「他二人曾投到我的麾下，我給他們大將軍之職，杜大哥，長安一戰他們走了，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們必然已回白于山鳳凰嶺去了！」

杜飛一聽，冷笑道：「山大王也沒有當一個山林農夫平安自在！」

忽的，他把金刀在面前一閃又道：「這把金刀是我贈給你的，而你却用此刀砍我！」

李自成道：「還了這最後一筆債，我便了無遺憾的走了，杜大哥，你下刀吧！」

杜飛道：「你不求饒？」

李自成道：「我是英雄，我是眞正的英雄，杜飛，你不是，你祇是個狗熊！」

「咻」的一聲金光閃耀，李自成的人頭幾乎被杜飛一刀砍掉，再看李自成，他的臉上有笑意！

萬紅急忙找李自成的口袋，他竟然甚麼也沒有，一件寶物也沒有，祇有那把五百兩銀子打造的刀！於是，杜飛立刻收拾家當，他們涅夜冒雨爬上馬背走了，不知去了甚麼地方了！

＊　＊　＊

撰後小序。

把歷史人物帶進武俠小說裏，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有人把李自成說成了流寇，又有人把李自成當然民族英雄……他若不英雄，怎領百萬兵！

如果要强問筆者，到底李自成甚麼樣人物，我便祇好說，我這是「武俠小說」！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苦候捕頭無消息　幾方人馬齊追殺

上文提要：沙成山到處尋找方寬厚的藏身之地，路過廢宅，發現方寬厚的二個師弟正和「無憂門」的人幹上，沙成山爲了從二人口中探聽方寬厚的消息，上前阻撓……「黑天剛」雄霸天故意說出沙成山殺了花滿天的侍兒，目的是轉移目標借刀殺人……苗疆「百毒門」的冷若水提出與沙成山合作，其父母中毒，需「百竅神功」方能得救，因此留下柳仙兒……

事情十分簡單，如果「西陲二十四鐵騎」不即離去，至少方寬厚就不敢從暗中走出來，這對於自己的工作便造成一定的妨礙！

柳仙兒不知甚麼時候竟然睡着了！沙成山見柳仙兒一副慵懶的睡態，桃腮泛紅如塗顏色，心中暗自思忖——她怎麼會是百毒門的女子，如果她能像丘蘭兒一般好多？

沙成山沒有動，但卻輕聲的對柳仙兒道：「醒醒，柳姑娘，快五更天了！」

揉揉眼睛，柳仙兒抬起頭來，道：「我一定睡了很久！」

她遙望向大宅子那面，火把中，無憂門的人正在忙着，不由得忿忿的道：「看來今夜姓方的不會來了！」

沙成山點着頭，道：「柳姑娘，我要先走一步，妳也該回去歇着，明晚二更天再來吧！」

柳仙兒深深的望了沙成山一眼，道：「除了公事，你就不想辦點私事？」

沙成山知道柳仙兒的話中含意，笑着在柳仙兒鼻子上揑了一把，道：「公事沒辦好，那有心情搞私事，我是個公而忘私的人，因爲……我是沙成山！」

順着大樹躍下地面，沙成山剛落在地上，柳仙兒已跟着他到了下面，沙成山笑問：「妳怎麼也下來了？」

柳仙兒帶着失望表情，道：「你都走了，我在上面喝西北風呀！」

沙成山低聲道：「二更天我們再來，不見不散！」

柳仙兒撒嬌的道：「我會來的，我怕你會黃牛！」

沙成山乾笑一聲，道：「要抓方寬厚，怎麼會黃牛？再見了！」

沙成山走得眞快，眨眼之間便消失在黑暗裏！

柳仙兒怔了一會兒自語道：「奇怪，我那一點比不上那個女子，沙成山竟然對我視若無睹，他……」

此刻，遠處傳來雞叫聲！

方寬厚的那幢燒得面目全非的大宅子裏面，「無憂門」的人已停下工作，很快的集合在一起，沒多久便一窩蜂也似的消失在黑暗中！

沙成山回到客棧裏，他實在想不通，「西陲二十四鐵騎」人馬，怎會知道他在方家集呢？

一定有人對他們說了，否則，他們不會找到這種小地方來的！

沙成山躺在床上，他細細的推敲着，一時間也猜不透誰指引這二十四鐵騎找來方家集的！

迷迷糊糊裏便睡着了……

沙成山是被人叫醒的，有個年輕伙計笑對他道：「客官，有人在

方家燒毀的凶宅子後面等你，說是你一定要去，不去是王八！」

沙成山忿怒的一把揪住伙計，叱道：「這人是誰？」

年輕伙計絕對想不到這位不怕鬼的瘦漢子手勁如此大，竟然把他提得雙脚離地，不由得雙手直搖，道：「客官，你先放下我，我自然會告訴你的！」

重重抖着手腕，年輕伙計幾乎一屁股跌坐地上，直起身來，伙計苦兮兮的道：「我若不說實話，那人就要揍我，我把那人的話一字不漏，半句不改的告訴你，差一點你又要揍我，眞是的……」

沙成山站直身子，問道：「是誰要你這麼傳話的？」

伙計指着門外，道：「是個黑大個子，那人長相賽韋陀，一雙大手掌像盤子，手指頭就似棒鎚一樣粗，黑不溜秋的總有個七尺高，嚇人哪！」

一笑，沙成山想起這人一定是「黑天剛」熊霸天，不由得走至門口，道：「過午了嗎？」

伙計忙點頭，道：「是的，客官，你可要吃些東西再去？」

沙成山立刻吩咐小二，道：「切二斤醬牛肉，大蒜兩三棵，我邊吃邊走，他娘的，倒要看看誰是王八！」

伙計已走出門外，突又回頭道：「客官，我要是你，便寧願當王八，去！準定是送死！」

沙成山冷沉的道：「王八好當氣難受，快去拿吃的來！」

伙計剛才領教過沙成山的「一把抓」，知道沙成山不簡單，聞言不敢再多口，立刻取來二斤醬肉一把大蒜，直着眼看着沙成山走向鎮外！

燒毀的凶宅子相距方家集三里地，沙成山走到台階前的廣場上面，兩斤醬牛肉早已吃光！

繞過高圍牆，沙成山來到後院，不錯，果然是有人在等候着他，令沙成山驚異的，是等他的人有三個。

其中祇有一個人他認識——皖北「飛索門」當家，「撥雲手」管洲！

「撥雲手」管洲的人長得粗壯，但跟在他身邊的二人之中，有一人賽過黑鐵塔，單就一雙銅鈴眼，便似鑲眼眶裏面的兩粒核桃，凶殘模樣果眞嚇人！

頹廢的後院井邊，「撥雲手」管洲已嘿嘿冷笑起來。

沙成山沒有開口，他臉無表情的帶着一片冷漠。

一邊，兩個大個子已自腰間取出蔴繩，沙成山立刻嘴角一牽，道：「管門主這一向得意？」

「撥雲手」管洲冷沉的道：「得意個屁！」

他摸着右脅，又道：「上次你姓沙的在我這地方開彩，差點沒把管某開膛破肚，一刀之賜，沒齒難忘，這一次便是趕來回報的，沙成山，這一次我可並非是替白艮助拳，這裏祇有我飛索門的人！」

一笑，沙成山道：「沙成山也未忘記管門主的金索！」

說着，便伸左手摸了一下面頰！

「撥雲手」管洲側身指着兩個大漢，冷冷道：「他二人是我的屬下——皆是我飛索門護門使者！」

沙成山眼珠子盯在管洲的臉上，並不去瞄一下另外二人，淡淡的，沙成山道：「管門主，約鬥沙某，祇須一聲招呼，似你們那般惡言一句，實在有失風度！」

一怔，管洲沉聲道：「沙成山，你在嚼甚麼舌根？」

沙成山重重的哼道：「可要沙某一字不漏的再說一遍？」

點點頭，管洲怒道：「你說，是甚麼話令我有失風度？」

沙成山冷笑連聲，道：「客棧小二傳言，有人邀我來此，不來便是王八，而且叫那店小二一字不漏的告訴沙某，姓官的，如此傳話，豈非三歲孩童？」

管洲猛的側頭望向身邊大個子，叱道：「是嗎？你是這樣傳話的？」

不料粗漢怪聲吼道：「門主，這種小子欠挨罵，不罵那裏會來得這麼快？」

管洲虎目怒視！

另一大漢已沉聲道：「門主，別忘了我們是來索命的，罵他幾句也好培養出我們搏殺情緒，管他風度不風度！」

「撥雲手」管洲眨了幾下眼，冷笑道：「不錯，罵得好，對！」他冷冷的直視沙成山，又道：「沙成山，你已經很快的來了，是吧？」

沙成山重重的道：「管門主，你已承認自己已有失風度了！」

猛搖頭，「撥雲手」管洲高聲道：「我並未失去風度，沙成山，你更未當上王八，因爲你及時的趕來了，所以這王八二字你就當不上了，當然，我們的邀約方式也成功了，哈……」

管洲大笑，他身邊的兩個大漢更是捧腹狂笑起來。

沙成山憮憮的垂下雙臂，臉色已見冷酷！

他在對面三人笑得幾乎流出眼淚之後，淡淡的道：「管門主，可否介紹這二位的大名，也好令沙某略加認識？」

管洲猛沉的一掌拍在右邊黑大個子胸上，道：「他是『賽韋陀』石磊，另一個『巧手飛索』申屠，二人實際上是我『飛索門』下的『黑紅雙

煞』，沙成山，管某說得夠清楚了吧？」

沙成山笑意掛在嘴角上，道：「黑紅雙煞的名號在皖北相當響亮，沙某今日有幸一會，足慰平生了！」

「賽韋陀」石磊怪聲道：「姓沙的，今日之會也是你此生最後一會，因爲你沒有機會再生離此地了！」

沙成山猛的心頭一震，立刻十分平和的問：「管門主，請問你們如何會知道沙某在此方家集的小客棧？是誰告訴你們的？」

嘿嘿一聲笑，「撥雲手」管洲道：「水大漫天，樹大招風，沙成山，你就別再多此一問了！」

沙成山無奈的一聲怨嘆，道：「管門主，我們原本是無怨無仇，祇因『龍爪門』白艮的兒子白快活，你們聯手狙殺沙某於奔赴陽城的官道之上。

「管門主，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們未曾狙殺沙某，沙某也未佔便宜，不料你們仍不放過沙某，千方百計的又找上我。

「管門主，即使你們能得手，你又得到甚麼好處？」

仰天縱聲大笑，管洲道：「沙成山，你這一篇可憐之談，是爲自己求饒？」

淡淡的，沙成山道：「我怎麼會爲自己求饒？我祇是想免除以殺戮的手段來化解彼此的怨隙。

「因爲，我們雙方並未有甚麼深仇大恨，所以，製造一次諒解，總比悲慘的殺戮要高明吧！」

冷冷哼了一聲，管洲道：「拐個彎又抹個角，娘的，說來說去你還是在爲自己求饒，却偏偏不敢承認！」

帶着一抹倦容，沙成山道：「這些年的血海生涯，草莽翻騰，綴串着的是漂零的日子，那可憐復可笑的卑賤與殘酷，生與死已難有所分別。

「管門主，我的命不值半紋銀子，所以我看得透，正因爲我看得穿，所以我根本不去幻想那美妙的將來。

「如果說要在你管門主面前乞饒，那便大錯特錯了！」

雙眉一揚，管洲道：「既不求饒，何必多言，放手一搏，至少也叫管某與一批早想搏殺你的道上哥們痛快些！」

沙成山淡淡的道：「會的，不論是殺人或被人殺，我會令某些人達到乾淨俐落與痛快的地步！」

管洲嘿嘿一陣笑，道：「沙成山，你已悟透了生死，我自內心起敬，不過往往當人們悟透生死的時候，也就是他們將死之時，沙成山，你大概就是吧？」

沙成山嘴角上撩，輕聲道：「錯了，我是爲三位着想，絕不帶點滴自私自利，唉，我的苦心換來了你們的誤解，當眞已無轉寰餘地了……」

管洲忿怒的道：「沙成山，你是在爲我們着想？你……你以爲我們在費盡唇舌的乞命？操！」

「巧手飛索」申屠早已不耐煩的怒叱道：「不知死活的狗東西，你在找死！」

他喝罵聲甫落，人已往沙成山側面繞過去，一根五丈長的套索已開始在空中「咻咻」轉動起來……

「賽韋陀」石磊立刻與申屠相配合，他手中掄動一把大砍刀橫躍在沙成山的另一邊了！

「撥雲手」管洲冷冷的盯住沙成山，手中握着一根金索！

沙成山十分明白管洲手中的金索，俱有抽打劈砸繞纏的力量，可以當索用，更可以當棍打，十分霸道！

極目注視着管洲手上的三尺金索，沙成山道：「管門主，我的判斷是各位絕不會按江湖規矩來，當然我也並不奢想把各位塑造成君子！」

管洲不怒反笑的道：「沙成山，我飛索門有個縛獅綑虎大陣，名曰『十索綑仙陣』，顧名思義，是由十位高手組成，如果我把他們帶來，沙成山，你能逃得出嗎？」

沙成山的雙目一厲，道：「遺憾，希望有一天能見識一下『飛索門』的『十索綑仙陣』，不過……」

管洲立刻問道：「不過甚麼？沙成山，有話快說！」

沙成山淡淡一笑，道：「不過我以爲管門主率領的二位護門使者，必然高於你門下『十索綑仙陣』，對吧？」

濃濃的眉毛上揚，管洲哈哈一笑，道：「沙成山，你是怎麼有此一猜，高招！」

沙成山暗中在咬牙，他沉聲道：「有道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黑紅雙煞』成名皖北，却未聞甚麼『十索綑仙陣』！」

他一頓之後，又道：「不過沙某從不會輕視任何一個敵人，管門主，你們還是看錯沙某了！」

「撥雲手」管洲沉聲道：「沙成山，不要再說甚麼了，更不要怨我以三吃一，因爲你不同其他人，我們也是不得已，你認了吧！」

沙成山不再開口，冷視着管洲，而實際上他却以眼角餘光看着兩側敵人——兩個不容忽視的敵人！

猛古丁一聲雷吼！

緊接着一聲咒罵：「狗操的沙成山！」

吼罵來自兩側，空中立刻發

出「咻咻」聲！

大砍刀從右側暴劈暴斬，呼轟着便往沙成山的左面直撲而上——那眞是凌厲至極的殺法，閃電般的快捷，空氣中有着撕裂聲與尖嘯聲，窒人呼吸！

沙成山的雙目仍然直視着正面的管洲！

管洲臉上一片肅殺與冷酷，沒有動，但可以看出他在伺機而動，他要在沙成山阻擊兩邊攻勢的時候伺機而上。

因爲，他相信黑紅雙煞要想在一招之間擺平沙成山，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即出手！

管洲的不動，果然造成沙成山心理上的威脅，直待兩側的攻擊者到了身前半尺之地！

沙成山的身形怪異的變成了三個方向，他的頭偏右，腰向左，而雙脚成了一前一後，就在大砍刀貼着他的胸膛半尺之地一閃而過，「銀鍊彎月」已極光一現的繞上了頭頂上方，七十七刀佈成一道光環，刹時間寸寸斷索紛紛自空中落下來……

怪叫聲中一片血雨，祇見「賽韋陀」左手托起右腕，狂嗥如豬的側翻三丈外！

空中人影閃晃，那快得難以分辨出形象的人影，抖動着金光成束，直往沙成山的頭上指去！

是的，「撥雲手」管洲便在此時出手了！

一邊，「巧手飛索」抛去手中祇有三尺的斷索，立刻躍到石磊身邊，急切的問：「傷得如何？要不要緊？」

石磊破口大罵，道：「操他老娘親，今天石大爺卯上了！」

他雙肩一抖，不再管右腕噴血，左手在腿上褲管裏拔出一柄短刀，對身邊的申屠叫吼，道：「再取一根繩索來，招呼姓沙的下三路，祇要你能扣倒他，老子就壓上去殺！」

申屠重重的點點頭，立刻又取出另一根繩索！

沙成山吃過管洲金索的虧，此刻又見管洲撲來，咬咬牙，不吭聲，然而他心中暗暗在想：「你們一心要我的命，娘的，我還有甚麼客氣的？不是命搏命嗎？誰怕誰來着呢？」

於是——

江湖之上，搏殺也是一種刺激，一種令人亢奮的事，當搏殺在彼此的演進裏充滿了血腥與殘酷，刺激便也達到了高潮！

江湖上不少殺手便視這種刺激爲一種享受，在他們的心靈上是與奮的，感觀上是愉悅的！

於是，當對方無奈的倒臥在血泊中時候，他們便得到了無法比擬的滿足感！

然而，沙成山並非這樣，因爲他並非是一個狂暴嗜血的狂人，他的搏殺就含有太多的無奈！

此刻，沙成山的動作可眞夠快，他那似動又不動的身形，突然間折疊了似的，但見他的腰身一彎之間，人已倒翻側旋到撲擊而來的管洲右邊，九十一刀連成九十一條縱橫交織的冷電激閃，狂捲急瀉，無孔不入！

是的，又見那招「寒江月刄」！

管洲身子躍起半空，十二個連續不斷空翻滾向十二個不同角度上，隨着他的翻滾，金索破空狂抽無數次！

他已狂叫，道：「快退！」

然而，申屠根本無法脫出那片刄芒極光之外，他的另一條長索已寸寸斷裂，從左胸切上右肩的一刀，差半寸未割中他的喉結！

「賽韋陀」石磊可就無此幸運，他的衣衫盡碎，露出胸前十七條縱橫的刀口子，鮮血把他的胸毛染成了赭赤色。

那麼偉岸的身體，頂着高牆沒有倒下去，兀自喘着一口大氣，罵道：「你奶奶的，這是甚麼身法！」

管洲沒有像上次一樣的與沙成山力拚！

他在狂叫之後，拚命抽打穿射而來的極光冷刄，身子借力往另一面斜躍過去，算是脫離沙成山的刀刄之外！

「錚」一聲響，「銀鍊彎月」彈回刀鞘中，沙成山冷冷的望向管洲，道：「多日不見，管門主依然毫無長進，反倒不如上次那種放手一搏的雄心！」

淡淡的，管洲道：「沙成山，你休想激我，管某不會上你的當，該如何對付你，我心裏有數！」

沙成山臉色冷酷的道：「今天本無殺人之心，尤其是你飛索門，因爲這對我並無甚麼益處，沒得倒加深彼此仇恨。

「管門主，你們不該出言不遜——不來是王八，眞是可惡！」

「撥雲手」管洲望望申屠與石磊二人，知道今日無法再戰下去。

爲了打退堂鼓說漂亮話而又不失掌門身份，他金剛怒目的沉聲道：「沙成山，我便老實告訴你，即便我飛索門不找你，業已有幾批人物往這裏趕來。

「目的祇有一個——取你性命，沙成山，今日一戰，勝負暫且不論，至少我要提醒你，你的死期就快到了！」

深邃的雙目中發出忿怒的冷芒，沙成山咬着牙，道：「任他們找來吧，沙成山絕不逃避，不過……」

他緩緩的移動身形……緩緩的

往管洲身邊移，牽動嘴角冷笑的又道：「且先收拾你們三人，這對我的威脅便多少減輕不少，管門主，你以爲呢？」

「撥雲手」管洲大吼一聲，道：「沙成山，你要幹甚麼？」

一聲冷笑，沙成山道：「除了宰活人，我還會幹甚麼？管門主，你多體諒了！」

管洲暴喝如雷，道：「兩位護門使者！」

受傷不輕的石磊與申屠二人似是喘過氣來了，那申屠高聲應道：「門主吩咐！」

管洲又厲叫道：「你們都聽到了，敵人一心要我們的命，你二人尚可一搏嗎？」

雙肩蹭着高牆站起來，石磊厲吼如牛的道：「不就他娘的把血流在刀口子上嗎？門主，賜我們以忠烈，做一個『飛索門』的忠魂吧！」

申屠也高聲怪叫道：「沙成山，你小子可要認準老子的要害下手，沒得別叫申大爺一把摟住你，看我不把你摟碎了，那才算你王八蛋走狗運！」

冷笑，笑得苦澀無比，沙成山道：「你們的勇氣我自心眼裏佩服，朋友，沙成山絕不會令各位失望，也希望各位盡力使爲！」

「撥雲手」管洲猛的沉聲喝道：「準備飛索縛龍！」

沙成山立刻知道敵人要動用飛索門的絕技了，然而他更見靜立不動，那種飄逸與淡然，宛似他是局外人！

申屠名爲「巧手飛索」，祇見他抹去身上鮮血便立刻自身上抽出五條蔴繩，這些蔴繩十分巧妙的挽在他的腰上。

經他抖出來，沙成山看出是三條圓形繩索，另一面，石磊也拉出三根圓索，然而其中一根被沙成山的刀切斷！

夠了，「撥雲手」管洲已開始游走，三個人仍然成品字形站定！

沙成山見那圓索繩有三尺直徑，不知其如何施展，冷冷的面對着管洲，道：「管門主，不必再多耗時辰了，殺人或被殺，求的都是乾脆俐落，你們應該出招了！」

管洲語音肅煞的道：「沙成山，你很懂得搏殺的過程，生死玄關你早已看透，管某不能不爲你這種已達至高境界的悟透生死而喝二聲采，佩服！佩服！」

沙成山搖搖頭，道：「錯了，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沙成山？所以看透人生，認清生死，那是一項無可奈何，譬如眼前，我能拍屁股走人嗎？刀已出鞘，便身不由己！」

突然，「撥雲手」管洲的左手連揮，口中厲喝道：「上！五環鎖龍！」

眞玄，祇見管洲騰空而升三丈餘，金索圈點二十一次，摟頭蓋臉便往沙成山罩去！

然而，沙成山的注意力有一大半盯在申屠與石磊的身上，直待管洲到了頭頂三尺地，他才猛的斜彈向後上方，一片金光就在他的胸前閃過！

管洲就是要把沙成山逼向半空，他知道要想在一招之間傷得了沙成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沙成山人在半空，突然發現空中圓索宛如鐵環似的往自己身上套過來，如果不是他親身體認，眞是難以令人相信天下會有人把一根繩索如此巧妙的玩弄！

沙成山雙肩在半空中左右閃晃，那圓形繩索却被空中的管洲連續不斷的接了又套，套不中再接住！

光景那幾條繩索宛如片片浮雲，恁那管洲一陣撥弄！

是的，「撥雲手」果然名不虛傳！

沙成山連續往後倒翻不斷，啣尾飛撲的管洲連連把五條飛索拋擲不斷！

就在沙成山一連十一次倒翻中，憤怒的一聲狂吼，旋身便抖出「銀鍊彎月」，然而他的身形剛剛落地，雙腿已套進下面飛來的一條圓索中！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沙成山但覺雙腿一緊，幾乎橫倒在地上！

於是，啣尾追來的「撥雲手」管洲哈哈一聲笑，金索快不可言喻的往沙成山的脖子上繞纏過去！

幾乎沒有多想的時間，「銀鍊彎月」便以他的身體爲中心，彷彿一顆炸碎了的冰球，便在這些碎芒中——宛如銀河下方流瀉出一顆彗星，快得幾乎叫人難以想像，那「咻」聲剛剛入耳，空中已濺出鮮血！

快速搏鬥的兩人便在血的迸濺中分開來！

「撥雲手」管洲退到三丈外，左手猛按住右胸上方——一個血洞正往外面溢着鮮血，他啞着聲音：「沙成山，管某第二次領教你的絕學——『寒江月落』！」

沙成山未動身子，他彎腰伸手，三個指頭捏着套在腿上的繩子，沒有聲音，但那條圓索已應手而斷！

沙成山的這一手「金剛指」，看得申屠與石磊二人濃眉聳動，石磊喘息的道：「沙成山，我們小覰你了！」

沙成山平淡而冷漠的道：「小覰別人，對自己就是一項最危險的事情，沙成山就從來不小覰人！」

申屠已走近管洲身邊，急切的問道：「門主，你看我們是否就此回轉皖北？」

管洲重重的道：「沙成山，我們的仇恨越來越深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那也是你們製造的，管門主，剛才一刀你應該清楚，我如果不中途抽回，祇怕你已如他們之言，成了爬在地上的王八了！」

咬牙「咯蹦」響，管洲嘿嘿道：「今日你不殺我，他日我還會找你一拚，沙成山，眼前是你殺我的絕佳機會，你還等甚麼？」

石磊與申屠二人立刻站在管洲兩邊戒備！

沙成山冷然瞪了管洲三人一眼，道：「管門主，你雖然敗了，而且敗得很慘，但却仍然不失應有的雄心氣概，我佩服，你們請走吧！」

重重的直視向沙成山，管洲道：「放走我，你會後悔！」

沙成山淡淡的道：「人生大部份就活在後悔裏，譬如我當初就不該幹上鏢客這一行業！」

管洲憤然的道：「可是我並不感激你，沙成山，我一點也不感激你！」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我並不需要你的感謝！」

管洲猛的一跺脚，吼道：「我們走！」

於是，管洲三人頭也不回的便匆匆離開這座廢宅後院，走得可眞快，刹時不見踪影了……

沙成山仍然沒有動，他緩緩的把頭望向四週一陣，方才慢慢的坐下來，左手往後背摸了一把，他緊緊的皺皺眉頭，便立刻取出刀傷藥往背後敷上去！

鮮血被他按了一把便感到背上濕嘰嘰的……

是的，他被管洲狠狠的在背上抽一記金索，無巧不巧的打在脊骨上而令他全身不自在。

他心中明白，萬一再動手，自己實在不敢肯定會順利得手，何況仍有不少敵人在四週環伺，西陲二十四鐵騎就難招架！

管洲當然不知道這些，還以爲沙成山來一招「關二爺義釋老黃忠」呢！

沙成山把傷處敷上藥，痛苦減了一大半，緩緩的站起身來，厭惡的看了地上一灘灘鮮血，便繞過圍牆走回三里外的方家集！

沙成山剛剛走進「平安客棧」，有個伙計走上前笑道：「客官，你可回來了！」

沙成山一怔，道：「有事？」

伙計指着後面，笑道：「有個姑娘在等你，快一個時辰了！」

沙成山眉頭一緊，道：「姑娘？長得甚麼模樣？」

伙計哈哈笑道：「除了長得漂亮，大概也就是美吧！」

沙成山立刻往後面走，心中暗想，這會是何人？

推開房門，沙成山眼睛一亮，祇見椅子上坐着身穿粉紅色衣衫的姑娘，細細的眉兒彎彎的，筆直的鼻子，長得俏臉蛋兒嫩又紅，未開口先露出一口貝齒，這姑娘……

一驚，沙成山道：「妳是……秦……姑娘？」

文靜靜的點點頭，姑娘梨渦隱現的道：「是的，我叫秦紅！」

沙成山立刻想起陽城以南的百花谷中，當時秦百年曾掀起篷車車簾，自己便在那時候看到過這位姑娘！

笑笑，沙成山坐下來，道：「秦姑娘，妳爹可好？」

一笑，秦紅直視沙成山，道：「我是順道來問問，沙大俠替我爹找的東西可有眉目？」

沙成山道：「眉目早已有了，就等姓方的出現了！」

秦紅立刻又接道：「這件事情越快越好，如今消息已傳遍江湖，不少人正蠢蠢欲動，到那時對你就不利了！」

沙成山點點頭，笑笑道：「秦姑娘是從虎躍山莊來？如果專爲提醒沙某，派個別人來說也是一樣，犯不着由妳親來……」

他一頓，又問：「一年多前，聞得妳兩位哥哥失踪，至今尚無消息，難道秦老爺子不急於找他的兒子？反倒對尋找兩件失物大費周章，這又爲的甚麼？」

秦紅臉色寒寒的道：「我爹無時無刻不在派人四處尋找，祇是一點消息也沒有，我這次就是往北邊打探消息之後才轉道來此的！」

沙成山立刻又問：「前不久聞得老爺子大弟子關天水被無憂門擄去，後來證實消息不確實。

「姑娘，關天水應爲老爺子出力才對，因爲老爺子的東西是在他家裏丟失的，難道……」

秦紅淡淡一笑，道：「關師兄到我爹面前請罪，如今被派往別處辦事了！」

沙成山又問道：「秦姑娘準備何時離開方家集？」

眨動着一雙水汪汪大眼睛，秦紅道：「沙大俠，需要我在此協助嗎？」

搖搖頭，沙成山道：「不，沙某一向獨來獨往，人多反倒礙事！」

秦紅緩緩站起身來，笑笑道：「既如此，我便回虎躍山莊等你的好消息了！」

沙成山也站起身，道：「我送姑娘！」

回眸一笑，秦紅道：「不用送了，沙大俠，別忘了我們已備下的十萬兩銀子等你去取呢！」

沙成山心中一緊，難以分辨出秦紅話中含義！

送走秦紅，沙成山回到房間裏，立刻蒙頭大睡，也許……也許今夜就能捉到方寬厚，祇要姓方的出現，這次絕不輕易放過！

夜——又是一個降霜的夜，空氣中有着冰涼的味道，吸一口便如同吸了一肚皮冷水一般！

沙成山背上的傷雖然有着撕裂的痛苦，但在他敷藥之後又試了一下身手，覺得仍可一搏！

於是，他又走出平安客棧，他並未忘記與柳仙兒的約定——二更過後必須趕到槐樹坡！

現在，槐樹坡那面一片蕭瑟，有些被霜覆的樹，樹下面落了厚厚一層樹葉子，人走在上面便會發出沙沙聲……

沙成山剛剛走到一棵大樹下面，上面已傳來柳仙兒的尖聲低笑：「沙成山，都快三更天了，還以為你不來了！」

騰空而落在樹上面，沙成山笑笑，道：「能不來嗎？彼此約好了的……」

柳仙兒愉快的一把摟緊沙成山，笑意剛掛在臉上，沙成山已低沉的「啊唷」起來……

一楞之間鬆開手，柳仙兒道：「怎麼啦？我身上長了刺，刺痛你了？」

沙成山一聲苦兮兮的笑，道：「妳身上怎麼有刺？祇因我背上有傷，被你一把摟得傷口怕又流血了！」

驚異的瞪着眼，柳仙兒道：「是誰傷得了你？我給你看看！」

沙成山在柳仙兒耳邊道：「白天同『飛索門』打了一架，呶！就在凶宅的後院子裏，這傷便是管洲抽打的！」

柳仙兒驚異的道：「怎麼？連皖北『飛索門』的人也趕來方家集湊熱鬧了？沙成山，我們更應小心了！」

一聲淡淡的笑，沙成山道：「姓管的同他兩個護門大將都傷得不輕，一時間『飛索門』還不至於給我們造成威脅，放心吧！」

柳仙兒滿意的笑笑，道：「如此我便放心不少，來，我替你把傷處再敷上藥，沙成山，我們苗疆用毒，但治傷的藥也是獨一無二的！」

沙成山托起柳仙兒下巴，冷沉的道：「妳該不會在我的傷處下毒吧？」

柳仙兒瞇起媚眼，低聲吐氣的翹起小嘴，道：「別說我不會對你施毒，便這時候有人殺你，我還不依呢！」

是的，柳仙兒當然不會再坑害沙成山，因為她要運用沙成山的力量，來奪取方寬厚手中寶物，她又怎會害他？

於是，柳仙兒解開沙成山的上衣，微弱的月色裏，柳仙兒吃驚的道：「一根金索就打得你皮開肉綻，姓管的也眞夠狠！」

沙成山道：「我也不吃虧，姓管的流了不少血，尤其是他身邊的兩個大個子，怕得養個三兩月了！」

柳仙兒自懷中取出個翠綠小瓶，得意的對沙成山道：「苗疆靈藥，生肌止血，祇要一敷上去，你就立刻痛苦大減，明日就結痂！」

沙成山一笑，道：「柳仙兒，這藥叫甚麼名字？或許……」

柳仙兒笑道：「最好的白藥，祇有我們苗疆才有！」

邊把白色粉藥塗在沙成山傷口，柳仙兒更以手在傷口四週輕輕的揉摸着，令沙成山頓感自在不少！

柳仙兒沒有把沙成山上衣穿起來，她竟然緩緩的雙手在沙成山的上身前後撫摸着，光景她是動了情而令沙成山暗中喘大氣！

便在二人高樹之上溫存不已的時候，凶宅的右面，忽見火把出現，火龍也似的直往凶宅奔來！

是的，「無憂婆婆」花滿天又率領着她的門下，匆匆的趕到了凶宅！

花滿天站在台階上叫道：「別再躭誤了，接着昨夜的工作，繼續的挖下去！」

立刻，這些大漢們舉着鋤頭圓鍬叮哩噹郎的挖起來……

有六名紫衣女子分別站在花滿天身邊，等候着花滿天的指派工作！

大樹上面，柳仙兒低聲問沙成山，道：「沙成山，我們『百毒門』掠奪秦百年的『百竅神功秘笈』，為的是挽救我們門主夫婦於痛苦之中，『無憂門』又為甚麼如此熱心的非要找到秦老頭的東西？」

沙成山淡淡的道：「也許……也許無憂門更需要『百竅神功秘笈』吧！」

柳仙兒發覺沙成山上身已涼，笑笑道：「我給你穿上衣衫，免得天冷着涼！」

沙成山低頭一笑，道：「聽起來像是關心我的老婆要說的話！」

柳仙兒立刻倒向沙成山懷裏，道：「祇要你點點頭，我便侍候你一輩子，沙成山，我是說眞的！」

沙成山冷冷搖着頭，道：「妳越是眞，我便越害怕，柳仙兒，我們之間沒有創造出好的開始，便難有成功的一半，算了！」

柳仙兒撫摸着沙成山的青鬍楂子，道：「讓我們重新開始吧，沙成山！」

沙成山古井不波的道：「讓我們辦正事吧，柳仙兒！」

不錯，沙成山的話甫落，黑夜的遠方忽然出現數條人影。

祇見這些人影到了「無憂婆婆」花滿天身邊之後，一個個指手劃脚，好像說的十分重要！

柳仙兒怔怔的望着！

沙成山也瞪着大眼睛！

沒有多久，這些奔來的人又一個個的走了，而且走得十分快！

沙成山心頭結了個疙瘩，是的，這些人幹甚麼的？他們匆匆的來去又為了甚麼？

柳仙兒低聲在沙成山耳邊道：「沙成山，今夜方寬厚會不會出現？」

沙成山搖着頭，道：「不會，而且絕對不會！」

柳仙兒瞧着沙成山露齒一笑，道：「你怎麼會知道方寬厚不會來？」

沙成山指着下面近百人在刨挖凶宅，冷冷道：「有那麼多人在，更有不少人在找他，方寬厚不是個傻子，他怎敢走出來？」

「嗯」了一聲，柳仙兒道：「他是不敢走出來！」

柳仙兒一頓，低頭躺在沙成山的懷裏，又道：「不來便罷，我也好同你製造友情，開闢未來共處之路！」

柳仙兒眞的歪在沙成山的懷裏睡起來了……

沙成山的心中暗想——我們之間沒友情，當然更不會有未來，祇要方寬厚掠走的東西一經出現，我說乖，且看誰的手段高吧！

下面，「無憂門」門主花滿天指揮着她近百名門人，這夜直挖到前院來，連未倒的牆壁也被他們用力推倒，便倒了的牆也敲碎，可謂搜得夠徹底了！

祇可惜，無憂婆婆甚麼也沒有找到，當她氣呼呼的從後面走至前院，不由得尖聲叫道：「人死了，難道姓方的絕戶還把東西帶到陰司不成？」

沙成山心中明白，方寬厚根本沒有死，這件事除了自己與柳仙兒，大概祇有另外三人知道——一個是「玫瑰毒刺」丘蘭兒，另外二人便是方寬厚的兩個同門師弟了！

沙成山舉頭望向天空，一隻落單孤雁咕咕叫着從槐樹坡上飛過去，大概快五更天了吧！

便在這時候，忽聞下面的「無憂婆婆」花滿天怪叫道：「大伙也都累了一夜，且撤回去歇着，明晚再來！」

不少無憂門的人抛去手上火把，刹時便走得無影無踪！

沙成山十分奇怪，怎麼該來的都沒有來？

西陲二十四鐵騎的人呢？

方寬厚的兩個師弟呢？

低頭，沙成山發覺柳仙兒睡得好香、好甜，但自己的背傷仍在隱隱作痛，便低聲道：「柳仙兒！醒醒，天快亮了，走吧！」

柳仙兒一把摟緊沙成山脖子，似迷糊又撒嬌的道：「不……不走，我……要你抱着我睡……」

柳仙兒眼睛未睜開，沙成山輕輕的把她放在樹枝叉中間，笑笑道：「妳好好的睡吧，我先回去了！」

沙成山剛剛落下樹，柳仙兒已驚叫道：「沙成山，你要摔死我呀！等等我！」

沙成山已躍出五丈外，回頭道：「二更天我們再來，我得早早回客棧，免得被人看到我住在平安客棧！」

沙成山說的不錯，「無憂門」就在找他，當然，西陲二十四鐵騎也不會放過他。

方寬厚又不知躲藏在甚麼地方，秦百年又叫他女兒前來催促，這一切都帶給沙成山不輕的壓力！

沙成山並未等候柳仙兒，幾個騰躍便走得無影無踪，後面，柳仙兒憤然的道：「沙成山，我一定要得到你，我發誓！」

回到客棧裏，沙成山睡得很辛苦，他不能平躺，祇能一邊側臥，所幸柳仙兒的白藥眞靈，過午不久，傷口就結痂了！

這天不是大晴天，天空中已飄着零落的白雲——鑲着金邊的白雲！

沙成山剛剛起身，便見柳仙兒匆匆的走進來，沙成山吃一驚，問：「妳怎麼又來了？難道不怕有人跟踪？」

柳仙兒指着門外，道：「天剛黑我便從住的地方走來，發現街上不少無憂門的人，為免你惹麻煩，我才走進來通知你！」

淡淡的，沙成山道：「我不怕他們，妳也別為我操心事！」

柳仙兒俏臉一仰，道：「喲，狗咬呂仙人哪，我知道你不怕無憂門，但你該知道無憂門的人會把你的行踪告訴西陲來的二十四鐵騎吧？再說，這對我們要找方寬厚祇有壞處而無絲毫益處！」

沙成山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且等我吃過飯，我們由後面走！」

柳仙兒拍拍腰上帶子！

沙成山見她掛了一隻防油袋子，便笑問：「那是甚麼？」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龍學文有意與南振岳攀談，並托他代送一封信給他姨母。南振岳到達黃栗樹，找不到木郎中，亦問不到信上地址龍峒九思谷，掌櫃猜測或者是龍峒峯……南振岳果然找到龍峒峯，却在「九死谷」口遇到虎婆子，並叫他喚同伴出來，才知道枯竹老人與佟飛虹尾隨他而來……青衣少女帶三人入谷，佟飛虹與枯竹道人自願留下三月，南振岳則被罰在此澆灌藥草三月……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古桃源傳奇

死谷禁地遇郎中　遵照吩咐學劍招

秋月道：「你別以為那是暗器，這『天毒針』雖是叫針，其實是一種十分厲害的毒指。」

南振岳暗想：「一個人要把指風練成和針尖一般細法，這人武功就可想而知，已經高到如何程度。」

秋月又道：「夫人傷心之餘，就到處搜求解藥，準備煉製一種專解『天毒針』的解藥……」

南振岳道：「那麼後來為甚麼又不煉了呢？」

秋月得意的笑了，她笑得極甜，敢情是因為這次他沒法猜到了，而感到高興，一手掠掠鬢髮，說道：「夫人認為就是煉成了解藥，也祇是解了『天毒針』之毒，但是對報仇並沒多大幫助。」

南振岳一拍手掌道：「是了，妳們夫人放棄煉藥，而去煉毒，敢情是想以毒制毒了？」

秋月聽得一怔，道：「是啊，又被你猜中了，夫人志切報仇，五年前，她改變了主意，就開始搜羅天下劇毒之草。但這些解毒藥草，都是極為難得的東西，棄了可惜，所以依然培植着。」

兩人一路說着，快要走近谷底，前面不遠，古木參天，藤蔓低垂，斷壁中間，依稀似有個入口。

南振岳瞧得奇怪，難道裏面還有一個山谷不成？

秋月却一把拉着他，遠遠繞過，一面低聲道：「快走，別在這裏逗留，啊，是了，從明天起，你除了澆水鋤草之外，我沒有領你走過的地方，千萬不可亂闖亂走。尤其是這座裏谷，你若是闖進去了，那可是自己該死，誰也沒法救你。」

南振岳道：「那是甚麼所在？」

秋月道：「你不用多問，祇要記着我的話就是了。」

南振岳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秋月領他走了一轉，依然回到石室。

南振岳一路留神，但在這滿山滿谷的藥草之中，並沒有瞧到有七種顏色的草藥，心中不禁感到有點失望。

秋月望望天色，道：「時間不早了，待會我會替相公送晚餐來的。」

說着，便自離去。

南振岳瞧着她輕盈的背影，怔立當地，他從秋月告訴自己的一番話中，可以聽出左夫人並非甚麼壞人。尤其她的遭遇，頗堪同情。

憑她在不動聲色之間，就封了自己兩處脈穴，武功之高，已非尋常，她苦心孤詣，在九死谷一住十年，從解毒到煉毒，還不敢去找仇人算賬，對方的厲害，更可想見。

祇是自己縱然受人之愚，是替她送信來的，她封閉自己脈穴，還要罰自己替她澆水除草，也未免太不通人情。

他一想到脈穴受制，心頭頓時感到無比憤慨，返身進屋，在木榻上坐下，立時運起功來。

那知不運功，倒也行動如常，並不覺得甚麼，這一運功行氣，祇覺受制的兩條經脈，疼痛欲裂，額上汗珠汨汨而下。

他想起左夫人說過這種封穴之術，是她獨門手法，自己若要妄圖衝穴自解，落個終身殘廢，莫怪言之不預，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完了！不知她使的是甚麼陰損手法，竟會如此厲害，看來，自己當眞非在這裏躭上三個月不可了。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秋月送來晚餐，也替他牽來了青鬃馬。

盤中菜餚，雖是些鹿脯、山鷄、筍尖、鮮菰之類，却燒得十分可口，南振岳吃得津津有味。

深山之中，萬籟俱寂，南振岳經穴被閉，既無法練功，祇好隨遇而安，吃飽晚飯，索性就上床睡覺。

一宵易過，第二天清晨，他提着水桶走出石屋去，這是秋月再三叮囑的事，澆水這項工作，必須在早晨太陽沒出之前完成，否則就會枯萎。

他循着昨天秋月領自己去過的小徑，一路澆到谷底，不到半個時辰，業已全數澆好。

這時晨曦剛從山頭爬起，吁了口氣，在小溪邊上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自己想想也覺好笑，無緣無故的跑到九死谷來，居然會當起灌園澆水的工人來了。

就在他抬頭仰望天際，瞥見從谷底處飛起一條人影，疾如流星，在山林間一閃而逝。

好快的身法，南振岳心頭微微一怔，這是輕功中最上乘的「浮光掠影」身法。

自己要是兩處經穴未被封閉，自問也不如遠甚。

從這人身形看去，自然是左夫人無疑，不知她一大清早，在後面谷中做些甚麼？

聽昨天秋月的口氣，好像這座裏谷，進去了就非死不可，那麼前面是九死谷，裏面該是十死谷了。

人，原是好奇的動物，如果他告訴你這裏谷你要進去，就不妨進去瞧瞧，你也許不會進去，因為這樣一說，可見裏面並沒有甚麼值得瞧的。

但越是警告你不可進去，進去了非死不可，就顯得裏面的神秘，這人縱然膽小怕死，心裏祇怕老會念念不忘，恨不得進去瞧瞧才好。

南振岳是年輕人，自然有着強烈的好奇之心，這時眼看左夫人剛從谷裏出來，忍不住站起身子，悄悄往谷中走去。

這是一座斷壁中間裂開來的一條山縫，兩邊石壁陡削，上面較寬，到了底下，祇容一人出入，宛如夾弄一般，走了幾十步路，夾縫朝左彎去。

這段路並不太長，才一轉彎，便已到了盡頭。

南振岳原是一時好奇，祇想瞧個究竟，因此走到盡頭處，便自停下步來。

舉目瞧去，裏谷佔地不大，最多也不過十來畝光景，中間劃成八角形的一片土，地上種着各種不同的花草。

遠遠望去，好像一個八卦，八卦中間，是一塊小小的圓形空地。

八卦形的藥圃右首，有一座石屋，這時正有一個黑衣老者，緩緩從屋中走出，手上提着一把澆水壺，穿行藥圃之間，澆着清水。

這一切和前面一樣，平靜得毫不出奇，也沒有甚麼神秘可言。

南振岳心中暗暗「哦」了一聲，他想起左夫人在五年之前，改變初衷，捨了煉製解毒藥物，改為煉毒，那麼這裏種的，當是毒草無疑。

這座八卦形的藥圃，也正是她練功之處，是以把這裏劃為禁地，成了十死之谷？

心中想着，正待退出。

但在這一瞬之間，他瞧到黑衣老者，正好澆到離谷口不遠的乾卦方位上。

南振岳先前祇是約略打量了一眼，這時因黑衣老者的走近，他目光隨着他一瞥之下，陡然發現這一處藥圃上種着的草藥，狀如蘭草，每株七葉，每一片葉子的顏色，赫然各不相同。

七色草，這是七色草！

他找遍烏蒙山許多幽谷，沒有找到半株的「七色草」，這裏居然多得不下百株。

南振岳這一發現，不由心頭狂喜，脫口叫了一聲：「七色草！」

他一時忘了這是禁地，隨着一聲驚喜的歡呼，忍不住直朝藥圃奔去。

黑衣老者乍然一怔，目光抬處，瞧到南振岳朝藥圃奔來，大喝道：「快快站住，你是不要命了！」

但是已經遲了，南振岳堪堪奔近藥圃，陡覺眼前一黑，身不由主的往地上倒去。

等他悠然轉醒，自己已躺在一張木榻之上，榻前站着的，正是那個澆水的黑衣老者，目光烱烱一閃不閃地望着自己。

南振岳慌忙坐起，發覺自己並沒有甚麼不適之處，這就拱拱手道

:「在下多蒙老丈援手……」

黑衣老者沒待南振岳說完，冷峻的問道：「你方才說了一句甚麼？」

南振岳被他問得一楞，自己方才說過一句甚麼話來，一時不由張口結舌的道：「在下方才說了甚麼？」

黑衣老者說：「老朽是在問你！」

南振岳道：「在下沒說甚麼，在下是說多蒙老丈援手救助。」

黑衣老者加重語氣道：「老朽是在問你在昏倒之前，你說過甚麼？」

南振岳啊了一聲道：「在下方才瞧到七色草，一時忘形，叫了出來。」

黑衣老者道：「七色草在那裏？」

南振岳奇道：「在下方才看到乾卦上那些形如蘭葉，生着七種不同顏色的藥草，不知那可是七色草嗎？」

「七色草！哈哈哈！」黑衣老者大笑道：「它是六十四種毒草之首，叫做七步草，祇要走近它七步之內，就會中毒昏迷，不省人事。」

南振岳想起方才剛一奔近藥圃，就突然昏倒，不禁暗暗咋舌。忽地心中一動，暗想這位老人既能說得出七步草來歷，想來定是熟悉草藥之人，自己何不向他問問七色草的情形？心念疾轉，立即拱手說道：「老丈對草藥定是素有研究，不知七色草生長在何處？作何形狀？還望老丈不吝賜教才好！」

黑衣老者道：「你問七色草幹甚麼？」

南振岳道：「在下家師因舊傷復發，其中一味主藥，叫做七色草，據說祇有烏蒙山才有，在下爲了此草，特地從河南趕來，不料找了許多地方，依然一無所獲，方才瞧到七步草，葉分七色，祇當就是七色草了。」

黑衣老者祇是靜靜的聆聽着南振岳說話，過了一會，才道：「小哥叫甚麼名字？令師是誰？」

南振岳道：「在下南振岳，家師道號洪山道士。」

「南……振……岳……你叫南振岳？」黑衣老者把南振岳三字嘴嚼了一會，然後又慢吞吞的道：「洪山……道士……唔，你藥方可曾帶在身邊？老朽要看看處方情形，才能決定。」

南振岳忙道：「有，有，藥方就在在下身邊。」

連忙從懷中取出那張藥方，雙手遞過。

黑衣老者接過藥方，刻劃着皺紋的臉上似乎抽搐了一下，隨手把藥方往桌上一放，說道：「這張方子，老朽還得仔細研究研究，祇是此時老朽事情未完，小哥最好晚上來，等老朽有了空，再作詳談。」

南振岳見他這般說法，立即起身道：「老丈既然有事，在下這就告退，晚上再來向老丈討教。」

黑衣老者遞過一顆藥丸，道：「晚上來的時候，別忘了把藥丸含在口中。」

南振岳接過藥丸，走出石室，黑衣老者也自顧自提着水壺，澆水去了。

從狹道走出，剛到谷口，就見秋月臉露焦急的在外張望，一眼瞧到自己，立即又驚又喜的迎了上來，說道：「南相公，你沒事吧？告訴你這裏邊去不得，你却偏偏不聽，要是給夫人知道，看你這條小命還保得住？」

南振岳不由俊臉一紅，囁嚅道：「在下祇是在谷口瞧瞧。」

秋月白了他一眼，道：「這是禁地，就是連谷口瞧瞧也不成，方才婢子不知你做完了沒有，抽空來看看你，那知到了這裏，祇見到一個空水桶，婢子就猜你準是偸偸的到裏谷去了，那裡面都是毒草，祇要被山風吹上，也會中毒。」

說到這裏，祇聽到一個蒼老聲音，遠遠的叫道：「秋月，妳在跟誰說話？」

那是虎婆子的聲音，秋月小嘴一噘，低聲的道：「眞討厭！」一面高聲應道：「沒有啊！」一陣風似的朝小徑上跑去。

祇聽虎婆子的聲音桀桀尖笑道：「小蹄子，妳當我瞎了眼睛，和小伙子有說有笑，連正事都放着不做了，是不是老婆子一回來，甚麼事都要推給我了？」

秋月嬌急的道：「虎媽媽，我不來啦！」

兩人聲音逐漸遠去，南振岳也提起水桶，回轉石屋。

一天，這樣閒裏度過。

今天送飯的是那個身材苗條的春花，她祇是默默地把盤子放到桌上，便自轉身退出去了。

三餐都是如此，南振岳覺得她有點冷傲。

晚餐之後，九思谷已是一片沉寂！

南振岳掩上木門，悄悄的穿越林間小徑，直奔裏谷，待到谷口，把黑衣老者給自己的那粒藥丸含到口中，然後舉步朝谷中走去。

裏谷一片漆黑，連石屋中也沒有一絲燈光，敢情黑衣老者把門窗都關得緊緊的，不讓燈光外洩，南振岳身懷上乘武學，雖在黑夜，依然清晰可見，是以腳下絲毫沒停，直向石屋走去！

剛到門口，黑衣老者已開了門

來，點點頭道：「小哥來了，快進來！」

他讓南振岳進門之後，迅速關上大門，剔亮油燈，突然轉過身來，目光冷厲，注視在南振岳，沉聲問道：「你是叫南振岳？」

南振岳瞧他臉色冷峻，心中不期微微一怔，抱拳道：「在下正是南振岳。」

黑衣老者又道：「你師傅眞是洪山道士？」

南振岳聽他這兩句話問得奇怪，依然恭敬的道：「家師正是洪山道士。」

黑衣老者冷嘿一聲，道：「令師要你前來，必有信物，你拿出來給老朽瞧瞧！」

南振岳又是一怔，陡然想起師傅臨行之時，交給自己的兩片白紙，曾說遇上疑難之事，對方堅要詢問自己來歷，可取出印上右掌，照對方伸去。

但那片金箔記號，自己已在遇上少林百忍大師之時，用過了，師傅祇給了自己一片，此刻那裏還拿得出來？

心念電轉，忙道：「在下這次遠來雲南，並非家師之命，是蒙一位老師太指點來的。」

黑衣老者冷冷的道：「沒有托塔天王的記號，老朽如何信得過你？」

托塔天王？

南振岳越聽越奇，暗想：自己祇是請教你七色草來的，這和信得過，信不過，有甚麼關係？

不覺抬頭問道：「老丈說的托塔天王是誰？」

黑衣老者哼然冷笑，緩緩伸出右手！

他這一伸手，南振岳不由大吃一驚，原來他這隻手掌，在這一瞬間，突然變得其黑如墨，五個指甲隱泛烏光！

「黑煞手」！這是江湖上最歹毒不過的「黑煞手」！

據說練這種功夫的人，必需甘冒生命極大危險，因爲手上蘊聚奇毒，稍一不愼，就會毒發身死。

故此練「黑煞手」的人極少，但一經練成，因爲手上奇毒無比，擊中人身，連骨頭會被奇毒化盡，屍骨無存！

自己和黑衣老者無怨無仇，他竟然使出這種歹毒功夫！

黑衣老者右掌緩緩舉起，同時目光閃爍，陰笑道：「小哥竟會連自己師傅都不知道，寧非怪事？小哥雲南之行，何等重大，令師不會不給你藉以證明你來歷的信物，更難令人置信，小哥究竟是何人，如不老實說來，莫怪老朽手下無情！」

南振岳聽到這裏，頓然明白，原來師傅給自己的那片金箔，果然另有用途，祇是自己用錯了對象！

心念一轉，立即搖手道：「老丈不可誤會，家師臨行之時，確實交給在下一片金箔記號，祇是在下已在嵩山用去，老丈堅持非看信物不可，在下實在拿不出來了。」

黑衣老者道：「你爲何會在嵩山用了？」

南振岳祇好把自己奉命到紫竹庵求取藥方，無巧不巧遇上黑風婆的門下，盜走少林寺「大旃丹」，張冠李戴，誤會到自己頭上。

後來遇上百忍大師，自己迫於形勢，祇好取用了那片金箔。

一直到自己入谷送信，被左夫人封閉兩處經穴，罰在九死谷替她澆水鋤草，詳細說了一遍。

黑衣老者沉吟道：「這麼說來，令師沒和你說清楚，連紫竹庵的老師太也沒和你明說了？」

南振岳道：「正是如此，在下後悔當日沒向老師太請教七色草如何形狀，以致找不到那位木郎中，在下就無法尋找七色草了。」

黑衣老者微微一哂，問道：「小哥不認識七色草，總該知道鐵是甚麼了？」

南振岳又是一怔，突然想起紫竹庵那位了因老師太在自己臨別之時，曾說了兩句話，心中一動，立即應道：「鐵是山中石。」

黑衣老者神情一變，又道：「石呢？」

南振岳眼看自己答對了一句，立時精神一振，很快的答道：「東山之石，可以攻錯。」

黑衣老者臉露喜容，大笑道：「果然不錯，哈哈，老朽錯怪你了！」

南振岳聽得大喜過望，證明眼前的黑衣老者，正是自己要找的木郎中了，慌忙抱拳作揖道：「原來老丈就是木郎中老前輩，晚輩失禮之至。」

黑衣老者含笑道：「這個不怪你，來，咱們坐下來再說。」

他搬過一條木櫈，叫南振岳坐下，自己坐到木榻上。

南振岳道：「家師舊傷復發，急需治療，老前輩自然知道七色草……」

木郎中沒待他說完，搖手制止，一面笑道：「天下那裏有七色草？七色草也可以說就是七步草。」

南振岳問道：「七步草不是劇毒之物嗎？如何能夠入藥？」

木郎中大笑反問道：「你還當這張方子，眞是治傷的嗎？」

南振岳呆了一呆，暗想：莫非老師太拿錯了方子不成？再不然就是假的？不由急急問道：「老前輩是說這張藥方是假的了？」

木郎中道：「當然不假，不過這張方子並非治傷用的。」

糟糕！自己又上了紫竹庵主了因老師太的當了！

南振岳心頭一急，雙眉緊皺，搓搓手道：「家師舊傷復發，才命晚輩上嵩山，求取藥方，晚輩又聽了老師太指點，幾千里路趕來這裏，老丈說這張藥方不能治傷，這可怎麼辦？」

木郎中雙目精光閃動，哈哈大笑道：「令師托塔天王，天壤奇士，那會有甚麼舊傷？」

南振岳越聽越奇，師傅明明告訴自己，說他老人家舊傷復發，才要自己上紫竹庵去求取藥方的。

但聽這位木郎中的口氣，好像師傅根本就沒有傷，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木郎中手撚短鬚，又道：「令師要你叩謁紫竹庵老師太，又叫你前來找我，其中另有緣故……」說到這裏，嘆息一聲，接着說道：「十八年來，老朽遯跡蠻荒，就是爲了等你前來，不料五年前，被左夫人強迫搬來此谷，替她栽培毒草，老朽一直躭心怕你不遲不早，在這五年之中找來，就會找不到人。

「差幸再有三個月，左夫人毒功告成，老朽也不用再躭在這裏了。如今好了，你居然會找來此地，這是再好不過的事，九死谷從無外人，最清靜也沒有了，哈哈，有這三個月時間也就足夠有餘了！」

南振岳越聽越覺不解，聽木郎中的口氣，好像他住在雲南，就是爲了自己，而且已經等了十八年？

啊，他方才說過，師傅要自己叩謁老師太，老師太要自己前來找他，其中另有緣故，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木郎中不待南振岳開口，接着又道：「說到這張方子，其中包含着一段往事，祇是令師和老師太都沒告訴你，可見還不到說的時候，你日後自會知道，目前你也毋須多問，祇要遵照老朽囑咐去做，就不會有錯了。」

南振岳聽得滿腹狐疑，還是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張藥方，到底是甚麼用的？」

木郎中並不回答，問道：「令師可曾教你練過劍法？」

南振岳道：「家師曾說他老人家生平從不使劍，祇教了晚輩一套『太極劍法』。」

木郎中點點頭道：「武當派精於劍法，『太極劍法』可說是正宗劍法之祖，令師用心良苦，傳你『太極劍法』，就是爲了使你在劍術上紮下良好基礎。」

南振岳見他並不回答自己所問，却和自己大談其劍術，心中甚覺不解！

木郎中笑了笑道：「告訴你，令師命你前來雲南，就是要你學劍法來的。」

南振岳聽到這裏，不由恍然大悟，肅然起敬道：「原來老前輩是當代劍術大家，家師定是要晚輩跟你老人家練劍了？」

木郎中撚鬚笑道：「哈哈，老朽雖然粗通拳劍，和令師相比，何啻天壤，即以你目前所學，已勝過老朽不知多少。」

南振岳怔得一怔，暗暗想道：「是了，此間主人左夫人武功高不可測，莫非師傅之意要木郎中把自己轉介在左夫人門下，跟她練劍不成？」

祇見木郎中隨手拿起那張藥方，回頭道：「你要學的劍法，就在這裏！」

南振岳聽得又是一呆，忖道：「這張藥方，除了寫着許多草名，那有甚麼劍法。」一時怔怔的望着木郎中，當然，他說的不像有假，但自己却實在想不通此中道理。

木郎中放下藥方，從壁架上放着的許多瓷瓶中，找出一個小瓶，遞到南振岳手上，鄭重說道：「這瓶中之藥，雖然細如芥子，但毒性極烈，服下之後，永遠積聚體內，與氣血同化，從今天起，你早晚可各服一粒，用溫水吞服，百日爲期，此後如果遇上任何劇毒，均可無害。

「這瓶藥，花了老朽十年工夫，才煉製成功，服時要特別小心，千萬不可多服，也不可間斷，你先收起來了。」

南振岳見他說得如此鄭重，接過之後，就收入懷中，一面說道：「晚輩自當謹記。」

木郎中沒有再說話，轉身取出一隻飯碗，裝了半碗清水，然後又從壁架上找出一個瓷瓶，打開瓶塞，把藥末倒入碗中，用竹筷不停的攪動！

南振岳坐在一邊，祇是瞧着木郎中，心中暗暗覺得納罕！

這位老人處處都透着神秘，不知他調製的這碗藥水，又有甚麼用處，但又不敢多問。

木郎中用筷攪了一會，突然抬目問道：「快子時了吧？」

放下竹筷，迅速閃到門口，開門探出頭去，瞧瞧天色，又很快的關上木門，緊張的道：「果然快子時了！」

一抬手，熄去燈火，屋中登時一片漆黑。

南振岳奇道：「老前輩……」

木郎中在黑暗中「噓」了一聲，輕聲道：「夫人快要來了，這裏是她練功禁地，擅入者死，你快不可

出聲。」

南振岳見他神色緊張，也就不好多說。

兩人在黑暗中枯坐了一陣。

南振岳內功深湛，耳目靈敏，這時果然聽到谷中響起一陣輕微的風聲，這風聲好像起自草上，草葉經風吹動，上下擺動，發出絲絲細響！

聽了一會，這細微風聲一起一落，如有節拍！

南振岳心中不由一動，暗想：是了，這準是左夫人已經來了，不知她練的是甚麼功夫？

回頭瞧去，木郎中閉着眼睛，正襟危坐，敢情他對左夫人懷着極大戒懼，是以連身子都不敢動。

一時忍不住好奇，悄悄站起，掩近窗口，湊着右眼朝窗縫中瞧去。

當然，他這舉動，木郎中並沒有察覺，因爲屋中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也沒有想到南振岳會有如此大膽，否則，他定會及時阻止。

谷中雖有稀微星光，但因四週都是高山，暗影之下，還是十分朦朧！

八卦形的藥圃中間，正有一條黑影，像鬼魅似的站在那裏！

這人當然就是左夫人！

這時左夫人長髮披散，長可及地，身上祇穿着一件黑色兜肚。（兜肚，古時掩胸之衣也，緊束前胸和小腹，亦稱抹胸。）

身邊地上，放着一堆衣服，敢情她練功之時，必需全身裸露，難怪木郎中要閉着眼睛，正襟危坐！

南振岳悄無聲息的掩近窗下，湊着眼睛瞧去，但一看到這幅光景，心頭止不住咚地一跳，幾乎不敢再看！

但也正因左夫人脫光了衣服練功，更覺好奇，自然要看個究竟。

祇見左夫人臉朝乾卦，雙手徐徐上舉！

就在她舉手之間，面前藥圃中的三排毒草，（乾卦三橫，）迎着她手掌，同時豎起，葉尖一齊彎了過去！

南振岳暗哦一聲，原來她是在運功吸取毒氣！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左夫人兩手徐徐下放，突然，她警覺地回過頭來，臉含怒容，兩道冷厲眼神，直像閃電一般朝石屋瞥來！

南振岳瞧得猛然一凜，慌忙避開目光。

心中忖道：左夫人果然厲害，這間石屋和她站立之處，少說也八九丈距離，自己縱然足太陰、足厥陰兩處經穴被封，但脚下已經輕得絲毫沒有聲息，居然還瞞不過她的耳朵！

差幸左夫人祇瞥了一眼，便自繼續練功。

她每一舉動手，都有絲絲風聲，應掌而出，輪流朝八卦方向，不停的吸收草中毒氣。

南振岳屏息凝神，瞧了一會，覺得並無出奇之處，方待悄悄退下！

左夫人也在此時停了下來。

祇見她雙手攏着長髮，忽然朝外一掀，一頭長髮登時披散開來，身形倏然一昇，猶如一縷輕烟，穿入藥圃之中！

祇見她身形游走，雙手連揚，一顆頭配合身法，不住的向前後俯仰點動，滿頭長髮，跟着她身子，忽前忽後的拂出！

身形游走愈來愈快，雙手發招和長髮的拂舞，也愈來愈快！

絲絲風聲，逐漸加響，整座山谷，生似下着綿綿秋雨，灑灑不絕！

不，這一瞬間，左夫人一條人影，忽然由一而二，由二而四，轉眼就變成七八條人影，穿插急走。

南振岳方自一怔，再看藥圃中，那七八條人影倏又不見，六十四種奇毒無比的毒草上，恍如籠罩了一層淡淡黑烟！

——那當然是左夫人實在游走得太快了，長髮飛舞，她週身就好像裹着一團黑烟，再加人影交織，黑烟就渾然籠罩了整個藥圃！

南振岳瞧得心頭大感凜駭，從左夫人身法掌法看出，她使的極似「八卦游身掌」。

但「八卦游身掌」雖是八卦門的絕藝，似無如此神奧變化，尤其她身法之快，祇怕當今武林中已難找得出幾個人有此身手！

憑自己的眼力，居然也看得眼花撩亂，瞧不眞切，此人武功之高，當眞非同不可！

心念轉動，那裏還敢再看下去，屏息躡足，悄悄退回榻上，坐了下來！

過了一盞熱茶時光，絲絲風聲倏然而止，祇聽左夫人冷厲的聲音，喝道：「木郎中，你膽子不小，今晚居然敢違我禁條，偸窺老身練功，念爾五年來謹愼行事，不無微勞，可自殘右目，以示薄懲……」

說到最後一句，語音搖曳，人已出谷而去！

木郎中突然全身一震，雙目乍睜，臉露驚愕，顫聲道：「老朽……遵命……」

說到這裏，突然舉起手指，朝右眼戳去！

南振岳瞧得心頭大駭，急忙一把抓住木郎中手臂，憤然道：「偸窺她練功的是晚輩，這事與老前輩無涉。」

木郎中苦笑道：「老朽不過殘

去一目，尚無大碍，如果她知道是你，就連命都保不住了，這女魔頭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名震江湖，你千萬招惹不得！」

南振岳憤急的道：「一人做事一人當，晚輩豈能無故連累到老前輩身上？」

木郎中搖頭道：「老朽已屆知命之年，就是廢去一隻眼睛，也無關重要，你……祇要能夠安然度過這三個月，老朽也就了了一樁心願！

「這三個月時間，不但關係你一生，而且……咳，咳，對你來說，也實在太重要了！」

南振岳沒想到木郎中會對自己如此關切，他寧願殘去一日，求得自己安全，心頭不由一陣感動！

這三個月時間，不但關係自己一生，而且……而且甚麼呢？不覺抬目道：「老前輩……」

木郎中不待他多說，搖手道：「你應該知道，你師父要你遠來雲南，是爲了甚麼？紫竹庵老師太要你前來找我，又是爲了甚麼？你應該珍惜這三個月時間。」

南振岳抬頭道：「老前輩可以說得明白一點嗎？」

木郎中微微一嘆道：「關於這個問題，詳細說起來，也許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但如果說得簡單一點，祇要一句話也就可以說盡了。」

南振岳道：「那麼老前輩總說一句吧！」

木郎中臉色一整，道：「總說一句，就是爲了你好！」

南振岳愣了一愣，木郎中起身燃亮油燈，肅容道：「在這三個月中間，除了專心練劍，不許你多問，也不許你多招是非，否則，你不但辜負了老朽，對不起你的師父，也對不起你父母。」

「父母？」南振岳聽得身子驀然一震，撲地跪拜下去，道：「老前輩，你一定認識晚輩的父母了？晚輩從小由恩師扶養長大，不知生身父母，晚輩幾次哭求師父，師父都不肯告訴晚輩，祇說等晚輩長大了，自會知道，老前輩！求求你，告訴我吧，晚輩父母現在那裏？」

說到這裏，忍不住淚水滿眶，祇是叩頭。

木郎中似乎深悔一時失言，不禁當場一怔，臉露悽色，拉起南振岳，乾咳了兩聲，才徐徐道：「孩子，老朽承認知道你的身世，令師不肯告訴你，但老朽同樣有爲難之處，爲甚麼，就是怕你練武分心。

「祇要到了適當時機，就是你不問，老朽也自然會告訴你的，好了，現在我們應該辦正事了！」

南振岳收淚道：「老前輩說的適當時機，不知是指甚麼時候？」

木郎中勉強展顏笑道：「孩子，再忍耐一段時間吧！祇要你把劍法練成，到時候老朽自會告訴你的，祇是在這段時間，你不許多招是非。」

南振岳含淚點頭道：「晚輩知道。」

「好！」木郎中應了聲好，站起身子，走近桌前，用竹筷攪了攪碗中藥水，又取出一團棉花，浸入碗中，用手瀝了一下藥水，然後朝那張藥方上輕輕拭抹！

他一邊蘸水，一邊拭抹，一邊用口不住的輕輕吹着，動作十分小心。

南振岳站在邊上，不敢多問，祇是目不轉睛的瞧着紙上。

說也奇怪，那藥方上寫着的滿紙藥名，此刻經藥水輕輕一揩，所有字迹全被抹去，祇剩下一張白紙！

木郎中吁了口氣，滿意的停下工作，輕輕取起，用口吹了一會，依然把它摺好，鄭重遞給南振岳道：「好了，這上面是一招劍法，限七天練熟，七天之後，你再來這裏。」

南振岳接過白紙，遲疑的道：「老前輩，這上面……」

「等它乾了，照着燈光，就可顯出字來，記着，你今晚務必把它全部記住，兩個時辰之後，字迹就會隱去，依然祇有一張白紙，時光不早，你快去吧！」

南振岳答應一聲，收好了白紙，別過木郎中，往谷外走去。

一路祇是想着，這不知是甚麼劍法，會這樣神秘！

回到自己住的石屋，立即掩好房門，點了油燈，迫不及待的從懷中取出白紙，照着燈光看去！

這一照，紙上果然現出許多紅色小字，和一個持劍姿勢的人像。

第一行上祇寫着「第一式」三個較大字體，接着就是解釋劍式步法，和劍招變化的小字。

南振岳瞧得暗暗奇怪，這套劍法，就從師父都不肯和自己明說，以及紫竹庵老師太祇和自己打着謎語，木郎中的審愼，盤問自己來歷，然後才用藥水把它洗出來，可見定非尋常，何以會連劍法的名稱都沒有？

他儘管心中覺得奇怪，但因木郎中叮囑這字迹兩個時辰就會隱去，那敢大意，當下收攝心神，專心一志認眞地看着註釋小字，和這式劍法的圖解，右手不停懸空劃着。

直到把這式劍法全都記熟，又默默背誦了一遍，覺得並無遺漏，才把紙收好，上牀睡覺。

第二天早晨，南振岳澆完花圃，折了一段樹枝，關起房門，削

好一支木劍，就在房中練習這一招劍法。

他雖然也學過劍術，而且練的還是武當派正宗劍法「太極劍」，但這會兒練了一陣之後，不知怎的祇覺得不大對勁！

任你發招部位，步法姿勢，都一點沒錯，祇是拿在手上的劍，始終有發揮不開之感！

說它劍法深奧吧！這招劍法，動作並不複雜，說自己功力不到吧？自己「兩儀眞氣」據師傳說，最少也有五成火候了！

那麼祇能解釋自己對這招劍法不夠精練，也許祇有一招，連貫不起來。

他耐着性子，早晚認眞練習！

七天了，他已將這招劍法練得滾瓜爛熟，那是說他祇是照式練會罷了，至於那發揮不開的感覺，却依然存在。

這天晚上，南振岳依照木郎中的囑咐，進入裏谷。

木郎中的右眼已經瞎了，他瞧到南振岳時，一隻左眼不禁露出喜悅的光芒，急着問道：「孩子，你練熟了吧？」

南振岳心頭一陣難受，噗的拜了下去，道：「老前輩，是晚輩連累了你。」

木郎中藹笑道：「孩子，快別提這些，老朽問你的話，你還沒回答我呢！」

南振岳被他拉了起來，恭敬道：「晚輩練是練會了，祇是總覺得不太對勁，好像有些發揮不開。」

木郎中不住點頭道：「練會了就好，來，咱們別躭誤時間，我已經把藥水調好了，你快把那張藥紙取出來。」

南振岳自然知道這張紙上，暗藏着整套劍法，聞言立即取出紙來。

木郎中也不再說話，和上次一樣，如法炮製，用棉花蘸着藥水，洗拭了一陣，然後交給南振岳，囑他趕快回去，七天之後再來。

第二個七天過去了！

第三、第四，以至第五六個七天，也都挨次過去了！

這是第七個七天的前夕。

南振岳已經學會了七招劍法。他不知這張紙上，還有多少招才能學全，他祇是指望着練完這套劍法，木郎中就會告訴自己的身世。

不過南振岳也有困惑的地方，這多天來，他對七招劍法，可說已是練得相當純熟，但他始終沒有領悟到這套劍法的妙用。

譬如「太極劍法」，每招每式，雖然互有連貫，但單獨施展出來，也有它却敵禦攻的作用，惟有這七式劍法，任你練得如何純熟，總有生疏和不對勁的感覺，好像劍上威力，總是難以發揮得出來！

劍法已經練熟了，招式姿勢，也並沒有錯，那麼甚麼地方不對呢？

自己想不通，告訴木郎中，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認爲也許南振岳的火候不到，勸他耐着性子練下去。

這天晚上，他趁着如水月光，攜了木劍，走到屋外一處空地上開始練劍！

九思谷，實在是一個練武的理想環境，這時候左夫人正在入定，虎婆子早已入了睡鄉，春花秋月也從不在晚上出來，偌大一片山谷，靜得出奇！

南振岳獨自展開手中木劍，一遍、二遍、三遍……

他越是反覆演練，越覺得自己在發劍的時候，總缺少了甚麼似的，無法心與神會，把每一個招式，使得得心應手，盡善盡美！

他開始感到失望，師父要自己遠來雲南，就是爲了這套劍法，木郎中在雲南躭了十八年，也是爲了這套劍法。

但自己苦練了四十八天，學會了七招劍法，直到今天，依然祇有依樣畫葫蘆，祇學會七個招式，劍法的神髓，仍是一竅不通，毫無成就！

他想起那天木郎中的話：「你如果不專心練劍，不但辜負老朽，對不起師父，也對不起你父母！」

南振岳想到這裏，祇覺冷汗汨汨而下！

猛一咬牙，雙脚一頓，木劍揮處，七式劍法連貫使出！

這一刹那，他祇覺週身內力迸發，逆衝而上，奪劍而出，勢道洶湧，不可自己……

「啊……」

一聲尖叫，突然響起！

南振岳聞聲一驚，急忙收劍停身，目光抬處，祇見一個身穿紅衣的苗條人影，驚鴻一瞥，在樹林間逝去！

憑自己的眼光，也祇看到一點後影！

好快的身法，這人又是誰？

心中方自一怔，再回過眼去，不由把南振岳瞧得駭然驚異，楞在當地！

原來他目光瞥處，祇見地上一片斷枝碎葉，相距兩丈處原有的一叢灌木，幾乎全被砍折！這……

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手上僅是一柄木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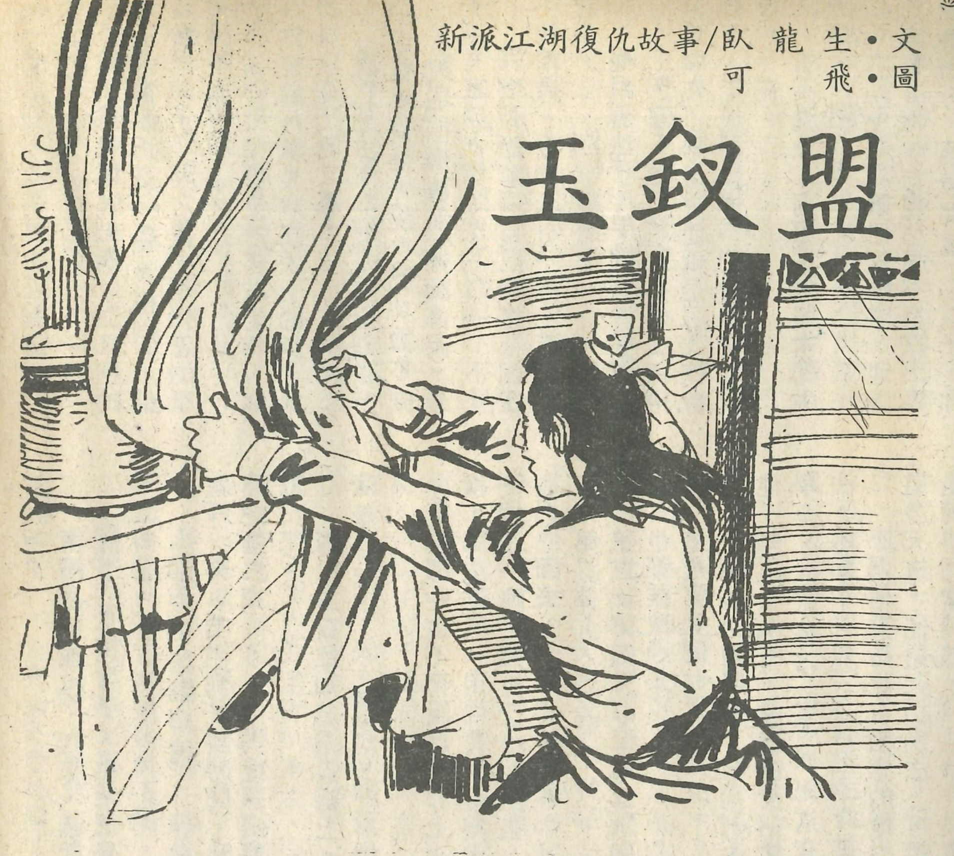
方才不知不覺把七式劍法一氣使出，竟然有如此威力？

繼而心頭狂喜，自己終於把劍法練成了，同時也發覺被左夫人封閉的足太陰、足厥陰兩處經穴，也在此時豁然通暢！（未完・三）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丁玲一句「古墓本身就是一場曠絕千古的騙局」震醒了入墓的羣雄……易天行將徐元平的武功與丁玲的心智視爲他平生勁敵，因此當丁玲熄去手上燭光時，由他爹爹丁高保護……易天行與徐元平交手，查子清、楊文堯想暗算徐元平，均被丁玲喝破……宗濤勸徐元平以大局爲重，徐元平借出「戮情劍」讓易天行開路，一行人從「死亡之門」……



古墓棺材藏樂女　巧奪天工設機關

楊文堯絕未料到這隨手一擊，竟然會把對方擊倒在地上，不禁微微一怔。錯愕之間，忽聽樂聲悠揚傳入耳際。

這樂聲由低漸高，由簡入繁，初響之聲，祇是一種極單純的絃聲，但倏忽之間，幾種管聲同時混入，還未來得及分辨，絃管爭鳴，滿室繚繞，合奏出一闋凄涼動人的樂章。

楊文堯目光轉動，環掃了四週一眼，道：「這樂聲從哪裏傳出來的？」

易天行道：「就從這棺木之中。」

「神丐」宗濤取過紅漆葫蘆，喝了一大口酒，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咱們走過去不理它就是了。」當先舉步而行，直向後壁走去。

易天行道：「楊兄，你走近她仔細瞧瞧，我不信她眞的被你一掌打死。」

楊文堯緩緩舉步走了過去，將近那女子身側之時，突然飛起一腳，踢向那女子右肋。

這一腳用力甚大，別說是血肉之軀，縱然是巨石木樁，也將被他這一腳踢得樁折石裂。

徐元平看得心中不忍，高聲喝道：「楊文堯，不要踢她……」喝聲中奮身一躍，直向楊文堯撲了過去。

易天行一皺眉頭，道：「你要幹甚麼？」揮臂攔去。

徐元平猛然一沉丹田眞氣，硬把向前衝去的身子收住，落着了實地，道：「這等手段對付一個婦道人家，未免太狠毒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我剛才還讚頌你機智大進，怎麼片刻工夫，又動了婦人之仁，須知此刻咱們正陷身在險惡無比的環境之中，隨時隨地都可能遇上驚風駭浪的兇險，你這一念仁慈，說不定將招致殺身之禍。」

徐元平道：「那女人已被楊文堯掌力震昏，難道一定要把她屍體毀傷才行麼？」

易天行道：「如若我的推想不錯，她依然沒有死去，不信你過去瞧瞧。」

楊文堯自和徐元平動手相搏過一次之後，對這位少年英雄已生出了極大的戒心，聽得他喝叫之聲，竟然不敢再踢下去，陡然收住了踢去的右腿。

徐元平回顧了易天行一眼，道：「你那六個護身童子，三十六天罡侍衞，哪裏去了？」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此地此情，你怎的想起這件事呢？」

徐元平道：「你不肯把他們帶在身側，想來定然是早有安排？」

易天行笑道：「在下向來不冒沒有把握之險……」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我生平最大兩件失算之事，一是進這孤獨之墓……」忽然一笑住口。

徐元平冷然說道：「那第二件呢？」

易天行道：「那第二件麼？就是二度放過殺死你的機會。」

徐元平豪壯的說道：「眼下還不算遲！」

易天行道：「眼下情勢，我們已成了生死各半之局，我强你幾分經驗，厚你幾成功力，但你却多我一柄絕世寶刀，勝我幾招奇奧的手法，兩下扯平，勝敗的機會，各佔一半。」

徐元平茫然一笑，道：「如若我棄去手中寶刃不用，不知能否和你匹敵？」大踏兩步，到了那半裸女子身前，伸手向她鼻息之間探去。

果然那女子仍有微弱的氣息。

楊文堯眼珠兒轉了兩轉，沉聲問道：「是死是活？」

徐元平道：「奄奄一息，生死難決。」

丁玲一直注視着徐元平的一舉一動，他已不祇是易天行眼中的勁敵，而且是平衡這微妙局勢的一股强大力量，目睹楊文堯臉上的奇異神色，立時大聲叫道：「徐相公當心活人！」

楊文堯確實下了暗算徐元平的用心，而且已暗中運集功力，勁聚右掌，準備在徐元平起身之際，猝然發難。丁玲大聲一嚷，不禁吃了一驚，趕忙向後退了兩步。

徐元平緩緩站起身子，星目中神光暴射，凝注楊文堯臉上，道：「如非丁姑娘這一叫，定然叫你試試我『達摩三劍』的滋味！」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達摩三劍』！」

徐元平已知失言，但已無法改口，祇好硬着頭皮說道：「怎麼樣？」

易天行笑道：「『達摩三劍』乃失傳之學，不知徐世兄如何知得？」

徐元平道：「縱然我瞭解甚深，但也不會告訴你。」

祇聽「神丐」宗濤的聲音遙遙傳了過來，道：「小兄弟，把『戮情劍』借給老叫化子用用。」

這時絃管交混之聲更加嘹亮，曲調也更凄涼，但這墓中之人都是武林一時高手，個個內功深厚，定力堅强，絲毫未受感染。

徐元平應了一聲，一掌拍在那半裸女人的「璇璣穴」之上，大步向前走去。

易天行首先聽出那樂聲不對，高聲說道：「趁他們尚未起而發難，咱們要先發制人，諸位如若肯聽我易某人的話，那就快把這棺材毀去。」

一面喝叫一面向那半裸女子迫去，揚起一腳當胸踏去。

祇見那半裸女子微閉的雙目突然一睜，疾快的一陣翻滾，人已到七八尺外，一挺而起，探手從束胸黃綾中，探出一個銀哨，吹出一陣尖銳刺耳的聲音。

但聞一陣蓬蓬大震，響不絕耳，十一具密封緊閉的棺蓋突然大開。

每一具棺木之中，都站起一個長髮散披，黃綾束胸，白綾覆胯的美麗女子，邁起了粉白的右腿踏出棺木。

這些女人雙手之中均都抱着一宗樂器，簫、笛、琵琶、古箏、三絃、笙、瑟、鼓，應有盡有。

棺蓋一開，樂聲更是響亮震耳，羣豪心頭立時受到了巨大的感應，個個心神震動。

易天行氣聚丹田，大喝一聲，揚手劈出一掌。

一股强烈的掌風劃空湧出，排山倒海般直撞過去。

但見那些半抱樂器，胸束黃綾的長髮女子紛紛向兩側躲去，但她們手中的樂器並未停止，響聲依然，動人心弦。

易天行這揮掌一擊，至少用出七成以上的功力，激蕩的暗勁，吹飄起那懷抱着樂器女子的胯覆白絹，和散垂的長髮。

這時徐元平已走了一丈多遠，目睹廳中的變化，不覺愕然止步，在他一怔神間，易天行的掌風已破空湧至，他爲了閃讓易天行的掌力，不得不橫向一側讓去，正和那些懷抱樂器的女子擠在一起。

祇覺耳際間，絃管聲震，不自禁的一閉雙目，側過臉去。

就這一失神間，忽覺左胯上一陣輕微的疼痛，似是被人用針扎了一下，不禁大怒，冷哼一聲，回手拍出一掌。

但聞「咚」的一聲，一個長髮女子突然把手中所捧的一面皮鼓遞了過來，正好迎在徐元平拍來的掌上。

忽聽丁玲高聲叫道：「當心她們手中樂器藏有暗器！」

易天行大聲叫道：「此時此情，咱們已經陷入險惡的危機之中，多一份仁慈用心，就多一份死亡的機會……」

話還未完，那十二具棺木之中，突然又躍出十二個美麗的少女，和着那震耳的樂聲，邊歌邊舞起來。

易天行殺機已動，「呼」的一掌，照着一個少女劈去。

掌力到處，響起了一聲尖厲的

叫聲，一個少女的軀體應聲而起。

楊文堯探手一把，抓住了一個少女的右臂，微一用力，登時把那少女臂骨折斷，祇聽那女子啊喲一聲大叫，仰身向地上倒去，顯然她已疼得暈了過去。

查子淸也在這一瞬之間發出一記「百步神拳」，打傷了一個少女。

楊文堯心中大爲奇怪，回頭對易天行道：「易兄，這些人都不會武功。」

易天行道：「兄弟也覺得有些奇怪……」

祇聽對面不遠處傳過來一陣軋軋之聲，迎面的石壁突然裂開，緩緩向兩邊縮去，敢情那石壁是活的。

一道强烈的亮光直照過來，十二盞熊熊燃燒的琉璃燈登時黯然失色。

羣豪凝目望去，祇見一片白綾幔遮着大廳中，豎立着十四隻火炬。

易天行打量那大廳一眼，突然放步向前走去。

廳中傷亡橫陳，不時發出痛苦的呻吟，但這些傷亡的人竟然沒有一個抱有樂器，那十二個懷抱樂器的少女個個都會武功，而這十二個曼舞清歌的少女，却都是平常之人。一片素白的大廳中，佈設着一個靈堂，紙花火燭，素幛低垂。

靈幛上一個白色大匾，橫寫着四個大字「貪心罹禍」。易天行看了一皺眉，冷冷說道：「好大的口氣！」探手一把，扯下了靈幛上的橫匾。那橫匾之後，又是一片白綾橫幅，寫道：「生不如死。」

易天行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你一共有幾條橫幅。」右手一抬，又抓住了橫幅一角，正待扯下，突聞一陣軋軋之聲傳了過來。

「神丐」宗濤哈哈一笑，道：「好啊！又有花樣來了。」

祇聽一個蒼老尖銳的聲音答道：「在這裏了。」一角素幔起處，緩步走出來手握竹杖，滿頭白髮的梅娘。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諸位才來麼？」

梅娘一頓手中竹杖，冷然答道：「你還未死，豈能算遲？」

但見素幔輕啟，緩步走出一個黑紗蒙面的紫衣少女，她身後緊隨着錦衣修軀的王冠中，和那紅衣缺腿大漢。

易天行目光一掠那紫衣少女道：「姑娘晚了一步。」

蒙面黑紗傳出紫衣少女嬌甜的聲音，道：「二谷三堡中人，不知到了幾個？」

楊文堯道：「用不到姑娘費心……」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接道：「稍安毋躁，我替你們帶來一個幫手。」舉起雙手，輕擊一掌。

素幔重起，走出來駝矮二叟，在兩人之間，挾持着一個瘦矮之人，和一位青衣少女。

宗濤望了那矮人一眼，大聲笑道：「冷老大！」

笑聲未絕，忽聽上官嵩大叫一聲，「倩兒！」縱身直撲過去。

梅娘一揮手中竹杖，冷然說道：「站住！」一股强厲的杖風橫裏擊了過來。

上官嵩祇覺對方杖勢不但來得勢道强猛，而且招數變化，亦是莫可捉摸，迫得向後疾退了兩步。

紫衣少女忽然高聲說道：「放開她，讓他們父女倆談談身後之事。」

歐駝子應了一聲，舉手一掌，拍在那少女後背。

祇見她一雙瞪得又圓又大眼睛緩緩轉動了一下，嬌呼一聲爹爹，疾向上官嵩撲了過去。

上官嵩張開雙臂，迎接着撲過來的女兒，臉上老淚紛披，激動的叫道：「孩子，苦了你啦！」

上官婉倩黯然說道：「女兒實未想到還能見到爹爹一面。」

易天行突然大步走來，低聲叫道：「上官兄。」

上官嵩按下心中悲苦，回頭說道：「怎麼樣，易兄可是看着兄弟不……」忽然想到易天行相救女兒之情，咳了一聲，住口不言。

易天行道：「上官兄不要誤會，你們父女相會，乃一大喜事，想來定有甚多離情訴說，請到一側談談，兄弟想和這位姑娘說幾句話……」話到此處，聲音突然一低，施展千里傳音之術，接道：「兩位在此地談話，甚多不便，對方如若出手施襲，兩位祇怕不易閃避。」

上官嵩突然改顏相向，拱手一禮，道：「多謝易兄關照。」牽着上官婉倩向大廳一角走去。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取過背後的紅葫蘆，咕咕嘟嘟喝了兩大口酒。

易天行回目望宗濤一眼，笑道：「宗兄是懷疑兄弟挑撥你和上官兄麼！」

宗濤冷冷說道：「哼！狗嘴裏絕長不出象牙來。」

易天行臉色一變，道：「兄弟一口一個宗兄，宗兄却這般輕賤兄弟，難道宗兄認爲兄弟眞怕你麼？」

宗濤冷笑一聲，道：「老叫化子向來出口不雅，你如不愛聽，就別給老叫化講話。」

祇聽那紫衣少女道：「易天行，咱們相約之事，還算是不算？」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在下想和姑娘談一點正經之事。」

紫衣少女道：「你說吧！」

易天行道：「姑娘的才智，在下一向敬服，但這古墓中早已有人之事，不知姑娘是否已經料到？」

紫衣少女道：「事先不知。」

易天行道：「這就是了，創造這古墓之人的才智，不但高過在下，也强勝過姑娘了。」

紫衣少女道：「單就他築建這古墓而言，倒是不錯。」

易天行道：「姑娘有此想法，那是最好不過。」

紫衣少女道：「你可是想勸我合力同心，共謀揭穿這古墓之秘麼？」

易天行回顧了身後羣豪一眼，笑道：「眼下這靈堂中人，彼此間，大都有着糾結不清的恩怨，但在此時此情中，都已暫時放下，共謀同心，揭穿這古墓之秘，鬥鬥這創造古墓的絕代才人。如若姑娘肯和在下合作，我易某人確信咱們可佔上風。」

紫衣少女道：「那人能創造出這孤獨之墓，建造了這樣靈巧的機關，想必已有了萬一的準備……」她突然向旁側橫跨兩步，倚靠在梅娘的身上，接道：「就目下實力而論，不論這墓中主人網羅了多少高手，都無法和咱們硬拚力戰。單就武功而言，我也認定他難以抗衡。但如他早已在這禁要之地預佈機關變化，事情就又當別論。他雖然一敗塗地，咱們也逃不了，該是個同歸於盡的結局。」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這個在下倒是還未想到。」

紫衣少女道：「因此，諸位如想多保幾分生機，那要聽我的指命行事。」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甚高，全廳中人，全都聽得十分淸楚。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姑娘未免把自己估計的過高了。老實說，目下的人，誰也無法管誰，但任何人亦可指命羣豪，統率全局，但這祇限於一件事情。」

紫衣少女道：「如若你們願意接受我之指命，咱們就携手合作，若不願受我之命，那咱們就各行其是，互不相關。」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在下祇望這古墓隱秘揭前，彼此間，暫息干戈。」

紫衣少女道：「好吧，我們袖手旁觀就是。」

易天行目光一掠那身材矮小之人，又道：「在下還有一件不情之請。」

紫衣少女道：「你可是要我釋放千毒谷谷主？」

易天行點點頭肅然說道：「不論這古墓之秘，是否能夠揭穿，目下之人，勢必要非有一場自相火併不可，悲慘的結果，早已決定了，揭穿這古墓之秘以後，姑娘就是想置身事外，祇怕也是難以如願。」

紫衣少女道：「那很好，也讓我們見識見識中原的武學……」回頭過去，低聲說道：「胡矮子，放了千毒谷谷主。」

胡矮子應了一聲，舉手一拳，擊在千毒谷谷主的後背。

這一拳用力甚大，千毒谷谷主矮小的身軀，被打得向前一連跑了五六步。

易天行伸手一把，抓住了千毒谷谷主的左臂，說道：「冷兄……」

易天行「冷兄」兩字方自出口，千毒谷谷主的右拳竟也同時發出「呼」地一拳，向易天行下顎直擊過去，拳風虎虎，强勁絕倫。

他與易天行貼身既近，拳勢又如此急遽强猛，羣豪心中一驚，俱都大出意料之外，祇道易天行難免要傷在他這一拳之下，羣豪心裏，十中有九都起了幸災樂禍之心，祇望他這一拳打得越重越好。

徐元平一見紫衣少女現身，神情之間便突地起了一種凄迷悵惘之色，心中亦不知是何滋味。此刻見到千毒谷谷主突施暗算，一拳擊出，劍眉微軒，急急竄了過去，並指點向千毒谷谷主肘間「曲池穴」。

哪知他身形方動，易天行的左掌已無影無踪地抬起，祇聽「蓬」地一聲，拳掌相接，易天行身子微微一震，千毒谷谷主連退兩步，右拳却已被易天行的左掌緊緊握住，再也掙脫不開。

徐元平身形一頓，羣豪不禁在暗中失聲地嘆息，祇聽易天行哈哈笑道：「冷兄好雄渾的內力！」手掌一緊，一陣內力自掌心發將出去，千毒谷谷主那憔悴的面容，更是蒼白如紙，但目光中仍是茫茫然，彷佛絲毫不覺痛苦。

易天行大笑道：「各位放心，在各位兄台未死之前，兄弟絕對不敢先各位而死的。」羣豪面頰一紅，易天行含笑望了徐元平一眼，道：「兄弟不能與徐世兄爲友，但能與徐世兄這種英雄人物爲敵，心裏也覺光榮得很！」

徐元平道：「我本無救你之心，祇不願見到別人暗算傷人而已。」

易天行笑道：「如此胸襟，如此……」目光轉向千毒谷谷主，笑容突地一斂道：「徐世兄這却錯了，冷兄亦非暗算傷人之輩，祇是他身上三處穴道被點，胡矮兄祇解了其中之二，他四肢雖能運轉，但神志却未恢復，是以才會有此一拳。」

說話之間，他已暗中運氣解了

千毒谷主的穴道，緩緩鬆開手掌。

千毒谷主倒退一步，木然立在地上，呆楞了半晌，回首望了梅娘及駝矮兩叟一眼，臉上勃然變了顏色，大怒道：「好矮子！」雙臂一張，骨節格格作響，大步向胡矮子走了過去。

胡矮子冷冷一笑，道：「好矮子，你過來！」

原來千毒谷主身材亦甚矮小，並不比胡矮子高上多少，祇是這兩人身材雖然矮小，但武功却全是走的剛猛一路，此刻兩人俱是箭在弦上，祇要出手一擊，便是石破天驚，立判生死之勢。

哪知易天行突地橫身一掠，擋在兩人身前，口中說道：「冷兄暫請息怒！」目光却望在那紫衣少女身上。

紫衣少女道：「胡矮子，退下來。」

話聲未了，那低垂落地的白綾素幃中，突地捲出一陣陰森森的冷風，白綾捲起，燭影搖紅，爲大廳中帶來了一陣凄清森冷之意。

羣豪都爲這突來的冷風吹得心神一動，齊齊轉臉望去。

祇見那飄起的白綾素幃之後，高燃着兩行白色的蠟燭，一直向後面延伸過去，但見那白色的燭光由大而小，由低而高，直到數十丈外。

燭火盡頭，有一具黑漆的棺木，在那棺頭兩側，似是寫有一副對聯，祇是距離過遠，那棺頭燭火，又不及這廳中火炬光亮，羣豪目力雖好，但也是看它不清。

易天行回顧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道：「排場不小。」

紫衣少女道：「一個人死後，當眞埋葬這等地方，實使人有着生不如死之感。」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羣豪一眼，朗聲笑道：「傳誦武林的古墓之秘，即將揭穿，此時此情，兄弟深望諸位，暫把彼此間個人恩怨抛開，尤不得暗施算計，如有存心故違，那就是我們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語音未絕，突然響起一聲暴響，一隻火炬突然炸裂，火花飛濺中，光亮一閃而熄。

緊接一陣蓬蓬之聲不絕於耳，滿室火炬連續爆炸，片刻間盡皆碎裂，火花四飛，光亮盡熄，大廳突然間黑暗下來，月暗星明，靈幃後兩行長長的燭火反顯得明亮起來。

易天行長歎一聲，道：「天外有天，人後有人，這人的才智實叫我易某人自歎弗如。」

紫衣少女接道：「可惜我爹爹未來此地，這創造古墓之人，或可是他一個敵手。」

易天行道：「昔年衡山大會，令尊獨駁中原武學，豪壯之言猶在耳際，在下倒是眞的希望他能及時趕來，湊湊這場熱鬧。」

王冠中冷冷說道：「家師何等才智，他如肯涉足江湖，不但這古墓之秘難以瞞得過他，在場諸位，祇怕也難有今日這等聲勢了。」

徐元平聽得大爲氣忿，劍眉一揚，正待反唇相稽，忽覺香風襲人，那紫衣少女放步直走過來。

他的目光一觸到那紫衣少女的身上，立時生出了一種惶惑和不安的感覺，欲待出口之言也同時嚥了下去。

但覺香風掠面而過，紫衣少女直對着丁玲走去。她一行動，王冠中和梅娘齊跟了過來。

鬼王丁高一橫身子，攔在丁玲前面，冷冷喝道：「幹甚麼？」

易天行呵呵一笑，道：「丁兄不要誤會，在下相信蕭姑娘絕不會傷害令嬡。」

祇聽那紫衣少女柔甜的聲音起自耳際，道：「丁姑娘，你受了傷？」

丁玲一側嬌軀，從丁高臂下鑽了出來，說道：「我傷得很重，祇怕難再活過幾天了。」

紫衣少女道：「不要緊，我能給你治好，快過來讓我瞧瞧你傷得怎麼樣？」

丁玲依言走了過去，說道：「你爲甚麼戴起這遮面的黑紗呢？可是怕你的美麗眩暈了他們這些人的雙目麼？」

這正是羣豪關心之事，見過那紫衣少女美麗之人，腦際間一直廻旋着那羞花容色，傾國媚笑，但他們却無法在腦際構繪出那紫衣少女的清晰輪廓，祇覺她無處不美，一見難忘，但對她形貌記憶，却又如霧裏沙灘雲中月，隱隱約約，模糊不清。

未見過紫衣少女美麗的人，更是渴望一見。

險惡的境遇中，使羣豪這衝動的意識受到强烈的壓制，但經丁玲一提之後，立時又鮮明的泛現心頭。

祇見那紫衣少女的蒙面黑紗上泛起一陣波動，似是她整個嬌軀都在打顫。

不知何時，響起了一縷低微的凄凉的歌聲，從打顫的黑紗中婉轉而出。

歌聲漸高，音調也愈顯凄涼，蕩漾在白綾環垂的大廳中。

像一個深閨的怨婦，對久別歸來的丈夫訴說着相思的痛苦，纏綿的情意，哀傷的音調，像魔掌一般，撥動了人的心弦，聽得人豪氣頓消，心神黯然，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奪眶而出。

祇聽那歌聲由高轉低，漸不可聞，廳中羣豪迷醉的心神也逐漸清醒過來。

但聞徐元平大喝一聲，吐出一口鮮血，身子搖了幾搖，重又站穩。

易天行重重的咳了一聲，歎道：「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在下如早聆聽此曲，武林間當可免去這一場浩劫。」緩步對徐元平走了過去。

「神丐」宗濤突然向前衝行兩步，道：「易天行，你可要領先破壞你許下的諾言……」

易天行肅然說道：「如說在下的心中所畏，確然該借此機會，把他除去……」他敞聲大笑一陣，接道：「但兄弟還不致這等魯莽……」

宗濤忽然歎息，道：「大惡、大賢都非常人，老叫化多慮了。」

易天行伸手抓住了徐元平的右腕，祇覺他脈搏跳躍的速度驚人，顯然心中也正有着劇烈的激蕩，當下暗運內力，扣緊了徐元平的脈穴，一掌拍在徐元平「天柱穴」上，口中大聲喝道：「父母大仇未雪，死將抱憾終身。」

徐元平打了一個冷顫，緩緩睜開雙目，接道：「多承指教。」掙脫被握右腕，向後退了兩步，閉目調息。

易天行回顧那飄起的靈幃，只見靈幃重又垂了下去，燭火的光亮隔着那素幃透射出來。

祇聽一聲怪叫道：「可是這個女娃兒麼？」

羣豪齊齊轉臉望去，祇見那說話之人身軀瘦長，鬚髮蓬亂，雙眉長垂眼簾，左手中牽着一頭閉着雙目的金毛猩猩，雙目中神光閃爍，盯住在上官婉倩的臉上，正是「喪廬」中那位毒老人。

上官嵩目睹那長眉老人對女兒的惡形惡狀，心中大爲氣忿，聲說道：「倩兒，不用害怕，我去教訓這老頭兒一頓！」

上官婉倩急急說道：「爹爹不可出手，這位老前輩對我有恩……」目光轉注那長眉老人的身上，接道：「你可是問那開藥方的人麼？」

長眉老人道：「不錯，可是這紫衣女娃兒麼？」

上官婉倩道：「不錯啦，就是她！」

長眉老人仰臉大笑道：「好啊！終於見着了她！」大步直對紫衣少女走了過去。

梅娘一揮手中竹杖，冷冷喝道：「站住！可要討死？」

紫衣少女道：「梅娘，放他過來。」

梅娘收了竹杖，退到那紫衣少女身側，但目光却仍一直不離那長眉老人的雙手、雙足，祇要他手脚一動，立時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反擊過去。

祇聽紫衣少女長長歎息一聲，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長眉老人道：「老夫生平，以精通醫理自負，却不料世上竟然有更勝過老夫之人。」

紫衣少女道：「你祇是告訴我這件事麼？」

長眉老人道：「老夫近日之中，曾經目睹這一個藥單，單上開出的藥物，使老夫佩服得五體投地，自歎弗如。」

紫衣少女道：「藥單現在何處，拿給我瞧瞧吧！」

長眉老人轉頭顧了徐元平一眼，道：「藥單已被他毀去，老夫祇想見那開藥單之人。」

紫衣少女歎道：「你一把年紀了，還有這等强烈的爭勝之心？」

長眉老人突然提高聲音說道：「那藥單可是你開的麼？」

紫衣少女道：「是又怎樣？」

長眉老人道：「老夫不信！我窮聚一生精力研究醫道，就構思不出那樣的藥單……」

紫衣少女道：「如若是我開出的藥單，你要怎樣？」

長眉老人道：「如那藥單是你開出，想你必然記得那單方之上開的藥物了。」

紫衣少女道：「你可記得那單上藥物？」

長眉老人道：「雖然記憶不全，但可記十之六七。」

紫衣少女道：「雄黃、砒霜、紅花、龍涎香……」一口氣背了去，連數出一十三種藥物。

長眉老人點頭歎道：「一點不錯，那藥單確然是你開的了……」微微一頓，又道：「你今年已經幾歲了？」

紫衣少女道：「你問事倒是滿多嘛！我十九歲了。」

長眉老人臉色突然大變，仰臉說道：「老夫年登古稀，還不如你這個十九歲的娃兒，有何顏面活在人世！」一頭直向地上砸去。

這時，羣豪剛由那醉人的歌聲中清醒不久，有些神志尚未全復，有些仍迷戀在那紫衣少女的歌聲中，耳際還響着那纏綿、凄涼的餘音。

沒有人會想到這長眉老人的生性竟然會暴烈至此，因一張藥方竟動了無顏偷生之心。

祇聽一聲蓬然大震，鮮血飛濺，腦骨迸裂，可憐毒老人已經屍橫廳堂。

四圍高手雲集，竟然搶救不及。

紫衣少女長歎一口氣，道：「唉！可憐的老人……」

易天行俯下身去，抱起了那老人的屍體，自言自語的道：「老前輩死得早一些了，還有很多熱鬧的事，可惜你沒法子看到了。」一面說話，一面舉步向那靈幃走去。

相距那靈幃還有兩三步遠，突然張口吹出一股强風，飄起素幃。

易天行大邁一步，跨過供台，回頭對羣豪說道：「兄弟走在前面，替諸位開路。」

「神丐」宗濤高聲說道：「善、惡繫於一念之間，易兄請等等老叫化……」飛身一躍，落在易天行身側說道：「咱們一道走吧！」

易天行道：「三十年武林生涯，兄弟第一次得宗兄這般垂愛。」

宗濤肅然說道：「老叫化生平中，殺人不能算少，但却無一件耿耿於懷，老叫化生平最大一件難忘之事……」

易天行道：「可是與令師妹有關麼？」

宗濤道：「易兄之言，雖不中亦不遠。老叫化難以忘懷的事，就是未取得掌門金牌……」

易天行騰出一手，探入懷中，說道：「兄弟可以使金牌歸於宗兄，從今之後，再不必受令師妹的牽制了。」摸出一片金牌，送到宗濤面前。

宗濤凝目望去，果是恩師失落的金牌，一點不假，不禁楞在當地。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如若兄弟還能生離古墓，自當帶宗兄去見令師妹一面。」

宗濤黯然一歎，道：「往事如煙，祇要收回金牌，我已不願再見她了！」

易天行呵呵一笑，道：「兄弟誠然未為善事，但我手下之人，大都惡跡昭著。令師妹又被我囚禁在一處幽密的山洞之中，如若兄弟不能出這古墓，她勢必終老那幽密的山洞不可，那也是她的報應。」說話之間，大步向前走去。

宗濤緊隨在易天行的身後，運氣戒備。

羣豪略一猶豫，齊齊舉步而行，魚貫相隨。

祇有南海門一幫人站着未動，徐元平仍然在運氣調息。

金老二緊緊貼在徐元平的身旁，滿面俱是關切之色，他本想探問徐元平的傷，但又不敢打擾徐元平運功調息。

紫衣少女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前，又回頭走了過去，突又轉過身來，呆呆地望着徐元平，她心裏似乎也頗為激動，閃動的眼光似是從垂臉黑紗中透射出來，更似含蘊着許多言語。

梅娘輕嘆道：「孩子，你心裏有甚麼話，祇管說出來便是，怕甚麼？」

紫衣少女點了點頭，祇見徐元平睜大了眼睛，忍不住嘆道：「你心裏為甚麼還要想着我？你若當我死了，該有多好。」

徐元平緊閉嘴唇，一言不發，但神色却更激動。

紫衣少女悽然一笑，道：「有時我眞希望自己笨些，人若笨些，心裏的憂鬱苦悶就會少得多了。」

徐元平道：「你若當我死了，心裏的苦悶也許會少些。」他似乎費了許多氣力，才將這句話說出。

紫衣少女嘆道：「有時我眞願當你早已死在我親手築成的墓裏，可是……可是造化弄人，却偏叫我常見到你。」

她說這句話時，也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要知他兩人心中雖然都蘊藏着濃濃的情意，但彼此之間却誰也沒有說出口來，直到今日，大家都知道來日無多，會短離長，才忍不住訴出了自己的心事。

梅娘手掌一揮，將那一幫南海門人都遠遠引了開去，突又回道：「喂，你還站在那裏做甚麼？」

金老二望了徐元平，又望了望紫衣少女，心裏也不知是悲是喜，終也走了開去。

祇見白綾間，角落裏，俱是一雙雙灼亮的眼睛，祇因大家雖然都已走遠，但却仍忍不住要回頭看上一眼。

祇見紫衣少女、徐元平面面相對，却是誰也說不出話來。

梅娘仰面望天，突地大聲道：「你們知道麼？古來有一句話，是：一刻千金，這句話用來形容此刻的情景，雖然有些不妥，但却也恰當已極！」

紫衣少女輕輕一嘆，道：「梅娘在催我們說話了。」

徐元平道：「你為甚麼不說呢？」

紫衣少女道：「說甚麼？」

徐元平道：「說甚麼？」

紫衣少女道：「我那日見到易天行，他說你已眞的死了。」

徐元平嘆道：「有些人雖死如生，却也有些人雖生如死……」

紫衣少女道：「你年紀輕輕，崛起江湖，如今武林中人聽到『徐元平』三字，誰不暗中稱讚，俠名既傳，便是千百年後，也會有人時常提起，你已該是雖死如生，怎能說雖生如死。」

徐元平默然半晌，緩緩道：「你……你難道還不知道我？」

紫衣少女道：「我……我怎麼會不知道你。」

兩人俱都垂下頭來，誰也不再多說一字，但兩人心意相通，情意互流，都覺得自己一生之中，再無比此刻更歡愉的時光。

突聽梅娘輕叱一聲，道：「去而復返，所為何來！」

徐元平、紫衣少女微微一愕，齊齊地轉過頭去，祇見低垂着的白綾間，木然卓立一個青衣少女，却正是上官婉倩。

上官婉倩雖然一心想作出鎮定之態，但她的眼波却已將她心中的幽怨悄悄告訴了別人，世人有許多人都能將情感隱藏，但芸芸衆生中，又有誰能完全隱藏自己目光中流露出的心事！

紫衣少女輕咳一聲，轉過頭去，梅娘大聲道：「好個不知趣的女孩子！」

上官婉倩目光凝注，却生像是根本沒有聽見，她眼波逐漸矇矓，彷彿平添了一層薄霧。

徐元平吶吶道：「上官姑娘……」語聲未了，突聽一聲大喝，自幕帷中傳了出來。

這喝聲響亮異常，顯然那進入靈帷的羣豪，已經遇上了重大的事故。

但站在靈幃後面的上官婉倩，却仍然靜靜的站着未動，似是這世間任何事，都已和她沒有了關係。

上官婉倩的身軀剛好擋住幾人的視線，但見燭火通明的靈幃後，人影閃動，却是無法看清楚發生了甚麼事情。

紫衣少女突然長長歎一口氣，幽幽說道：「她待你一定很好，這些時日中，你們相處得可快樂麼？」

徐元平道：「她是個很好的姑娘……」

紫衣少女說道：「那你為甚麼不叫她過來，她服了我們南海門獨門慢性的毒藥，最多也活不過一個月了……」

徐元平訝然說道：「甚麼……」

紫衣少女道：「她已經活不過一個月了，所以她對這生命中僅有的一段時間，珍惜無比……」

徐元平道：「原來如此。」

祇聽長笑和厲喝之聲由那靈幃後面傳了出來，靈幃後通明的燭光突然熄去。

白綾幔遮蔽的大廳中完全黑了下來，除了壁綾的素白之外，所有的人和物，都成了幢幢的黑影。

徐元平突然感覺到一陣淡淡的香味，撲鼻襲來，那紫衣少女竟然緩緩的走近了他的身側。

一個低微得僅可對面相聞的聲音起自耳際，道：「這些時日之中，我一直在欺騙着自己，我已經親手把你埋在那山麓間，我替你燒了很多紙錢，替你建築了一個很好的墳墓，讓你在九泉之下，生活得很快樂……」

徐元平淡淡一笑，接道：「可惜那被你親手埋葬的人不是我，但那人很有福氣……」

紫衣少女接道：「我必須要全心全意的去相信我親手埋葬的人是你，雖然我早已知道了你仍然好好的活在世上，但我必須自己欺騙自己……」

徐元平奇道：「為甚麼？」

紫衣少女道：「因為從來沒有人像你對待我那樣冷酷。」

徐元平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的忖道：我幾時對你冷酷了……

這本是他心中之言，但那紫衣少女却似聽到一般，立時接口說道：「我說錯了，我說世上所有的人，沒有不對我百般遷就的，但你却不肯遷就我……」

徐元平笑道：「為甚麼我要遷就你？」

紫衣少女突然伸過一隻手來，低聲說道：「我不要你遷就我了，女孩子是應該柔順些，唉！我過去太任性了。」

徐元平一和她手指相觸，立時感覺到心神震動，趕忙向後縮去。

紫衣少女緩緩低聲說道：「不論一個人有着何等的大智慧，也難和天道對抗，一日長掛，看多少人事滄桑，誰能使日月倒流，時光重回，咱們相逢雖然未晚，但一室間絕難容得下兩個任性自負的人，過去已然過去，就像永不回轉時光一樣……」

徐元平肅然說道：「姑娘說的不錯，在下身負血海深仇，强敵尚在眼前，這一番搏鬥結果，誰也沒法預料，未來茫茫，想它徒招苦惱，姑娘珍重，在下要去了。」放開大步，向前走去。

忽然那紫衣少女低聲叫道：「站住！」

徐元平愕然止步，回頭說道：「姑娘還有甚麼吩咐？」

紫衣少女道：「造化弄人，天下盡多繫鈴解鈴之事，這裏有二粒解藥，你帶給那位上官姑娘吧，我下毒害她，為了妒恨她，想要她受盡煎熬着死前那一段時間的痛苦，奉上解藥，想讓她再多受幾年活罪。」

徐元平用手接過丹藥，道：「姑娘語中多含玄機，叫人費解得很。」

紫衣少女道：「你最好別太明白，快些去吧。」

徐元平轉過身子，大步而行。

上官婉倩仍然站在那靈幃的後面，若有所思的呆立不動。

徐元平舉步跨過供台，幾乎和她撞個滿懷。

上官婉倩迎着徐元平說道：「那毒老人救了你，但他却先你而死。」

（未完・五十六）

上文提要：石一刀與石二刀聽齊大妹子說出冷月嬌帶了五花瓣女船靠三江找他們，二人咬牙再拿出五百兩……丘文山指示齊大妹子注意賺風月宮的五千兩銀子，果然水仙與海棠聯袂到來，要他們找石家二兄弟與一郎二郎的消息……馬場的小王告訴齊大妹子，石家兄弟騎馬去「七虎山莊」，於是齊大妹子急將消息告訴冷月嬌……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歷盡艱辛出囚洞　盲瞎斷腿結伴行

斗轉參橫，銀星西沉，大地帶着那麼一點煙霧茫茫中，忽然冒出兩騎，撥轉馬首自大道上直馳入一片翠竹林中！

從大道岔過這片竹林中的石鋪路一邊，樹立了一塊石板，刻的是「七虎山莊」四個大字！

就因為這塊招牌，這兩騎才會撥馬入竹林。

兩騎衝過竹林，不遠處一道山坡，大片房舍便聚集在這山坡前面，是的，這兒便是七虎山莊！

兩匹快馬一衝到了莊前的大場子上，這二人不是別人，天地雙煞兄弟二人找上門來了。

石一刀與石二刀兄弟二人下了馬，馬匹拴在大樹下，這二人剛把砍刀抓手上，傳來十幾聲嗚嗚叫，十幾條大狗撲上來，圍着這二人咬起來。

天地雙煞不理會，大步直往莊門走過去，十幾條狗不識相，好像不怕這二人的手中刀一般，越咬越凶悍，有幾條狗咬上身來了。

石二刀本來就帶着一腔怒火而來，見這光景，他對石一刀道：「哥，咱們何妨殺狗儆人呀！」

原是一句「殺雞儆猴」，他改了，改成「殺狗儆人」了！

石一刀點頭道：「未嘗不可！」

兄弟二人忽然出刀，只見刀芒晃動，冷焰激閃，兄弟二人出刀斬，交叉合殺，果然厲害，十幾隻狗均是狗頭落地，一隻也沒逃走，一時之間，狗不叫了！

狗不叫人叫，有兩個伙計齊上來，見是來了兩個似野人一般的紅鬍子與藍鬍子凶漢！

二人身上濺的是狗血，兩個漢子也火了，其中一人大聲吼：「那裏來的野蠻人，敢來咱們七虎山莊撒野！」

石二刀又對石一刀道：「哥，殺了狗再殺人，咱們一路殺進去！」

石一刀正自點頭，兩個伙計拔腿就往山莊大門內奔進去了，這二人齊聲喊叫：「刀客呀，刀客來了！」

刀客者土匪强盜是也！

這時候天才剛明亮，人們一半還未起床，前大莊院有人叫，立刻引來六個漢子自房中跳出來，這其中就有西門開在內！

西門開是七虎山莊總管，他住在前莊院，還有幾位護莊殺手也住在連進的第二莊院中！

西門開剛跳到院中央，猛一看，心頭一沉，只見是天地雙煞兄弟二人併肩齊步走進來了！

西門開厲吼一聲似老虎：「站住！」

石一刀與石二刀雙雙站在莊門下，兩把砍刀每人肩上擱一把，二人齊聲哈哈笑。

二人這麼笑，看得人不愉快，那笑比哭還難看！

西門開先喝住天地雙煞，已有人奔去後莊報告了！

七虎山莊在武林中有其一定的地位，老莊主夫妻二人關了一道小院門，天天吃齋唸阿彌陀佛，只因為老莊主中風殘了，老莊主宰父仁已經不問俗事十年了，七虎山莊的一切事務便交由兒子宰父長風去掌管，宰父長風年輕有為，把這七虎山莊的名氣炒得有聲有色！

不久前曾與飛馬幫鬧得不愉快，雙方人馬幾乎幹起來，過了年宰父長風還在策劃如何對付飛馬幫，應付桐柏六匹狼。一大早忽聽到來了刀客，他以為來的必是飛馬幫的人了，手上抓了金刀便走出來了。

宰父長風氣宇軒昂身材魁梧，雙目如炬，走地有聲，走到莊前只一看，已見金不換奔迎上前……

「莊主，是天地雙煞找來了！」

又見崔老十閃掠過來：「莊主，這兩個凶煞一旦較上手，武功一成變十成，一旦動上手，拆開來對付！」

這時候，西門開還在那兒與石一刀與石二刀對峙，雙方發話都不客氣。

西門開見莊主走出來，立刻閃一邊，道：「莊主，咱們沒有找他們，他們反而找上門，欺我七虎山莊無人吶！」

宰父長風冷視天地雙煞，道：「二位，前來我七虎山莊，有何指教！」

石一刀聳動臉皮冷酷的道：「不是來指教，是來殺人！」

石二刀接道：「殺戮就如同那地上的狗屍！」

他側身，讓宰父長風看外面。

宰父長風雙目一厲，道：「狗也殺！」

石二刀道：「雞犬不留！」

「哈！」宰父長風狂笑，他忽然手一指，道：「好一個雞犬不留，二位，何不在大場子上殺個盡興！」

石一刀吼道：「正應如此！」

只見這兄弟二人抱刀閃到莊門前的大場子中央，立刻之間，七虎山莊的十多殺手把石一刀與石二刀圍住了。

石一刀嘿嘿笑，他不把這場面放心上。

石二刀笑哈哈，一副欲殺個過癮的道：「哥，這幾年為了兩個娃兒，我兄弟少有聯手狂殺的機會，今天咱們就在這七虎山莊殺他娘的一個落花流水！」

石一刀道：「正合我意呀，哈……」

這二人狂野得令人不舒服，宰父長風叱道：「拿殺人當樂子，你二人就是魔！」

他頓了一下，又道：「雙方有那麼大的仇恨嗎？」

石二刀一聽火來了！

「小子啊，你怎麼不問一問你的手下人？」他手指北方又道：「太白山下有野店，孫二娘母女開酒舖，人家母女沒惹人，你們的西門總管去找麻煩，口口聲聲要把人家的大姑娘拉上床，小子啊，你們還有幾個殺手也起鬨，欺侮寡母孤女呀！」

宰父長風一震，他看看西門長風，那石二郎又道：「孫二娘與我已是快成親了，她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呀，不信你們去問問，娘的，我兄弟為我抱不平，你們幾個圍殺他一個人，還有那兩個女辣椒，一心想殺了孫二娘母女，有沒有這回事？」

苗小鳳道：「我們如果要她母女二人死，早下重手了！」

她這是承認去過了，宰父長風臉色寒寒的，嘴巴用力的閉起來！

西門長風急道：「事情不是這樣，正好相反吶！」

宰父長風叱道：「你們兩個不是善良的，你們缺之的就是俠義精神，你們只會出刀，而且全憑自己好惡，現在，我不計較你們的無理取鬧，你們走吧！」

「殺！」

石二刀忍不住的發動了！

宰父長風側身，刀聲一起，他不回頭，但他的金刀却如長了眼睛一般那麼神奇的阻住了斜殺而來的一刀，半旋身疾拍一掌，口中厲叱：「可惡！」

石二刀見這宰父長風招式奇詭，刀至中途連出三腿，他使出了旋風腿，立刻逼得宰父長風連閃！

於是，西門開大吼一聲：「殺呀！」

這一回兩個女殺手持刀為宰父長風掠陣，那崔老十、朱大牛加上一個金不換立刻把石一刀圍起來了！

這是有計劃的不叫這天地雙煞聯手。

大場子上分兩下，雙方殺得哇哇叫。

再細看，七虎山莊竟然出動二十多名手持弓箭的漢子，圍在四周虎視眈眈準備發箭射了。

石一刀被西門開四人圍得緊，這是在自己家門上幹，四個人都勇敢，石一刀的「催命搗」絕技幾次中途又收招，祇因為對方的刀幾乎未曾中斷過，猛往他的身上砍，他不得不拖刀疾閃！

石一刀與石二刀如果聯手，他兄的一個是下盤掃腿踢，另一人上

三路出拳搗，敵人就慘了！

祇不過此刻不一樣，一上來就被分開了，如果石二刀不衝動，兄弟二人站一起，情況就不一樣了！

此刻，宰父長風暴閃中，苗小鳳與水小小二女立刻揮刀殺上去，石二刀旋刀殺，口中厲吼：「老子殺光你們這些狗男女！」

那宰父長風見先機扭轉，大吼一聲如虎嘯，一片刀光同日光一般灑出來！

只見他捲起一片刀光罩過去，石二刀拔身半空中，砍刀狂殺十七刀人還未落下地，他跟那宰父長風幾乎是停峙在半空中不下來！

金光冷焰中，忽的有鮮血濺下來，石二刀的胸前有血在冒，宰父長風的腿上也流了血！

這二人「卜通」落下地，地面上兩個女的揮刀殺！

石二刀狂野的雙手抱刀拚了命，另一邊，石一刀與西門開二人也冒出了血，石一刀還狂笑：「哈……」

雙方已戰至忘我了，但就在這時候，忽的一片星芒飛射而至，聲音是「颯颯颯」的連響，可也見到幾個手上持刀的大叫一聲，刀落在地上了！

這些人中也包括了金不換幾人，有七隻花葉鏢在宰父長風的揮刀疾殺中紛紛落在地上！

「甚麼人！」宰父長風厲吼！

於是，三條纖纖人影飛掠而至，人們閃開，七虎山莊的弓箭手們舉箭欲射，忽又一片花葉鏢飛射，每一個舉箭的漢子立刻抖着一手雪雪呼痛，飛花尖葉飛鏢，江湖上也只有風月宮的人使用！

是的，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以及水仙、海棠三個人及時的趕到了。

她們再晚到一刻，只怕雙方都將免不了會死人！

石一刀與石二刀見是風月宮二宮主親到，這二煞幾乎骨頭也酥了！

這二人拖刀半垂頭，細聲細氣的齊聲道：「二宮主！」

來的當然是冷月嬌與海棠、水仙三人。

三人連夜追上七虎山莊，這一夜她三人也夠辛苦的，差一點過不了河，氣得冷月嬌眞想殺人！

冷月嬌只對石一刀與石二刀哼了一聲，她走到了宰父長風面前！

「你就是七虎山莊莊主宰父……」

「宰父長風，姑娘，他二人可是你的人？」

「是我的叛徒！」

冷月嬌再回頭厲視石一刀二人，又道：「你的刀法不錯，一舉擋了七枚飛鏢！」

宰父長風道：「在下從不以武欺人！」

一笑，冷月嬌道：「但比之當年獨孤無名，還是差了一大截！」

宰父長風道：「天下沒有第一！」

冷月嬌臉色一寒，道：「天下沒有第一？」

「是的，姑娘，天下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甚麼意思？」

「如果能夠天下第一，爲甚麼不見有眞正快樂的人？爲甚麼江湖上仍然天天殺殺砍砍！」

冷月嬌冷笑連聲，道：「看不出你這年紀的人，還眞的體會出不少江湖辛酸了！」

宰父長風道：「姑娘……」

水仙忽的大吼道：「叫二宮主！」

宰父長風道：「那是你應叫的！」他淡淡的又道：「既然到了七虎山莊，是否容在下做一次東道，請進敝莊奉茶，如何？」

冷月嬌再一次上下看看宰父長風，她却答非所問的道：「你們沒有殺了天地雙煞，所以我也不計較了！」

猛的一個回身，她對臉色灰敗的天地雙煞二人道：「跟我回去！」

說着，冷月嬌當先往前走去！

石一刀看看石二刀，石二刀的雙目有凶光，好像要出刀，但水仙與海棠二人就在二人身邊，石二刀也無奈了！

天地雙煞不凶悍了，木然的跟在冷月嬌身後走着。

前面的冷月嬌邊走邊開口。

「替他二人把刀傷上藥！」

「是！」海棠與水仙齊聲應，立刻間取出刀傷藥，爲天地雙煞把傷處上了藥！

這時候，七虎山莊的人們男女老少齊站出來了。

宰父長風心中忿怒，但他用力的壓制着那股子怒氣，當他看到冷月嬌帶走了天地雙煞，而且又飛鏢傷了他的人，不由沉聲道：「眞是目無餘子，欺人太甚！」

西門開忙叫各人快治傷，他對宰父長風道：「莊主，江湖上對於風月宮的人早就忍無可忍了！」

宰父長風道：「這是欺上門來了！」

苗小鳳道：「早晚邀約各門各派人馬殺上君山去，她們再狠，也仍然不是三頭六臂！」

江湖上這就是一般仇恨，江湖上打滾的人都明白，江湖爭霸，不外是「恩怨情仇，財寶秘笈」，你爭我鬥，絕逃不過這個範疇！

七虎山莊的搏鬥，至此也算草草收場，天知道未來的搏鬥有多麼的凶殘！

* * *

天地雙煞弄丟了兩個孩子，天地雙煞可慘了，這兄弟二人也不必去關外長白山天池養人參了。

二人上得君山風月宮，那大宮主一聽兩個娃兒不見了，她幾乎要出手殺了天地雙煞兄弟二人！

還是冷月嬌的一句話！

「姐，暫囚起來，咱們派出弟子們四海去尋找！」

那冷風香一聽，怒視階前嗦嗦發抖的天地雙煞，她大聲的吼叱：「把瞎婆子毒老殘二人放走，把他二人囚裏面，叫他二人面壁思過！」

冷月嬌道：「放走余凝霜與毒王二人？」

冷風香道：「養兩個廢人幹甚麼？」

冷月嬌道：「姐，放走不如殺掉！」

冷風香道：「不，殺死那是給這可惡女子的解脫，我要她熬下去！」

這女子的心果然又狠且毒，也不想想余凝霜多麼的無辜，多麼的寃枉！

冷月嬌道：「姐，這些年我們並未找到獨孤無名的屍體，萬一……」

冷風香道：「早已物化了……活該！」

冷月嬌也點頭了。

「是的，如果獨孤無名還活着，他早已又找來了，他的烈性，是不會一等那麼多年的！」

冷風香道：「所以我肯定獨孤無名已死在洞庭湖底了，哈……」

人死了，而且是她當年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死了，她却笑得十分開心，這女子已失厚道了！

風月宮的人是不講厚道的，她們甚至比那些只講利害，光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梟霸人物還狠幾分。

冷月嬌道：「可是，那毒王殘了一足，走不了路的！」

冷風香道：「余凝霜却又失明，這不正是瞎子瘸子一路行嗎？他們有一雙眼睛，一雙腿也就夠了！」

冷月嬌道：「那就叫人爲毒王弄個拉車，余凝霜爲毒王拉車而行，妙不妙呀！」

「咯咯咯……」冷風香撫掌笑起來了！

「好，叫他們儘快去辦，我還打算送他二人下山出君山地界，哈……」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雙女孩奔進來了，這兩個女孩身材妙，看上去亭亭玉立，十分可愛！

有個稍高的走向冷月嬌：「娘回來了！」

冷月嬌笑得開心，道：「捨不得你呀！娘就匆匆的回來了，哈！」

另一女孩奔到了冷風香面前，一頭栽到冷風香懷中……

「功夫練得如何了？」

「娘如要試試，這就來吧！」

她拿了個比武架式，冷風香也笑了！

* * *

人的眼睛是靈魂之窗，一個人的精神佳與不佳，看看這人的雙目便知道了。

澹澹者有神，濁濁者霉暗，任何人都知道！

對於眼睛最有影響的，一是焦慮過久，二是流淚過度，這樣的眼睛必傷！

江湖第一美人，也是江湖第一殺手的妻子余凝霜，她不但焦慮而且常常流淚，所以她看不見了——失明了。

同余凝霜合囚在一起的毒王李岐旺，他沒有失明，只不過他的一腿殘了，另一腿也年老風濕又被挑了筋！

一個人的足掌被人砍斷，有一條腿筋被人挑斷，李岐旺受了大罪，但老頭子的生命力强，仍然活着！

君山之巔有古洞，古洞囚過不少武林奇士，古洞口現在又開了，古洞中原囚了毒王與余凝霜，但現在「走馬換囚」了，走出了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換成了「天地雙煞」兩個親兄弟！

這天地雙煞石大山與石大年，二人走入山洞中，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洞口來了冷風香，冷月嬌也來了！

冷風香對身邊的五花瓣有吩咐：「他們每人每日肉一斤、二鍋頭二斤、菜三斤，這一二三供養他兄弟！」

她交代已畢，自懷中摸出本小冊子，輕輕的抛入鐵柵門內，道：「拿着，這是一本武功秘笈，名曰轟天雷，你們如果學成，自可以合力擊破此鐵柵門，到那時候，你們就自由了，天南地北去遊歷了！」

她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招，聽得天地雙煞二人齊一振，這不是囚他們，反而是在助他們練功了！

石大山彎腰拾起地上的小册子，重重一禮，道：「冷宮主，我兄弟感激，謝謝，謝謝！」

石大年道：「本應受責，受責我兄弟無怨尤，如今冷宮主如此厚待，又是酒又有肉，比在外面還自在，眞的是太照顧我兄弟二人了！」

冷風香却沉叱：「你們知道就

好，能否出來，且看你二人的造化了！」

冷月嬌道：「太便宜他們了！」

冷風香却站在一道斜坡上，她臉露得意的阻住了余凝霜與毒王二人的去路。

有五名花使圍在這二人四週，遠處山坡下面，新打造了一輛小小推車，那推車只一看就是爲了毒王而設計的，車子一邊還掛了個袋子。

冷風香命兩個架起毒王的漢子，道：「送他去車上，扶這女瞎子跟了去，從今以後，江湖上多了一雙瞎子推着瘸子走的場面，哈……那可是奇景！」

冷月嬌道：「余凝霜，你後悔了吧！後悔同獨孤無名結爲夫妻了吧？你可憐了吧，可憐你的兩個娃兒也遠離了你不知去向了吧！」

不料余凝霜，那個雙目緊閉的女子，她忽的大叫：「誰說我後悔？我一點兒也不後悔，至少我比你姐妹二人幸福，我同獨孤無名過了三年快樂的日子，而你們一天也沒有，你們只有仇恨，心中充滿了仇恨的女人，你們睡到半夜會哭的，我却常夢到我丈夫，我笑了！」

「叭叭叭」三個巴掌打在余凝霜的面頰上，余凝霜口吐鮮血，但她還是笑了！

當然，那笑是很淒慘的！

「你們最好殺了我吧！」

「不，我們不但不殺你，還在暗中協助你們，因爲這世上有各種酷罪，今天放你們出去，那只不過是你們另一項活罪的開始罷了，哈！」

冷月嬌殘忍的大笑，冷風香一聲吼叱：「把他二人托下山去，送他們遠離洞庭！」

毒王李岐旺已蒼老得彎腰駝背了，他本來身子骨瘦小，如今看來還沒有十一、二歲孩子高。

只不過這樣一來，余凝霜推車就輕快多了！

毒王李岐旺被人放在木車上，他的一頭長髮四尺半那麼長，眞要站直身子，那比之他的人還高一些！

李岐旺回看冷風香，道：「老夫爲你們製造了人皮毒手套，你們也順利的打敗了獨孤無名，老夫有功於你們，反遭囚禁古洞直今日，你們的作風，比之你們的父母冷公元與何雙雙還狠且無情，老夫已無力反擊了，但你們應記住一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

冷風香仰天呵呵狂笑，道：「李老頭呀，我們不但不會自斃，而且就在三幾年之後，比我姐妹更狠的一雙女子，就要重出江湖了，哈……」

「哈……」冷月嬌也得意的笑了。

她笑了一半突然不笑了。

「眞的是可惜呀！」

冷風香道：「可惜那兩個小子不見了，不過我是不會輕言放棄的，早晚找到他們倆！」

這二女說的是甚麼人？那當然是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兩兄弟了！

只不過如今的獨孤一郎改姓叫東方一郎，而獨孤二郎却又叫司馬二郎了！

*　　*　　*

一開始，余凝霜幾乎雙腿走不動路，她推着木車眞叫辛苦，因爲她看不見前面，她也看不見一切。

坐在木車上的毒王李岐旺，他又十分難過的不知對余凝霜如何安慰。

一個人被囚山洞多年，這個人的全身筋骨幾乎變了形走了樣，余凝霜在咬牙苦撐！

李岐旺道：「余姑娘……呀……」

「李大叔，我不是姑娘了吧，我比老婆子還醜，還難看，我是個又瞎又醜的老婆子了！」

李岐旺道：「余姑娘，相處這些年，我以爲獨孤大俠選擇了你是對的！」

余凝霜道：「就是因爲這，我才堅强的活下來！」她頓了一下，又道：「大叔的話不錯，在丈夫兒子生死未明之前，絕不輕生！」

毒王李岐旺道：「我相信吉人天相這句話！」

余凝霜道：「可是我已瞎了。」

毒王李岐旺忽然道：「余姑娘，憑老夫在毒上的功夫，認爲你的雙目多半是處在暗無天日的黑暗中久了，再加上焦躁才會暫時的失明！」

「你是說暫時失明？」

「應該是這樣，因爲你的雙目並未受傷，只不過以後千萬別再哭，我們快回老君嶺！」

余凝霜道：「回老君嶺就有救？」

毒王李岐旺道：「老夫必盡力爲你救治！」

余凝霜忽然精神大了，她大步用力的推木車。

*　　*　　*

衣衫是破爛的，頭髮是蓬垢鬆散的，一個是瞎女人，另一個是瘸子，這種配搭很凄涼，木車緩緩往北推。

推車的女子鞋破碎，她赤足推木車！

滿臉的汚垢掩去了她那秀麗絕色的臉龐，破爛的衣着更顯出她是個比花子還可憐的女人！

木車上，失去走路能力的老人，骨瘦如柴，雙目深陷，嘴巴癟

癟的，却有一股子堅毅的目芒！

那輛木車剛剛繞過了洪湖東邊大道，迎面忽見一彪人馬奔來，只見爲首的一人只有一條左臂！

他雖然只一條左臂，但他左手握的刀却十分的鋒利霸道，這漢子身邊又有個凶奴，二人奔走在前面。

遠處湖岸邊有一條大船，船上有人在高聲喊！

「快上船，快上船！」

這批奔跑的人至少三十多，他們經過木車邊，有人還出口吐唾沫，也有人叱吒：「薰死人的瞎婆子！」

這些人一路上了大船，那大船立刻往湖心駛去了！

這光景看在毒王李岐旺的眼中，他對推車的余凝霜道：「水賊們不知打劫甚麼地方了，空手而逃，必是遇上甚麼厲害人物了！」

正說着，又見一彪人馬奔來了。

毒王李岐旺道：「追兵來了！」

余凝霜道：「是甚麼人物呀！」

「官兵，至少有六七十人！」

「他們來晚了！」

「是的，水賊們已上船走了！」

忽見這些官兵自木車邊追過去，其中一人又回頭：「喂！老頭，那批水賊們呢？」

毒王李岐旺道：「你們看湖面，上船逃了！」

那人立刻大叫：「收兵，收兵，別追了！」

就在這些人剛回頭走，其中閃出兩個人，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這二人走到木車邊，那女的看看木車二人，道：「眞是好可憐啊！」

那男的道：「咱們是來幫着官兵追賊的，身邊未帶多少銀子！」

那女的道：「自從多年前我姐妹被人救過之後，我與姐發了誓，必定救助那些行走江湖需要救助的人！」

男的道：「好，既然你行善，當丈夫的也喜歡，我來推木車，你去拉這位嬸子！」

毒王李岐旺一聽，道：「眞是好心人吶！」

不料余凝霜道：「不，我們快趕路！」

毒王李岐旺道：「余姑娘，我知道你急於想把眼治好，可是，我們找地方歇歇也無妨！」

余凝霜道：「大叔既然這麼說，我們可以擾他們一頓熱飯，吃完了就走！」

毒王李岐旺道：「也好，走吧！」

那男的推木車，女的拉了余凝霜的手，慢悠悠的直往北方走去。

北方，那是前往杜家莊，杜羅漢這幾年也蒼老許多，杜羅漢的兩個漂亮女兒，如今早已嫁人了！

現在的這女子乃是杜羅漢的小女。

雖說是小女，也已二十六七歲了，她的手上拎着刀。

她怎知自己扶的瞎女人正是那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妻子余凝霜！

那年獨孤無名單人獨闖上君山，不但救過杜家姐妹，而且還在杜家莊上住了一夜。

杜家莊是個甚麼模樣，余凝霜是看不見的，毒王李岐旺在車上看到這杜家莊上人們正在收拾地上，有些地方有血跡，顯然這兒曾經打鬥過！

杜莊主杜羅漢見女兒女婿帶來了兩個人，上前一看，原來是個瞎女人與一個瘦小老人，那副酸窮模樣令人看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杜羅漢道：「把些吃的送他們，莊內傷了許多人正在治傷，不方便叫他們進去！」

有個漢子走過來：「莊主，官兵們回來以後，各客房已收拾了，可供他們居住！」

杜羅漢道：「每一回那麼巧，賊子逃走他們到，我們受了傷，還得招待他們！」

那人道：「如今江湖上似當年那位獨孤大俠的人，已經很少見到了！」

杜羅漢道：「自從獨孤大俠去了君山以後，至今多年沒消息了！」

忽聽余凝霜道：「你們說的獨孤大俠，他叫……」

杜二小姐道：「那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再也未見到那位大俠客的人了！」

「唔！」余凝霜深深嘆了一口氣。

毒王李岐旺心中明白，余凝霜這時候只想儘早把她的眼睛治好，別的甚麼也不願再煩心了！

她煩了多年的心，爲丈夫、爲兒子，煩得她的長髮也變灰了！

*　　*　　*

余凝霜與毒王李岐旺被人當成叫化子一般送來兩大碗的熱食與一些酒，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二人吃了以後，也不多留，余凝霜便在官兵又來到的時候，人多事煩的杜家莊無人再注意他二人的時候，走了！

余凝霜推着木車，毒王李岐旺嘆口氣，道：「余姑娘喲！」

余凝霜道：「李大叔想說甚麼？」

李岐旺道：「剛才你若說是獨孤無名的妻子，老夫肯定杜家莊必熱烈的招待我們。」

余凝霜道：「我也知道，但杜

家莊上有人受了傷，他們還要招待官兵，我怎好再叫他們爲我們忙碌！」

李岐旺道：「至少可以休息三兩天吧！」

余凝霜道：「我們如果在路上有好日子過，必會引來風月宮的人出來打擾，李大叔，這是冷月嬌說的話，我忘不了的！」

李岐旺嘆口氣，道：「也許他們眞的派人在暗中監視着我們了！」

這二人正就是瞎子背着瘸子走，走得好辛苦！

余凝霜推木車，她的鞋子破爛得大拇脚趾頭也露出來了，毒王李岐旺用繩子把布包住余凝霜的脚，走得雖然不自然，但還是不會傷到脚。

這些年，毒王李岐旺把余凝霜當成了自己女兒一般對待，當初二人被關在一起，毒王李岐旺未對余凝霜不禮貌，實在令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氣結！

如果李岐旺把余凝霜姦了，她二人就更快樂了！

＊　＊　＊

天色有些陰暗，但天並未到黑的時候，今年的第一場大雨，好像就要下來了。

有雷聲往這面滾動，余凝霜道：「李大叔，天好像快下雨了！」

「而且是下大白雨！」

那兒的人們說暴雨爲白雨！

余凝霜道：「我們快找個地方避避雨吧！」

李岐旺道：「我們就快進城了！」

余凝霜用力推車子，李岐旺抬頭看天上，又道：「應該是不會淋到這場大雨的！」

余凝霜道：「李大叔，就算淋一身濕，也比咱們被囚在洞中過那眞正暗無天日的日子好得多了！」

李岐旺道：「來吧，咱們就淋這一場大雨，冲洗一身的霉氣也不錯！」

果然，沒多久，豆大的雨點打下來了！

驟聽起來宛如萬馬奔騰的發出「刷刷」之聲蓆捲而來，天色更見黑暗了。

余凝霜滿頭水濕，抬頭看天，口中喃喃道：「天爺，你打雷擊我吧！如果我的丈夫已不在這人世上，如果我的孩子也死了，就請你大發慈悲把我打死在這滂沱的大雨中，我求你！」

李岐旺道：「余姑娘，上天有眼，你已經受太多的苦難了，你夠受的了，別灰心，我們往城門走……你直着往城內推吧！」

余凝霜的臉上有了淚水！

淚水當然是熱的、鹹的！

余凝霜的臉上更多的雨水，雨水却是涼的、淡的！

但她却又覺得臉孔有熱、有鹹，令人心酸！

雨越下越大，大街上不見行人，大街上只有一個瞎眼女子推着一輛木車。

當木車快走過一家酒館的時候，忽有個小伙子跑上來，那人拉了女的推了木車，使力的推拉到酒館門口。

「快，快把人弄進門，好大的雨呀！」

酒館中二門走出個女子，她很不高興的叱道：「怎麼了？當財神爺孝敬呀，我說丁三，你開粥廠不是？」

那精壯漢子不是別人，齊家酒館內的伙計，飛行太保丁三是也！

天也眞的巧，丁三要出門，天却下雨了，丁三只好站在門口不出門，但當他發覺一輛木車推來，初時他只是笑笑並不爲意，但當他看清楚木車上坐的老者，他毫不遲疑的衝上前去，把人車拉進來了！

一把拉過那女的，那個很會向人伸手要銀子的老板娘齊大妹子，二人走到二門口。

「老板娘，妳別嚷呀，我一說你會嚇一跳！」

「他們不是鬼，嚇誰一跳！」

「那老人吶，比鬼還叫人害怕！」

「他……他是誰？」

丁三道：「他就是失踪多年，後來咱們才知道被風月宮囚在君山古洞的毒王李岐旺呀！」

「哎呀，我的媽呀！你看清楚啦？」

丁三道：「我奉命找過他，七虎山莊與飛馬幫各出五百兩銀子找這老人，所以我一見就知道，準是他李岐旺！」

齊大妹子再看女的，道：「你認得那瞎女人嗎？」

丁三道：「女的不認識！」

齊大妹子道：「我也不認識！」說着，她手一揮，一聲呼叫，道：「哎呀呀，你老人家不就是李老爺子嗎？」

李岐旺抬頭，道：「你識得老夫？」

齊大妹子道：「老君嶺毒王李岐旺李老爺子嘛，江湖上不少人識得的呀！」

「哈……」李岐旺笑道：「眞想不到多年沒在江湖道上走動了，至今還有人識得老夫，哈……」

毒王李岐旺一得意，已肯定他是毒王了，齊大妹子好高興，以爲財神送上門來了。

「快，快去找幾件乾衣裳，別叫李老爺子受涼了，看看，多大年紀了，還淋雨！」

她再看看女的，又道：「模樣長得不錯，怎麼把眼弄瞎了，太可惜了！」

丁三道：「老板娘，你也行行方便，爲這位大姐取件乾衣裳換穿上！」

齊大妹子道：「升一堆火烤烤就好了！」

她竟然不捨得她的衣裳。

毒王李岐旺忽的一瞪眼，道：「齊家酒館……」

齊大妹子道：「李老爺子，齊大妹子就是我呀，你老爺子以後多指教！」

毒王李岐旺道：「也是在道上專爲各路英雄好漢打探各種消息的地方！」

一笑，帶點得意的，齊大妹子道：「副業，混口額外飯吃罷了！」

李岐旺道：「那麼，老夫想請你爲我們打聽一個人，或者是三個人，可以嗎？」

齊大妹子道：「李爺呀，看你今天這麼落拓，你老出得起多少銀子？」

「毒！」

「甚麼？以毒當銀子呀！」

「怎麼？不可以！」

齊大妹子道：「倒是新鮮，老爺子，你說說，我聽聽，你老要如何以毒換銀子？」

李岐旺道：「老夫只需在你這兒一坐就走，你這兒的人就會死得一個不留！」

齊大妹子道：「你這是威脅我們呀！」

李岐旺道：「也是不得已呀！」

「甚麼不得已？」

齊大妹子說着，又指指李岐旺雙腿，道：「老爺子呀，你人已殘了，還要用毒害人呀？」

「我說過，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齊大妹子道：「好，你說說，是甚麼不得已的事情！」

毒王李岐旺道：「請打聽三個人的下落……」

「誰？」

「中州一劍獨孤無名與獨孤無名的兩個孩子，一個叫獨孤一郎，另一個叫獨孤二郎！」

他這裏說出了這三人的名字來，一邊的余凝霜在落淚，幾乎嗚咽出聲。

這光景齊大妹子早已怔住了！

毒王李岐旺道：「怎麼樣？這三人的行踪……」

齊大妹子忽然抓住了余凝霜，道：「你是……同李老爺子被君山風月宮的兩位宮主囚在一個山洞中的……獨孤夫人……是不是？」

毒王李岐旺道：「她就是獨孤無名的可憐妻子余凝霜！」

「嗚……」余凝霜哭了。

齊大妹子驚呼一聲，道：「天爺啊，他們怎麼把一位絕世佳人折磨成這個樣子啊！」

她不多再說了，只見她雙手拉起了余凝霜，又道：「夫人，我們後屋去，我要爲你再打扮，穿我最好的衣衫，把你滿頭垢髮清洗修剪，妳是江湖第一美人呀！」

余凝霜道：「大姐呀，我已雙目失明，漂亮對我已是不重要了！」

齊大妹子却不聽這些，她命人快爲李岐旺換衣裳，一時之間，齊家酒舖的幾個人忙起來了！

齊大妹子命灶上的伙計，儘快的燒上一大鍋熱水放入澡盆中，她還要親自爲余凝霜洗個桂花香浴。

余凝霜感動得直叫齊大妹子好姐姐。

而齊大妹子心中早已盤算好了。

她盤算着，這一回至少可以賺上萬二八千兩銀子，絕無問題！

齊大妹子忙歪了，也差一點樂衰了！

一個人長期在痛苦深淵中掙扎活命，一旦得到關懷與溫暖，那是令人激動的、感恩的，而且會落下淚來的！

此刻，不只是余凝霜落下感激的熱淚，那個被招待的毒王李岐旺也在抹着老淚。

李岐旺也一樣的受到一個伙計的小心侍候，先是換去一身髒臭破爛的衣衫褲子，還洗了個熱水浴，也修了滿臉鬍子與頭髮。

老人家一輕鬆，立刻對伙計道：「酒，這幾天未曾吃到酒……」

伙計一笑，道：「老人家，咱們這兒別的沒有，就是有酒，你老是喝那種酒呀！」

「二鍋頭先來一斤！」

「夠勁，就來……」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對了，你老來點甚麼下酒菜呀！」

毒王李岐旺道：「老夫身邊無銀子，吃不起大菜，鹹豆乾兩塊，水花生二兩足矣！」

伙計吃吃笑道：「你老牙口還不錯嘛，只不過咱們老板娘有交代，要弄幾樣好菜招待你二位！」

毒王李岐旺道：「行，打從今天起，算是否極泰來了！」

那伙計見這毒王換了衣衫修了臉，一副長者模樣，立刻走向灶房，二門邊他眼一亮，怎麼後院不知甚麼時候出現個美嬌娘，老板還一邊哈哈笑。

伙計一想不對呀，莫非這美人就是那瞎婆娘？

是的，這美人也就是那個瞎婆娘！

只見，她的秀髮梳了雲蓬髻，只見她的臉上敷了粉，五官長得眞

好看，每一件都似經過巧匠塑造的一般，再看她的身段似柳擺的眞自然，她每走一步也好看，她，眞的賽天仙，髻上銀簪帶玉花，俏嘴微翹似有無限的幽怨！

伙計看得楞然呆住了，這個女人眞好看，雖然是頭髮有了灰白色，甚至是一雙眼睛看不見，但她還是男人們心目中的天仙吶！

齊大妹子把女子扶到了那間小廂房，毒王李岐旺已撫掌笑了。

「老板娘，你把余姑娘打扮得這麼美，再出門必會惹禍殃！」

齊大妹子道：「惹甚麼禍殃？我不打算叫她走了。」

余凝霜一聽，道：「不，要走，在你這兒歇一天，我同李大叔上老君嶺。」

齊大妹子道：「再去荒山吶，幹甚麼？」

余凝霜道：「是的，李大叔要爲我把眼睛治一治！」

齊大妹子道：「有希望嗎？」

毒王道：「總得由老夫試一試！」

齊大妹子道：「先別走，雲夢也有兩位大夫，他們也許有一套，我派人去找。」

她說找立刻派人前去找大夫，這雲夢有一老一少兩位大夫，也曾來這齊家酒館與城外馬場爲傷者治過傷。

伙計還未走出門，毒王李岐旺立刻叫住了。

「別去，一般大夫是治不好的，反倒延誤時辰，甚至還會把雙目惡化！」

齊大妹子一聽，道：「說得也是，那就聽你老的了！」

余凝霜坐在桌邊，邊吃邊問：「老板娘呀！」

齊大妹子立刻應道：「你吃，吃好了再說！」

余凝霜道：「我吃不下，也許問過以後會好一些。」

齊大妹子道：「那妳就問吧！」

余凝霜道：「大姐姐，我想問問，你們能不能打聽到我的丈夫獨孤無名的下落？」

齊大妹子道：「夫人吶，老實說，自多年以前獨孤大俠去了君山之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可是，我的近百個消息站人馬，可也從未放棄過找尋獨孤大俠下落的使命，只不過至今仍石沉大海，沒有任何消息！」

余凝霜道：「那麼我的兩個兒子呢？你大姐姐一定要幫我呀！」

她落淚，淚水滴在她端的碗中。

「大姐姐，如果連我的一郎、二郎也沒有了，我就眞的活不下去了……嗚……」

齊大妹子道：「別哭，夫人，這個，我可以告訴你，我可是見過那兩個孩子的！」

她此言一出，余凝霜放下了手中碗筷，雙手抓住了齊大妹子直搖不已。

「好姐姐，好姐姐，你快告訴我，他們兄弟二人是不是長高了，長得甚麼樣子？像他們的爹嗎？他們是跟甚麼人在一起的？快告訴我……快！」

齊大妹子道：「看你，一口氣問了這麼多，也得聽我一件一件的說呀！」

這時候，雨停了，可是酒館中的客人也走得一個不剩，全走光了。

齊大妹子命伙計把店門關上，前面不點燈，後面無人聲，好像這兒從未住人似的。

這間小客廂中也關上了門。

齊大妹子不能不小心，因爲她打算要對余凝霜二人把話從頭說起。

齊大妹子先是拍拍余凝霜，盡量平淡的語調，道：「夫人，我得從頭說了。」

余凝霜道：「謝謝！」

她語音哽咽，令人聽來唏噓不已！

「那年，我酒鋪來了一個漢子，他的脅下挾了一把長劍，蓬頭垢臉，衣衫襤褸，十分落泊的窮漢，這人就是你丈夫獨孤無名。」

「他爲甚麼糟蹋自己喲！」

「不，那不是他糟蹋他自己，那才眞正是太愛他的妻子兒子了，他不修邊幅、不吃飯菜，每日裏只喝酒！」

「我可憐的丈夫唷！」

齊大妹子又道：「他發誓，如找不到你與孩子，他永遠不吃飯，永遠只喝酒，永遠不刮臉，永遠不睡床！」

「嗚……」余凝霜大哭起來了！

齊大妹子再拍拍余凝霜：「別難過，聽我說下去！」

那邊，毒王李岐旺也忍不住落淚了！

李岐旺咬牙道：「風月宮這兩個殘暴女人，只爲得不到愛情，把人家美滿一家人拆散、折磨，太可惡了！」

齊大妹子又道：「獨孤大俠來到我這裏，爲的是要我爲他打探妻兒的下落，我們的人馬當然四出奔波，但却一點兒綫索也沒有，直到後來，才在毒王李岐旺也被囚在君山，方知夫人已被囚君山古洞了！」

余凝霜道：「那兩個瘋女人，天天汚辱我、嘲笑我，可是我並未得罪過她們，我只是與無名結爲夫妻而已！」

齊大妹子道：「夫人，那就足

以令她們恨你入骨，你我均是女人，當我們的武功獨步天下的時候，一切都要最好的，當然，丈夫也是天下第一的，而你，却把天下第一的男人搶走了！」

余凝霜道：「不是搶走，我們兩情相悅呀！」

齊大妹子道：「在她們的眼中，那就是搶！」

她頓了一下，又道：「獨孤大俠聽了你在被囚君山古洞之後，他便仗劍找去了，他那表情，便是一副上刀山下油鍋而不皺眉頭的樣子，找上君山去……」

突聽毒王李岐旺道：「眞是不應該去啊！」

齊大妹子道：「大俠是應三思！」

李岐旺道：「老夫被風月宮抓去，關在君山古洞中百日，爲的是要老夫爲她們煉製一支人皮毒手套，後來才知道，那是用來對付獨孤大俠的毒手套！」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帶上人皮毒手套，雙方以掌對掌，掌力接實，雙方均會催動內力往對方衝過去，那冷風香的手上事先塗抹了解毒藥，不畏劇毒上身，但對方不察，劇毒必攻入體內，這個人便會喪命！」

齊大妹子驚呼一聲，道：「你老是怎麼煉成那種劇毒的人皮毒手套？」

「五張人皮，均需小心的自人的臀部割下來，不能稍損，然後晾起來，再烘乾，把人皮的伸縮性保留，再浸泡在五種劇毒藥水中，且不失其白淨顏色，然後以繡花針縫製成手套！」

他頓了一下，又道：「五張人皮合製一隻手套，大費周章，也只有一次好用，因爲雙方對掌，人皮毒手套終還不是本身的人皮，是以對掌之後，便也粉碎了！」

齊大妹子道：「可也把一位江湖第一高手的獨孤大俠坑死了！」

毒王李岐旺道：「我有甚麼辦法！」

他手指北方，又道：「我被囚入君山古洞，穿透了琵琶骨，砍去我半隻腳掌，洞口又有鐵柵，還加上天地雙煞兩個惡棍，我是一點辦法也施不出來了！」

余凝霜道：「李大叔，別自責，我不會怪你的！」

「可是老夫難過呀！」

齊大妹子道：「提到石一刀與石二刀這兩人，他們活該，冷風香關得好！」

毒王李岐旺一驚，道：「怎麼，這事你們已知道了？」

「不錯，咱們幹甚麼吃的！」

余凝霜道：「我的丈夫怕是凶多吉少了！」

齊大妹子道：「夫人，咱們曾派出十條小快船，在洞庭湖上四處找，沒有獨孤大俠的屍體，夫人，常言道得對，一屍能浮五十斤，這就是說，屍體便是負上五十斤重的石頭，也會再浮上水面來，所以我肯定，獨孤大俠並未死在洞庭湖上！」

余凝霜道：「怎麼多年沒消息？」

齊大妹子道：「至於陸上，至今我們的人未放棄！」

余凝霜道：「我那兩個可憐的孩子……」

齊大妹子道：「我見過，我只一見便知道他們是你與獨孤大俠的兒子。」

「他們長得怎麼樣？是不是……」

「夫人，獨孤大俠甚麼樣子，他們就甚麼樣子！」

「高不高？」

「八九歲的孩子算是高的了。」

她心中一沉，又道：「當時他兄弟是被天地雙煞每人帶走一個，進入深山住起來，教他們學功夫，可也吃了不少的苦頭，唉！每個孩子的頭上盡是被打的栗子包！」

余凝霜一聽又哭了。

「他們怎麼這樣對付我的孩子呀！」

齊大妹子道：「只不過兩個孩子不以爲苦，反而十分的高興！」

余凝霜一聽之下怔住了！

齊大妹子又道：「兩個孩子聽說武功也紮實，一般功夫不高的，甚至那桐柏六匹狼也被其中一個孩子修理過，他們的功夫眞不錯！」

「他們在哪兒？」

「不知道，後來我只見到石一刀與石二刀來我這裏，他們寧願花五百兩銀子，打聽兩個孩子下落！」

頓了一下，她又道：「他們花銀子找孩子，這表示，他二人沒有害死兩個娃兒！」

余凝霜道：「能爲我打聽這兩個孩子下落嗎？大姐！」

齊大妹子道：「我們至今還未放棄追找這兩個令我十分喜歡的孩子！」

至少，齊家酒館的消息十分的靈通，他們也早已知道許多令人難以相信的消息。

現在，余凝霜爲兩個孩子操心了。

她當然更想念丈夫獨孤無名，那毒王李岐旺對齊大妹子道：「老板娘呀！」

齊大妹子忙應聲，道：「李老爺子，你有甚麼指教的？」

李岐旺道：「能爲我製作一雙拐杖嗎？我想我可以拄杖而行了！」

（未完・十三）

神劍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穴虎探動出輩老　品毒奪勇英少衆

上文提要：唐耕心與筱飛出外購物，林中小徑上被「天上人間」十二騎堵住，雙拳難敵四手，幸虧石綿綿蒙面援手……龍潛派辛南星、唐耕心等年輕一輩人去西域，原因是知悉「天上人間」用海洛英控制部下，探知他們派人去天竺拿貨，便派辛南星等前去截貨……辛南星接到一女人的信箋，果然應約去幽會……談天儀是譚起鳳徒弟，他制住了辛南星……

在一家兼營飲食的客棧前廳坐下來，小唐叫了兩盤包子，邊吃邊和帳房先生聊了起來。

這一聊，居然聊出一點頭緒來，這兒有兩條通往夷邦的路，一是「絲路」，一是通往天竺的路。

天竺人來此做生意的不算太多，有一小部份是販賣毒品的，他們不住客棧，多有固定的藥舖子，因爲「海洛英」也是藥物，他們在藥舖中落脚，不論藥舖本身是否全部買下他們的毒品，都會抽點利潤。

小唐表示想買「海洛英」，而且是一筆大生意，不知帳房先生知不知道那一家藥舖子最大？住有大盤天竺藥商？

這客棧在此地最大，帳房是地方上很熟的人，他以爲這是從中盤剝的大好機會，就說了地點及字號。當然，小唐答應他，交易如成，給他抽成。

這已經是日落西山時刻了，小唐先和楚勝找到了那家藥舖子，小唐隻身入內一探，有了點眉目，他發現有三個天竺人在小酌。

由他們半生不熟的中國話交談聽來，似乎找對了地方，立刻小心翼翼地退出，叫楚勝去通知其餘諸人回客棧。

衆人返回之後，小唐暗示各人，立刻仔細搜索四周，看看有無對方的人潛伏偷聽他們的交談。

這一手還眞靈，果然在後院瓜架下逮住一人，此人却不是天竺人，逼問之下，是「人間天上」的「十二地使」中人。

莫傳芳在第五十招上才制住此人，這還是因此人上了癮，體力不繼之故，要是過足了癮，祇怕莫傳芳要在七八十招以上才能得手。

唐耕心道：「辛南星等人是誰制住的？」

「談天儀，他是幫主的門人。」

「是以幫主夫人燕雨絲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辛南星，把他引去的？」

「好像是這樣的。」

莫傳芳賞了他兩個耳光，道：「甚麼好像是這樣的？」

「少俠你請相信，因爲幫內的大事，我們這種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有些事我們祇是偷聽到的。」

「辛南星押在何處？你們藏身之處在哪裡？」

這人一猶豫，莫傳芳立刻把一隻手放在他的頭頂上，道：「記住，有一字不實，我就送你上路。」

「我說，少俠請高抬貴手！」這漢子道：「辛大俠在天山藥舖內，『人間天上』派中的人也在哪裡！」

莫傳芳道：「天山藥舖子在何處？」

「在此鎮東頭上，門頭還不

大，但後院奇大。」

唐耕心道：「天竺毒梟住在何處？」

「他們也住在一家藥舖內，但不是同一家。」他說的也正是唐耕心去探過的那一家。

唐耕心道：「他說的天竺毒梟藏身處沒錯，大概『人間天上』的人藏身處也不會錯。」

冷雪舫道：「『人間天上』一共有多少人？帶頭的是不是談天儀？」

「是談天儀，另外有六個『十二天使』中人。」

唐耕心道：「天竺毒梟的人呢？有多少？有無高手？」

「天竺送貨的通常是五六人或七八人，其中會有一二個高手。這一次是甚麼人，小的眞的不知道，但高手也絕不超過一二人的。」

唐耕心道：「所謂高手，大約有多高？和談天儀比起來孰高孰低？」

「那是不能比的，他們的所謂高手，大約和『十二天使』中人差不多。」

莫傳芳正要下殺手，唐耕心道：「老兄，是否實話，我們立刻可以証明，如果証明全是實話，當然不會殺你，設若說謊，那可不能怪我們了。」立刻連點此人五個穴道。

唐耕心功力大進，點穴手法也是跟唐雲樓學了新的制穴手法，一般高手無法解，自行解穴更談不上。

「現在我們要儘快行動。」唐耕心道：「他們派出此人觀察我們的行動，如未被俘，會立刻回報，逾時不歸，對方立刻警覺。」

冷雪舫道：「的確，咱們越快越好。」

唐耕心道：「以我們目前的實力，雙管齊下，似嫌單薄了些，似應先搶毒品，後救人質。」

李天佐道：「這方式在下贊成。」

唐耕心道：「莫大俠和冷兄意下如何？我們當然也可以先救人質，但我們此來的目的是搶毒品，除去天竺毒梟，使天竺方面弄不清發生了何事。」

李天佐道：「甚至他們會以爲『人間天上』黑吃黑。」

莫傳芳道：「理應去搶毒品，但必須一舉殲滅他們所有的人，如有一人漏網，就可能前功盡棄。」

楚勝道：「祇要毒品到手，就不算前功盡棄。」

唐耕心道：「毒品重要，人質更重要。」

楚勝道：「既然人質更重要，何不先救人殲滅『人間天上』的人，然後再去搶毒品？」

唐耕心道：「這祇是個原則問題，來時長輩們是如此交代的，以搶毒品爲優先，却未想到有此變化，在我們的立場，救人質當然也重要。」

莫傳芳道：「就這麼決定，大家全力以赴，儘快解決。毒品呢？搶到手藏在何處？總不能扛在肩上去收拾『人間天上』的人，也不能放在這兒吧？」

唐耕心道：「就寄放在那家兼營飲食的客棧中，帳房先生想抽成，他願意代爲存放，那是因爲他不知此物是搶來的，當然，要留下一人監視他。」

留下的人就是李天佐，本應是楚勝，因他和小唐一起在那客棧前廳吃過包子，也認識那位帳房。

唐耕心以爲楚勝這人言過其實，委以重任，他不放心。

於是大家計議好，立刻出發，不論成敗，都要以大興客棧爲落脚之地，這兒是不能住了。

去那藥舖子，經過大興客棧，小唐指點給衆人看，交代一定要控制帳房。

天竺毒梟的藏身處是戈壁藥舖。此刻當然早已關了門，也不過是初更時刻，他們必須控制時間，如超過了二更半，「人間天上」的人可能離開天山藥舖。

因爲交接地點即是天竺毒梟藏身的藥舖子，兩撥人一旦滙合在一起，就不好調理了。

五人到達地頭時，天竺毒梟六人在家，是否祇有這六個人？尚未弄清。

以唐、莫、冷三人主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勢道，造成對方的鬥志瓦解。

天竺毒梟個個準備就緒，似也不敢大意。

當他們發現三個蒙面人以雷霆萬鈞之勢撲入大廳中時，撤兵刃却來不及，立刻倉卒出手。

這三人聯手，眞正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唐耕心，過去和莫、冷三人伯仲，目前大爲超前，他一出手，未出兩招就擊倒一人。

這人還是天竺毒梟中的佼佼者，其餘五人，拚命搏殺，也擋不住莫、冷二人。

但是，另有二人，偷偷地自後面小屋中提了一大包東西越牆而出。

他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沒想到，李天佐很精明，就隱在後院一株高大的樹上，可以鳥瞰前後院。

這二毒梟出牆即被李天佐攔住。

二人一驚，立刻亮出兵刃，這工夫楚勝已到。李天佐示意他不要上，「輪迴刺」立刻出了手。

「輪迴刺」是武林中所有暗器的佼佼者，可以說百發百中，李天佑是李天佐教的，比弘法寺住持了塵的三斤鏢還要霸道。

祇不過李天佑在「輪迴刺」上淬毒，李天佐則無，而且自和小唐等人在一起，他已經不用此歹毒暗器了。

今夜情況不同，他是非用不可。

「奪奪奪」數聲，兩個毒梟閃得不謂不快，二人至少也各中了兩枚以上，然後二人撲上。

「輪迴刺」中了之後即陷入肉中，祇要肢體活動，就會越陷越深，所以這二人揮動刀劍還未攻出，就齜牙咧嘴地馬步不穩了。

就連楚勝這兩套，也能在三招之內打倒其中之一。

李天佐刺死了另一個，大包已到了二人手中。每人一包，每包重約百十斤，這兩包東西價值不菲，因爲這東西零售都是論錢論分賣的，論兩賣，就算是大戶頭了。

二人吹了口哨，這是連絡暗號，表示得手之意，立刻去了大興客棧。

此刻在前面動手的人本已幹掉了六人中的四人，其中二人甚難調理，祇不過小唐有把握在三十招內打倒其中之一。

這二人的身手，比那「人間天上」的俘虜所說的高明得多，任何一個都比莫、冷二人高明些。

這正是未能全部解決的原因，但小唐畢竟是頂尖高手，大約又過了十二三招，一劍刺中其中之一的肩窩。這人退到牆角，口噴血箭，道：「你們失信想黑吃黑，走着瞧吧……」

小唐再協助莫傳芳，攻向另一個，要不是小唐，莫傳芳可能接不下此人這一刀，結果，二人在八九招內打倒了這一個。

「走！」小唐道：「剛才李天佐兄以暗號連絡，東西已得手，和楚勝一起走了，大概東西太多之故，本來祇要李兄一人把貨帶回去的。

冷雪舫道：「唐兄，這藥舖中人，是否……」

唐耕心道：「我們看看，如他們根本未發覺，咱們就不必趕盡殺絕了，因爲時間已經很緊迫了。」

三人到大廳外看了一下，並沒有人窺伺，可見這藥舖中的人已經就寢了。

當三人趕到天山藥舖中時，「人間天上」的人已經束裝待發了，祇不過對於他們三人的光臨並不意外。

小唐立刻接下了談天儀。

這二人都很年輕，也都心儀對方，或不服對方人，今夜他們終於有機會一決高下了。

此刻莫、冷二人接下了其餘五人，這五人也都是「十二天使」中人。五人聯手莫、冷二人立刻陷入了苦戰。

唐、談二人的實力差不多，談是譚的心腹、門徒及死士，教他的幾乎和石綿綿一樣的多，連燕雨絲也可能稍遜於他。

唐耕心一人兼數家之長，嚴如霜的「乾坤指」，龍潛的「龍爪十三式」（小部份，得自顏學古）另外還有顏君山的少許。

最重要的是唐雲樓的「混元功」及「混元劍法三十二式」，也在最近教了小唐，所以他學得最多最雜也最博。

談天儀接了二十來招，不由心頭一凜。這小子進境之快，只要再有一兩年，如今的頂尖人物如他們的幫主，另外如龍、蕭、班達，乃至於嚴如霜和唐雲樓等人，只怕都非他的敵手了。

小唐必須支援莫、冷二人，因此，他和談天儀就難分出高下來，即使如此，莫、冷二人仍然是險象環生。

莫、冷二人已受了輕傷，他們過去都不免對小唐有妒忌之心，以爲傳聞對他有點過份誇張，現在二人心服口服。

要不是小唐，他們二人早已濺血五步了吧？

這工夫莫傳芳去支援冷雪舫，萬一他們二人之一倒下，情況就更不妙了。但兩劍先後攻向他的中下盤。莫傳芳已不克自保。

小唐快攻半招，過來支援，危機是過去了，莫傳芳的背上仍然添了一道血口子。

局面越來越不樂觀，要不是要支援二人，且不免分神，七十招內，小唐可以重創談天儀，不論是資質或所學之博，談都不如唐。

莫、冷二人身上的傷在繼續增加，這眞是相當絕望的局面，一旦二人倒下一人，小唐也支持不住的。

對方看準了這局面，想速戰速決，有時只攻不守。

莫傳芳腿上中了一刀時，身子一仆，差點倒下。冷雪舫救他，腋下也中了一劍。

此刻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冷雪舫再中一劍，已經快支持不住了，談天儀道：「姓唐的，猜想你們已搶到了貨品！」

唐耕心道：「談天儀，如你還有良知，就該回頭猛省，這種毒品之歹毒，諒你知之甚稔，如任其在國內流傳蔓延，後果有多可怕……」

談天儀回敬他狠狠的三劍。到此，已顯示十分絕望了，因爲冷雪舫腰上這一劍極重，只是在苦撐而

已。

至於莫傳芳，此刻的壓力自然更加重了一倍，行將嚴重失招倒下。

此刻突然門外射進一人，而且立刻射出了「輪迴刺」。對方立有二人中刺，算是解了莫、冷二人之困。

另外三人不知厲害，向李天佐猛撲。其中二人又中了兩枚「輪迴刺」。

中刺之後他們還想動手，但剛揮動兵刃，立刻尖叫起來，其中一人甚至痛得手一鬆，兵刃落地。

剩下一個想逃，被莫傳芳一劍透胸而過。因此，小唐可以全力對付談天儀了。兩人全力施爲，絕招奇式盡出，莫、李二人都看呆了。

唐耕心道：「二位還不快去爲冷兄止血……」

幾乎就在他說話之時，談天儀見有機可乘，一劍勢如閃電，刺向小唐的小腹。

莫、李二人差點驚呼，他們都以爲小唐再快，也閃不過這一劍。的確，不論你有多快，總有個極限。

這一劍堪堪刺中小唐的小腹時，小唐居然未閃避。

非但李、莫二人驚疑不定，就是談天儀也弄不清他是何居心？是不是明知不免，聽天由命算了？

那知談天儀的劍刺中了小唐的小腹時，突然感覺用不上力而使劍尖一滑，只見小唐左手一撥對方的劍身。「卡察」一聲，談天儀的長劍竟一斷爲二。

所有的旁觀者都楞了。但隱隱猜到，這可能是唐雲樓的「混元功」。

談天儀微微一怔，知道大事已去，倒射而出。

當他的身子射出窗口的瞬間，兩枚「輪迴刺」中了一枚，射中了他的左臂，但他已上了屋頂。

小唐追出，只見到他在十丈外一閃就不見了。因爲今夜星月無光，而本鎮又是人烟稠密，有太多藏匿之處。

「快回！」唐耕心道：「只有楚勝一人在天山藥舖內是不是？」

李天佐道：「是的。」

「你們帶着冷兄快回去，我要找找辛兄等人……」

李、莫、冷三人走後，小唐只找到了鄭昭和夏乾，却未找到辛南星。

這使小唐十分懊喪，固然搶毒品是此來的主要任務，但辛南星的安危並非不重要，如果早知如此，長輩們也很難決定，到底是人質重要還是毒品重要？

辛南星到底被押在何處呢？是那被俘的人說謊，他不是押在這藥舖子內嗎？不，其實辛南星也在這兒，只是不和夏、鄭二人押在同一屋中而已。

當雙方惡鬥、狠戰時，有人擊倒了看守在小屋門外的守護者，這是個「十二地使」中的一人。

這次來了「十二地使」數人，另一人在看守押夏、鄭二人之處。

救走辛南星的人，頭臉和身子都遮蓋得十分緊密。

辛南星被點了七處穴道，當然是怕今夜這緊要時候會有人來擾亂，或他自解穴道逃走。

至少，談天儀知道，把辛南星和鄭昭交給幫主，等於是槓上開花，大功一件，但是，看守人質總沒有對敵重要，所以派兩個「十二地使」中的人物看守他們。

這個救人之人也算是一位有心人，絕對不在附近停留，即使一夜也不。

辛南星的穴道被解，二人疾行五晝夜，穿過靑海與甘肅交界處，直達寧夏的銀川市。

這是個大地方，距新疆遠，距中原也遠，他們不希望再接近中原了。

他們都以爲這是緣份，沒有緣份，不可能有此巧遇。

原來這位救星眞的是燕雨絲。

她決心要遠離中原，到天山去投奔她的師姐，在西康的北部昌都大鎭上，居然看到了小唐、辛南星、莫傳芳、冷雪舫等人的行踪。

當時燕雨絲在飯館中用膳，她是男裝，眼見小唐等一行人由飯館門前經過，她內心起了波瀾。

她知道自己的行爲很離譜，就算譚起鳳和石綿綿之事在先，也不該以此爲藉口。

也正因爲如此，她決定離開中原，而且永遠也不再踏上那塊土地，她永不忘在擺渡上長子燕子翔的那些話。

她不怪子女，她的確不配爲人之母。這種心態，才能使她毅然地遠離，並發誓不再回來，連燕子飛和燕雁也只好割捨了。

辛南星是個老誠的人，的確，比較起來，他是很保守的。但人是會變的。

人類變的原因，大多受環境的影響，再和燕雨絲邂逅，且被她所救，他也無顏再回去了。

重逢後的熱情，是難以形容的，他們在此，一點也不用顧慮，因爲這不是唐耕心返回中原的必經之途。

他們返回中原的路線，應該偏南百里以上，燕、辛二人之所以偏要在銀川市落脚，一是爲了去天山近，二是不會和小唐等人遇上。

也可以說是絕對不受干擾地來享受這屬於他們的生活。這當然是

自暴自棄，得過且過的心情。

辛南星自知有違恩師所託，把事辦砸了，無顏回去，事實上，若在被燕雨絲救了之後找小唐，這才是一條應走的正途。

犯罪的心理像水的動態一樣——水往低處流，一瀉千里，不可收拾。

他們現在甚麼也不想，盡情享受屬於中年男女的激情，也算是黃連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

他們希望不想師門、丈夫、孩子的事，只想眼前的快樂，肉慾的徵逐，不斷地纏綿。

辛南星是享受從未有過的經驗，他以爲她是世上最好也最令人銷魂的女人。而她，却以爲辛南星是世上最可靠的男人。

中年人是十分重慾的，除了吃飯，永遠重複那件事。藉此忘記一切嗎？當然不能。

* * *

在潛龍堡中，小唐等人見了唐雲樓夫婦、龍潛夫婦、蕭笠、班達喇嘛、顏君山和江豪等長輩。

當衆交出兩大包「海洛英」，倍受長輩們的讚許。龍不忘道：「鄭昭，你大師兄呢？」

鄭昭看看唐耕心，唐耕心道：「鄭小弟，說吧！沒有甚麼好隱瞞的了！」

鄭昭把一切述說了一遍，龍潛臉孔發青，一言不發。

唐雲樓道：「龍兄，古往今來，能勘破情關的能有幾人？有所謂：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蕭笠道：「如果是燕雨絲求援，我們是他也會去的。」

龍潛道：「他忘了臨去時我再三的叮囑，一切以任務爲重，我知道，過去對門下管得嚴了些，近一二年來才謹記古人名言：攻人之惡毋太嚴，當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試問龍某對辛南星來說，是太嚴還是過高了？」

嚴如霜道：「先不要冒火，鄭昭，你是不是還有補充的？」

鄭昭又看看小唐，小唐這一次沒有出聲，意思是：你能說就說，不說我也不怪你。

鄭昭還在猶豫，龍潛大喝一聲：「混帳！」

鄭昭立刻跪下，道：「恩師，還有一件事眞怪……」

龍潛扳着臉不出聲，說不定火起來眞會揍人。龍不忘示意，叫他老老實實地一字不留地說出來。

鄭昭道：「本來那封信不是燕雨絲的，把大師兄騙去，只是談天儀玩了個花梢，但是，當弟子和夏少俠被押在另一屋中，弟子當時焦灼不安，在小屋中走來走去，却正好看到了一幕怪事，那個救走大師兄之人，雖然頭臉遮起，衣衫也很寬大，旨在亂人視覺，但弟子却以爲，那是個女人……」

龍潛陡然抬頭，道：「燕雨絲？」

「弟子當然不敢確定，但是由於那女人一招制住那看守的『十二地使』中的成員，乾脆俐落，用招老到，而且不一會抱着大師兄竄出那小屋。我們的小屋距大師兄的小屋只不過三十步左右，弟子沒見過燕雨絲，不敢胡說，却隱隱覺得，那不像個年輕少女。」

龍潛冷冷地道：「那當然不會是個少女，年輕少女會看上他那個僞君子？那就是燕雨絲。」

蕭笠道：「師弟怎能如此確定？」

龍潛道：「燕雨絲有個師姐隱在天山，是個空門中人，名了因師太，我相信這次遇合確是巧合，可能燕雨絲要去投奔她的師姐，而在途中遇上了你們一行人，乃暗暗跟踪……」

江豪道：「由此看來，倒不是辛南星對她藕斷絲連，而是燕雨絲不忍割捨吧？」

「不管是誰捨不得誰，辛南星不回來，就等於叛了師門，總有一天我會把他逮回來。」

班達喇嘛道：「估計談天儀那小子也該回到『人間天上』，邪幫譚起鳳已知此事了！」

唐耕心道：「各位前輩，這也是此行的失敗之處。」

龍潛道：「不錯了！小子，辛南星有你一半管用就好了！」

唐雲樓道：「我估計談天儀未必已返回『人間天上』，若他尚未返回，我們還可以再整他們一下。」

龍潛道：「願聞高見！」

唐雲樓道：「我們已確知，他們利用『海洛英』亢奮體力和精力，至少使實力增加了五成以上，如果徹底斷絕他們的毒品來源，想想看，來一次犂庭掃穴，應該不會太困難的。」

龍潛道：「莫非唐兄想在談天儀未回之前，到『人間天上』幫中把他們所有的『海洛英』全盜來。」

唐雲樓道：「正是，他們此刻戒備較鬆，假如談天儀返回說了一切，他們會立刻全體戒備。」

班達道：「我同意唐大俠的見解。」

龍潛道：「要去立刻就要動身，唐耕心，你是說談天儀當時受了傷？」

「是的，龍老伯，小姪與他動手，最初由於小姪要兼對付顧莫、冷二兄，佔不到他的便宜，後來李天佐又趕到，以『輪迴刺』傷了對方莫、冷二兄的敵人，小姪的壓力已失，談天儀的助力也消失了，小姪

砸了他兩掌，雖不太重，總要調理一番，況且他穿窗而出時，中了李兄一枚『輪迴刺』。由於這暗器進入肉中，不取出會繼續深入，所以他只怕要躭擱二三天，即使立刻忍痛上路，速度當然會大受影响的！」

「對，你說的全對。」龍潛道：「偏勞班達大師和江兄留守戒備，咱們四人立刻去一趟！」

江豪道：「你可眞會調配，在下和班達只配爲你看大門？」

衆人笑了起來，班達道：「江豪，你錯了，能把龍潛堡交給咱們二人領導，晚輩及部下防守，實在是瞧得起咱們！」

江豪連連作揖，道：「龍大堡主，眞要謝謝你，如此地瞧得起我們，所以我們二人要『隆重』地表示對你的謝意……」

衆人又笑了起來，四人是唐氏夫婦，龍潛和蕭笠，立刻起程。

* * *

唐、嚴、蕭、龍四大頂尖高手兼程趕到「人間天上」，也不過是一天半光景，當夜進入「人間天上」時，正好譚起鳳不在家。

他們搜過鬥牛坪和幫主的內院，却一直找不到「海洛英」。他們相信是絕對有的，而且必然尚有大量存儲。

一個幾乎完全倚靠毒品亢奮數百人的精神和體力的幫會，怎能等到完全用盡之後再去張羅。

「人間天上」必須把這東西藏好，他們自然也會想到白道這邊已經知道他們使用毒品的秘密，反之，派往西域去接貨的人，就不會那麼機警。

找了一個多更次，一無所獲，依蕭笠之見，不如在附近監視，待談天儀回來，師徒見面，談及西域貨失人亡之事，可能談及幫中存貨問題，到那時候再下手不遲。

嚴如霜引衆人找到了一個關鍵性人物。他就是火谷老人崔永泰。

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以前火谷老人精醫道，武功高強，有利用價值，燕子飛竟拜他爲義父，自崔永泰被小唐毀一目、殘一手及毀一膝之後，他是名醫，也無法使碎了的手和膝復原。

崔永泰變成重殘，在「人間天上」顯然已經吃不開了。他住的小院落，靠近公共茅坑，臭味甚大。

當然，這也是「人間天上」院落中最小的一個了。

崔永泰在挑燈看書，孤苦伶仃的晚景悽涼，他猛一抬頭，床前站立三個人，還以爲自己老邁，花了眼呢。

因爲這三個人一起來，絕對是不可能的。

那是唐雲樓、嚴如霜和龍潛，蕭笠在外把風。

崔永泰搓搓眼，吶吶道：「唐……唐大俠……嚴女士……龍堡主？」

三人微微點頭，嚴如霜道：「崔大國手，你的光景，你不說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在此已不受重視了……」

崔永泰搖搖手，道：「嚴女士，妳也不必挑撥，幫主待我一如往昔，一點也沒有改變。」

「未必吧！」龍潛道：「你這住處靠近厠所，臭氣四溢，地方又小，這也是待國手之道嗎？」

崔永泰道：「是我自己要求住在這兒的。」

龍潛道：「閑話少說，有件事你一定知道。」

崔永泰道：「甚麼事？」

「『海洛英』的存放處。」

崔永泰道：「以前由我保管，自我殘了以後，保管權已經交出去了！」

「交給誰了？」

「幫主。」

「你一定知道藏在何處？」

「三位想想看，保管那東西，責任重大，非同小可，既然交了出去，幫主就不會藏在我知道的地方！」

龍潛道：「我們以爲你知道，如不說，我們要把你帶走！」

崔永泰道：「要帶走嗎？那就聽天由命了！」

唐雲樓道：「龍兄，我們走吧！」

三人出屋，招呼蕭笠出了「人間天上」。四人在「人間天上」躭了近兩個更次，並非一直未被人發現，而是發現之後，一晃又不見了。

有人甚至以爲遇上了狐狸精甚麼的。

龍潛道：「唐兄爲何在緊要關頭叫大家走？」

唐雲樓道：「龍兄有沒看出，崔永泰非但不怕我們把他帶走，甚至還隱隱顯示嚮往之色，所以根本不足造成威脅。」

「也許他能透露些秘密甚麼的！」

「他重殘之後，立刻把毒品收藏權收回，他的話可信，既然不再由他保管收藏，就沒有理由再讓他知道地點！」

龍、蕭二人不能不相信這說法，於是四人在附近守候。果然，這天下午談天儀回來了，看來傷勢未癒，長途跋涉，一臉病容。

這四大高手任何一個，此刻要生擒談天儀，大約不會超過十五招，甚至更少而不超過十招，但他們沒動手。

四人又潛入「人間天上」之內，他們發現譚起鳳又在幫中鬥牛坪上

了。相信他是由那秘密棧道上來的，所以四大高手在外邊看不到。

「弟子該死，請恩師立刻把弟子處死，以正幫規！」

奇的是譚起鳳居然並未震驚及發怒，淡然道：「丟了？」

「是的，師父，被搶了，我方其餘的人手和天竺方面交貨的人，都已經死了……」

「都是哪些人物？」

「相信是唐雲樓及龍潛那邊派來的人，雖然蒙了面，仍知道他們年紀不大，其中一人身手奇高。」

「是唐耕心嗎？」

「大概是的。」

「其餘的呢？」

「弟子知道的還有辛南星、莫傳芳、冷雪舫、夏乾、鄭昭等……」

「最初說不大清楚，怎麼又能叫出他們的名字呢？」

「因爲弟子以出人意料之計把他們的領頭人辛南星賺到手，還有鄭昭及夏乾！」

「是甚麼妙計呀？」

「這箇……這箇……」

「怎麼？妙計不好出口？」

「恩師，弟子這麼作，實在是以爲，也許祇有這計策才能把辛南星賺到手！」

「快說！」譚起鳳有點不耐了！

於是談天儀就跪在地上說了一切，本以爲利用師母作餌，大爲不敬，師父一定會惱怒的，那知譚起鳳道：「很好，你很有頭腦！」

談天儀大出意料，看看師父，的確沒有怒色，由此可知，師父和師母之間的夫妻之情已經十分淡薄了。

譚起鳳道：「你並沒有犯錯，已經盡了全力，能回來就好……」

「可是『海洛英』丟了！且對方的送貨者被殺，今後貨源會不會斷絕？」

「不會，但會造成一些誤會，祇不過我們有秘密管道與天竺方面溝通，祇是丟了這批貨，損失要雙方負擔。」

「師父，對方死了七八人之多，他們能罷休嗎？」

「不罷休又如何？」譚起鳳道：「他們的『海洛英』銷往中國，是一筆大生意，爲了財源，他們死幾個人是不會在乎的，當然，他們一定會弄清，是不是我們黑吃黑？」

談天儀道：「師父，我們的存量，還能用多久？」

譚起鳳道：「應該可以維持到下次接貨的時候。」

「恩師，藏貨地點，可千萬要小心哪！」

「東西藏在那賤婦的院落中，任何人也想不到的。」

唐、嚴、蕭、龍等人立刻就離開了鬥牛坪，來到燕雨絲的院落附近。

嚴如霜道：「龍大俠、蕭大俠，我以爲咱們要小心謹慎才行。」

蕭笠道：「對，別憑他幾句話就來此涉險。」

龍潛道：「燕雨絲院中有機關嗎？」

唐雲樓道：「但願沒有，以譚起鳳之精明，就那麼隨便說出藏毒地點，實在有點故意誘敵入陷的味道。」

龍潛道：「總不能因爲有危險而不進去一探吧？我先進去探一下……」說着，人已越牆而入。

三人互視一眼，蕭笠道：「師弟就是這樣……」

唐雲樓道：「我們也進去吧！千萬小心！」

三人進院，已不見了龍潛。唐雲樓在內院低聲道：「龍兄……龍兄，你在何處？」

龍潛已進入正屋，看過了左邊內間及暗間，此刻又進入右邊明間。

由於無人居住，屋內無燈，龍潛聽到唐雲樓低喚，他人未回答，那是因爲他必須聚精滙神地察看，以及注意有無機關？

他的確已夠小心的了，但要賺人，自然要特別經過設計，使人無法覺察，就在這時，他感到右脚被一條極細的黑線一絆……

龍潛暗叫一聲「不妙」！他的反應奇快，側射而出時，已是「轟」然大震，連屋頂也被炸了個大洞。

唐雲樓道：「龍兄……龍兄……」

這工夫在烟硝中，搖晃走出一人，正是龍潛，衣上破洞累累，臉上漆黑，顯然受傷不輕。

就在這時，忽然屋上傳來了敞笑聲，一聽就知道是譚起鳳，他當然會笑，像他的小計，龍潛却會上當，他怎會不笑。

唐雲樓低聲道：「蕭兄保護龍兄速離此幫，如霜和我斷後……」

譚起鳳又發出一串敞笑，道：「要走嗎？既然來了，何不到花廳中待茶……」

這工夫屋頂上又出現了一個蒙面之人，另外，四面八方，足有百十人團團圍住了此院。

嚴如霜道：「小心他們的火器，快走！」

蕭笠背起龍潛，越牆而出，果然有人擲來一物。

唐雲樓對火器極有研究心得，抓住又丟了回去，大震聲中，傳來一片慘呼聲，但却炸不到譚起鳳和那蒙面人。

在唐雲樓抓住那火器的同時，譚起鳳和那蒙面人已不見了。

此刻蕭笠背着龍潛，已越過三個院落。

蒙面人突然自另一院中冒出，攻向蕭笠。

嚴如霜立刻接下，不出三招，就把對方逼退，而唐雲樓已保護蕭笠出去老遠，人潮也跟着移動。

嚴如霜不敢脫隊太遠，把此人擊退，就追上蕭、唐等人，龍潛在蕭笠背上道：「放下我！我可以自己奔行的……」

事實上祇怕他辦不到，因爲他的腿上被炸去杯口大的一塊肉，身上也有多處創傷。

譚起鳳出現時，嚴如霜立刻接下，但接了三四招，她心頭凜駭，是不是「海洛英」的力量，此人的功力比燕雨絲高得太多了。

唐雲樓此刻既不能不管愛妻，又不能不管蕭笠，他背着一個人出手，根本不是那個蒙面人的敵手。

蒙面人以爲，若不能留下背了一個人的蕭笠，臉上就掛不住了，況且，祇要撂倒蕭笠，就能白撿一個龍潛。

此人用大刀，沉重而又詭異，蕭笠接了三五招，就知道是和他們這幾位高手齊名的人物。

此人身手之高，就算蕭笠不背一個人，祇怕也佔不到多少便宜。

沉猛的刀勢，把蕭笠逼得十分狼狽，直到唐雲樓趕到，才把這蒙面人逼退，道：「尊駕就是蒙面，也遮不住你的醜行！」

蒙面人自然不會出聲，唐雲樓護着蕭、龍三人前行，蒙面人再次攔住，唐雲樓道：「唐某爲你留了台階，居然不知下台，令師兄在我們這邊……」連攻七劍，把蒙面人逼得手足無措，退了一匝。

唐雲樓的話，無異揭開了蒙面人的面紗，很容易就猜出了他的身份。

當燕子翔率上「十二天使」到達時，嚴如霜也追了上來。

這一對夫婦聯手，不要說「十二天使」，即使再加上「十二地使」也是白費，祇是唐氏夫婦劍下留情，僅讓他們掛彩爲止。

燕子翔很賣力，也可以說猛攻狠打，唐氏夫婦手下留情，他一點也不領情，似乎主要目標是被炸傷的龍潛。

他恨辛南星，辛南星不在這兒，恨龍潛也是一樣。

甚至燕子翔以爲，這祇是龍潛的左道旁門的戰略。

祇不過燕子翔雖然攻勢兇狠，其部下却意興闌珊，有氣無力。甚至有的呵欠連連，涕淚交流，這分明是吸毒者上了癮的現象。

由此可見，「人間天上」的毒品來路暫時斷絕，對部下之配給份量減少，才會有此現象的。

譚起鳳未再露面，蒙面人也在「人間天上」的圍牆內止步，反正譚起鳳以爲今夜有賺沒賠。

* * *

武林精英全集中在潛龍堡，這兒有唐雲樓夫婦、父子、蕭笠、班達喇嘛、朴覺曉、龍天香、呂介人師徒及一干年輕好手，顏君山還沒有到。

如說半個武林精英都在潛龍堡，也不爲過。

此刻這些人分成兩桌，正在飲酒暢談，龍潛的傷還未好，神情仍然有點沮喪，這工夫唐雲樓道：「班達大師，你可知令師弟昆達喇嘛在『人間天上』？」

班達喇嘛一驚道：「會嗎？」

蕭笠道：「那人雖蒙面，看他的衣著和武功路子，八成是昆達喇嘛！」

班達道：「他可眞有出息，各位猜猜看，他爲何投靠『人間天上』？」

龍潛道：「莫非他有烟癮（即毒癮）？」

「不錯，昆達在五年前就染上毒癖，爲此事我曾强迫他戒掉，他戒了一半就悄悄離去了！我相信他迄未戒掉，甚至變本加厲。」

朴覺曉道：「昆達既然吸毒，他的功力却也沒有暴增對不對？」

蕭笠道：「那天昆達的功力的確還和以前差不多！」

龍潛道：「的確，他們的部下很多人呵欠連連，涕淚交流，想必是上了毒癮，也可見他們的毒品存量不多，配給減少或已斷絕。但以昆達喇嘛的身份，他的配給量應不會減少吧？」

班達道：「他的毒癮很大，需要量必多。」

朴覺曉道：「『火神』魯純這傢伙很討厭，能不能把這小子給逮住？」

另一桌上的夏乾道：「耕心兄也許有辦法。」

顏學古道：「對，耕心兄祇要和燕子飛一打招呼，大概可以把姓魯的賺到手。」

李天佐道：「其實如果小唐肯在燕雁身上下點工夫，她也能把魯純送給小唐！」

連蓮低聲道：「李大哥，你別丈母娘當家——出餿主意好不好？」

李天佐道：「連大妹子，耕心老弟對妳的忠貞，妳難道還信不過他？」衆少笑了起來。

朴覺曉道：「這件事就交唐賢姪去辦，越快越好！用甚麼方式，你自己看着辦。」

嚴如霜道：「不擇手段也不大好，可以找到燕子飛研究一下。」

這顯示嚴如霜也不贊成小唐利用一

個少女。

班達道：「毒品還要設法，一方面斷絕來源，一方面也要把他們現有的弄到手！」

唐雲樓道：「的確應該如此。」

朴覺曉道：「應該派一至二位老一輩的暗助小唐。」

龍天香道：「我看朴大俠挺適合此項任務。」

朴覺曉道：「我說龍大妹子，妳這麼瞧得起我，我要向妳表示隆重的謝意！」

衆人大笑，這工夫顏君山也到了，龍潛急忙吩咐下人添杯箸，唐雲樓道：「有甚麼事躭擱了行程？」

顏君山道：「我遇上了一個怪老人。」

唐雲樓道：「甚麼樣子？」

「跛足，瞎一目、缺一耳，少一手……」顏君山道：「大致如此，殘得十分嚴重，此老人躺在小徑中央，阻我的去路。」

蕭笠道：「你的遭遇有點像張艮。」

朴覺曉道：「你別打岔成不成，顏大莊主快說呀！」

顏君山道：「我先問他是不是有甚麼不適，不能走路了？他說不是，他說他要試試看，有沒有一個人能自他身上越過？」

龍潛道：「他誠心找碴？」

「有那麼點味道。」顏君山道：「我說不敢冒犯老人家，你們猜他說甚麼？」

朴覺曉道：「罵你迂腐？」

「不是，他說我既不敢過，就等他先睡一覺再說，說完不久就傳出了鼾聲。」

朴覺曉道：「嘿！和我差不多呀！眞是吃得飽睡得着，他老娘在家裡倒也放心。」

顏君山肅然道：「江兄，這可不是展示你的幽默感的時候，老人的鼾聲我很不舒服，甚至冒汗！」

蕭笠道：「這是哪位高人？」

衆人全是茫然之色，龍天香道：「雲樓，你以前曾對我提到一個奇特的人物，如霜姐可能也知道。」

嚴如霜道：「我是聽到過別人談及此人，是不是『十不全老人』？」

雲樓道：「我過去是提起過這位特立獨行，怪異不羣的老人。但若以爲君山兄遇上的是這位異人，似乎不大可能。」

班達道：「還是請顏大俠繼續說下去吧！」

顏君山道：「老人睡了兩個時辰才醒，他說我可以自他的身上越過，但距他的身子越遠越好。」

朴覺曉道：「這是甚麼意思？」

顏君山道：「也就是躍得越高越好。」

龍天香道：「他要考驗顏大哥的輕功？」

朴覺曉道：「你可眞是笨到家了，你就不會自他身邊繞過去？難道他躺在小徑上，小徑兩旁就不能通行嗎？」

蕭笠道：「你江大俠是不是以爲顏大俠像那位橫拿竹竿進城門的人一樣笨？」

「雖不同也相差不遠。」

嚴如霜道：「親家，請說下去！」

顏君山道：「我屢辭不得，祇好從命，他既說距他的身子要遠些，我就躍得高些，大約在三丈左右。」

朴覺曉道：「你眞能蹦，以後該叫你顏蚱蜢了。」

顏君山道：「那知他揮手兩下，我居然沒有躍過他的身子，仍落在原先站立之處。」

衆人不由一楞，唐雲樓道：「眞了得！」

班達道：「咱們這些人當中，誰能來這一手？」

龍潛道：「小妹，雲樓兄是不是可以作到？」

龍天香道：「也許能，也許不能。」

朴覺曉道：「我說龍大妹子，妳這話到底是甚麼意思？可眞會爲妳老公臉上擦粉哪！」

龍天香道：「雲樓，你說！」

唐雲樓笑笑，道：「把天香的第一句『也許能』删去，不就是答案了嗎？」

朴覺曉道：「那句『也許不能』的『也許』是甚麼意思？簡直是廢話。」

顏君山道：「老江，我看你才是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別打岔成不成？」

龍潛道：「以後呢？」

顏君山道：「我稱他爲前輩，讚他爲武林第一人，他問我一生中有沒有作過虧心事？我說作過。」

朴覺曉又要插嘴，莫傳芳道：「師父，你老人家休息一下好不好？」衆人鼓掌，包括朴覺曉在內。

朴覺曉(江豪)很開明，師徒之間沒有那麼嚴肅，江一招也不留，全傳了莫傳芳，莫也把江當作父執之輩，也可以說，亦師、亦父、亦友。

顏君山道：「我告訴他，我一生中作過一件虧心事，那就是十五年前錯殺了一人，我並未公之於世，祇偷偷地到此人家中送了八千兩銀子。」

沒有人問他錯殺的人是誰，顏君山道：「那老人叫我自他身上跨過去，長嘆一聲，說我算是世上最好的人了。」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